

逐鹿中原（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梟雄重現，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武林中無不人人自危，提心吊膽。雪刀浪子，偸腦袋大俠，如何與之週旋？本文橋段奇詭，場面熱鬧精采，是一篇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4.00

114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逐鹿中原」。這個故事集可說是百看不厭，而且一部比一部精采，場面熱鬧，打鬥激烈。書中主要人物個個性格迥異，非同凡响，他們包括神醫異叟，刀劍名家，唐門後裔……等等。

「逐鹿中原」描述一個人見人怕的梟雄重現江湖，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武林中人惶惶不安，提心吊胆。雪刀浪子，偷腦袋大俠及唐竹權等人聞風而至，更番與之週旋，結果……？參閱本文便知分曉

**　　**　　**

「武林一條街」故事今期大結局，內容發展大出人意表，波雲譎幻，曲折傳奇。原來這條神秘詭異的武林街，包藏了一段哀艷感人、纏綿悱惻的故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請萬勿錯過今期的刋出。

**　　**　　**

下期四大名作一齊刋出，除了巨型小說「決戰英雄莊」外，就是王龍先生的技擊鬥智故事「決鬥黃埔江」、南宮宇的翟天星故事「英雄、美人、長白參」，還有溫涼玉的中篇連載「大俠傳奇」等等。以上佳作，俱屬上乘，篇篇精采，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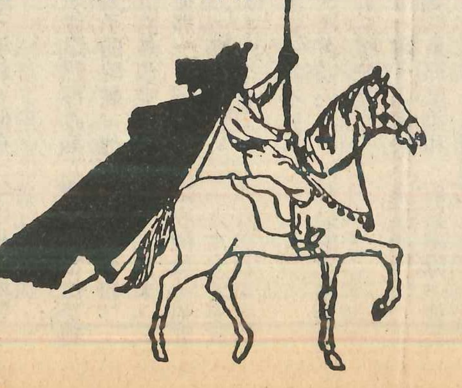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4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逐鹿中原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鐵胆魔手　重現人間

（一）

二月初五，晨。

玉堂城。

八十四快馬，十八個頭頂紮着黑布巾的紅衣大漢，每人都懸佩着一把沒有鞘的金柄大刀，衝出城外。

殺氣騰騰的殺人好手都出了城，他們又準備去殺誰？

城裏的商號，已有一大半悄悄的關上了門，連胆子很大的賣酒老六，都不想做買賣了。

× × ×

才啓市，又關門，當然是一件很沒趣的事。

但這總比給那些亡命之徒殺進店裏好得多。

這十八個殺人好手，都是甘一拜的手下。

甘一拜是參商，專門打家刦舍的參商。他吃富商，也吃强盜，却以參商自居，儼然是玉堂城中第一號大亨。

他不是個正人君子，是强盜，盗中之盗。

但他絕不擾及玉堂城的人，因爲他已在這繁盛的城鎮裏，有了家，有了兒女。

據說，他已洗手，不再做强盗。

他在城中開設了兩家客棧，三間酒家，一座賭場，賭場後還有一間香萊院。

雖然不幹强盜，但他仍然是財源廣進，人也胖了不少。

他不怕胖，更不怕錢財越來越多。

但他却怕老婆。

× × ×

甘一拜本來不是個畏妻如虎的人。

相反地，他的妻子，很怕他，怕得要命。

但並不是現在這一個。

他從來都不會在同一個時候，擁有兩個妻子。

他認爲這種事未必就是艷福齊天，反而會很麻煩。

從十五歲開始，他已是個大男人。

那時候，他娶了一個比自己只年輕三天的少女爲妻。

他覺得很有趣。

因爲這個少女是和他在一起長大的表妹。

但到了十六歲，他已休妻。

休妻再娶。

自此之後，他娶妻、休妻、再娶、再休、休了再娶，娶了又休，似乎娶之不盡，也休上了癮。

對女人來說，這是一種「壞習慣」。

但在甘一拜看來，這是一種光榮。

他常說，這是爲了天下間所有的男人爭取了面子。

但這是否眞的「很有體面」？

這是見仁見智的事。

直到三年前，他在一年中相繼地娶了四個妻子。

本來他還想再討第五個，但當他娶到第四個妻子的時候，他的脾氣忽然變了。

他以前是個唯我獨尊的「大丈夫」。

但從那一次洞房花燭之夜開始，他好像由「大」變「小」，從「大丈夫」變成「小人物」。

這個妻子並不兇。

甘一拜在這一年中，共娶的三個妻子，都屬於「環肥型」。

而這一個，則屬於「燕瘦類」。

她看來是那麼柔和，弱質纖纖，連說話時的聲音，都是那麼嬌小。

她嫁給甘一拜的時候，才十九歲。

在不少人的眼中看來，她實在是有點可憐，那就像是一頭掉進虎口的羔羊。

可是，世事變幻莫測。

這條可憐兮兮的羔羊，忽然變成了一頭母老虎。

倒是一向雄糾糾，霸氣十足的大盜頭子，忽然染上了「季常之癖」。

當他看見了這個「嬌妻」的時候，就

算在盛怒之中，也會忽然臉上表情突變，變成一頭小狗一般，兇不起來。

「嬌妻」命令一下，就算是叫他在臘月北風天裏跳進海裏，他也不敢不從。

× × ×

這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她爲甚麼能把這個大盜頭子弄得柔順如羔羊？

直到目前爲止，這還是一個謎。

但自此之後，「糯小艷」這個名字就已漸漸傳遍了江湖。

（二）

十八個能征慣戰的殺人好手已出城。

他們去哪裏？

很少人知道。

但每個人都希望，他們不會爲這個城市帶來血腥，煩惱。

× × ×

日落。

一輪夕陽，把城牆染成金黃色。

守城的老卒古烈子，忽然看見遠處塵土飛揚，也聽見了隱隱如雷的馬蹄聲。

他吸了口氣。

他知道，那十八個殺人好手回來了。

× × ×

古烈子沒有猜錯。

那十八個殺人不貶眼的大漢都已經回來。

但令他大吃一驚的却是，這十八人竟然沒有一個活着，而是給人用一輛大馬車載回來的。

古烈子的臉色，立刻變得和城牆一樣金黃。

這還得了？

他實在不敢想像，這個城市將會發生怎樣的事。

× × ×

除了那輛大馬車之外，還有二十四騎人馬，浩浩蕩蕩而來。

他們沒有進城。

古烈子正在仔細的瞧看着這二十四騎人馬，冷不防一支利箭，破空迎面向他射至。

颯！

這支箭來勢極快。

古烈子正想避開，已是遲了。

箭簇不偏不倚地，恰恰射在他的頭頂上。

古烈子暗叫：「完了！」

在這一瞬間，他忽然發覺褲襠濕了一大片。

他有個兒子，兒子已成親，而且快要爲他生個孫子了。

唉！

想不到自己竟然沒有機會看見這個孫子。

眞不幸！眞倒霉！

古烈子差點要老淚縱橫。

他以爲這一次必然死在箭下了。

他在等待着死神的召喚。

但死神沒有來，來的是個像天神般魁梧壯大的白衣大漢。

這大漢瞪了他一眼：「快去找甘一拜，叫他滾出來領死！」

這時候，古烈子才摸摸頭頂。

頭頂不錯是有支箭，但它沒有射穿自己的腦袋，而只是射穿了帽子。

他吁了口氣，立刻對這白衣大漢說：「我現在馬上就去找甘爺……」

（三）

不必古烈子的傳報，甘一拜已知道强敵已臨。

× × ×

與甘一拜一起出城的，有兩個藍袍老者，二十八名武士。

這二十八武士，都騎着色澤劃一的西藏吐蕃純種白馬。

純白的駿馬，純黑的勁裝，佩着金光湛然的金刀，這一隊金刀白馬武士，的確是威風八面，帥極了。

還有那兩個藍袍老者，一個長着稀疏的山羊鬍子，面如白紙，毫無半點血色，但另一人却是紅光滿面，神態威嚴已極。

雙方都是殺氣騰騰。

箭已在弦，一觸即發。

× × ×

就在城外殺氣騰騰的時候，賣酒老六的小酒鋪裏，還有兩個酒鬼，正在喝得天昏地暗。

賣酒老六早就知道今天是個不尋常，充滿暴戾，血腥的日子。

他一早就關門，不打算做買賣。

但到了正午，有人敲門。

賣酒老六大聲道：「今天不賣酒。」

門外一人沉聲道：「你說甚麼鳥？再說一遍？」

賣酒老六一怔，吸了口氣，再說：「今天不賣酒。」

這人怒道：「放屁！」

賣酒老六道：「也不賣屁！」

這人又敲門。

但這一敲，却不簡單。

這是一道很結實的木門，就算用斧頭也未必可以輕易把它劈開。

但當這人再敲門的時候，居然連門都敲穿了一個碗大的洞。

賣酒老六嚇了一跳。

他看見了一隻比自己頭顱差不多大的拳頭。

這人又喝道：「老子別的功夫不行，拆屋子却是個大行家，連酒鋪也不賣酒，留來何用？倒不如讓老子把它整間拆掉好了。」

賣酒老六面無人色，心想：「這次瘟神找上門來了。」

正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早早關門，以爲可保平安，豈料弄巧反拙，連大門都給人撞穿了。

再不開門賣酒，說不定這店子立刻就化爲烏有。

他不敢怠慢，急急啓門。

門外來了一個大胖子，手裏捧着一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罎。

賣酒老六雖以賣酒爲生，但也從未見過有人捧着這麼大的酒罎。

人也胖，酒罎也是大得厲害。

大胖子瞧着賣酒老六，道：「裝滿它，要裝最好的酒！」

賣酒老六不敢說甚麼，依言照辦。

在大胖子的身後，還有一個不斷在身上捉虱子的臭叫化。

這叫化大概四十歲年紀，手裏提着一隻叫化鷄，還有一個銅葫蘆。

這個銅葫蘆也是用來盛酒的，但和大胖子的大酒罎相比，却是差得遠了。

這叫化似乎對吃鷄的興趣，遠勝於喝酒。

他很快就吃掉了一隻叫化鷄。

賣酒老六把大胖子的大酒罎載滿酒後，又匆匆把門關上。

大胖子道：「老闆，今日你就只賣酒給老子？」

賣酒老六唯唯諾諾。

大胖子喝了兩口酒，淡淡道：「只要老子有酒喝，你三年不賣酒給別人，老子也不會不高興。」

賣酒老六嘆了口氣，道：「俺老六認爲，今日準是一個倒霉的日子。」

大胖子瞪着眼：「你是在說老子？」

「不，別誤會，千萬不要誤會，」賣酒老六雙手亂搖，「大爺酒量大，器量也大，怎會令人倒霉？」

大胖子眨了眨眼睛：「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賣酒老六搖搖頭道：「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覺得這裏今日殺氣騰騰，好像隨時都會有人攻進城裏。」

大胖子打個哈哈。

「你眞會說話。」

叫化瞧着他，忽然說：「你也眞會說笑。」

× × ×

叫化忽然要上茅厠。

但他一去之後，直至很久很久沒有回來。

賣酒老六有點奇怪，忍不住問：「他是不是眞的去茅厠？」

大胖子道：「他是說去茅厠的。」

賣酒老六道：「但他是不是眞的去茅厠？」

大胖子道：「你在担心些甚麼？」

賣酒老六道：「我担心他忽然在茅厠裏昏掉。」

大胖子說道：「你曾經有過這種經驗嗎？」

賣酒老六點點頭：「是的，那一次險些完了。」

大胖子道：「看來你的身體並不怎樣好？」

賣酒老六道：「的確很差。」

大胖子道：「但這個臭叫化的身體比你强，而且也不是去茅厠。」

賣酒老六道：「那麼，他去了甚麼地方？」

大胖子道：「城外。」

賣酒老六一怔。

「城外？他出城外幹嗎？」

「幹點好事。」

「甚麼好事？」

「殺人。」大胖子淡淡一笑，忽然把酒罎裏最後一口酒喝光，然後又對賣酒老六說：「再把酒裝滿，老子回來的時候再喝。」

說完之後，一搖三幌的出門。

賣酒老六瞧着這人胖大無比的背影，喃喃道：「這傢伙是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 × ×

斜陽漸墜，一羣飛鴉從遠處而來，但旋即又遠遠飛去。

甘一拜的目光，始終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張臉滿是皺紋。

雖然每一道皺紋都是那麼深刻，但這人的年紀，却並不太老。

他甚至比甘一拜還年輕。

他現在才四十三歲。

但在二十五年前，這人已是威震河溯的一方霸主。

提起鐵胆魔手董裕，這六個字已足以使人不寒而慄。

而他，也的的確確是具備着這種嚇人的條件。

他曾經是鐵胆山莊莊主，莊中高手如雲，勢力更是遍及河溯，聲威之盛，一時無兩。

然而，每個人都會碰上挫折。

三年前，鐵胆山莊忽然發生一塲神秘大火。

初時，山莊中人還以爲是失火，等到他們忙於撲救之際，熊熊烈火忽然有一羣不明來歷的殺手掩至。

那不是失火，而是被人縱火。

他們遭遇到可怕的偷襲。

結果，鐵胆山莊化爲灰燼，董裕也在大火中被燒成焦炭。

× × ×

一直都被江湖中人以爲已經燒成焦炭的鐵胆魔手突然出現在玉堂城外。

他沒有死，但臉上的皺紋却更深刻，那就像他內心的仇恨一樣。

天頂聖君

（一）

甘一拜和董裕，就像是兩根對立的針尖。

針鋒已相對，這一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董裕忽然說：「在很久以前，我就已聽人說過，陸一勇人如其名，是個有勇無謀之輩。」

甘一拜冷冷道：「他已死，連同十七個一起和他出生入死的弟兄，死在你的手裏。」

董裕點點頭。

「他一聽見聽見我在鄱陽，就匆匆飛馬趕去，要殺我！」他的目中殺機更濃，「我不殺他，他會緊纏着我，你不殺我，我也同樣永不罷休。」

甘一拜瞳孔暴縮。

「這樣說來，我今日只好殺了你。」

董裕大聲道：「頭顱就在脖子上，只要你有本領，我的頭顱你可以取去。」

甘一拜道：「三年前浩刼，你一直懷疑是我幹的？」

董裕目光如刀，冷冷道：「明人不作暗事，你既已幹了，何必矢口否認？」

甘一拜嘆了口氣：「可惜這件事，我也是在事後才聽人說及，又怎會是甘某所爲？」

董裕道：「縱然傾盡黃河之水，也難爲你洗脫嫌疑，難道你的亮銀七節棒長了翅膀，會飛到鐵胆山莊？」

甘一拜道：「我早已說過無數次，那亮銀七節棒，在四年前已被人盜去！」

董裕冷冷道：「何以在事前，你一直都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甘一拜道：「連自己的獨門兵器都給人盜去，這是丟臉已極的事，換上尊駕，也不會到處張揚。」

董裕嘿嘿冷笑：「這種辯詞，未免是太難令人入信！」

甘一拜也冷笑不迭：「甘某何必要你相信，即使你相信，但殺陸一勇之仇，甘某也勢難就此作罷！」

董裕左手一揚，狂笑道：「說得好，咱這一戰是勢在必行，你不死，我死。」

在甘一拜身旁，長着稀疏山羊鬍子的的藍衫者突然冷冷道：「姓董的，你一定死！」

董裕冷冷的瞧着這個藍袍老者：「你是誰？」

「老夫的名號，憑你還不配問。」

董裕默然。

突聽一人冷冷一笑：「甘大老闆果然有點辦法，連宇內二老都甘附驥尾，難怪如此猖狂了？」

衆人只見人聲，却不見這人到底身在何處？

山羊鬍子老者沉聲道：「想不到在滿車死人之下，還有一個墊棺底的還沒有嚥氣。」

那輛載着死人的馬車底下，果然緩緩的冒出一個灰衫漢子。

這人年紀約五旬上下，身材矮瘦，濃眉鷹目，鼻峯聳削，雖然身材不高大，但

兩邊太陽穴却高高隆起，顯見是內力修爲，極是不弱。

山羊鬍子老者一見此人，不由臉色微變。

「大漠鬼王赫連元！」

「王首居，總算你還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

董裕冷然一笑：「難怪甘大老闆如此自負，原來宇內二老也在玉堂城中！」

宇內二老，乃武林異人，一身武功深不可測，爲人却介乎正邪之間，全憑兩人之喜惡而行事。

這長着山羊鬍子的老者，便是宇內二老之首，姓王名首居，外號千臂叟。

另外一個藍衫老者，則是萬變叟諸葛華。

兩人俱非易與之輩。

但赫連元也是同樣不好惹。

這三個可怕的江湖高手碰頭，勢必引起一幕驚心動魄的決戰。

因爲在十年前，他們已曾經爲了一點小事，衝突起來，而且還苦戰了數百招。

那一次，還未分勝負，赫連元已無心戀戰，借着一個機會，逃去無踪。

宇內二老也沒有追上去。

因爲他們也同樣沒有把握，可以眞的擊敗這個號稱大漠鬼王的黑道高手。

（二）

十年前的衝突，是爲了一點鷄毛蒜皮，芝蔴綠豆般的小事而引起。

那完全是意氣之事。

但十年後這一次碰頭，形勢却是大不相同。

赫連元與董裕聯手，而宇內二老也是爲了甘一拜而出戰。

他們這次必將拚個明白。

就在這時候，城外一叢矮林下，一個叫化正在咬着一根鷄腿骨。

這叫化很饞咀，越吃越是滋味。

他把吃剩的骨頭向後一拋，想不到它忽地又向他飛了過來。

他向後拋的時候，骨頭的去勢並不快，但當它飛回來的時候，那種速度簡直就像是一支急箭。

叫化急閃。幸好他閃的更快，鷄骨頭從他的臉龐擦過，直至五六丈外才落下。

叫化臉色一變，瞪着一個大胖子：「這算是甚麼？」

胖子也瞪着他：「臭叫化，你這也算是甚麼？再不出去調解調解，他們就要打起上來了。」

叫化哼的一聲：「打就打，咱們是隔岸觀火，比看狗打架還過癮。」

胖子嘆了口氣：「老子知道，甘一拜和董裕都是混蛋。」

叫化嘿嘿一笑。

「說得好混帳！」

「甚麼混帳？」

「既知他們都是死不足惜的混蛋，他們狗咬狗拚命，咱們何必要插上一手？這豈不是跟這些狗一起瘋得七葷八素。」

胖子搖搖頭。

「這種論調，大錯特錯！」

「何以見得？」

「以你所知，宇內二老爲人如何？」

「不太好，但也不太壞，」叫化想了想，又說：「這兩個老怪物喜怒無常，忽邪忽正，本來也不能算是甚麼好東西，但若把他們列爲壞人，那也不當。」

「唉，你是吃叫化鷄吃瘋了！」胖子伸手在他的頭頂一敲：「宇內二老雖然脾氣古怪，行事每每出人意表，但却絕對不是心術不正之徒，相反地，他們對於整個武林，一直都有着不少貢獻。」

叫化搓了搓鼻子，道：「這兩個好人也殺，壞人也殺，只要他們喜歡，就隨時隨地都會殺任何人的煞星，居然也會對武林有所貢獻？這倒是意料之外。」

胖子道：「這二十餘年以來，他倆曾平蕩飛鷹寨，殺中原六義，逼走大漠鬼王，這算不算是對白道武林有利的事？」

叫化一呆。

「中原六義可是俠義之輩！」

「俠義之輩？老子呸！」

「莫非都是僞君子？」

「當然全是僞君子！老子已查的清清楚楚，這中原六義，就是二十年前血洗皖南容家，屠殺五十六口老幼，盜走珠寶金銀逾百萬兩的惡賊。」

「倘眞如此，倒是殺之不枉。」

胖子道：「當然是殺之不枉，所以，連宇內二老都站在甘一拜這一方，其中必然大有文章。」

叫化道：「我只懂得抓虱子，不懂文章。」

胖子道：「甘一拜娶了個年輕貌美，但却兇惡得緊的老婆，你可知道？」

叫化道：「此事人人皆知，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那是他們夫妻間的事，總不成要咱們去插手一管。」

胖子道：「但你可知，這個甘夫人是甚麼來歷？」

叫化道：「她是個女人。」

胖子氣得連鼻子都快要噴火。「她當然是個女人，難道會是個臭叫化？」

叫化聳肩微笑：「對於這位甘夫人，我知道的也是僅此而已。」

胖子忽然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那麼你現在不妨聽着，她叫禤小艷。」

「禤小艷……噢！我聽人說過，不過沒有甚麼印象，忘了！」

「他的父親是誰，你可知道？」

「知道，他也一定姓禤。」叫化很有把握的說。

「自作聰明！」

「這倒妙也，她姓禤，難道她的父親姓陳姓李不成？」

「就是這麼有趣，他老子偏偏就是姓李。」

「姓李？嘿嘿！姓李的人，怎會養出個姓禤的女兒來？」

「你這還不懂？」

「不懂，就像不懂得你爲甚麼酒癮比飯癮還大一樣。」

胖子跺了跺脚：「哼！你這人怎麼笨得這麼可以，禤小艷根本也不姓禤，而是姓李。」

叫化望着他：「那麼她是李小艷？」

胖子搖搖頭：「也不是李小艷，而是李冰冰。」

叫化眉頭一皺：「芳名小艷，倒還溫柔可愛，叫作冰冰，倒是教人從心裏冷出來。」

胖子板着臉：「你可知道她老子是誰嗎？」

叫化一笑：「還是那句老說話，不知道。」

胖子沉聲道：「她的老子有個外號，叫『逐鹿中原天頂聖君』！」

聽見最後八個字，叫化不再笑了，連臉色都變得蒼白起來。

「天外之聖，頂峯之君？」

「正是！」

「她老子是李帝尊！」

「不錯！」

叫化臉色又是一變：「李帝尊的女兒，怎會嫁給區區甘一拜？」

胖子道：「其中當然是大有文章。」

叫化道：「說出來聽聽。」

胖子聳聳肩：「對不起，老子知道的，也僅是到此爲止。」

叫化一呆，半晌才道：「原來你知道的，並不比我多得了多少。」

胖子道：「但這已很足够，最少，你現在該知道，應該站在哪一方！」

叫化道：「我當然知道，我應該站在這片小叢林下，看着他們怎樣拚個你死我活。」

胖子瞧着他：「難道你不打算助甘一拜一臂之力？」

叫化道：「甘一拜既有李帝尊這種岳丈撑腰，幾時輪到我去帮一把？這豈非笑話之又笑話？荒謬之又荒謬？」

胖子嘆了口氣，回答道：「那麼你又錯了。」

叫化道：「錯在甚麼地方？莫不是李帝尊已經死了？」

胖子道：「李帝尊並沒有死，但是，在練武之士看來，那也和一個死人不相上下。」

叫化一怔：「你言下之意，是說這位天頂聖君已經武功盡失？」

胖子道：「正是如此。」

叫化道：「他怎會喪失了一身　人的功力？」

胖子搖頭：「不知道。」

叫化道：「你又怎知道他已喪失了武功？」

胖子道：「老子還未帶你進入此城的時候，已有人把這些事向老子說得清清楚楚，所以老子才帶你到這裏湊湊熱鬧！」

叫化冷冷一笑，說道：「這倒是存心照顧。」

胖子頷首，臉上肥肉不斷的顫動：「可不是嘛，老子認識的叫化雖然不少，但有你這一身武功的却還是數不出一個。」

叫化道：「比諸丐帮帮主又如何？」

胖子咳嗽兩聲，打個哈哈：「丐帮雖然叫化多，虱子更多，但却都是庸碌之輩，跟你這個『鷄見愁』相比，那是萬萬比不上的，即使是丐帮帮主，也是他媽的萬萬比不上。」

叫化乾笑一聲：「想不到唐兄拍馬屁的功夫，比五絕指法更要高明，但『鷄見愁』這個雅號，我是敬謝不敏了。」

胖子摸了摸河馬般的大肚子，笑道：「你愛鷄如命，每天非吃幾隻不可，天下間所有鷄哥鷄姐碰見了你，無不眉頭大皺，這『鷄見愁』的外號，你是萬萬推辭不得的。」

叫化冷哼一聲，忽然問：「關於李帝尊武功盡失之事，是誰說給你知道的？」

胖子拍了拍叫化的肩，微微笑道：「他是個浪子。」

「浪子？」叫化目光一亮，「是不是雪刀浪子？」

「不錯，就是龍城璧。」

「他也到了玉堂城？」

「不知道，老子眞的不知道，但他若到了玉堂城，老子就算現在不知道，遲早一定總會知道的。」

叫化閉上了嘴巴。

他當然不是甚麼「鷄見愁」，而是天下三大神丐之一的「逍遙神丐」樂八方。

至於那個胖子，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也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這兩人到了玉堂城，就算這裏很平靜，也會給他們弄得熱鬧起來。

何況此刻的玉堂城，本來就已「熱鬧」之極，這就更加有得瞧了。

× × ×

城外殺氣冲天，想不到在城內亦然。

八個陌生人，在甘一拜的賭坊裏下注，押骰寶。

他們下注很重，但手風却很差。

其中一個穿着紫花綢面長袍，頭上紮着一頂方巾的中年人，他連押八口，連輸八口。

每一口，他都押「小」。

每一口，他都押下黃金千兩的銀票。

但每一口開出來的，都是「大」！

一注黃金十萬兩

（一）

絕大多數的賭徒，在連輸八口的時候，臉上的表情都一定會很難看。

但這中年人却並不是這樣。

他雖然一口氣輸了八千兩金子，但却還是笑容滿面，好像不是輸了八千，而是贏了八萬。

這八口骰子也是邪門，居然每一口開出來的都是「大」。

到了第九口，這中年人又下注。

前八口，他用的都是洛陽萬德錢莊開出來的銀票，每一張都經過仔細的檢視，證明保證可以十足兌現。

但到了第九口，他押下去的却不是銀票，而是一張黃紙。

黃紙上只寫着五個字。那是：「黃金十萬兩。」他押的仍然是「小」。

× × ×

這中年人押「大」，或者是押「小」，本來都不成問題。但一口就押上十萬兩金子，荷官就不敢自作主張接受下去。

因爲賭桌上有規定，每一口最多只限接受五千兩金子的押注。

而且這賭坊自開業以來，也沒有幾個豪賭客，能够一口就賭掉五千兩金子。

十萬兩金子的押注無疑是很嚇人的。

但現在，賭坊裏的人却不是給「嚇」倒，而是每個人的臉色都沉了下來，眼中也流露出可怕的殺機。

因爲這人根本就不是用十萬兩金子的

銀票來押注，而是一張毫無價值的黃紙。

這算甚麼？開玩笑？

在賭坊這種地方，能容許別人開這種玩笑嗎？

而且，這人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既不是開玩笑，那就是存心搗亂，踩場子了。

荷官已暗中從桌子底下抽出了一把尖刀。

他叫賀來，在沒有成爲這間賭坊荷官之前，是個捕快。

在六扇門中，他頗負名氣，人稱閃電鎖喉刀。

他的刀法當然不慢。

只要這個中年人有甚麼異動，他的刀就會毫不留情地出手。

但就在他準備隨時動手之際，他聽見了一個人淡淡的笑道：「小賀，不必緊張，雖然這筆賭注大一點，但我可以代甘老闆把它接受下來。」

賀來一楞，目光一轉，瞧在一張清麗甜美的臉龐上。

她就是連甘一拜看見她，都爲之貼貼服服的褟小艷。

褟小艷平時很少和屬下說笑。

但這時候，賀來眞的懷疑自己的耳朵，究竟是不是聽錯了。

他忍不住道：「但這位大爺押下的，並不是銀票。」

褟小艷悠然一笑：「小賀，你的見識太淺薄了，我敢保證，這張紙一定可以兌現黃金十萬兩。」

賀來呆住。

中年人冷冷一笑：「這口骰子，你是不敢開？」

賀來咬了咬牙，道：「好！開！」

×　×　×

賀來揭盅。

三顆骰子，是四、五、六，開的仍然是「大」。

賀來鬆了口氣。

他冷冷的盯着這個中年人：「很不幸，尊駕又輸了。」

中年人點點頭，說道：「不錯，我是又輸了，這張值十萬兩金子的黃紙，你可以拿去。」

賀來臉色一變。

「可是，這不是金子，也不是銀票，只是……」

「住口！」還沒說完，褟小艷已打斷了他的說話：「我已說過，這張紙一定可以兌換黃金十萬兩。」

中年人的眼睛已收縮成一綫：「還是老闆娘見多識廣，告辭了。」

說着，帶同七個陌生人，離開了這座賭坊。

褟小艷仍然臉帶微笑。

賀來把那張紙交給了她，她却連看也不看，就把它撕成粉碎。

她剛才還說這張紙可以兌換黃金，但言猶在耳，這張紙已變成廢物。

賀來不敢再說甚麼。

也許，他現在已瞭解到，這幾個人根本不是來賭錢，而是來賭命。

對付賭錢的人，賀來有辦法。

對付賭命的人，賀來也不怕。

但是現在，並不是由他來拿主意的時候。

掌管大權的，是褟小艷，她任由這幾個賭客離去，就好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在賭坊外，一幕激烈的搏鬥已接着爆發！

（二）

褟小艷靜靜的坐在賭坊裏。

賭坊依然熱鬧。

但不久之後，熱鬧喧嘩之聲忽然全都沉寂下來。

每個賭客都看見，那個中年人又回來了。

但他並不是自己走回來，而是給人用一頂轎子抬着回來的。

他臉上的表情已僵硬了，身子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看見，一縷鮮血，正從他的咽喉裏流出來。

×　×　×

抬轎子的是兩個老僕。

這兩個老僕，一個叫呂忠誠，另一個叫藍金海，兩人却是賭坊裏的老雜役。

他們日常幹的事不算繁重，也不算清閒。

想不到他們居然還會抬轎子。

他們把轎子抬到牌九桌旁，輕輕地放下。

這頂轎子，放在一個黑衣人的面前，而呂忠誠和藍金海的目光，也一齊盯在這黑衣人的臉上。

×　×　×

這黑衣人年約三十五六，面目清秀，但却略嫌有點蒼白，似乎是酒色過度的樣子。

他在這賭桌上，已賭了五六個時辰，手風不錯，輸的時候注碼不大，但偶然贏一兩手，却是大有斬獲。

他已贏了七八萬兩銀子。

但他的神情，一直都是那麼平淡。

他輸的時候，很鎭靜。

他贏的時候，也是一派若無其事的樣子。

但當這頂轎子剛從門外出現的時候，他的眼神似乎掠過一絲驚怒的神色。

但這種神色，只是一閃即止，除了褟小艷之外，似乎誰也沒有察覺到。

由於呂忠誠和藍金海都注視着這個黑衣人，他頓然變成爲每一個人所注意的對象。

呂忠誠忽然冷冷的對這黑衣人說：「尊駕可是南海黑狠公子？」

聽到「黑狠公子」這四個字，賭坊裏每一個稍爲有江湖見識的人，他們的臉色全都變了。

黑狠公子厲幽歡，在十五年前出道江湖，短短三年之內，力挫鬼臉蜘蛛白侯平，血洗昆南六惡山莊，一千招外戰平關中第一槍孫成鋼，更曾在長安白醉樓頭，醉斬湖海三君子，遂名聲鵲起，成爲武林中最可怕的一位殺手。

黑狠公子是個殺手。

絕少人能從他刀下避得開去的職業殺手！

（三）

剛才還圍在牌九桌上的每一個人，現在都已不期然地悄悄的退了開去。

剛才是「天槓地王」「鵝九人八」控制了每個人的神經。

但現在，懾人心絃的並不是那三十二張烏溜溜的天九牌，而是這三個人的六隻眼睛。每一道目光都是那麼冷厲，充滿着一種逼人眉睫的殺氣。

每個人心裏都在想：「這個黑衣人是不是眞的就是黑狠公子厲幽歡？」

良久之後，他們終於看見這黑衣人輕輕的點了點頭。

他說：「我就是厲幽歡。」

呂忠誠冷冷道：「你是不是來殺老闆娘？」

厲幽歡又點點頭：「不錯，有人出價五十萬兩，這價錢雖然不算太高，但已可以令我去殺任何人，除了自己。」

賭坊裏平時對呂忠誠和藍金海這兩個老僕呼來揮去，頤指氣使的人，此刻都不禁心中爲之一陣發毛。

直到這時候，他們才總算認識清楚，這兩個老僕原來竟然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雖然他們還沒看見過呂忠誠和藍金海施展出一招半式的武功，但他們都已知道，轎上那中年人，就是死在他倆的手下。

而且敢如此面對「黑狠公子」厲幽歡的，也絕對不會是庸碌之輩。

厲幽歡忽然從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來，對呂忠誠說：「老丈可是姓呂？」

呂忠誠點頭：「老夫是呂定。」

藍金海道：「老夫是藍天河。」

聽見「呂定」和「藍天河」這兩個名字，不少人的臉色又自變了。

厲幽歡淡淡一笑：「原來是三十年前『十大瘟神』中的呂、藍兩位老前輩，失敬了。」

說到這裏，走到那頂轎子旁，伸手撫摸轎上的中年人一下，緩緩接道：「耿泰中，你死在這兩位老前輩手下，也可算是雖敗不辱，但却死而有憾……」

長嘆一聲，忽然手拈一張天牌，一張鵝牌，兩張天九牌當作武器，分別射向呂定和藍天河的臉上！

（四）

黑狠公子是殺手。

十五年前，他已殺過不少成名高手，江湖好漢。

然而，呂定與藍天河，乃三十年前武林十大瘟神之二，這兩老者的一身武功，也絕非弱者。

以兩張天九牌，就想擊敗這二老，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黑狠公子的確並非以天九牌傷敵，這只是先聲奪人，趁勢發刀的手段。

天九牌飛出的同時，一直纏在他腰間的黑狠軟刀也已閃電般出手。

鏗！

藍天河一支鐵筆，接下他這一刀。

黑狠公子刀式急變，急劃呂定小腹！

這一刀更快。

呂定昔年以一條鎖喉鐵索名震江湖，現在他用的仍然是這條已勒斷過無數高手喉管的鐵索作爲武器。

鐵索如蛇般，纏向黑狠軟刀。

厲幽歡挺刀續進，居然沒有絲毫退避之意。

呂定臉色微變，想不到對方的刀法，竟然能在如此快速的攻勢中，作出了如此巧妙的變化。

那劃向呂定小腹的一刀，已削向他的雙腕。

呂定立刻收索，身形急退逾丈。

他已退向牆邊。

厲幽歡刀法再變，急削呂定雙足。

他動作快，身手矯捷而出招狠辣，難怪能成爲一位出色的殺手。

只是呂定也非弱者。

雖然厲幽歡已把他逼到牆下，但他猶有反擊之力。

刷！

鐵索已向厲幽歡的脖子上套去。

厲幽歡若不閃避，縱然那一刀能傷得了呂定，他也勢非要受挫於鐵索不可。

何況藍天河已疾馳上來，這時候他是萬萬不能被鎖喉鐵索牽制住的。

否則，藍天河的鐵筆，立刻就會要了他的性命。

他反應極快，刀勢一收，身形蜷伏，滾入賭桌之下。

藍天河一聲暴喝，雙手握鐵筆，筆鋒向前，人如飛箭般從桌下疾射過去。

叭！

一聲震天巨响，厲幽歡居然從桌底冒出！

他撞破賭桌，面如惡煞凶神，翻身回刺一刀。

桌上立刻响起一聲慘呼。

血光暴射。

藍天河接着也破桌而出，但已是滿臉鮮血。

厲幽歡不再理會他。

這位「十大瘟神」之一，已然中了致命一刀。

呂定抽了口涼氣，一聲怒喝，不要命的撲了上去。

厲幽歡冷笑：「找死！」

刀光再閃，呂定眼看又要傷在這黑狠公子的刀下。

但也就在這時候，一陣清淡如蘭的香氣飄過，一隻嬌柔無力的玉掌，輕輕的在厲幽歡胸膛上拂掃了一下。

這一掌不算嚇人。

但嚇人的却是：

——當黑狠公子厲幽歡給這一掌拂掃後，居然立刻面色慘白，踉蹌後退，背靠高牆，咯血不止！

肘生突變

（一）

輕輕一拂，就能擊敗成名江湖多年的一流殺手黑狠公子，這是甚麼武功？

無論識者與門外漢，都已被這一着嚇得目瞪口呆。

更尤其是賭坊裏的荷官、打手。

因爲出手擊敗黑狠公子的，就是他們的老闆娘。

呂定和藍天河是身懷絕技的高手，這已令他們大感詫異。

褟小艷亮出了這一手武功，更是令他

們連呼吸都屏息下來。

厲幽歡慘笑。

「果然是虎父無犬女！」

褟小艷臉上毫無半點表情，只是淡淡的說：「你走罷。」

厲幽歡忽然以手掩嘴，原來又再咯出一口鮮血。

他神色慘然。「我還能走到甚麼地方去？」

褟小艷道：「回去見僱請你殺我的人，向他說，這次任務失敗了。」

厲幽歡瞳孔收縮，那不單是因爲恐懼，還有着幾分怒意。

「十五年來，我未嘗一敗。」

褟小艷道：「天下間本來就沒有幾人能一輩子都不敗。」

厲幽歡顫聲道：「我既已敗了，我該死在這裏，還有何面目去見僱主？」

褟小艷眨眨眼睛：「你眞的想死？」

厲幽歡道：「妳以爲厲某是貪生怕死之輩？」

說到這裏，突然以頭碰牆。

呂定也在同一剎那掠前，厲聲喝道：「你休想死得如此舒服！」

藍天河慘死，他自然是悲憤莫名。

唰！

鐵索電射而出，剎那間有如一支筆直的鐵槍，擊向厲幽歡。

厲幽歡已是尋死之人，呂定這一着似乎是必可擊中。

但這又錯了。

呂定這一着，竟然中途生變。

鐵索本如鐵槍怒射，但倏地却像是玩弄魔法似的，迴繞到褟小艷雪白的脖子之上！

這一着確實出人意表。

沒有人能想到，連褟小艷也不能。

鐵鍊已繞向她的脖子。

但她身手極快，雙眉疾沉，嬌軀倏地向左方掠去。

這時候，厲幽歡已一頭撞牆，腦漿四溢倒地。

褟小艷陡地怒叱：「呂定！」

呂定冷笑。

鎖喉鐵索發揮了凌厲的攻勢。

褟小艷武功縱然比他高明，但這時候也不禁給他攻的透不過氣。

高手過招，最重先機。

呂定已佔先機，他是早有預謀。

賭坊裏的人，都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褟小艷已被逼到轎旁。

轎子上還有個死人。

一件誰也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這個叫耿泰中的死人，竟然出手點住了褟小艷身上的三處穴道。

這個下注「黃金十萬両」的中年人，原來居然一直都是在裝死。

能够在衆目睽睽之下，裝死裝得如此高明，這人的本領倒也不少。

但這必然是呂定和藍天河暗中串謀，才會瞞騙過褟小艷的。

藍天河顯然也和呂定一樣，背叛了褟小艷。

但藍天河在這個可怕的「計劃」中，成爲犧牲者。

黑狠公子是第一流的殺手，但却是徹頭徹尾的給別人所利用。

一將功成萬骨枯。

這個計劃，也是同一道理，只求成功，犧牲多少人，那是在所不計的。

× × ×

褟小艷雖然武功極高，但却在自己的賭坊裏，給人擄走。

沒有人敢去動耿泰中，也沒有人敢去惹呂定。

因爲在賭坊裏，幾乎已沒有幾個眞正的高手在押陣。

他們都已跟隨着甘一拜，出了城外。

（二）

城外一片蒼涼。

甘一拜遇到前所未有的慘敗。

他所倚仗的宇內二老，雖然武功絕頂，但却被對方的一座刀陣所困。

苦戰下來，王首居身負重傷，諸葛華更是丟掉了一顆腦袋。

赫連元殺的性起，把甘一拜的腸臟活生生的挖了出來。

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梟雄，現在已像一條死狗般躺在城外。

甘一拜死了。

他的一切也完結。

董裕捲土重來，似乎具有一種特別駭人的殺氣，彷彿要把整個玉堂城毀掉，才能洩去心頭之恨。

× × ×

在叢林下的唐竹權和逍遙神丐樂八方，他們都沒有去助宇內二老一臂之力。

因爲他們的境況，也是同樣大大的不妙！

當宇內二老處於劣勢的時候，唐竹權與樂八方已打算上前相助，但却給兩個矮小的老人擋住去路。

唐竹權和樂八方都不知道這兩個矮小老人是甚麼來歷。

這兩個矮小老人也沒有說半句話，一上來就四掌橫飛，向唐、樂二人展開瘋狂的襲擊。

唐竹權、樂八方沒頭沒腦的和他們狠狠的打了一場，却一直都佔不到便宜。

唐竹權很生氣。

因爲他已看見，宇內二老已敗下來，甘一拜也給赫連元所殺。

但他和樂八方却無法抽身，以助他們一臂之力。

他不動怒還好一點，一動了火，招式亂了一着，登時給這兩個矮小的老人攻得透不過氣。

樂八方忽然怪叫一聲：「他們是復仇帮的天地雙仇！」

唐竹權目光一亮。

「仇漫天，仇地血？」

「不錯！」

「媽的！老子操……」

他「操」不下去，胸前中了一掌。

一掌擊中他的，是仇漫天。

仇漫天冷笑，殺機更盛，他已準備再發一掌，把這位唐大少爺置諸死地。

但祇在這一剎那間，一人大喝：「掌下留人！」

仇漫天不理，仍然發出這一掌。

驀地，一蓬雪亮的刀光閃起。

颯！

仇漫天這時候才發覺不對勁，急急縮掌。

然而，他還是慢了一點點。

刀光閃過，他只覺右腕一涼。

他的一顆心沉下去。

他的右掌已跌在地上。

仇漫天沒有慘呼，甚至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一聲。

他一向都是那麼冷酷而倔强。

仇地血也是一樣。

兩人的目光，都同時轉射到一個藍衣人的臉上。

「雪刀浪子！」仇地血終於說出了四個字。

這藍衣人冷冷一笑：「在下正是龍城璧。」

仇地血的臉色甚至比仇漫天更難看：「你太不留餘地，一出手就砍了他的一隻手！」

龍城璧冷然道：「他又何嘗不是不留餘地？他的手若不斷，唐大少爺的性命可保不住。」

仇地血冷冷一笑，龇牙道：「浪子，這筆帳咱們一定會記下！一定會！」

龍城璧橫刀胸前，刀光晶瑩奪目，却是不沾半點血汚。

天地雙仇終於走了。

唐竹權仰天大笑：「畢竟還是邪不能勝正！哈哈！哈哈……咳……咳！」

他由笑變咳，咳出一口血。

樂八方眉頭一皺：「別那麼興奮好不好？你以爲自己挨的一掌是小意思？」

唐竹權瞪目說道：「甚麼小意思的？老子現在看見了龍城璧，簡直比看見了一百斤好酒還要高興，這時候若還不興高采烈，莫不是要等到躺棺材的時候才大笑一番？」

樂八方眨了眨眼：「這主意也不錯，人若是躺進棺材之後還能大笑一番，那麼拘魂使者，牛頭馬臉甚至閻王都會統統給嚇跑了，那時候想死都難啦！」

唐竹權又是一陣大笑。

但現在，的確不是大笑的時候。

龍城璧眉頭一皺，忽然出手點住了他的穴道。

唐竹權瞪眼。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是個視死如歸的好漢，但你現在絕不能死。」

樂八方道：「既然這胖子死不得，就該找個大夫，爲這大胖子療傷。」

龍城璧道：「不錯。」

樂八方道：「天下間的大夫，多如牛毛，但醫術最好的，却是時九公。」

龍城璧道：「時九公不在這裏，他在醫谷。」

樂八方道：「那麼咱們立刻把他送去醫谷。」

龍城璧搖搖頭：「不必，在玉堂城裏，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大夫。」

樂八方目光一亮：「他是誰？」

龍城璧沉吟半晌，緩緩地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李帝尊。」

樂八方差點沒跳了起來。

「甚麼？『逐鹿中原天頂聖君』李帝尊？」

「不錯，就是這位天外之聖，頂峯之君。」

樂八方喃喃道：「眞想不到……」

龍城璧嘆道：「誰都想不到，昔年這位中原武林的不世之雄，如今竟已被人逼的走投無路。」

樂八方道：「他的女兒冰冰呢？」

龍城璧道：「給擄走了。」

樂八方面色一變：「她在甚麼時候給人擄走？」

龍城璧道：「就在剛才。」

樂八方皺眉道：「天頂聖君父女惹下的仇家，是不是復仇帮？」

龍城璧點點頭。「除了復仇帮，又還有甚麼力量，能一下子就把甘一拜和李冰冰擊敗？」

× × ×

李冰冰，也就是褟小艷。

她已被擄走！

對於李帝尊來說，這自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但樂八方還是有很多事不明白。

他只好問龍城璧：「復仇帮爲甚麼對李帝尊趕盡殺絕？他們有甚麼仇怨？」

龍城璧吸了口氣，凝視着樂八方，緩緩的說：「你可知道復仇帮主是誰？」

樂八方道：「江湖上的人，只知道他叫復仇之魔。」

龍城璧道：「不錯，復仇帮的帮主，就叫復仇之魔，她是個女人。」

樂八方一呆：「女人？統率着這個帮會的居然是個女人？」

龍城璧道：「難道你一直都認爲復仇之魔是個男人？」

樂八方道：「不錯，雖然江湖上沒有幾人曾見過復仇之魔，但大家都以爲必然是個男人。」

龍城璧道：「她向來都不願以眞面目示人，每次出現總是面罩黑紗，而用的武器，又是一把九尺九寸的復仇大刀，看來雄糾糾的，的確令人誤會她是個男人。」

樂八方問道：「她對李帝尊有甚麼仇恨？」

龍城璧說道：「李帝尊殺死了她的父親。」

樂八方一呆。

「復仇之魔的父親又是誰？」

「那是李帝尊的師父。」

樂八方楞住。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他倆本是一雙師兄妹，但李帝尊却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殺了師父。」

樂八方道：「怎會這樣的？」

龍城璧道：「李帝尊的師父，是個已迷失心智的瘋子，在三十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忽然瘋了，他跑進一個小村裏，不分老幼，見人就殺。」

樂八方道：「這倒可怕。」

龍城璧道：「最後，李帝尊突然出現，阻止師父。」

樂八方道：「我若有個師父胡亂殺人，也一定要去阻止他。」

龍城璧道：「但那時候，李帝尊的師父已完全不認得任何人，連自己的弟子也要砍殺。」

樂八方道：「結果怎樣？李帝尊是否

師父之敵?」

「不!」龍城璧搖搖頭，「那時候，李帝尊雖然巳盡得師父眞傳，但仍然並非師父之敵。」

樂八方道：「這可危險!」

「不錯，那時候，連李帝尊都以爲自己要死在師父的掌下，」龍城璧目光凝注在遠方，緩緩說道：「但在最危急的關頭，却忽然出現了一個老和尙，助他對付師父。」

樂八方道：「這個老和尙是誰?」

龍城璧搖搖頭：「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但他的武功極是厲害，李帝尊的師父雖然狂性大發，而且又是絕頂高手，但這老和尙却仍然和他戰成平手。」

樂八方道：「後來如何?」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但那老和尙畢竟老了，久戰之下，血氣虛弱，漸漸落了下風。」

樂八方聽得有點出神。

龍城璧語音一頓，接道：「但也就在老和尙快要支撐不住的時候，李帝尊突然不顧一切撲前，代老和尙接下一掌。」

樂八方道：「李帝尊的武功，本來就不如師父，這一來豈非又是危險之至?」

「這又錯了，」龍城璧道：「他師父與老和尙苦戰千招開外，也巳疲累不堪，內力損耗極巨，這一掌和弟子硬拚下來，反而是吃了個大虧。」

樂八方一呆。

「莫非就是這麼一掌，李帝尊打死了師父?」

「正是如此。」

「弒師本是武林中人的大忌，但在這等情況之下，李帝尊此舉却是逼不得巳，値得原諒。」

「但他的師妹却不原諒他，而且還說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樂八方一怔，「難道她以爲其中別有蹊蹺?」

龍城璧道：「她說李帝尊是存心弒師，繼而奪取武功秘笈。」

樂八方道：「她該知道，自己的父親巳經瘋了。」

龍城璧道：「但她却說，父親雖然略爲神智不清，但却沒有瘋得那麼厲害，到處殺人。」

樂八方說道：「那老和尙可以證實此事!」

龍城璧苦笑道：「那老和尙却又巳經悄悄的走了，而且以後再也沒有人看見過他。」

樂八方道：「還有那小村呢?村民豈不是也可以證實，復仇之魔的父親是個瘋子?」

龍城璧道：「這本來也是一條綫索，但復仇之魔一查之下，更加證實李帝尊存心弒師。」

樂八方道：「却是何故?」

龍城璧道：「那小村總共才只有十一戶人家，老幼總共不及百人，只有九十八口。」

樂八方道：「被殺害的共有幾人?」

龍城璧道：「九十七。」

樂八方嚇了一跳：「甚麼?只剩下一個?」

龍城璧點點頭。

「這倒是他媽的瘋得要命!厲害!厲害!」樂八方舌頭一伸，「唯一剩下來的是誰?」

龍城璧道：「村長宗四。」

樂八方道：「莫非是宗四……」

龍城璧頜首道：「宗四對復仇之魔說，殺害那小村九十七口老幼的，並不是她的父親，而是李帝尊!」

樂八方一凜：「這宗四是何居心?」

龍城璧嘆道：「他是爲求保命，所以才指黑爲白，顚倒是非。」

樂八方道：「這廝是受人威脅?」

龍城璧道：「不錯，但三月之後，他這條性命仍然不保，忽然暴斃在一條骯髒不堪的溝渠上。」

樂八方道：「復仇之魔就憑着宗四這片面之辭，一直懷恨着李帝尊?」

龍城璧道：「好像是的。」

樂八方道：「這十餘年來，復仇帮的勢力，可說是漸趨强大，難怪連天頂聖君都要退避三舍。」

龍城璧道：「李帝尊巳武功盡失。」

樂八方道：「他怎會喪失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龍城璧道：「三年前，復仇帮的四大護法，在博山古坪嶺下，找到了李帝尊，雙方苦戰了整日整夜。」

樂八方悚然道：「復仇帮四大護法，每人的武功，都在天地雙仇之上。」

龍城璧道：「這一戰，他們拚盡了，而戰果也是很可怕的。」

樂八方道：「李帝尊就是在這一戰之後，喪失了武功?」

龍城璧點點頭，道：「他以『中原無敵九絕炁』的氣功，分戰四大護法，結果把四大護法一齊震死，但他本身內力也損耗太大，傷了三處重要經脈，從今之後，再也無法提聚內家眞氣。」

樂八方抽了口涼氣：「這可不有趣，那簡直比殺了他還更要命。」

龍城璧道：「自此之後，李帝尊只好過着逃亡的生活。」

樂八方道：「但這終究不是辦法。」

龍城璧道：「所以，他最後決定，由女兒冰冰出來主持大局。」

樂八方道：「昔年天頂聖君府中，高手如雲，效忠於李帝尊的英雄好漢，爲數不少。」

龍城璧道：「不錯，李冰冰遂易名褟小艷，佯稱嫁給甘一拜，其實是在暗中重整實力，抗拒復仇之魔。」

樂八方道：「復仇帮那些年來，可說是荼毒武林，害盡蒼生。」

龍城璧道：「以是撇開私人恩怨不談，李帝尊對復仇帮的胡作非爲，也是難以坐視。」

樂八方道：「只可惜他巳喪失了一身武功……」

龍城璧接道：「武功雖失，但他的豪氣，智謀仍在。」

樂八方想了想，點頭道：「不錯，以李帝尊在江湖中的聲望，只要登高一呼，何愁無人相助，對抗復仇帮?」

龍城璧微微一笑：「即以兄台爲例，在這種大義凜然的事情上，你也是絕對不

甘後人的。」

樂八方道：「你不必把高帽子扣在我這個臭叫化的頭上，反正唐竹權巳把我拉了下水，無論如何，我這個臭叫化決不袖手旁觀便是。」

一直默不作聲，但却被點了穴道的唐竹權忽然吼叫了起來：「老子巳經受傷，你們還在這裏高談闊論，萬一老子傷重斃命……」

說到這裏，接不下去。

原來樂八方「乘人之危」，索性連他的啞穴也一併點住。

雙絕神君雙絕刀

(一)

玉堂城北，濁水河畔，一盞細小的燈籠，掛在一株楊柳樹上，發出了微弱的光芒。

燈籠下，一個老人，在持竿垂釣。

天色巳晚了，他沒有收穫。

但他仍然獨坐河畔，臉上毫無半點表情。

在玉堂城，不少人認識他。

他叫孟六爹，是個無依無靠的老人。

他似乎只有兩種本領。

第一是釣魚。

第二是採藥。

× × ×

濁水河雖然恰如其名，河水渾濁不堪，但却有魚。

孟六爹喜歡釣魚，但却從來不吃。

他釣到的魚，總是送給那些不懂得釣魚，而又很喜歡吃魚的小孩子。

他疼愛孩子。

無論是漂亮活潑的小孩子，或者是醜怪遲鈍的小孩子，他都同樣喜歡。

他實在是個很孤苦伶仃，但又很慈祥的老人。

但玉堂城中，眞正知道他身份的人，却是太少太少了。

甚至連甘一拜都不知道，他就是昔年叱咤風雲，幾乎一跺脚就足以令半邊武林風雲變色的天頂聖君李帝尊!

甘一拜娶 小艷，其中大有文章。

褟小艷也就是李冰冰，是天頂聖君唯一的女兒。

甘一拜從來都沒有想過，忽然有一天，會有個漂亮得不得了的少女對他說：「我要嫁給你，而你也非娶我不可。」

那時候，這個有「休妻癮」的甘一拜，剛剛把剛娶回來只有十八天的妻子「休」掉。

這本來是求之不得的美事。

但就在這時候，這少女忽然上前，正正反反的刮了他十幾個耳光。

這十幾個耳光，可不是開玩笑的。

甘一拜不見了三枚牙齒，臉上却高高隆起。

他知道，這少女並不是和他開玩笑，而且以自己的武功，根本就連人家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她雖然漂亮，但他不想娶了。

但因果循環，報應不爽，以往他看上了任何一個女人，無論對方願意與否，他都一定要把她娶過來。

然而，這一次却是恰好相反。

他不想娶這個兇蠻的女郎爲妻，但却變成不由他不娶。

——對付甘一拜這種男人，冰冰很有辦法。

——她「嫁」了。

又有誰想到，甘一拜這個新郎倌，根本就沒有享甚麼溫柔之福，而是每天晚上都要睡在地上。

(二)

假如這種婚姻也算是認眞的，那麼李帝尊的「女婿」巳經死了。

他是在城外的一戰，死在赫連元手裏的。

冰冰也巳被擄。

但李帝尊仍然坐在濁水河畔，持竿垂釣，好像一點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

× × ×

龍城璧帶着樂八方，由樂八方揹着唐竹權，來到了濁水河。

李帝尊仍然在河畔，獨坐垂釣。

龍城璧開聲說道：「老前輩……」

他還沒說完，李帝尊巳截然接道：「受了傷的，是不是唐老人的兒子?」

龍城璧點頭道：「正是。」

李帝尊嘆了口氣，把釣竿拋進河中。

「唐老人雖然頑固，但人却不錯。」

龍城璧道：「唐大少爺也不錯。」

李帝尊道：「但他涉足到這趟渾水，恐怕却是錯了。」

樂八方搖搖頭：「不，這是我輩中人該做的事，一點也不錯。」

李帝尊瞧着他：「這位是……」

「晚輩是樂八方。」樂八方淡淡一笑：「像我這種臭叫化，天下間多的是，沒有甚麼了不起。」

「原來是逍遙神丐，果然逍遙寫意，自由自在。」

「區區賤號，眞想不到李前輩也曾聽聞!」

李帝尊强顏一笑：「老夫雖然武功不行，但耳目倒還是靈通得很。」

說到這裏，上前檢視唐竹權的傷勢。

「傷得不輕。」李帝尊皺着眉。

樂八方忙道：「還有救嗎?」

李帝尊沉默半晌，才緩緩道：「天下間，只有兩個人能治好這種傷勢。」

樂八方一呆。

「他們是誰?」

「第一個是時九公。」

「那麼第二個一定就是李前輩了?」

「不是我。」李帝尊搖搖頭。

樂八方陡地露出了駭驚而又失望的神色。

「不是你?那麼他豈不是沒救了?」

李帝尊却又搖頭：「那也不是，只要把他送到韓仙人那裏，自然有救。」

「韓仙人是誰?」

「老夫的師父。」李帝尊淡淡道：「老夫生平共拜過兩次師，第一位師父教我武功，第二位師父教我醫術。」

樂八方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咱們立刻把他送去韓仙人那裏。」

龍城璧忽然冷冷一笑：「韓仙人在那裏?」

李帝尊也笑，笑得比龍城璧還更冰冷

：「韓仙人早已成仙去也。」

樂八方臉色一變：「李前輩，這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冷冷道：「他根本就不是李帝尊！」

「不是李帝尊？」樂八方臉上陡地露出怒容：「他是誰？」

這人嘿嘿一笑：「直到現在，你們才總算弄清楚，我不是甚麼天頂聖君李帝尊了。」

龍城璧沉聲道：「若不是在黑夜中，憑尊駕這種劣拙的易容術，恐怕瞞不了任何人。」

這人冷笑。

「我也不必隱瞞，反正你們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龍城璧目光一寒。

只見這人已亮出了一雙形狀怪異，一長一短的鋒刀。

「乾坤雙絕刀！」樂八方脫口道。

這人嘿嘿一笑：「正是乾坤雙絕刀，你們現在已註定要死在這裏。」

龍城璧冷笑着道：「想不到乾坤府的雙絕神君柳榕翰，居然也會甘心爲復仇帮賣命。」

這人道：「既知我就是柳榕翰，就該明白，柳某雙刀，一經出鞘，永遠不留活口！」

龍城璧道：「這個在下知道，只是就算我馬上便要死在你刀下，我也想知道李帝尊的下落。」

柳榕翰道：「李帝尊已被咱們的人帶走了。」

龍城璧目光一寒道：「復仇帮幹的好絕！」

柳榕翰「呸」的一聲道：「你聲聲稱我是復仇帮的爪牙，這簡直是很混帳！」

龍城璧道：「難道你和復仇帮毫無關係？」

柳榕翰冷笑道：「復仇帮是復仇帮，乾坤府是乾坤府，復仇之魔雖然勢力龐大，但柳某的乾坤府，在江湖上可也不是好惹。」

龍城璧道：「這個在下是知道的。」

柳榕翰道：「你想知道李帝尊的下落，除非你能闖出乾坤十絕陣！」

靜寂河畔，忽然悄悄的出現了十個灰衣人。

樂八方臉色一寒：「管他甚麼十絕八絕，咱們把這羣兔崽子揍得七葷八素，絕子絕孫！」

柳榕翰倏地大喝：「上！」

十個灰衣人，十種完全不同的武器，瘋狂般湧向龍城璧與樂八方。

(三)

這十人看似瘋狂，看似雜亂無章，但却絕非烏合之衆。

乾坤府在金陵西南三十里外，號稱金陵三大家族之一。

柳榕翰自三十歲開始，一直掌管着這個龐大的家族，府中高手如雲，連南宮世家都未敢輕易招惹他們。

這十餘年來，柳榕翰已絕少插手江湖中事。

他突然在玉堂城附近出現，而且還承認擄走了天頂聖君李帝尊，可說是事非尋常。

乾坤十絕陣，雖然在江湖上沒有太大的名氣，但那並不表示它平庸無奇，而是因爲乾坤府中人，一直都很少動用到這套陣法。

此際柳榕翰一上來就動用到乾坤十絕陣，似乎是志在必殺龍城璧與樂八方。

還有已經受傷的唐竹權，更是形勢凶險。

龍城璧、樂八方護着唐竹權，力戰乾坤十絕陣。

這一戰，異常激烈。

柳榕翰在陣外，一雙目光深沉，充滿殺機。

但乾坤十絕陣，並未像他想像中，輕易地就能把龍城璧收拾。

相反地，龍城璧揮舞雪刀，力戰之下，終於傷了陣中三人。

柳榕翰深沉而充滿殺機的眼色，已化作驚詫。

龍城璧不再容情。

又有兩人，傷在刀下。

柳榕翰突然大喝：「退！」

× × ×

乾坤十絕陣已散。

柳榕翰却更早一步走了。

樂八方恨得牙癢癢的，怒道：「雜種王八！不守諾言，還沒有把李帝尊的下落說出，就已逃之夭夭，媽的，算甚麼英雄好漢。」

龍城璧眉頭一皺：「這位乾坤府主人，輕功實在高明。」

樂八方嘆道：「這下子要命了，不是要我的命，而是要了大醉鬼的命。」

龍城璧道：「目下唯一之法，就是儘快去醫谷找時九公。」

樂八方道：「還趕得及嗎？」

龍城璧沉吟道：「這很難說，但總比獃在這裏好一點。」

樂八方道：「這未嘗不是道理。」語音一頓，半晌接道：「但李帝尊的事……」

龍城璧接着道：「咱們現在回醫谷，除了爲唐大少爺治傷之外，還要去找一個人。」

樂八方道：「是不是找醫谷谷主許竅之？」

「不，」龍城璧搖頭道：「這人並不在醫谷，但居處與醫谷距離並不遠。」

樂八方揉揉眼睛，道：「你要找的是誰？」

「陶天羣。」

「鐵衣居士陶天羣？」

「不錯。」

「這人是個老怪物，不好對付！」

「我們並不是去對付他，而是去求他的。」

「求他甚麼事？」

「清理門戶。」

說到這裏，龍城璧揹起唐竹權，向南而去。

樂八方嚇了一跳。

「浪子，你不是嚇臭叫化罷？難道你要揹着這個大胖子跑到醫谷？」

龍城璧笑而不答。

也虧他在這個時候還能笑出來。

千里血玉大將門

(一)

大雨把陶天羣渾身淋得濕透。

他不在乎。

他喜歡雨，從四五歲的時候開始，他一直都有這種怪癖。

他喜歡淋雨。

雖然，現在他已六十三歲，但這種怪癖仍然沒有改變。

每當老天下雨的時候，他總是喜歡跑到屋外，任由雨點打在自己的身上。

× × ×

這天大雨由中午一直下到黃昏。

陶天羣帶着愉快的心情，拖着一條被他赤手空拳打死的野豬，回到「陶巢」。

「陶巢」是他爲自己居處的命名。

它在一座竹林後，面對着一條流水清澈的小溪。

陶天羣喜歡這裏。

雖然，他有五個兒子，其中兩個是大木材商，還有三個身在京師，得意官場，但他却不喜歡和他們住在一起，反而隱居山隅，過着隱士般的生活。

在「陶巢」裏，唯一與他爲伴的，並不是人，而是一隻金絲猴。

牠叫「軍軍」。

軍軍是公猴，性聰穎，而且在陶天羣苦心教導之下，居然「略懂武功」。

牠不但聰明，而且還很有趣。

在平時，陶天羣出外，軍軍必然在左右相陪。

但由於這一天下大雨，軍軍沒有跟隨着。

牠喜歡主人，但却不喜歡淋雨。

有一次，陶天羣帶着軍軍外出，途中忽然下傾盆大雨，人和猴子都被淋得渾身濕透，結果，軍軍害了一場大病，險些死掉。

自此之後，每逢下雨，陶天羣就把軍軍留在陶巢，不敢和牠一起外出。

× × ×

軍軍喜歡吃桃子。

陶天羣在一個隱秘的山谷裏，摘了一籃又甜又大的桃子，準備拿給軍軍大快朵頤。

看見這些桃子，軍軍一定會高興萬分了。

但當陶天羣回到陶巢的時候，他呆住了。

軍軍竟然給人縛了起來，倒吊在橫樑下。

陶天羣臉色驟變，簡直比給人揍扁了鼻子還更生氣。

軍軍看見了主人，更是吱吱亂叫。

但陶天羣沒有立刻救牠。

因爲陶巢裏忽想冒出了三個他絕不相識的漢子，而且每個人的手裏都握着一把劍。

劍已出鞘。

這三個人的目光，也像是寒光四射的劍鋒。

陶天羣瞳孔收縮，冷冷道：「堂堂三名大漢，居然欺負一隻弱小猴子，太不要臉了。」

中間一人，面如鍋底，眼若銅鈴，聞言冷冷道：「俺這張臉又醜又黑，不要也罷。」

左邊一人，臉孔狹長，一雙倒吊三角眼睛，襯着一隻鷹鼻，令人看來有一種陰森可怖的感覺。

他冷冷接道：「江湖上的朋友往往就是只顧着要面子，結果連性命都弄掉。」

另一人身高不滿五尺，但身材却是粗壯得驚人。

他面上有青記，頸下有疤痕，也是一個醜漢子。

他嘿嘿一笑，道：「要臉不要命，要命不要臉，咱們不要臉，咱們寧可要命，絕不要臉！」

陶天羣放下桃子，冷冷道：「三位莫非是『不要臉水寨』的『河底三蛟』？」

黑臉漢子大笑。

「不錯，咱們在水裏不要臉，在陸上也是一樣不要臉。」

長臉漢子接道：「所以，只要是利之所在，休說欺負一隻猴子，就算欺負自己的祖宗，也是在所不計。」

矮漢怪笑：「正是金銀珠寶樣樣俱妙，仁義道德屁也不如！」

陶天羣乾咳兩聲。

「老夫也是這麼想，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還有五光十色的珠寶，全是好東西，甚麼仁義道德，的確是連屁也不如。」

黑臉漢子大笑：「不錯，想不到陶居士也是同道中人，妙極，妙極！」

陶天羣目光一轉，轉移到軍軍的猴臉上，道：「你們想的只是金子銀子，但這又和猴子有甚麼關係？」

黑臉漢子道：「聽說你對這隻猴子很好。」

矮漢桀桀一笑：「甚至有人說，你對這猴子簡直比對兒子還更親切。」

陶天羣道：「就算這都是眞的，那又怎樣？」

黑臉漢子默然半晌，緩緩道：「我們也不想怎樣，只要陶老先生不讓我們爲難，我們也自然會放了這隻猴子。」

陶天羣冷冷一笑：「現在是你們爲着難老夫，有甚麼事，儘管說出來。」

長臉漢子忽然嘆了口氣：「咱們也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陶老先生若要怪罪，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黑臉漢子接道：「聽說陶老先生，收藏着一塊千年血玉。」

陶天羣聞言，似是一怔：「甚麼千年血玉？老夫可是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矮漢「哼」的一聲：「不必裝蒜了，把血玉交出來，猴子可以不死，你也可以多活幾年！」

陶天羣嘆道：「老夫生性淡泊，向來視功名富貴如浮雲，別說是一塊甚麼血玉，就算是萬兩黃金，千萬財富，老夫也是絕不稀罕，倘若眞的有千年血玉，而三位又是那麼喜歡的話，自然雙手奉送，又何必多費唇舌？」

長臉漢子不斷冷笑：「陶天羣，這猴子的性命，可說是斷送在你手裏了。」

嗤！

劍影一閃，向軍軍刺去。

陶天羣呆住。

雖然他身懷絕藝，但這時候却是無從挽救軍軍的性命。

因爲黑臉漢子和矮漢都已出手，阻攔住陶天羣。

猴子吱吱亂叫。

刹那間，陶天羣的心向下沉。

但也就在這時候，長臉漢子也突然怪叫了起來。

他的劍已跌在地上！右腕不知如何，忽然又腫又瘀。

矮漢怒叱，從左方一個窗戶，飛躍出去。

「甚麼人，鬼鬼祟祟？」

矮漢衝出去的時候，大聲吆喝，氣勢倒很嚇人。

但他嚇不了誰。

因爲他剛從窗戶飛躍出去，很快又從窗戶那裏回來。

但他這一次，却不是飛躍回來，而是像一隻死狗般給人摔回來的。

陶天羣大笑，從容上前，爲軍軍解除綑縛。

黑臉漢子不敢動。

因爲在這時候，他已看見窗外出現了一個藍衣人。

這藍衣人瞧着他，面露笑容。

黑臉漢子也想笑，但却笑不出來。

（二）

「魯黑子，久違了，」藍衣人淡淡一笑：「自從三年前大同府一別，你的臉好像白了一點。」

黑臉漢子吸了口氣：「浪子，你別說風涼話好不好？俺承認，曾經是你的手下敗將，但士可殺不可辱。」

這藍衣人原來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陶天羣忽然一怔，瞧着他。

「你就龍隱的兒子龍城璧？」

龍城璧點頭：「晚輩正是龍城璧。」

陶天羣讓軍軍騎在自己的肩膊上，然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果然英雄出少年，龍隱有你這麼一個兒子，的確值得驕傲。」

那黑臉漢子，已匆匆揹起矮漢，扶着長臉漢子離去。

陶天羣大聲道：「老夫今天還不想殺人，算你們走運。」

他們只有走得更快。

但龍城璧却淡淡的說：「他們一定還會回來。」

陶天羣一怔：「還回來幹嗎？是不是又要對付猴子。」

「不，他們回來，是要爲崔長臉討解藥。」

「你用甚麼暗器招呼他？」

「唐門小蜂尾神針。」

「小蜂尾神針？這可不是開玩笑！」

「他們也不是在開玩笑，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門外突然又來了一人，大笑說道。

那是一個叫化。

陶天羣盯着他：「老夫一向與丐帮中人，沒有來往。」

叫化咧嘴一笑。

「我也是一樣。」

「你不是丐帮的弟子？」陶天羣爲之一楞。

叫化吃吃一笑：「我是玉皇大帝的弟子，逍遙自在，吃風喝水，專打惡人。」

「惡鬼打不打？」

「照打不虞！」

「好極，老夫已知道你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

「臭叫化！」陶天羣冷冷一笑，「你說來說去，搬出一大堆廢話，到頭來還只不過是個臭叫化，老夫沒有菩薩心腸，更不是甚麼樂善好施的大善人，所以，你現在馬上滾出去！」

叫化臉上的表情變了，就像個剛從雪堆上摔到泥沼裏的呆鴨。

但他很快又笑了起來。

「不錯，我的確是個臭叫化，現在也該是滾出去的時候，只不過……」

「不必廢話，走。」

叫化笑道：「我一定走！我現在就去姑蘇。」

陶天羣冷冷道：「管你去姑蘇還是上西天！」

叫化忽然沉着臉：「我現在馬上就去姑蘇城，找你的老媽子，說你忽然發瘋，上吊死掉了。」

龍城璧眉頭一皺。「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叫化臉上的表情又是一變，吃吃笑道：「他對我不客氣，我爲甚麼要對這種老王八客氣，他要趕我走，我是個臭化子，又是個錙銖必計的小人，他開罪了我，我絕不會就此作罷，就算現在打不過他，也要用卑鄙的手段向他報復，向姑蘇城報喪，那是一種報仇的好辦法，最少，可以讓她的老媽子傷心得死去活來，哈哈，臭叫化告辭去也！」

他走了，走得比兔子還快。

但陶天羣却比他更快，擱在他面前。

叫化冷冷的盯着他：「你要趕叫化容易，要叫化留下來，恐怕辦不到。」

陶天羣冷笑道：「你以爲老夫不敢殺了你？」

叫化呵呵一笑：「不是不敢？只不過，我這個叫化若是死在這裏，對你的名譽，可就不大好了。」

陶天羣冷冷道：「名譽受損，總比放你回姑蘇城胡說八道好得多。」

叫化冷冷一笑：「想不到隱居深山中的陶居士，也和江湖黑道中人一樣心狠手辣，好一副寧我負天下人，莫天下人負我的模樣。」

陶天羣叱道：「廢話，看掌。」

呼！

陶天羣一掌向叫化迎頭劈下。

叫化急閃，嘴裏却冷冷道：「武林中人，個個各自爲戰，難怪妖氛瀰漫，羣魔當道了！」

陶天羣一掌不中，正待發出第二掌，聞言却不由把招式收斂下來。

他不發掌，那知這叫化却不客氣，乘虛而入，連環閃電般反擊七掌。

他右掌斜斜劈出，左掌平砍而來，左三右四，七掌招招不同，但却掌掌蘊藏着驚人的內力。

陶天羣臉色微變，想不到這個臭化子居然身手不俗，不由豪氣頓生，揮掌與對

方週旋。

龍城璧皺着眉，搖頭嘆氣，坐在一塊大石上，居然袖手旁觀。

軍軍蹲在他脚下，仰首瞧着他，似乎對他感到很有趣。

龍城璧也瞧着牠，他忽然也對這猴子感到有點興趣。

軍軍忽然手舞足蹈，居想耍出幾招拳脚功夫出來。

龍城璧忍不住笑了。

他鼓掌。

「好，好功夫。」

軍軍依樣葫蘆，也跟着拍掌。

但這時候，叫化漸感不支，他畢竟不是陶天羣的敵手。

這叫化當然就是逍遙神丐樂八方。

陶天羣得勢不饒人，一輪急攻，把樂八方逼壓得透氣不過。

樂八方氣極了，罵龍城璧：「猴子好功夫，但臭叫化功夫却不行，你還坐視不理，臭叫化可要變成死叫化了！」

龍城璧微微一笑：「我敢打賭，你一定不會死的，陶居士不是視人命如草芥的人。」

陶天羣冷笑：「老夫偏偏就要宰掉這個臭叫化！」

龍城璧聳聳肩，微笑如故：「臭叫化打死了不要緊，但聖君知道後，一定會傷心死了！」

「聖君？甚麼聖君？是吃飯聖君還是穿起龍袍像猢猻的齊天大聖？」

「都不是，是千年血玉的主人。」

「甚麼，你再說一遍？」陶天羣忽然收掌！

直到這時候，樂八方才如獲大赦，氣喘喘的站在一株楊柳樹下。

龍城璧看了他一眼，緩緩接道：「這位是逍遙神丐樂八方，是天頂聖君李帝尊的釣友。」

陶天羣一怔：「何謂之釣友？」

龍成璧微笑道：「釣友者，乃是釣魚朋友，他經常陪着聖君，在濁水河畔持竿垂釣。」

樂八方眼珠子一轉，心想：「原來這個浪子也會撒謊，這個謊簡直撒得比老牛的牛頭還大。」

陶天羣聞言，不由冷笑。

「龍隱一生忠厚，絕不說半句假話，想不到他的兒子却是信口雌黃之輩。」

龍城璧臉上的表情很平靜，緩緩道：「陶居士不相信？」

陶天羣冷笑道：「當然不相信，聖君釣魚成癖，此事人所皆知，但老夫却也知道，他向來只喜歡獨釣於河畔，決不會與任何人結件打擾自己的情緒！」

龍城璧搖搖頭：「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昔年之聖君，不錯是喜歡獨來獨往，但自他武功盡失，就不能不結件同行，以策萬全。」

陶天羣冷笑：「老夫還是不相信有這種事。」

龍城璧道：「陶居士眞的不相信？」

陶天羣道：「不相信就是不相信，老夫敢誇言，天下間最瞭解天頂聖君者，捨我其誰？」

龍城璧似是一怔，忽然朗聲大笑。

陶天羣面露不悅之色：「有甚麼好笑的？」

龍成璧笑聲立歛，正色道：「在下並非故意在前輩面前放肆，也絕非故意撒謊，而是想藉此證實，前輩的確是最瞭解天頂聖君之人。」

陶天羣仍然不悅：「你憑甚麼來試探老夫？即使是天頂聖君，也未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龍城璧搖搖頭：「在下剛才絕非故意無禮，而是情非得已。」

陶天羣冷冷道：「這臭叫化是不是從來都沒有和聖君共釣於河畔？」

龍城璧這次却點頭。「的確沒有這種事。」

陶天羣目中光芒閃動，捋鬚勃然道：「那麼你剛才是在胡說八道了？」

龍城璧承認：「不錯，因爲你剛才的火氣很大，不岔開話題，你說不定眞的會一掌斃了樂八方。」

陶天羣嘿嘿一笑：「好一套拖延時間的手法，但老夫現在的火氣却更大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但現在並不是自相殘殺的時候，你若殺了逍遙神丐，對誰都沒有好處，唯一有利者就是復仇帮。」

樂八方冷冷一笑，道：「復仇帮把半邊武林攪得天翻地覆，再弄下去，恐怕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聽見了「復仇帮」這三個字，陶天羣的臉色似乎很難看。

龍城璧立刻接着說：「就是爲了對付復仇帮，這位逍遙神丐與杭州唐門大少爺，幾乎死在玉堂城之外！」

陶天羣道：「你說的是唐竹權？」

龍城璧點頭。

陶天羣道：「他怎樣了？」

龍城璧道：「受了傷，已被送到醫谷，由時九公悉心治療。」

陶天羣道：「以時九公的醫術，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就決死不了的。」

樂八方冷笑道：「但李帝尊父女却恐怕都快要死了。」

陶天羣怒瞪着他：「你這些說話是甚麼意思？」

樂八方道：「他們都已被人擄走。」

陶天羣楞住。

龍城璧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復仇帮擄走了冰冰，但李帝尊却不是復仇帮幹的。」

陶天羣道：「不是復仇帮又是甚麼人幹的？」

龍城璧目中光芒閃動，緩緩地說出了三個字：「乾坤府。」

陶天羣面色一變：「你在說甚麼？」

龍城璧沉默了半晌，才說：「是乾坤府擄走了天頂聖君？」

「好胆！」陶天羣咬牙道：「那畜牲不想活了！」

樂八方瞧着他：「你罵誰是畜牲？」

陶天羣道：「姓柳的！」

「柳榕翰？」

「不錯，老夫要清理門戶！」

「清理甚麼個門戶？他又不是你的弟子。」

「你知道得太少了，」龍城璧皺眉苦笑，「柳榕翰是陶居士的記名弟子。」

「記名弟子？」

「不錯，記名弟子也是弟子，他幹出這件事，分明是沒把陶居士放在眼內。」

「對！他媽的說得對！」

「甚麼他媽的說得對？」陶天羣瞪了他一眼，「是雪刀浪子說得對，他叫龍城璧，並不是叫他媽的。」

樂八方一笑：「對，陶居士說得對，龍城璧也說得對，就是我這個臭叫化，他媽的狗口長不出象牙，適才諸多冒犯了居士，實在是太不該，太不對，大大的不該，大大的不對！該打，該踢三脚，該斬千刀……」

陶天羣聽得眉頭大皺，搖手道：「別再說了，老夫不再追究便是。」

樂八方大喜：「還是居士器量寬宏，臭叫化以後決不敢再胡言亂語。」

就在這時候，那黑臉漢子果然又回來了。

他瞧着龍城璧，龍城璧也看着他，笑而不語。

黑臉漢子叫魯黑子，他果然是回來取解藥的。

龍城璧沒有拒絕，把小蜂尾神針的解藥雙手奉上。

這一來，魯黑子反而呆住。

龍城璧淡淡道：「你是不是懷疑這解藥是假的？」

魯黑子道：「倒不是，只不過……」

龍城璧揮了揮手，道：「不必懷疑，解藥儘管拿去，但奉勸三位一句，柳榕翰絕不是值得三位爲他賣命的人，連師父都不賣帳的叛徒，又怎會眞的和你們同甘共苦？若再弄下去，你們隨時都可能會因他而喪命，而他却只當是損失了三隻獵犬而已！」

聽到這裏，魯黑子的臉龐已是「黑上加黑」，黑得不得了。

龍城璧淡淡一笑，接道：「倘若在下沒有猜錯，你們若回到乾坤府，必然會被冠上辦事不力的罪名，柳榕翰的手段，可毒辣得很。」

魯黑子拿過解藥，只說一句：「多謝。」然後，去如黃鶴。

樂八方皺了皺眉，對龍城璧說：「這樣子就放走他們，豈不是太便宜了？」

龍城璧聳聳肩，說：「雖然這三個都不是好東西，但比起柳榕翰來說，還要好一點，最少，他們平時絕對沒有甚麼假仁假義。」

陶天羣的臉色又變得難看：「算是老夫瞎了眼睛，收了一個假仁假義的記名弟子。」

龍城璧道：「他要拿取千年血玉，野心可不小。」

陶天羣冷冷道：「老夫本已隱居不出，不理江湖塵世事，但這畜生却逼得老夫無法不重出江湖，重掌大將門帥印。」

聽見「大將門」這三個字，樂八方又不禁嚇了一大跳。直到現在，他才知道這位居士的眞正身份。

原來，他就是昔年在武林中，號稱江南第一大帮「大將門」的金衣統帥。

金衣統帥掌管大將門，這是江湖中人所共知的事，但知道金衣統帥眞正身份究竟是何許人也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那千年血玉，其實也就是大將門的最高令符。

柳榕翰要奪取千年血玉，那分明是背叛師門，大逆不道的行徑。

陶天羣雖已豹隱多年，但大將門仍然存在。在昔年，無論是誰，只要能執掌千年血玉，他就能成爲江南大將門三十六分舵，近千高手的主宰。

這絕不是一件小事。雖然，到了今天，大將門的人數已大爲減少，但餘下來的，却全是帮中的長老份子，精英高手。

千年血玉之上，還雕刻着四十六個人的名字。

那就是三十六分舵舵主，和帮中十大高手。

樂八方呆了半天，最後才長嘆一聲道：「若非眼見，實在很難想像得到，事情牽連之廣，居然達到了這等嚴重地步？」

龍城璧沉思着，忽然道：「照目前的形勢看來，單是乾坤府，恐怕還沒有這種力量和勇氣，連大將門都敢挑出來。」

樂八方動容道：「莫非幕後還另有人在暗中主持？」

陶天羣道：「這是絕不足以爲奇的，柳榕翰雖然好大喜功，但胆識却還不見得這麼大，居然連大將門的千年血玉也敢打主意。」

龍城璧又沉思了很久，才道：「到了這種時候，大將門已不容坐視，否則復仇帮與乾坤府的氣燄，將會更加厲害。」

樂八方道：「有金衣統帥在此，我這個臭叫化倒是甚麼都不怕。」

陶天羣微微一笑：「別忘了老夫還想要了你這條性命。」

樂八方吃吃笑道：「既已化干戈爲玉帛，前事不提如何？」

陶天羣的神色却漸漸地沉重起來。

「咱們要去一個地方。」

「乾坤府？」龍城璧道。

「不，」陶天羣搖搖頭，「譬如你所說，憑柳榕翰這劣徒，還不足以獨當一面，幹出這種驚人之擧，老夫在懷疑，那是野狼在幕後暗中攪鬼。」

「野狼杜怒芳？」樂八方又嚇了一跳，「這惡魔豈不是已經在二十年前死在天頂聖君的掌下？」

陶天羣的目光遙注在遠方，臉上籠罩着一層沉重的陰影。

過了很久，他才慢慢的說：「當年李帝尊與他苦戰，直到千五招外，才擊中這可怕的野狼三掌！」

龍城璧點點頭，道：「那時候，聖君若再下一掌，就可以殺了野狼。」

陶天羣道：「但他却在這時候，起了惺惺相惜之念，不忍向這個能够與自己苦戰千餘招的野狼施下殺手。」

龍城璧道：「但野狼性躁自負，經不起失敗，終於跳崖。」

樂八方聽得出神，忍不住道：「一個已經身受重傷的人，再墮懸崖之下，那是必死。」

「當時，李帝尊也是這麼想。」陶天羣緩緩道：「但他錯了。」

龍城璧道：「崖下原來有瀑泉，野狼跌進一口深潭中，他沒有死。」

陶天羣道：「自此之後，野狼杜怒芳

這個人，就在江湖上消失。」

樂八方吸了口氣。

「莫不是這個已經消失了的野狼，又再在江湖上出現？」

「沒有。」陶天羣道：「他一直都沒有再出現，但在半年前，老夫却聽到了一個消息，說野狼已在一個隱秘的山林中，建立了一個野狼窩。」

樂八方道：「道聽途說未必可靠。」

陶天羣道：「但老夫聽到的這個消息，是要花錢才能聽回來的。」

樂八方道：「是誰說的？」

陶天羣道：「金百両。」

樂八方呆住。

他可以懷疑任何人的說話，但對於金百両透露出來的消息，却是令人無從懷疑的。

凡是知道金百両這個人的江湖人，都知道他的消息一向都很準確，只要你肯付出代價，而他又願意回答的話，那麼，他的消息可說是從來都沒有出過半點岔子。

假如他不願意回答你的問題，那麼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他認爲把消息說出來，會對自己或者是別人構成巨大的災禍。

第二：他根本對閣下所問的一切，完全毫不知情。

金百両並非無所不知。

但只要是他說出來的，就從來沒有出過半點錯。

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點。

×　×　×

陶天羣已決定去找野狼。

因爲只要金百両這一次的消息也沒有錯，那麼就算他現在不去找野狼，野狼遲早也會找上門來。

野狼沒有死，對於中原武林，可說是一場災禍。

他二十年蟄伏不出，一旦重現江湖，以他昔年的行事作風，勢必惹起一場可怕的血腥仇殺。

李帝尊當年沒痛施殺手，除去野狼，這一件事恐怕是錯了。

雖然，李帝尊武功盡失，與野狼無關，但乾坤府擄走李帝尊，這件事恐怕就和野狼大有關係。

龍城璧與陶天羣，都已想到，柳榕翰已暗中與野狼勾結，才敢先擄李帝尊，繼而對付陶天羣，奪取千年血玉。

杜怒芳向來野心勃勃。

這二十年來，他若是養精蓄銳，要一擧撼垮聖君府、大將門，甚至是復仇帮，也並非絕不可能的事。

仇恨是一種力量。

可惜這種力量代表的並不是建設，而是毀滅。

人間有愛。

遺憾的是，人間也有更多的仇恨，就像是大海裏的波濤，永無止境。

大銷金窩

（一）

晨風吹來，夾着陣陣花葉清香。

每天拂曉時份，舒仲庭例必策馬騁馳於郊野，這幾乎已成爲他每天絕不間斷的習慣。

舒仲庭，本是山西人氏，十五歲出道江湖，二十歲就成爲山西第一大鏢局的總鏢頭。

山西第一大鏢局，也是名副其實，的確是山西最大的一間鏢局。

經過三十年的艱苦奮鬥，第一大鏢局業務更興隆，舒仲庭也成爲了鉅富。

但舒仲庭並不是那種容易滿足的人。

雖然他已擁有鉅大的財富，但他仍然要更進一步，擴展自己的事業。

五年前，他花了幾十萬兩，買下了一個市鎭。

雖然，這市鎭只有百來戶人家，但能够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就把整個市鎭裏所有的一切都買下來，這非但要有足够的財力，還得要有點手段。

因爲並不是每個人都肯出賣自己的屋子的。

但舒仲庭却很成功地，把這個市鎭上的每一幢房子，每一寸土地都收買下來。

現在，這市鎭已完全改變。

他把這地方易名爲大銷金窩，無論你是男人或是女人，無論你現在的年紀有多大，也不論你的身份是甚麼人，只要你來到大銷金窩，就可以獲得不少人夢寐以求的享受。

當然，無論你是甚麼人，想獲得這些享受，必然要有錢。

這幾乎是放諸天下而皆準的條件。

×　×　×

舒仲庭已很久沒有回山西了。

第一大鏢局沒有歇業，它的業務仍然是不斷地蒸蒸日上。

但舒仲庭却已不把它放在心上。

因爲鏢局雖然賺錢，但和大銷金窩相比下來，它每年所賺的數目，也許還及不上這裏一個晚上的收益。

當然，他也從來沒有打算結束第一大鏢局。

因爲他還有兩個兒子，他們都只對鏢局的生意有興趣，對於大銷金窩，反而覺得不是味兒。

舒仲庭並不勉强他們。

所以，他的兒子現在已掌管着第一大鏢局，而他却是樂不思蜀，寧願留在大銷金窩。

（二）

每天清晨策馬騁馳於郊野，是一種樂趣。

一種無以上之，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代替的樂趣。

他策馬來到渡山湖。

渡山湖下有座大橋，橋面寬闊，可以讓兩匹馬同時並肩疾馳。

但現在他只有一個人，一匹馬。

而這座大橋，也已成爲他每天必經之地。

因爲他除了騎馬之外，還有另一個嗜好，就是下棋。

在橋彼端，有一座六角亭。

每天清晨這個時候，總會有個人在這亭下，等他對奕三局。

那是一個和尚。

這和尚並不老，還沒有五十歲。

他總是喜歡穿着一襲雪白的僧袍，手

裏挽着一串又圓又烏亮的佛珠。

他叫閒僧。

從外表看來，閒僧的確很清閒，每天除了吃齋唸佛之外，唯一要幹的事就是下棋。

至於他的棋藝如何，除了舒仲庭之外，恐怕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因爲除了舒仲庭之外，他根本就從來不與任何人對奕，而且每逢他倆下棋的時候，附近一定不會有人。

原因也很簡單。

閒僧養了一頭花豹。

沒有他的許可，任何人想接近這座六角亭，最少都要先「問一問花豹」。

閒僧下棋，一定要清靜。

絕對的清靜。

× × ×

當舒仲庭來到這六角亭下的時候，一切都很清靜。

閒僧已來了。

花豹也在。

石桌上的棋盤，也已擺好了棋子。

這本來很正常。

但事實却是剛好相反。

因爲花豹平時是喜歡蹲在一株大榕樹下的。

但現在，牠並不是在榕樹下，而是在榕樹上。

花豹擅於爬樹，牠在樹上，本來也不足爲奇。

但牠却也不是自己爬上樹去，而是給人用繩子縛着，就像隻大粽子般吊在樹枝上。

牠甚至連吼叫聲也叫不出來，因爲牠已昏睡過去。

能夠讓一隻花豹昏掉，然後縛在樹上的人，當然很有點本領。

但和砍下閒僧腦袋這件事相比下來，却還是太微不足道了。

（三）

閒僧是個怎樣的和尚？

別人也許不會知道，但舒仲庭却很清楚。

因爲這個和尚，並不單是他下棋的對手，而且也是他的殺手。

舒仲庭能夠在江湖上屹立不倒，閒僧可說給他極大的助力。

十二年前，當舒仲庭還在山西第一大鏢局座鎮的時候，閒僧就已替他殺掉八個人。

這八個並不是等閒之輩，而是山西三間鏢局的總鏢頭、鏢師。

閒僧殺掉他們，是因爲這八個人都看不起第一大鏢局。

直到舒仲庭建起大銷金窩之後，閒僧也一直在暗中幫助着他。

無論是誰想殺舒仲庭，閒僧就會去殺他，而且殺得乾淨俐落，不留半點痕跡。

無論舒仲庭想對付誰，只要在下棋的時候，說出那個人的名字，那麼，他很快就可以看見那人的腦袋。

舒仲庭當然很重視閒僧。

閒僧也一直忠於舒仲庭，甚至有人曾用萬兩黃金，想拉攏他背叛舒仲庭，結果反而給閒僧所殺。

閒僧對舒仲庭的忠心，是絕對不容懷疑的。

因爲這個僧人，本來就是舒仲庭的親弟。

× × ×

冷冰冰的石桌上，除了擺放着三十二顆棋子之外，還擺放着一顆頭顱。

看見這顆頭顱，舒仲庭閉了呼吸，但眼睛却睜得很大。

這赫然竟是閒僧的頭顱。

舒仲庭拴好了馬，面色沉重地，坐在石椅上。

閒僧雖然已經腦袋搬家，但一雙眼睛也和舒仲庭一樣，睜得很大。

舒仲庭的臉色也和閒僧一樣，變得極其難看，就像個死人一樣。

他忽然冷冷大喝：「甚麼人？還不出來！」

語聲未落，大樹後已緩緩地出現了一個年青劍客。

舒仲庭目光一轉，落在這人的臉龐之上。

「這和尚是你殺的？」

「不錯。」

「你可知道他是誰？」

「知道，否則在下也不會胡亂殺人。」年青劍客淡淡一笑，「他既是個和尚，也是個殺手，在和尚來說，他是個好和尚，在殺手來說，他更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好材料。」

舒仲庭沉着臉：「但你却毀了他！」

年青劍客淡淡道：「我本不想動他，但却有人求我，要我替他報却一段血海深仇。」

舒仲庭道：「這人是誰？」

年青劍客道：「你一定認識他，他以前曾經是第一大鏢局的鏢師。」

舒仲庭默然。

年青劍客慢慢的接道：「若不是親眼看見，就實在很難相信，人稱『飛太歲』的林洛飄，居然會變成一個只能在地上爬着行走的老殘廢。」

舒仲庭忽然笑了。

「原來你是爲了林洛飄而來的。」雖然他在笑，但這種笑容，却是那麼冷，那麼可怕。

「我不是完全爲了林洛飄才來的。」年青劍客的聲音也同樣冷峻，充滿着一種沉重的壓逼力，「但林洛飄一家六口，只剩下他一個死裏逃生，但也已變成殘廢，而造成這樁慘案的兇手，就是閒僧。」

舒仲庭冷冷一笑：「林洛飄吃裏扒外，竟然勾結大盜雷洪要打大金銷窩的主意，這種人殺之不枉。」

年青劍客冷然道：「林洛飄與雷洪聯手，是因爲你設下陷阱，害死了雷洪十六個兄弟，雷洪雖然是賊，但却本着俠義心腸，二十餘年來，都只是刧富濟貧，從未害過一個好人。」

舒仲庭沉着臉：「如此說來，還是舒某的不是了？」

年青劍客冷冷道：「林洛飄慘案，暫且不提，現在我只想問你，創建大銷金窩，耗資不菲，這筆財富，舒老闆是從何而來？」

舒仲庭瞧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我也想問，你是誰？」

年青劍客道：「我若不說呢？」

舒仲庭嘆息着，道：「其實你說與不說都是一樣，反正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死人又何須還有名字？」

年青劍客却說道：「在下姓衞，衞空空。」

「果然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舒仲庭吸了口氣，「難怪連閒僧的腦袋也給你偷去。」

他忽然以一種閃電般的速度，離開了六角亭。

衞空空沒有追。

因爲就在這時候，亭外已出現了五個刀手。

舒仲庭的目光，遙遙注視着衞空空：「告訴你，這裏畢竟還是我的地方，你雖然在這裏殺了人，但却絕對無法在殺人之後，還能從容逃去。」

衞空空悠然笑道：「我也沒有想過要逃。」

舒仲庭冷冷喝道：「上！」

五個刀手早已把衞空空包圍着。

但衞空空一點也不慌亂，他甚至對舒仲庭說：「我現在安全得很，你却要小心一些。」

舒仲庭冷笑。

誠如他所說，這裏是他的地方。

雖然，這裏距離大銷金窩已五里之遙，但仍然屬於是他勢力範圍之內。

可是，他却沒有想到，眼前這位偷腦袋大俠，的確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他以爲閒僧是給衞空空出其不意所殺的。

但他錯了。

衞空空是在極公平的情況下，與閒僧決一死戰的。

閒僧沒有小覷衞空空，但仍然給對方把腦袋砍掉下來。

這五個刀手，也是剛才趕到六角亭。

他們是大銷金窩八組刀手中，排名第二組的斷腸組。

他們擅長斷腸刀法。

五刀齊出，刀刀斷腸。

可是，他們這一次遇上了尅星。

五刀猶未發，突見一條黑影閃過，劈劈拍拍之聲四响，五人同時慘呼悶哼，臉色慘變。

衞空空沒有動。

他仍然是那末的悠閒，靜靜的站在那裏。

但這五個刀手的腿，却全都被人敲斷了腿骨。

這陣痛苦的滋味，他們將會畢生難以忘掉。

× × ×

把這五個刀手腿骨敲斷的，是一隻銅葫蘆。

銅葫蘆裏有沒有酒，沒有人知道。

但有個叫化，忽然殺出來，把這五個刀手的腿骨敲斷，却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衞空空認識這個叫化，却沒想到他會在這個時候忽然出現。

看見這個叫化，舒仲庭的臉色更是很難看。

「樂八方！」這叫化正是逍遙神丐樂八方。

「嘻嘻，臭叫化來了，大老闆樂善好施，想必定不會叫我失望罷。」

「你想要多少？」

「一文錢就夠了。」

「一文錢就能夠令你滿足，你實在不能算是一個貪心的人。」

「常言道，知足者，貧亦樂，尤其是幹咱們叫化這一行的，有人賞給自己一文錢，那已經是很不錯的運氣，」樂八方瞇着眼睛，淡淡一笑，「像我這種臭叫化，實在很難明白，舒老闆本來已經很有錢了，爲甚麼還要冒險，開創一個甚麼大銷金窩。」

舒仲庭乾咳兩聲，道：「我是個生意人，生意人的事，你很難懂，就像是我也很難會明白你們這些叫化子一樣。」

樂八方點點頭，道：「有理，有理！舒大老闆的說話，實在很有理，難怪杜先生這麼信任你。」

舒仲庭冷笑道：「甚麼杜先生？」

樂八方笑了笑，道：「雖然你是個生意人，而我却是個臭叫化，但咱們都是明白人，『甚麼杜先生』這種說話，你還是別說了。」

舒仲庭臉色一沉，忽然解馬，上鞍。

樂八方「咦」的一聲，道：「你要走了？」

舒仲庭冷冷一笑：「我沒有這種心情和你們胡鬧下去。」

樂八方大笑。

「想打退堂鼓嗎？太遲了！」

舒仲庭不理，揮鞭策馬而去。

但他只是離開亭子數丈，整個人就已經被一條索子套住。

舒仲庭臉色驟變。

以他的身手，居然會給人用繩索套住，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亮出一把鋒利的匕首，把繩索割斷。

匕首極鋒利，繩索一割即斷。

但樂八方這時候却已身如箭矢，怒射上來。

他一出手，就點住了舒仲庭的幾個穴道。

舒仲庭登時呆若木鷄。

馬兒已離開他的身子，遠遠奔去。

「叭」的一瞥，舒仲庭像是一個元寶般落在地上。

樂八方冷笑：「這厮平素好事多爲，殺之不枉！」

說着，擧掌就要在舒仲庭的天靈上拍下。

舒仲庭大叫：「饒命！」

樂八方「呸」的一聲：「他娘的沒種，更加非殺不可！」

突聽一人說道：「且慢！」

舒仲庭目光一亮，又看見一老一少兩人。

那是陶天羣和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舒仲庭以爲可免一死。

但他錯了。

陶天羣並不是放過他，而是親自動手，用這個罪惡貫盈的壞蛋，來試一試自己

的掌力！

黑紗蒙面的女人

（一）

野狼杜怒芳是個怎樣的人？

現在，已很少人知道。

因爲這位杜先生，已很久很久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

許多人認爲他已經死了。

但他是生是死，其實還是個謎。

陶天羣認爲大銷金窩，其實也就是野狼窩。

× × ×

大銷金窩最受男人歡迎的，共有兩個地方。

第一是銷魂宮。

第二是萬金賭場。

但陶天羣的選擇，却不是上述兩個地方，而是藏劍齋。

藏劍齋在萬金賭場背後的一個小山坡下。

那是一幢建築雅緻的樓閣。

原來不少武林中人，在大銷金窩花盡身上財帛之後，仍然意猶未足，往往會連身上的兵刃都解下來，押而賭之，或者是再回銷魂宮，博取美人一粲。

藏劍齋，就是收藏這些武器的地方。

這裏不僅藏劍，也收藏着其他種種不同，千奇百怪的武器。

當候贖期滿之後，這些武器就會被沽售。

所以，也有些武林人，特自來到這裏，看看有沒有適合自己使用的武器。

這也可以算是大銷金窩的其中一個特色。

（二）

陶天羣很高興能遇上衞空空。

原來衞空空早就對舒仲庭和閒僧極爲注意。

再加上爲了林洛飄，他終於決定對付這兩個惡魔。

想不到他却在途中遇上了龍城壁、陶天羣和樂八方。

這幾個人聚在一起，就算舒仲庭有三頭六臂，也是命中註定非要遭殃不可。

× × ×

藏劍齋的掌管者，是個禿頂白臉紅鼻的老者。

他叫常錦花，老是穿着一襲花袍。

陶天羣在藏劍齋裏左顧右盼，忽然從一座兵器架上取出一桿鐵槍。

「這個值多少兩銀子？」他向常錦花問道。

常錦花却是答非所問：「老朽姓常，叫常錦花。」

陶天羣似是毫不在意。

他的下一句說話，仍然是那一句：「這個值多少兩銀子？」

常錦花道：「你買不起的。」

陶天羣沒有生氣。

「這個值多少兩銀子？」他第三次不厭其煩地，再問常錦花。

常錦花說：「加一兩。」

陶天羣拈鬚皺眉：「老夫笨拙，不懂何謂之加一兩？」

常錦花淡淡道：「既然不懂，老朽又何必答？」

龍城壁在旁，忍不住說：「正是不懂，所以才問。」

常錦花道：「可惜老朽向來有個怪脾氣，就是別人懂的事，我會再三闡明，別人不懂的事，就算他們跪下來三天三天不起，老朽也是不會加以解釋。」

龍城壁微微一笑。

「如此說來，老丈倒是個妙人。」

常錦花看了他一眼，忽然翻了翻眼珠子：「看來老弟倒也是個妙人。」

龍城壁笑道：「我這人有時候很妙，妙得連我自己都會有莫名其妙的感覺。」

常錦花道：「那麼你一定已經知道，何謂之加一兩了。」

龍城壁淡淡道：「老丈之意，是否無論我們出多少錢，你都要再加一兩？」

常錦花目光一亮，笑道：「不錯。」

龍城壁道：「換而言之，就算我們願出十萬兩，那麼老丈就要索價十萬另一兩了？」

常錦花點點頭。

「正是。」

「倘若我們願意照付多一兩呢？」

「那麼價錢再加，又加一兩。」

「如此一加再加，永無止境？」

「不錯。」

「那麼，就算我們有八百歲命，有千千萬萬家財，這宗生意還是永遠談不攏。」

「你說對了。」

陶天羣皺了皺眉：「是不是任何人要買這一桿鐵槍，都要『加一兩』？」

常錦花微微一笑：「正是。」

就在這時候，一個穿着黑衣裳，赤着雙脚，腰間斜掛着一柄斧頭的矮漢走了進來。

他一言不發，居然直接地從陶天羣的手裏搶過那桿鐵槍。

陶天羣任由他拿去。

這黑衣矮漢人雖矮小，嗓門却極大。

「這個值多少兩銀子？」

常錦花瞧了他半晌，說：「一兩。」

黑衣矮漢連想都不想，隨手掏出了一塊碎銀，拋在櫃枱上，轉身便走。

那駐「加一兩」的鐵槍，居然變成「一兩」就賣了出去。

（三）

粵諺有云：「剃眼眉」。

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有心要令別人過不去，不下了台。

常錦花剛才還說，任何人買這一桿鐵槍，都要「加一兩」。

但這黑衣矮漢却只花了一兩，就把鐵槍買回去。

陶天羣忍不住一拍櫃枱：「常兄，這是甚麼道理？」

常錦花眨了眨眼睛：「你不懂？」

陶天羣冷冷道：「老夫的確不懂，你說任何人要買這一桿鐵槍，都要『加一兩』，但剛才那混蛋只用一兩，你就讓他把鐵槍拿走，你說，該怎樣解釋？」

「解釋？老朽爲甚麼要解釋？」常錦花一翻白眼，「你不懂是你的事，老朽可沒這份閒工夫向閣下解釋。」

陶天羣正待發作，龍城壁却微微一笑

：「老丈並沒有錯，任何人買這桿鐵槍，都要『加一兩』。」

陶天羣向門外一指：「但那混蛋又怎樣？」

龍城壁點點頭：「你已說得很對，剛才那個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個混蛋，也許更是個畜牲、禽獸，所以他不必『加一兩』，道理就是如此簡單而已。」

常錦花忍不住盯着他，脫口讚道：「好小子，老朽總算是佩服你了！」

龍城壁皺了皺眉。

「剛才那混蛋、畜牲、禽獸好像只說了一句話。」

「不錯。」

「他說甚麼？」

常錦花臉上露出了一種奇怪的表情，半晌才緩緩道：「他說：『這個值多少兩銀子？』」

「噢，我還以爲他在胡亂吠叫。」

「嗯，他說得很清楚，你怎會聽不清楚？」

龍城壁聳聳肩：「他是個混蛋、畜牲、禽獸，除了你之外，這裏又有誰知道他在說甚麼？」

此言一出，常錦花的臉色登時變得蒼白，樂八方却忍不住捧腹大笑起來。

常錦花沉聲道：「你竟敢罵老朽是畜牲？」

陶天羣冷冷一笑：「爲虎作倀，你本來就是個畜牲！」

常錦花的臉色又變了。

「老匹夫，你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可以讓你們隨便撒野？」

陶天羣冷笑道：「你究竟是誰？」

「常錦花！」

龍城壁却搖搖頭，道：「我看你並不姓常。」

「不姓常姓甚麼？」

「姓花。」

常錦花冷笑不語。

衞空空插口接道：「你一定就是昔年在九華山毒殺呼雲道人的花錦裳！」

常錦花大笑。

「果然英雄出少年，居然猜出了老朽的來歷！」他忽然從櫃枱裏拿出一桿銅杖，大笑道：「不錯，老朽就是花花君子花錦裳，你們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陶天羣冷笑。

「花花君子，你敢在老夫面前動手動脚，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舒仲庭看見這顆和尚頭顱，驚得呆了一陣。

「你是誰？」花錦裳瞪目冷笑。

「老夫陶天羣。」

「鐵衣居士陶天羣？」

「老夫正是。」

花錦裳大笑：「朋友，你這一着太不聰明，你以爲老朽會相信嗎？」

「不必你相信。」陶天羣冷笑道：「野狼杜怒芳在哪裏？」

花錦裳沒有回答。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桿鐵槍迎胸向陶天羣的背心疾刺過來。

那黑衣矮漢又已回來，而且一出現就向陶天羣突施襲擊。

陶天羣紋風不動。

但「叮」的一聲，鐵槍被擊退。

而擊退這桿鐵槍的，是一把平凡的長劍。

陶天羣淡淡一笑，瞧着衞空空：「這桿鐵槍若是一顆腦袋，現在必已給你砍了下來。」

黑衣矮漢冷笑：「原來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倒不知道俺這顆腦袋，你是否也想砍了下來？」

衞空空搖搖頭：「我今天不想砍掉任何人的腦袋。」

黑衣矮漢嘿嘿怪笑：「你聽着，俺姓香，叫香妙手！」

「一夜之間，在長安城內連姦八女的黑採花香妙手？」

「不錯！」

「看你的樣子，好像還對這種禽獸不如的行爲引以爲榮。」衞空空的臉上已露出殺機。

香妙手大笑：「人不風流枉少年！」

「住口！」欒八方厲聲喝道：「風流二字，你豈配提？」

衞空空冷笑道：「這是下流！禽獸不如的暴行！」

香妙手冷然一笑，忽然又是一槍向衞空空刺去。

「叮」的一聲，鐵槍刺在衞空空的劍鋒上。

衞空空手急眼快，劍勢一變，從鐵槍纏攻上去，直刺香妙手右腕大脈。

香妙手手中鐵槍立時一轉，化作橫掃千軍。

衞空空冷笑，身形展開，像蝴蝶般在槍影中飛舞。

香妙手一聲大喝，槍尖有如急雨，瘋狂般向衞空空的胸前落下。

但衞空空長劍的反擊力量，却比鐵槍的攻勢更猛烈。

香妙手雖然先攻，但一拚之下，却反而脚步逼得不斷向後退。

他已退出門檻之外。

「嗨！」

一聲暴喝，衞空空已把香妙手的鐵槍壓逼得抬不起來。

在這一刹那間，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劍法，也同時展開。

香妙手一聲怪叫，突然棄槍急退。

但衞空空却已把砍腦袋劍法發揮得淋漓盡致，香妙手這時候想走，已來不及。

雖然他退得極快，但森寒的劍鋒，仍然挾着驚人的威力向他疾捲過來。

刷！

香妙手的腦袋應聲被砍下。

但就在這時候，在衞空空的背後，突然掠出一條窈窕的黑影。

衞空空急轉身。

他正欲喝問，但一張開嘴巴，就已嗅到了一陣奇異的香氣。

他立刻屏息呼吸。

但一股悶意，已湧上腦門。

他看見了一個臉上蒙着黑紗的女人。

然後他就甚麼都看不見，昏迷過去。

丁王酒家大黑箭

（一）

衞空空突然被一個神秘的女人所擒，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大感詫異的事。

衞空空武功極高，强如香妙手，尚且不免在幾個照面之間，就給他一劍砍掉了腦袋。

但這神秘女人更厲害，居然一出手就把衞空空制住。

無論她用的是甚麼手段，但衞空空落在她的手上，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陶天翬面色鐵青，揚聲喝道：「妳是誰？」

黑衣女人哂然一笑：「假如我說，我就是復仇帮的帮主，你是否會相信？」

陶天翬搖搖頭：「妳還年輕，絕不會是復仇之魔。」

黑衣女人道：「我沒有說自己是復仇之魔。」

陶天翬道：「既不是復仇之魔，那麼妳就不是復仇帮的帮主。」

黑衣女人忽然嘆了口氣。

「陶居士，你眞的是個老糊塗，難道復仇帮的帮主，永遠都不會更易嗎？」

陶天翬不禁怔了怔，沉吟道：「莫不是復仇之魔已經死了？」

黑衣女人點點頭：「不錯，她已經死在我的手下。」

陶天翬搖搖頭：「我不相信。」

黑衣女人悠然道：「你相信與否，對我絕對沒有關係。」

陶天翬道：「無論妳是誰，也無論妳是否復仇帮主，妳先把衞空空釋放，然後再說。」

黑衣女人吃吃一笑。

「衞大俠的性命，似乎很值錢。」

陶天翬冷笑一聲道：「妳想趁機敲詐勒索？」

黑衣女人道：「我不會開出『加一兩』的價錢，而且，我根本不想要錢。」

陶天翬冷冷道：「不要錢的女人，比要錢的女人更難對付。」

黑衣女人的聲音忽然似有怒意：「少貧嘴，否則我馬上殺了衞空空。」

陶天翬又是一聲冷笑：「妳身手不弱，但若不是暗施冷箭，衞空空也未必那麼容易被妳所擒。」

語聲甫頓，又接道：「妳若敢動他一根毫髮，老夫要妳嚐嚐逆流倒脈分筋手的滋味。」

「陶居士，你可以唬嚇別人，但休想唬嚇我！」

「嘿！妳以爲自己能從老夫掌心逃出去？」

「別廢話，我現在只要求居士答應一件事。」

「倘若老夫答應，妳是否馬上放了衞空空？」

「不錯。」

「還有解藥呢？」

「不必解藥，他中的只是小迷心香，很快就會清醒過來。」

陶天翬面色一沉。

「有甚麼要求，快說！」

黑衣女人似是吁了口氣，才道：「我要你保護我的性命！」

陶天翬一怔。

龍城璧皺了皺眉：「妳兇巴巴的出手制住衞空空，就是爲了要求我們保護妳的性命？」

黑衣女人點點頭：「不錯，因爲有人要殺我。」

龍城璧道：「妳現在既是復仇帮的帮主，又有誰敢動妳？」

「有三個。」

「他們是誰？」

「復仇三使！」黑衣女人說：「他們都是復仇之魔的心腹，我殺了復仇之魔，並自立爲復仇帮的帮主，這三人聞訊，立刻就從嶺南分舵趕回來，要爲復仇之魔報仇！」

龍城璧嘆了口氣：「這倒是一筆糊塗帳。」

黑衣女人冷冷一笑：「這筆帳糊塗也好，不糊塗也好，都和你們沒有關係，現在你們若要衞空空活下去，就得答應我的條件。」

龍城璧道：「那麼這筆糊塗帳豈非等於記在我們的頭上？」

黑衣女人道：「爲了衞空空，你們只好把這筆帳揹上。」

龍城璧道：「難道妳不怕，當衞空空被釋放之後，我們會不顧妳而去？」

黑衣女人笑了：「我相信你們。」

龍城璧道：「爲甚麼？」

黑衣女人緩緩道：「世間上有種人，重信諾，輕生死，而你們就是這種人。」

陶天翬冷冷一笑。

「妳倒懂得拍馬屁。」

龍城璧微微一笑：「妳的條件不算苛刻，而且復仇三使遲早都會找我們，我們現在不妨充任一下護花使者。」

陶天翬道：「她是個女流之輩，恐怕不大方便。」

黑衣女人哂然笑道：「江湖兒女，豈能如此拘束，各位都是正人君子，我又不是淫娃蕩婦，就算大家在一起，也沒有甚麼不方便的。」

龍城璧點點頭：「但有件事，妳非要說清楚不可，妳叫甚麼名字？」

「我姓杜，杜小鵑。」

陶天翬目光一閃：「杜怒芳是妳的甚麼人？」

杜小鵑淡淡一笑：「他是我父親。」

「他在哪裏？」

「聽你的語氣，好像想找我父親的麻煩。」

「不錯，他包庇乾坤府，與老夫的記名弟子柳榕翰，胡作非爲，老夫現在正是來找他算帳的。」

「你一定要找到他？」

「不錯！」

「那麼你最好現在馬上一頭撞牆死掉吧。」

「胡說！」

「我父親已經死去，你若不到黃泉，又怎能找到他？」

「甚麼？杜怒芳已經死了？」陶天翬眼色一變，「老夫可不相信。」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難道我這個做女兒的，會無緣無故詛咒自己的父親？」

陶天翬冷笑：「誰知道妳是不是在信口雌黃，妳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杜怒芳的女兒。」

杜小鵑淡淡一笑，道：「你就當我是個壞女人好了，究竟你們是否願意答應我的條件？」

陶天翬沉吟着，說道：「好！妳先放了衞空空，咱們爲妳去對付復仇三使。」

杜小鵑吃吃一笑，果然立刻放了衞空空。但這時候，藏劍齋的花錦裳已不知去向。

（二）

他們沒有找到杜怒芳。

假如杜小鵑的說話不假，那麼他們將會永遠都找不到杜怒芳。

陶天翬終於忍不住又問杜小鵑：「大銷金窩的大老闆是誰？」

杜小鵑道：「柳榕翰。」

陶天翬一愕。

杜小鵑冷冷一笑：「你若不相信，又何必問？」

陶天翬道：「以前呢？」

杜小鵑道：「以前，大銷金窩的大老闆，就是我的父親。」

龍城璧道：「令尊是怎樣死的？」

「死於暗殺。」

「是柳榕翰幹的？」

杜小鵑冷冷一笑：「他還沒有這種胆量。」

「不是他，又是誰？」陶天翬瞳孔收縮。

「是戚無血！」杜小鵑的聲音，忽然充滿了怨毒之意。

「戚無血？」陶天翬臉色忽然一變：「妳說的，是不是六親不認，三十年前曾經大鬧少林寺的天殺神魔戚無血？」

「不錯！就是這個惡魔！」

「令尊與他有仇怨？」龍城璧問。

「爲了一個江南名妓，他們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恨。」

「就是爲了這點仇恨，戚無血殺了妳父親？」

「還有利害的衝突。」杜小鵑說：「先父和戚無血都要控制乾坤府，來對抗復仇帮。」

陶天翬道：「妳却是復仇帮的人。」

杜小鵑道：「我加入復仇帮，完全是爲了要對付復仇之魔。」

陶天翬道：「這任務雖然艱巨，但妳畢竟還是成功了。」

杜小鵑道：「但先父却遭逢不幸，也死在戚無血的手中。」

陶天翬道：「妳父親和戚無血都仇視復仇帮？」

杜小鵑道：「復仇帮豈僅是爲復仇而建立，復仇之魔與復仇三使，都同樣具有稱霸武林，唯我獨尊的野心。」

陶天翬道：「復仇帮若要稱霸江湖，妳父親和戚無血都是絆脚石。」

杜小鵑點點頭道：「所以，先父和戚無血都想先下手爲强，把復仇帮攄垮。」

龍城璧道：「但他們却並不是齊心協力，而是各自爲戰。」

杜小鵑道：「最後，我殺了復仇之魔，但戚無血却乘虛而入，混進大銷金窩，謀害先父。」

龍城璧嘆了口氣：「想不到，局勢比想象中還要複雜得多。」

杜小鵑道：「戚無血對大銷金窩，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這裏他交給了柳榕翰，但表面上，主持大銷金窩的人是舒仲庭。」

陶天翬冷冷一笑：「戚無血最終的目標，恐怕還不是復仇帮。」

杜小鵑道：「他的最終目標，是要控制聖君府、大將門！」

龍城璧面色凝重：「他若控制了聖君府和大將門，再加上他自己本身所擁有的力量，試想天下間還有誰能攖其鋒？」

陶天翬冷冷道：「他要動李帝尊和陶某這兩副老骨頭的主意，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杜小鵑道：「天下間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陶天翬瞧着她臉上的黑紗，忽然說：「妳爲甚麼老是遮住自己的臉孔？」

杜小鵑道：「這裏是大銷金窩，我不

想被這裏的人認出來。」

龍城璧道：「除此之外，還有復仇三使，他們想必已找妳找得快要發瘋了。」

杜小鵑嘆息一聲：「在這種形勢下，我還是隱藏着本來面目的好。」

陶天羣冷冷一笑：「照老夫看來，妳把臉龐遮掩着，並不是爲了這些原因。」

樂八方立刻道：「是不是因爲她太漂亮，唯恐我們這幾個男人垂涎三尺？」

陶天羣搖搖頭：「不，剛好相反，她必然是個奇醜無比的臭婆娘，所以才會把臉龐遮掩着。」

杜小鵑却沒有反應，好像根本沒有聽見這些傷人的說話。

（三）

大銷金窩絕不是一個尋常的地方。

無論是誰在這裏撒野，都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

但陶天羣等人，在這裏弄得天翻地覆，甚至殺了舒仲庭，但居然還能安然離去，沒有受到進一步的騷擾。

他們已查出，柳榕翰並不在大銷金窩之中，而是在乾坤府。

陶天羣決定去找這個記名弟子。

翌日下午，他們來到了武功鎮。

武功鎮以武功二字爲名，但鎮上懂武功的人，却是寥寥無幾。

在一百三十八戶人家裏，武功最厲害的，據說是一個獵戶。

他叫大黑箭。

大黑箭孤家寡人，自幼無父無母，從孤兒長大成人，到現在整整三十歲，還是獨來獨往，沒有成家立室。

他不算醜。

他不算矮。

他的脾氣雖然很壞，但最少比屠豬老張好一點點。

連比他醜、比他矮、比他暴躁刻薄的屠豬老張，都已在去年討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但這位大黑箭仁兄，仍然過着清淡的生活。

鎮上，有人爲他着急。

也有人認爲他並不算老，三十歲還沒討老婆的人，世間上多如牛毛，又何必急在一時？

但每個人都在等待，等待着吃這一頓喜酒。

因爲大黑箭雖然脾氣暴躁，但平時對待鎮上的居民，却還算是挺不錯的。

（四）

這一天，大黑箭的運氣很不錯，才出去幾個時辰，就已獵到了一頭又肥又大的麋鹿。

他把麋鹿賣給丁王酒家。

丁王酒家的老闆也叫丁王，比大黑箭年老三歲，但却有八個兒子，而且老婆現在又已腹大便便，看來很快就要湊足一個整數兒，做其十子之父。

但大黑箭並不羨慕丁王。

因爲丁王是個「老婆奴」。

在丁家，「夫權」根本就絕不存在。

丁大嫂是家裏的「武則天」，別說是丁王，就連丁王的父親丁福至，他也一樣怕了這個媳婦。

× × ×

麋鹿的價錢已講妥。

丁王已準備付錢。

但丁大嫂却突然從酒家裏跑出來，指着丁王的鼻子破口大罵：「你想死了？你忘了昨天胡半仙的說話？」

「胡半仙？甚麼胡半仙？……」丁王一看見這位「賢內助」，一顆心就像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丁大嫂冷冷一笑：「胡半仙說，我這一胎生的準是龍鳳胎，一男一女，好不過癮！」

丁王皺着眉。

「婦道人家，怎好說『過癮』這種俗俚之語？」

「呸！老娘操你祖奶奶！」丁大嫂居然變本加厲，「老娘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你管得着個屁！」

丁王嘆了口氣，喃喃道：「也許我是連個屁都管不着了。」

丁大嫂冷冷的盯着大黑箭。

「快把鹿子帶走，胡半仙說，我這一胎是龍鳳胎，不能吃鹿、馬、羊這三種東西！」

大黑箭怒道：「婆娘，別以爲我賣不掉這鹿子，你們不要，還有乾坤府的柳大爺！」

他怒氣沖沖的把麋鹿帶走。

乾坤府在武功鎮的西方。

但大黑箭却朝着東方走。

× × ×

大黑箭有一輛殘舊的馬車。

他把麋鹿放在車裏，然後趕車，直往乾坤府。

車行半里，車底下忽然有人在說話。

「有個叫化跟了上來。」這人的聲音並不響亮。

大黑箭冷冷一笑：「那是逍遙神丐樂八方。」

車底下那人也在冷笑：「這叫化準是活得不耐煩了。」

大黑箭沉聲道：「他還沒到武功鎮，就已在打聽我的近況。」

車底下的人冷笑道：「此刻他大概以爲你一定是去找柳榕翰。」

大黑箭道：「你看他是不是只有一個人跟了上來？」

車底那人說：「看來只有他一人。」

大黑箭冷冷一笑：「那麼他只好到黃泉下走一趟了。」

（五）

樂八方一直跟着這輛馬車。

他輕功高強，而馬車的速度也並不太快。

但他一直都和馬車保持着一段相當的距離。

他並未發現，馬車下居然藏着一個人。他也沒聽見，大黑箭已在和馬車底下那人正在談話。

× × ×

馬車駛到了一個狹谷。

樂八方仍然跟下去。

當他來到峽谷裏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件怪事。

那隻已經被宰多時的麋鹿，忽然從馬車裏跳了出來！

由於他一直認爲馬車上只有大黑箭一人，所以這隻死鹿忽然會動，實在是令他

大感詫異。

因爲他看得很清楚，大黑箭完全沒有觸及那頭死鹿。

一隻死鹿，又沒有別人推動，牠怎會從馬車裏跳出來？

這豈非怪事？

然而，此鹿畢竟還是死鹿。

牠好像「跳」出來，但才「跳」到地上，又再仆下去，再也不動了。

直到這時候，樂八方才總算看清楚，這輛馬車底下，原來還隱藏着一個人。

但更令他感到意外的却是：這人竟然是丁王酒家的老闆！

× × ×

丁王的眼睛，發出了一種令人不寒而慄，森冷可怖的光芒。

這和平時在丁王酒家裏所見的老闆，簡直是判若兩人。

在丁王酒家裏的丁老闆，是個可憐的小丈夫。

但現在，他却像是一個從地獄裏冒出來的勾魂使者！

復仇三使

（一）

樂八方並不是第一次到武功鎮。

他也不是第一次到丁王酒家。

他更不是第一次認識丁王這個人。

在十二年前，丁王初爲人父。

當丁大嫂快要分娩的時候，樂八方還在跟丁王打賭。

丁王希望生個男的。

但樂八方偏要抬槓，說丁大嫂這一胎，必然弄瓦無疑。

丁王氣得一直跺脚，頻說「不可能，不可能！」

樂八方倒是怔住。

「你這個未來父親，倒是他媽的非常非常之有趣，你怎可以肯定，這一胎是個男的？難道你會經鑽進老婆的肚子裏，一睹究竟？」

「賭就賭！你要賭多少銀子，我奉陪便是！」這個準父親好像耳朵都有點問題了，人家說「一睹究竟」，他却以爲人家說「要賭多少銀子」。

樂八方一楞，繼而大笑：「他媽的，賭就賭，叫化子賭你生個女娃娃！」

「賭多少？」

「我身上有多少就跟你賭多少！」

「行！」丁王大聲說。

不到一頓飯時光，有人大哭。

大哭的是個小寶貝，剛鑽出來就聲音震天，好不厲害。

丁王，樂八方同時問穩婆：「是男是女？」

「恭喜丁老闆，是個男的！」

丁王大喜！

樂八方眉頭大皺。

他身上總共有九兩二錢銀子，除了在酒家結帳花掉六兩之外，還要把餘下來的三兩二錢銀子輸掉！

× × ×

往事雖如烟，但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就算樂八方再想三百年，再做八千九百個夢，也絕對想不到，丁王這個「老婆奴」，這種「小人物」，居然會是個深藏不露的殺手！

（二）

峽谷中，風急猛。

樂八方逆風而立。

丁王手裏有劍。

不是一把，而是左右手都有一把。

樂八方冷冷一笑：「以前，我以爲自己很瞭解你這個人。」

丁王淡淡道：「現在又怎樣？」

樂八方道：「現在我仍然不瞭解你，但却對自己的瞭解更深刻一些。」

丁王道：「你認爲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呢？」

樂八方道：「我認爲自己是個笨蟲，甚至連笨蟲都比不上。」

「怎會這樣？」丁王皺眉說：「你以前豈不是很自負嗎？」

「我以前自負，是因爲以爲自己目光如炬，無論任何人，任何事，一眼便可以看穿看透。」

「現在，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目光如豆？」

「不，」樂八方說：「連芝麻都比不上！」

「眞謙遜！」

「你以前比我更謙遜八十倍。」

「對不起，我不能在武功鎮上，以武林中人的身份出現。」

「可憐我這個狗屁不通的叫化，却像是武林救星般，以江湖高手的姿態到處出現，」樂八方長長的嘆息一聲：「其實比起你們這種深藏不露的高手，我簡直可笑復可憐。」

丁王忽然冷冷一笑。

「你已把自己罵得很透澈了，就算再拖延下去，也絕對不會有人來救你！」

「聽你的口氣，好像我若和你動手，必然非死不可。」

「好像是的。」丁王冷冷道：「我手上有兩把劍，一把是穿雲劍，另一把是黑鐵劍，兩把的重量和長度，都幾乎一模一樣。」

樂八方一聲輕咳：「這兩把都是好劍，但用來殺我，只要一把也就够了。」

「不錯，所以我打算給你選擇其中一把。」

樂八方目光一亮，道：「你要我跟你比劍？」

丁王點點頭：「江湖上知道你懂得用劍的人並不很多，但我却是其中之一。」

樂八方楞住。

丁王盯着他，冷冷接道：「你本是五十年前武林六大劍手之一，嵩陽怪劍沈文飛的弟子，雖然你後來放棄了學劍，但仍然是劍法上的一代宗師。」

「一代宗師！宗個屁！」樂八方嘆了口氣，「想不到我對你的瞭解如此淡薄，但你却反而對我的一切瞭如指掌。」

丁王冷冷道：「你要那一把劍？」

樂八方道：「穿雲劍也好，黑鐵劍也好，反正都沒有多大的分別。」

「既然如此，把穿雲劍拿去！」丁王把穿雲劍拋去，接着說：「怪劍十九式，威力無儔，今天倒要一開眼界！」

× × ×

樂八方緩緩拔劍。

劍輕盈。

劍光有如一泓秋水，雪亮而刺目。

「果然好劍。」

丁王道：「在高手手中，就算木劍，甚至紙劍，也同樣可以置人於死地。」

樂八方道：「但我並不是你所說的那種高手。」

丁王默然。

他忽然拔劍。

「嗆」的一聲，一口漆黑長劍已然出鞘。

他冷冷的看着樂八方。

「出劍！」他突然大喝。

樂八方居然很聽話。

他一聲輕叱，穿雲劍閃電般向丁王擊下。

剎那間，劍氣縱橫，侵人肌膚。

丁王怪笑。

他身形急變，連接樂八方五劍。

他連隨反擊。

他的劍法忽而沉雄，忽而詭異，忽而變得陰柔，不可捉摸。

樂八方怪叫一聲，劍勢更急更快。

兩人瞬即互拆了十五劍。

樂八方的劍招突然又變。

他連攻四劍，每一劍都攻向丁王的咽喉。

這四劍雖然都是攻向同一目標，但招式却是各有巧妙，絕不相同。

但丁王仍然屹立，沒有中劍倒下。

樂八方的手心已在冒汗。

丁王怪笑：「想不到怪劍十九式，仍然是不外爾爾。」

樂八方已處於劣勢。

丁王得勢不饒人，劍鋒有如閃電一般劈下。

每一劍都那麼可怕，令人有動魄驚心之感。

樂八方雖然劍法不弱，但到最後，還是敵不過丁王。

丁王準備向他痛施殺手，要把樂八方殺掉。

但峽谷外突然有人大喝道：「劍下留人！」

× × ×

倘若沒有這一聲大喝，樂八方必已死在丁王的劍鋒下。

但他已筋疲力竭。

雖然他們接戰的時間並不太長久，但樂八方每一劍都凝聚着深厚的內力。

這一拚之下，他的內力幾乎已全部豁了出去。

他毫不保留的盡拚，但仍然不敵。

結果，他被人活擒。

活擒樂八方的，並不是丁王。

那是一個褐衣老人。

這褐衣老人的眉毛很稀疏，看來幾乎像個沒有眉毛的人。

但他的鬍子却有一大把。

他的眼睛狹小，眼神詭秘、陰森。

他一出手就點住了樂八方身上十二處穴道。

樂八方從來都沒有見過這老人。

他現在只恨不得馬上死掉。

但是他死不了，因爲褐色老人不讓他死去。

這老人淡淡的對丁王說：「留着他，比殺了他更好，其中用意，想你必已很明白。」

丁王臉上的神態很恭敬。

「我明白。」

「很好，希望龍城璧會是個有勇氣，也够義氣的浪子。」

（三）

在武功鎮，與隆客棧的一間房子裏，陶天羣斟着第十二杯濃茶。

茶已涼透。

陶天羣的胸膛却熱了起來。

「那叫化子去了哪裏？」他瞧着衞空空。

衞空空道：「他說肚子餓，要到丁王酒家塡飽肚子。」

陶天羣道：「但龍城璧找遍了整間丁王酒家，還是找不着他！」

衞空空聳聳肩：「也許他很快就會回來。」

話猶未了，一人已回到房子。

但這人却不是樂八方，而是龍城璧。

看他臉上的表情，陶天羣和衞空空就已知道，他仍然沒有找到樂八方。

龍城璧沉默片刻，忽然說：「杜小鵑可能已被復仇三使發現，從現在開始，非要小心一點不可。」

陶天羣冷冷一笑：「老夫既已答應了她，就絕不會讓她落在復仇三使手裏。」

龍城璧道：「只怕是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陶天羣默然半晌，突然喝道：「甚麼人在門外？」

不久，房門被打開，冒出了一張青白的臉。

「小人是這裏的店小二，叫阿棻。」

「甚麼事？」

「有人給我五兩銀子，還有一封信。」這個叫阿棻的伙計倒很老實，連人家賞了他五兩銀子都一併說了出來。

龍城璧接過信箋，拆開。

信裏只有八個字：「大風街頭候君詳談。」

陶天羣一看，冷笑道：「咱們派誰去好？」

衞空空道：「我去。」

龍城璧搖搖頭：「不，讓我去，你們在這裏，小心看守着杜小鵑。」

陶天羣又喝了一杯濃茶，罵道：「這些兔崽子是越來越猖獗了。」

浪子豪客

（一）

大風街就在與隆客棧西方。

當龍城璧來到這條街道上的時候，一匹快馬正從東方疾馳而來。

鞍上的一人穿灰衣，頭上戴着一頂笠帽。

馬兒來到龍城璧的面前一丈左右停下來。

灰衣人大聲道：「龍城璧，你是不是想找逍遙神丐？」

龍城璧臉上毫無表情，冷冷說：「我爲甚麼要找他？他又沒欠我銀子。」

灰衣人面色一沉。

「既然這樣，再見，你以後再也不會看見樂八方了。」

他策馬回奔東方。

但馬兒還沒奔出十丈，一條疾快無比的影子也掠在前面。

灰衣人急勒馬，目注這人。

那是龍城璧。

灰衣人冷冷一笑：「既然你不想見樂八方，又還有甚麼可談的？」

龍城璧的眼角肌肉彷彿在挑動：「在下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灰衣人冷冷道：「我不喜歡經常改變主意的人。」

龍城璧道：「我也同樣不喜歡這種人，但有時候改變一下主意，反而可能有最正確的選擇。」

灰衣人又問道：「你現在想找樂八方了？」

龍城璧道：「不錯。」

灰衣人道：「倘若我也改變主意，不把他的下落說出來，那又怎樣？」

「很簡單，」龍城璧淡淡一笑，「那麼在下又會改變主意。」

「怎樣改變？」

「剛才我不想殺人，但到逼不得已的時候，說不定又要勉强自己大開殺戒。」

灰衣人的臉色微變。

「你若動我一根毫髮，我保證你永遠都看不見樂八方！」

龍城璧忽然拔刀。

刀鋒銀亮如雪。

那是早在數十年前，便已震撼中原武林的風雪之刀。

「閣下必須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樂八方在哪裏？」

灰衣人的臉色一陣發白。

過了片刻，他終於說：「他在四方馬場。」

「梁四方的四方馬場？」

「不錯！」灰衣人道：「要見樂八方，你只能獨自前往，否則，樂八方馬上就得死在四方馬場之內！」

龍城璧臉色一沉，身子却忽然躍起。

灰衣人一聲驚喝：「你要怎樣？」

他已從腰間拔出一把百煉精鋼打造的朴刀。

颯！

他揮刀怒砍龍城璧。

但他這一刀劈出之後，却忽然不見了龍城璧的踪影。

灰衣人不由一楞。

他在找龍城璧。

但他不必找了。

因爲龍城璧忽然又在他的面前出現，而且很客氣的對他說：「很抱歉，請借馬兒一用。」

灰衣人還沒有弄清楚甚麼一回事，一隻拳頭已向他的鼻樑飛了過來。

蓬！

一聲悶响，灰衣人的身子從馬鞍上倒飛開去。

他沒有死，但從此之後，他的鼻子好像向左方生歪了一寸。

（二）

四方馬場在飛馬鎭。

這座馬場的主人是梁四方。

他喜歡四四方方的東西，包括四四方方的馬場，和自己那張四四方方的臉。

他對「四」這一個數目字有特殊的偏好。

他吃飯總是每頓吃四碗，喝酒若非四兩，就是四斤。

他有四個妻妾，現在剛好總共生下了四個兒子。

他很滿足。

在一年前，他在骰寶桌上輸得很慘。

那時候，他幾乎每天都獃在賭場裏。

他迷信「四」字會爲他帶來好運。

他每次賭四手就決不再賭，而且經常在骰寶桌上押「四」那一門。

初時他的確贏了不少錢。

但後來，他却輸得一敗塗地。

他的馬場本來有四十四匹馬，但却在短短幾十天之內，輸掉了三十六匹。

他只剩下四匹馬。

梁四方打算賣四百兩銀子。

但結果，有個闊綽的陌生人居然花了四千兩銀子，買下這四匹馬和一輛馬車。

本來，梁四方已臨窮途末路。

但忽然間平添了四千兩進帳，他又再「起死回生」，把四方馬場經營得比以前更理想。

而且自此之後，他更戒了賭，絕跡於賭場之中。

那陌生的豪客，實在是他的救星。

直到大半年之後，他才知道，這個陌生人，原來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三）

自從梁四方知道那豪客就是龍城璧，他一直都想再會一會這位雪刀浪子。

今天，是他第四個兒子彌月之喜。

他很高興。

然而，就在他滿懷高興的時候，四方馬場忽來怪客。

那是一個兇神惡煞般的漢子，一個臉上木無表情的中年人，還有一個褐衣老人。他們同坐着一輛馬車，來到了四方馬場內。

馬車上還躺着一個叫化。

梁四方一看見這四個人，心中不由一凜。

但他還是堆着滿臉笑容迎上前。

可是，他還沒有開口說話，趕車的漢子就已對他說：「滾出去！」

梁四方呆住。

這是甚麼說話？

他忍不住立刻大聲說：「我是梁四方，這裏是四方馬場，人人都知道，四方馬場的場主，就是我這個梁四方！」

趕車的漢子冷笑：「管你是四方還是八角，咱們要這馬場一用。」

梁四方怒道：「你們是不是强盜？」

趕車的漢子冷冷道：「你就當我們是强盜好了。」

梁四方面色驟變。

趕車的漢子又接道：「你不妨聽着，咱們約了一個人在這裏決一死戰，識相一點的，別嚕囌，遠遠離去，俺保證你這座馬場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梁四方堅決的搖頭。

「不行！」

趕車的漢子冷笑：「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梁四方忽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漢子。

他忽然叫了起來：「原來是你！大黑箭！」

趕車的漢子道：「你現在才認出我是大黑箭，可見你的眼睛實在大有毛病。」

梁四方怒道：「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變成强盜的？」

大黑箭叱道：「少廢話！滾出去！」

「滾出去的不是梁某，是你們這幾個混蛋！」

一直沉默着的褐衣老人倏地喝道：「把他和叫化子一起縛了！」

梁四方一怔，正待破口大罵。

但他却再也罵不出來。

因爲車廂裏突然射出了一枚鈕扣子。

這鈕扣子不偏不倚，恰好射在他的啞穴上。

（四）

四方馬場立刻變得沉靜下來。

馬場裏的馬伕、雜役，全都悄悄離開，沒有人敢上前爭論。

梁四方已被綑縛。

和他一起被綑縛的，還有一個逍遙神丐樂八方！

× × ×

梁四方既是驚惶，又是憤怒。

你們要決戰，何不到擂台上拚個你死我活？

他只恨自己沒有本領。

否則，他就不會給這些强橫無理的武林人欺負。

今天，本是他最高興的日子。

但現在，他的高興已化爲烏有，說不定還會無緣無故的賠上一條性命。

他開始後悔。

他後悔自己剛才太忍不住氣。

他實在是應該馬上離開馬塲的。

這世間上，講道理的人雖然不少，但不講道理的人却是似乎更多。

正當梁四方懊惱萬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了一個藍衣人，策馬飛奔而至。

他呆住。

這人豈非是在一年前向自己買下四匹馬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逆使砍腦袋劍法

（一）

來者正是龍城璧。

他看見樂八方和梁四方都被綑縛着。

他又看見一個中年人，還有一個褐衣老人，正在目光灼灼的緊盯着自己。

× × ×

「龍城璧？」

「在下正是。」

「老夫嚴巡，」褐衣老人的聲音冰冷如雪，「老夫九歲練刀，五十八年來，從未有一日間斷。」

「五十八年天天練刀，這已近乎有點痴。」

「不錯，老夫痴於刀，迷於刀法。」

嚴巡冷冷一笑，「老夫生在刀客之家，也願意死在刀客之手。」

龍城璧的呼吸彷彿一陣停頓。

「嚴先生是絕刀宮的後人？」

「絕刀宮已風流雲散，你休再提起，」嚴巡陡地發出一聲厲喝，「老夫現在是復仇三使之一！」

龍城璧凝視着他：「這一點，並未使在下感到太大的意外。」

嚴巡冷冷道：「杜小鵑暗殺本帮帮主，還自立爲帮主殘害本帮子弟，這種蛇蝎女人，想不到居然還有人會加以庇護。」

龍城璧道：「她固然是心狠手辣，但比起復仇之魔，却還是可愛一些。」

「荒謬！」嚴巡一聲暴喝。

就在這一瞬間，他的手裏已經出現了一把式樣奇怪閃動着紫青寒芒的刀。

刀不長，絕不會超過兩尺。

但它已足可奪取任何人的性命。

龍城璧目光收縮。

他的手已移向刀柄。

（二）

一陣急勁山風吹過，遠處忽有羣鴉驚飛而起。

「鴉！鴉！」

「鴉！鴉！」

羣鴉飛起的同時，龍城璧的身子也突然向上拔高七尺。

嚴巡目光一閃，心頭一凜。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人的動作，竟然能夠有這種不可思議的速度。

他不敢疏忽。

他的身子也突然向上飛躍，同時猛一聲暴喝，刀如急雨，罩向龍城璧。

兩人都在半空中發刀，但誰也沒有擊中對方。

龍城璧這時的身子已向下沉，上半身暴露空門。

這正是嚴巡發出致命攻擊的最佳時機了。

他絕不放過。

任何一個高手，遇到了這種機會，都絕不會放過。

嚴巡已把握了機會，而且發出了最凌厲的一刀。

刀鋒已劈向龍城璧的脖子。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龍城璧的左足尖已然着地。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機。

嚴巡擅於把握機會，龍城璧也絕不遲疑。

就在他左足尖着地的時候，他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沉，俯衝出去。

嚴巡刀快。

但更快的却還是龍城璧的身形。

嚴巡滿懷信心劈出這一刀，但這一刀竟然劈了個空。

他一愕。

他不相信這一刀居然會給龍城璧閃避過。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的身子已沉下，雙足沾地。

他絕不猶豫，反手連發三刀，護住自己的身體。

但這時候，他却又看見了一個人的影子，飛過自己的頭頂。

一陣冷喝聲，從半空傳至。

這刹那間，嚴巡混身血液幾乎爲之凝結。

一蓬雪亮的刀光，如閃電般在他的面前揮出。

好迅速的一刀！

好準確的一刀！

嚴巡正待揮刀還擊，但一蓬血影已從他的胸膛飛溢出來。

血激射，染紅了他的一雙眼睛。

他的手指已完全鬆懈。

嗆啷一聲，他的刀跌下。

他的人也很快仆倒下去！

（三）

嚴巡倒下，丁王和大黑箭也已不知所踪。

樂八方終於重獲自由。

他很興奮。

但更興奮的却還是梁四方。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今天這個倒霉的日子，居然會碰上了龍城璧。

不！

這一天絕不倒霉！

他對龍城璧說：「生下第四個兒子，果然爲我帶來幸運！」

龍城璧微微一笑：「你遇上了這些瘟神，怎會還說是幸運？」

「不！」梁四方大笑，「瘟神雖然曾一度降臨，但幸運之神却把瘟神趕走，這豈不是先苦後甜，值得痛飲一番？」

龍城璧、樂八方拗不過梁四方。

梁四方把他們留下，把藏在酒窖裏最好的酒全都搬了出來。

「咱們今夜不醉無歸！」梁四方很興奮，就像個本來在賭桌上輸得很慘，却忽然手風轉順反敗爲勝的賭徒。

他是值得高興的。

樂八方却在不斷嘆氣。

他悄悄的對龍城璧說：「丁王那老小子害得我好苦，眞想不到，他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龍城璧道：「現在並不是嘆氣的時候，別忘了咱們還有明天。」

「明天？」

「不錯，除非你今晚喝酒太多醉得不省人事，否則明天一早，咱們就可以給點顏色他們看。」

「對！那些兔崽子太過份了，叫化子絕不能讓他們繼續橫行作惡！」

× × ×

這一天，他們似乎眞的醉了。

但翌日清晨，梁四方到處找尋他們，却已不見了他們的踪跡。

他們醉得快，清醒得更快。

因爲他們雖然在酒醉之中，仍然沒有忘記要找柳榕翰算帳！

（四）

在武功鎭，杜小鵑曾三次遭遇到突如其來的襲擊。

但她沒有找錯人。

陶天羣和衞空空確能給予她可靠的保護。

那些襲擊雖然陰險，雖然兇悍、雖然毒辣，但却沒有一次能够成功。

杜小鵑連一根頭髮都沒有損失。

這一點，是足以令到陶天羣感到自豪的。

他微笑着對衞空空說：「老夫雖然年紀不輕，却還是寶刀未老。」

衞空空由衷地說：「前輩武功絕頂，晚輩佩服！佩服！」

「你不必佩服老夫，」陶天羣拈鬚，微微一笑，「你年紀青青，一手砍腦袋劍法已達到這種登峯造極的境界，不出十年，你的武功就必然猶在老夫之上！」

他這些也不是誇大之辭。

衞空空確然有這種潛質。

但衞空空絕不自傲。

他很謙遜，向陶天羣虛心求教。

陶天羣向衞空空取過長劍，忽然舞起劍來。

劍舞的並不快，但却有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衞空空看了一遍，爲之愕然。

陶天羣微微一笑。

「這套劍法怎樣？」

衞空空皺着眉頭，似陷入苦苦思索之中。

陶天羣把劍還給衞空空。

衞空空接過長劍，臉上神態猶是一片茫然。

過了半晌，他忽然也依樣葫蘆，舞動長劍。

他這一手劍法也是舞得不快。

他是憑着記憶，把陶天羣剛才所舞的劍法再舞一遍。

他記憶力强，悟性極高。

雖然只是看了一遍，但這時候重複舞動，居然也是一氣呵成，絕無半點阻窒。

劍舞罷，陶天羣臉上不禁露出了贊許之色。

「好强的悟力！」

「前輩，這套劍法，看似陌生，但一舞之下，却又是那麼熟悉。」衞空空仍然苦思不懈。

陶天羣淡淡道：「不錯，對你來說，這的確是一套既陌生，又熟悉的劍法。」

這句說話，表面上看來，甚是矛盾。

但衞空空却突然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這是砍腦袋劍法。」

倘若這時候有別人聽見，相信更會感到詫異。

砍腦袋劍法，本來就是衞空空的拿手絕藝，他怎會直到現在才明白過來？

原因只有一個：

——這不錯是砍腦袋劍法，但陶天羣却把劍法上所有的招式，全部倒轉過來，以相反的方向和姿勢使出！

對於衞空空，這是一個極大的收穫。

原來陶天羣竟然在衞空空殺敵之際，把砍腦袋劍法上的招式記下，然後却倒轉過來使出。

這一套逆使出來的砍腦袋劍法，氣勢同樣兇猛霸道，但招式却變得更難捉摸，更不可思議。

對衞空空而言，這當然是很有裨益的，最少，從今後開始，他不啻是擁有兩套招式本相同，但路子却逈然相反的厲害劍法。

陶天羣能記下衞空空的劍法，已是不凡，逆使創出新劍招，更非一般武學之士所能辦到。

衞空空連續三次試使劍招，效果甚爲

滿意。

陶天翥也點頭不迭，暗讚衞空空的確是個可造之材。

但他忽然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衞空空回劍入鞘，忍不住問：「前輩，是不是我的劍法使得不對？」

陶天翥搖搖頭，說：「老夫是忽然想起了柳榕翰。」

他的目光遙注在遠方！緩緩接道：「老夫也曾認為柳榕翰是個可造之材，所以才收錄他成為記名弟子。」

衞空空眼睛一亮：「何以一直以來，他都未能正式拜師在前輩門下？」

陶天翥嘆了口氣，道：「他很聰明，幹事勤快，練武的時候更是從不偷懶，可惜老夫却看出他心術不正，倘若授以上乘武功，說不定將來會為武林帶來一場可怕的災禍。」

衞空空默然。

陶天翥慢慢的接道：「老夫曾一度想殺了他，因為他曾勾結大盜，刧殺一支從長白山南來中土的商旅，但到最後，還是饒了他一命，只是把他閹掉！」

聽到最後的一句說話，衞空空不禁一呆。

陶天翥皺了皺眉，沉聲接道：「可惜一直以來，他還是沒有後悔，而且還對老夫心存報復之念，如此頑劣之徒，殺之不枉！」

衞空空仍然無言。

陶天翥忽然瞧着他：「老夫老矣，你却還年輕，正是大有可為！當你面對柳榕翰這種人的時候，切莫手下留情，否則到最後，吃虧的還是你自己。」

衞空空手揑劍柄，神色木然：「前輩的意思，是……」

陶天翥接道：「老夫要你殺了柳榕翰，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這好像是要求，也好像是命令。

但無論這是要求還是命令，衞空空已接納下來。

× × ×

砍腦袋劍法，本來就是專砍不忠不義，大奸大惡之徒的腦袋。

這種劍法雖然霸道，雖然兇殘，但在衞空空的劍下，它却是代表着正義，代表着武林中鎭壓魔徒的法律。

不少江湖煞星，他們來去自如，權勢薰天，就算是王法，也管不着他們。

甚至有不少人，以王法來欺壓弱小，假公濟私，公報私仇。

這種人，王法管不着，却並不等於沒有人能收拾他們。

衞空空最喜歡對付這種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江湖中人的英雄本色。

衞空空從來都沒有認為自己是一個英雄。

但在弱小的人眼中看來，他是一個英雄。

一個甘於為別人而冒險，甚至不惜闖入龍潭虎穴的大英雄。

「偸腦袋大俠」之名，江湖人並沒有白叫。

衞空空的確是堪被稱為「大俠」而無愧。

金鞭神俠

(一)

陶天翥和衞空空的担心總算過去了。

龍城璧回來了，樂八方也平安無恙。

就在他們都鬆一口氣的時候，武功鎭忽然出現了兩個非同小可的人。

這兩個非同小可的人，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武功極其厲害，所以非同小可。

但他們的確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江湖上若沒有這兩個人，那麼近代武林的歷史，可能要為之改寫。

江湖，本來就是一個大戰場。

戰場上最重要的，往往並不是能征慣戰，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猛將。

猛將縱然能以一擋萬，但若不能知彼知己，那麼仍然隨時會陰溝裏翻船，輸得一敗塗地。

他們必須要有靈通的消息，準確的敵踪報告。

負起這個重任的，是探子。

他們雖然並不能算是甚麼大人物，但古往今來，不知幾許皇朝的興亡，都直接或間接和這些探子有關。

這絕不是誇大之辭。

戰場如此，江湖上的情況亦然。

就以武功鎭此刻出現的兩個人來說，他們是一老一少，兩人的武功都可算是稀鬆平常之至，但他們對中原武林的影响，却是極大。

倘若沒有他們，雪刀浪子龍城璧說不定早已死在强敵之手。

但他們却往往在龍城璧最需要探聽敵方虛實的時候出現。

他們帮了龍城璧不少忙。

同樣地，龍城璧也曾三番四次，為這兩人解決困難。

這兩人就是金百兩和丁黑狗。

(二)

丁黑狗現在已是丐帮的六袋弟子。

在丐帮中，六袋弟子的身份，已是絕不等閒。

丁黑狗能够在短短數年之內，從一袋弟子晉升為六袋弟子，在丐帮來說，這是罕見的。

但沒有人敢說甚麼。因為以丁黑狗現時在武林上的聲望來說，就算是担任「長老」之職，也並不過份。

而丐帮幾位長老，也確曾有此提議。

但丁黑狗却反對。

他認為：「自己還年輕，弄個長老職位回來，非但不倫不類，而且也難令帮中年輕弟子心服口服。」

他一口拒絕。

斬釘截鐵的拒絕。

這一拒絕，有人認為愚笨。

也有人認為他不服從帮會長老的命令，不識抬舉，實在混帳。

但却有更多人，認為丁黑狗不但謙遜，而且聰明！

做長老，雖然威風八面，但却也責任繁重，帮中有事，這些長老就會忙個不亦樂乎，非要加以解決不可。

以丁黑狗目前的年紀，的確不適宜幹上長老，因為他本來就還很年輕嘛！

× × ×

丁黑狗雖然年輕，但無論在帮內帮外，都有不少朋友。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

這一個弟子逾萬的大帮會，它綫眼廣佈，本來就以消息靈通馳名武林。

再加上丁黑狗在江湖上又有不少朋友，在彼此互助之下，丁黑狗的消息，更是靈通而準確。

至於金百両，更和鐵鴿門的鐵鴿隱士聯成一氣，此人消息之靈通，在武林中也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

這兩人突然同時在武功鎭上出現，也可謂之一件「盛事」。

(三)

丁黑狗很快就找到了龍城璧。

龍城璧看見了丁黑狗，又看見金百両，不由微笑着說：「以你們的本領，恐怕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人能够避得過兩位的耳目。」

金百両默然。

除了有金子可賺的時候，他通常都不會說太多的說話。

他這一張倒是名副其實的「金口」。

但丁黑狗却不同。

他和龍城璧，本來就是朋友。

「龍大哥，你是不是要去乾坤府？」

龍城璧笑了笑，問道：「你又已知道了。」

丁黑狗道：「聽說鐵衣隱士來了。」

「不錯。」

「他是大將門的金衣統帥？」

「也不錯。」

「他能重出江湖，那是很好的，但……」說到這裏，丁黑狗皺着眉，沒有說下去。

他只是在嘆氣。

龍城璧臉色一變：「甚麼事？」

丁黑狗吸了口氣：「你問問金百両好了。」

龍城璧正待開口，金百両却搖搖頭：「你不必問，我會說。」

龍城璧明白他的意思。

金百両若自己說，那麼龍城璧就可以不必每問一句，就得付上黃金百両。

金百両的規矩，是每問他一句說話，就得要付出黃金百両。

這一次，他和丁黑狗結伴而來，可不好意思收取酬勞，所以乾脆自己說。

「你們不能去乾坤府。」

「為甚麼？」龍城璧却還是問了，而且手裏還拿着一張黃金百両的銀票。

金百両雙手亂搖：「不，這一次你可以不付分文，但我却不能不說。」

龍城璧一怔。

在他記憶中，這位金先生似乎從來都沒有這麼大方，居然會不要金子。

丁黑狗忽然一笑，道：「他是良心發現，覺得以前在你的身上，賺的太多，所以這一次，他絕不收費。」

金百両嘆了口氣，接道：「你可知道乾坤府來了甚麼人？」

龍城璧苦笑：「若論探聽消息，天下間恐怕已沒有甚麼人能比得上你們兩人，你們知道的事，我未必也會知道。」

金百両點點頭。

「正因如此，咱們不能不趕來告訴你，乾坤府現已成為一個很可怕的陷阱。」

丁黑狗也點點頭，接道：「天殺神魔戚無血也在乾坤府中！」

聽到這裏，龍城璧不由臉色一變。

「戚無血？」

「不錯！這老魔頭又再在江湖上興風作浪，而且還網羅了不少黑道高手，準備大幹一番！」

龍城璧道：「我已知道他有意在江湖上稱霸，但却想不到，他原來已在乾坤府中。」

丁黑狗道：「這老魔頭本身武功驚人，一干手下亦非善類。」

金百両頷首說道：「要對付天殺神魔，絕不能逞匹夫之勇，除非……」

丁黑狗目光一亮：「你的意思，是不是暗殺他？」

「暗殺戚無血，又豈是容易？」金百両搖頭不迭。「就算殺手之王司馬血，恐怕他也沒有把握可以完成任務。」

丁黑狗眉頭一皺。

金百両緩緩接道：「目下唯一能拑制戚無血的人，只有金衣統帥陶天翥，還要加上大將門中的精英高手！」

丁黑狗道：「是否集結這一股力量，就可以在乾坤府這一戰中穩操勝券？」

「很難。」金百両說：「就算加上八大門派的精英高手助陣，也很難說可穩操勝券，充其量只能說是可以一戰而已。」

丁黑狗雙眉一揚，說道：「穩操勝券固然要戰，可以一戰也不妨跟他們一決高下！」

龍城璧沉聲道：「能够以和平手段解決紛爭，是最好的辦法。」

金百両搖搖頭道：「戚無血這個人，本來就是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狂徒，他這一輩子最不高興採用的辦法，就是和平手段。」

龍城璧道：「我們似乎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金百両道：「老夫還查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龍城璧道：「甚麼事？」

金百両道：「逐鹿中原天頂聖君李帝尊在乾坤府中，成為階下之囚。」

龍城璧點點頭。

「不錯，這件事在下已知道。」

「還有他的女兒冰冰，本是被復仇帮所擄，但現在也已在乾坤府中。」

「復仇帮怎會連李冰冰都保不住？」

「復仇帮？」丁黑狗嘆了口氣，道：「這帮會現在已風流雲散，甚至連復仇三使，也已一一完蛋！」

「這又是天殺神魔的傑作？」

「天殺神魔沒有親自動手，但粉碎復仇帮的行動，他是主腦！」

龍城璧雙眉一緊：「戚無血果然具有翻手降雲，覆手降雨的力量。」

丁黑狗道：「你也不必太小覷己方的力量，最少，你們還有一位强援，已秘密來到了武功鎭。」

龍城璧道：「他是誰？」

丁黑狗微微一笑：「只怕我提起他老人家的名號，你會為之頭皮發炸。」

「杭州老祖宗？」

「不是他還有誰？」丁黑狗又是一笑，「但你別害怕，聽說，他對你這位浪子的印象，已漸漸有所改變，說不定有一天，他會答應讓唐二小姐許配給你。」

想起了唐竹君，龍城璧的眼神好像有點痴了。

他不錯是個浪子。

人說浪子無情，但這位雪刀浪子卻是多情。

人說自古多情空餘恨。

雪刀浪子又會怎樣？

到目前爲止，江湖中人只能猜測，卻仍然沒有答案。

× × ×

杭州老祖宗巳在武功鎮。

這位脾氣倔强，人稱「老頑固」的杭州唐門主宰唐老人，他向來嫉惡如仇，有時候甚至比兒子唐竹權還更衝動。

但很少人能想像得到，他和天殺神魔戚無血，原來竟是結義金蘭的兄弟！

知道這件事的，江湖上也絕不超過十人。

而這十人之中，活到現在的，恐怕又不會超過三四人。

但在武功鎮，卻有一個既認識戚無血也認識唐老人，也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的人。

他姓曹，鎮上的人都叫他曹六伯。

但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連丁王酒家的丁老闆和大黑箭都不知道。

但唐老人卻很清楚這個人，甚至連他的武功招式都清清楚楚。

他們年輕的時候，就巳是朋友。

曹六伯並非等閒之輩，早在三十餘年前，他是名震江南的金鞭神俠曹志雨。

曹志雨既是唐老人的朋友，也是戚無血的朋友。

唐老人和戚無血金蘭結義，曹志雨認爲這是一件值得恭賀的事。

但不久，這件值得恭賀的事，就變得不值得恭賀了。

因爲他們在金蘭結義之後，便漸漸不睦。

唐老人甚至聲言要殺戚無血！

他在杭州家中大聲疾呼，痛罵自己有眼無珠，錯認了一個毫無血性的禽獸爲金蘭兄弟。

那時候，曹志雨正在唐家中作客。

他並不惱恨唐老人，只是認爲戚無血實在令人太失望。

原來戚無血與唐老人結義，是想借助唐老人的力量，去對付當年的武林盟主司徒天豪。

唐老人深信戚無血之言，以爲司徒天豪勾結强盜，暗中爲非作歹。

於是，在一個中秋之夜，唐老人火併司徒天豪。

司徒天豪雖然身爲武林盟主，武功高深莫測，但是在未曾與唐老人決戰之前，卻曾遭戚無血派出的殺手伏擊，雖然殺手全被司徒天豪擊退，但他也受了不輕的內傷。

這一戰，唐老人自然擊敗了司徒天豪。尚幸在最後關頭，丐帮五大長老及時出現，制止了唐老人。

唐老人直到那時候，才從丐帮五大長老的口中，知道一切眞相。

眞正的奸徒，並不是司徒天豪，而是戚無血！

自此之後，戚無血與唐老人的關係就完了。

未幾，戚無血這個人也在江湖上銷聲匿跡。

想不到多年之後，他又再捲土重來。

但唐老人也來了。

曹志雨很担心。

他在担心自己的兩個老朋友會火併起來。

所以，當他知道唐老人在武功鎮出現的時候，立刻就趕去找他。

× × ×

看見了曹志雨，唐老人很高興。

「你在這裏居住？」

「不錯，武功鎮雖然只是一個小地方，但老朽喜歡這裏。」

「一別多年，你還是沒有老態。」

「唉，人怎會不老？就算外表看來不老，但老朽的心早巳老了。」

「難怪這許多年以來，江湖上一直都沒有你的消息。」

「你是不是要找戚無血算帳？」曹志雨忽然問。

一提起戚無血，唐老人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

就在這時候，曹志雨猛喝：「小心背後——」

「嗆啷」一聲，一支鍊子槍挾着雷霆萬鈞的氣勢，從唐老人的背後疾射而至！

夜闖乾坤府

（一）

鍊子槍快如閃電。唐老人急竄右方三尺，堪堪避開這一槍。

但槍勢猶未遏止，繼續向前怒射。颯！

唐老人回頭一望，不由怒火中燒。

他可說是驚怒交集。因爲他雖避開了這一槍，但曹志雨却給這一槍貫穿胸膛。

毫無疑問，這的絕對致命的一擊。

曹志雨慘笑。

「老唐，戚無血畢竟是你的金蘭兄弟，別自相殘……」

他還沒有說完最後一個字，人巳嚥氣，仆倒在地上。

唐老人面如紫醬，怒瞪暗施辣手之人。那是一個花衣老人。

「花錦裳？」

花衣老人大笑。

「正是花某！」

唐老人面露殺機：「你好陰險！」

花錦裳嘿嘿一笑：「久聞唐門槍法，獨步天下，今天花某倒要領敎一二！」

唐老人手持松木紅纓槍，忽然一聲暴喝，挺槍急刺花錦裳。

槍勢一發即變，化成千百道寒芒，從四方八面疾刺花錦裳全身要穴。

花錦裳冷喝，鑾子槍有如波浪般湧向唐老人的胸腹。

驀地，「鏗」一聲響，兩槍相擊，迸出一蓬燦爛火花。花錦裳突然覺得一股沉

重的壓力，向自己湧了過來。

唐老人的槍，竟然挾着凌厲的掌風，向花錦裳襲至。

原來唐老人以右手揮舞紅纓槍，左掌却施展出內家掌力，雙雙挾擊花錦裳。

花錦裳臉色驟變。

他從來都沒有遇上這種武功，非但一心分二用，而且招式之凌厲，更是前所未見。

他沒有小覷唐老人，一上來就施以全力。但唐老人的武功，仍然遠在他估計之上。

終於，他在二十招之內，便巳敗陣。

這時候，唐老人正在盛怒之中，下手又豈會留情？

花錦裳一槍刺殺曹志雨，但自己也同樣給松木紅纓槍穿胸洞腹而亡。

唐老人抱起曹志雨的屍體，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老曹，是老夫害了你……」他喃喃自語，聲音比平時更蒼老、嘶啞。

他把曹志雨的屍體，交給武功鎮一間長生店的老闆。

「厚葬他，無論你要多少銀子，老夫照付。」

唐老人說完這幾句說話，放下一張銀票就走了。

老闆接過銀票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那竟然是一張一萬兩銀的銀票！

（二）

月色朦朧，乾坤府內外，籠罩着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這是一種非筆墨所能描敘的殺氣。

× × ×

在乾坤府大門外，燈火高懸。門外無人。

雖然燈火通明，但這裏竟似巳變成了一片陰森可怖的鬼域。

夜更深，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歌聲。

歌者聲調凄迷，曲意也是一片蒼涼。

在此夜靜時候，沒有人能看見歌者何在，也沒有人能分辨得出，歌者是男？還是女？

歌聲響起未幾，一輛木頭車滾動的聲音緊接而來。

推動木頭車的，是個叫化。

燈光下，可以看見，這叫化子正是逍遙神丐樂八方。

木頭車裏，懶洋洋的躺着了一個藍衣人。

他好像巳睡着覺。

× × ×

一直緊閉着的大門，忽然打開。

兩個紅袍青臉，長髮披肩的怪人，有如殭屍般跳了出來。

樂八方大笑。

「雷州殭屍谷，果然與乾坤府很有點交情。」

身材較高的一個怪人乾笑兩聲：「鄙人郭遼。」

較矮的一個皮笑肉不笑，說：「鄙人谷厥。」

「甚麼『鄙人』？你們根本就不能算是人，只能算是給別人利用的走肉行屍而巳！」樂八方輕笑着說。

郭遼目光如刀，盯着這位逍遙神丐：

「你好大的胆子！」

樂八方冷冷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

谷厥道：「只怕這一次，你就算有九分九，也沒有性命可以離開這裏！」

樂八方喝道：「三分三也好，九分九也好，戚無血氣勢巳盡，柳榕翰巳屆罪惡貫盈的時候，你們還跟着這兩個王八混在一起，那是自取滅亡！」

郭遼桀桀一笑：「聽說你懂劍法？」

樂八方一呆：「你知道的倒不少。」

谷厥道：「咱們一向都不理會別人用甚麼武器，就算你能同時使出八十種武器，咱們也是只憑四隻肉掌與閣下週旋。」

突聽木頭車裏傳出一個人懶洋洋的聲音：「谷堂主，你在雷州獃得不舒服？」

谷厥冷笑：「甚麼人，口沒遮攔？」

這人似是輕輕一笑，道：「聽說你剛離開雷州，就幹了一票很不錯的買賣？」

谷厥先是一怔，繼而獰笑：「不錯，本堂主離開雷州，順道行經富金山莊，一時手癢，闖入莊內，殺三十九人，姦六婦，刦走金銀合共三萬二千兩！」

車中人冷笑：「好威風！好霸道的手段！」

谷厥獰笑：「你看的不順眼？」

車中人搖搖頭：「不是看不順眼，因爲我沒有親眼看見此事，但這種事不必看，就算是聽見了，也會覺得很不舒服。」

谷厥道：「不舒服又怎樣？」

車中人道：「當然要治它一治。」

谷厥瞳孔漸漸收縮：「怎樣治法？」

事中人忽然從木頭車裏站起來，目光如電般盯着谷厥：「只要你願意借一點點鮮血給我，我若見了就會舒服下來。」

谷厥冷笑：「只要一點點就够？」

這人淡笑。

「你不肯？」

「不，我肯。」谷厥居然點頭。

他忽然把左手尾指伸進口裏，然後用力一咬。

血巳流。

谷厥冷冷的盯着這人：「我的血巳流，你是不是巳經很舒服？」

這人却搖頭。

「不，我仍然不舒服。」

「爲什麼？」

「因爲我要看的，並不是從你手指流出來的血，」這人冷冷一笑，「我一定要看你的咽喉流血，才會眞正舒服下來！」

谷厥冷笑不語，暗中巳運凝掌力，隨時都可以給予龍城璧致命的一擊。

——他早巳看出這人就是雪刀浪子！

——他早巳有擊殺雪刀浪子的決心！

× × ×

龍城璧終於亮刀。

刀一亮，寒芒映目，殺氣逼人。

谷厥突然揮掌。

掌勢陰柔，如柳絮，又似細水長流。

但這幾乎巳是無懈可擊的一擊。

它就像是一張網，又像是一條索子，既可擒敵，也可在無聲無息中，悄悄使敵人窒息氣絕。

只有高手，才能在局外體會到這一掌可怕的程度。

樂八方是高手。

他已深深體會到。

但他沒有爲龍城璧担心。

假如一定要他担心的話，那麼他只能爲谷厥担心。

× × ×

然而，他就算要担心，也不會担心得太久。

因爲只有活人才值得担心。

對於一個死人，大家巳毋須担心他的未來。

（三）

郭遼一直不動。

他不動，是因爲他想看看雪刀浪子的武功。

還有另一個理由，是因爲他想看看，谷厥怎樣死在別人的刀下。

他知道谷厥絕不是龍城璧的對手。

但他袖手旁觀。

這兩三年來，他對谷厥很不滿，因爲谷厥一直都沒有把他放在眼內。

郭遼一直忍隱不發。

他知道，谷厥總有一天會死在別人的手上。

× × ×

郭遼沒有看錯。

狂妄自大的人，通常都會敗得很慘很慘。

谷厥也不例外。

他明知對方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但仍然不顧一切，要硬撼一仗。

結果，風雪之刀在他的咽喉上刺穿了一個不算很大的血洞。

谷厥巳準備發出最可怕的一掌。

但就在那刹那間，他體內的眞氣，突然完全盡洩。

× × ×

風雪之刀巳回鞘。

谷厥的血在流，雖然流的不快，流的不多，但却巳足够要了他的性命。

郭遼的心中很痛快。

但他臉上的表情却不是痛快，而是看來很悲憤。

「龍城璧，我一定會找你算帳！」

他這句說話，表面上看來很兇。

但實際上，他却是一面說，一面脚底揩油，遠揚而去。

（四）

郭遼走得很快。

他向來自負輕功不弱，在五里之內，絕不會比一匹千里良駒奔馳的速度稍慢。

但他這次，才走了半里，就巳發覺背後有人緊釘着自己。

他的心頭一凜。

對方能追貼自己，那麼他絕不會是平庸之輩。

他沒有轉過身子，去看那人是誰。

他只有走得更快。

五里路程，眨眼即過。

郭遼沒有鬆懈，但走到這裏，他巳有氣力支拙的感覺。

他畢竟只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匹千里馬。

他的速度漸漸放緩，但背後那人却仍然沒有半點緩慢下來。

郭遼知道逃避不過，於是把心一橫，突然回身，撤出一把暗器。

七種不同種類的暗器，分別從七個角度，向身後那人怒射。

就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了一個黑袍老人。

黑袍老人大袖一揚，七種暗器立刻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郭遼臉色驟變。

他定睛一看，一張臉居然變成了青綠色。

「戚老太爺……」

這老人，赫然竟是天殺神魔——戚無血！

戚無血瞧着他，一雙眸子彷彿漆黑得看不到底。

郭遼只覺得自己連骨髓都巳冰冷，不由自主的跪下，顫聲說道：「戚老太爺，是我不對，我不該讓谷堂主去送死的，我……我……」

戚無血忽然一笑，淡淡道：「你不必害怕，我並不是要來殺你。」

郭遼一怔，正待展顏答謝，戚無血却忽然伸出兩根骨節峥嶸的手指，直向他的眼珠子插去。

郭遼沒有閃避。

因爲這一擊實在來得太快，他就算想閃避，也巳萬萬來不及。

他的一雙眼珠子，就這樣活生生的被挖出來。

他嚎叫。

戚無血又忽然出手，斷他雙足，廢掉雙手！

郭遼慘叫。

他現在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戚無血却還是面露微笑：「你不必害怕，我一定會遵守諾言，絕不殺你。」

郭遼巳看不見一切，也聽不到戚無血的說話。

他只是在嘶叫：「殺了我，殺了我！求求你殺了我……」

戚無血沒有殺他。

他的確一向都很遵守諾言。

光刀明槍神魔滅

（一）

一場慘烈的惡戰，巳在乾坤府內展開了。

柳榕翰似是早巳料到，乾坤府會遭遇到這種兇狠的襲擊。

他早巳在這爿地方上，佈下了五座奇門陣法。

主守南方的，是黑天魔千斬大陣。

黑天魔艾堅、千斬魔尼是黑道上人人聞名變色的一雙兄妹。

他兩人在乾坤府內，秘密練成了一種陣法，就叫黑天魔千斬大陣。

柳榕翰與千斬魔尼，早年曾有過一段霧水情緣，雖然兩人一度分離，但現在却又再混在一起。

千斬魔尼是江湖上的一個女煞星。

但她對柳榕翰，却還是念念不忘。

在兩年前，柳榕翰以五千兩金子，把黑天魔艾堅拉攏過來，合兄妹二人之力，秘密研創一種邪門陣法，就叫黑天魔千斬大陣。

× × ×

六個黑衣人，六個烏衣尼，組成了這個黑天魔千斬大陣。這是乾坤府五座奇門陣法中，最厲害的一陣。

丐帮派出了三位長老，二百弟子，協助陶天羣進攻乾坤府。

他們人數雖然衆多，但這三位長老却只帶着二十八名弟子闖進乾坤府。因爲這三位長老知道，其餘弟子武功平庸，闖進乾坤府，雖然可以給予敵人較大的壓力，但這些弟子恐怕沒有幾個還能活着回去。

權衡利害之下，這三位長老決定只帶二十八名武功比較精湛的弟子闖進敵陣。

他們都是丐帮的五至七袋弟子，在江湖上巳可算是二流高手。

至於那三位長老，年紀最大的一個巳七十八歲，他就是江湖上有怒目神丐之稱的虞展武。其餘兩人，乃是一木神乞李拐，和通天丐陸表。

原來丐帮一直都巳暗中注視乾坤府。

而乾坤府中人，也經常與丐帮弟子展開血戰，以是雙方其實早有積怨。

這時陶天羣重整大將門，負起金衣統帥之責，誓與戚無血等羣魔一決高下，丐帮聞訊自然是義不容辭，立刻加以支援。

在虞展武率領之下，丐帮弟子從南方攻入乾坤府。

他們面對的，正是黑天魔千斬大陣。

十二把大刀使丐帮弟子無法闖過去。

虞展武正欲闖陣，突見一人飛撲而來，厲聲喝道：「老叫化，吃俺一掌！」

虞展武定睛一看，認出了來者。

「黑天魔艾堅！」

艾堅不由分說巳一掌迎胸猛劈過來。

虞展武絲毫不懼，以掌相迎。

但艾堅身手之快捷確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他一掌劈前，但身形却是變化無窮。

虞展武本擬與對方硬拚，那知艾堅這一掌却是似實實虛。

他忽然橫跨一步，竟然如影附形，毫無聲息的繞到虞展武身後再襲過來。

虞展武招式巳老。

他雖然是個老江湖，但居然也走了一着空招。

嗤！

掌力雖然急勁，但却沒有擊中艾堅。

他猛然一凜，急回身翻掌。

他這一掌不求傷敵，只求自保。

那知艾堅從他身後擊出的一掌，仍然是虛招。

他旋身一轉，人巳飄落在丈外，閃到一株大樹後。

虞展武兩擊不中，突覺左脇下一痲。

一看之下，不由大驚失色。

原來他左脇下，巳不知何時中了一枚烏溜溜的鋼針。

他可以肯定，艾堅沒有放出暗器。

他這暗器却又從何而來。

他弄不清楚。

就在這時候，樹後緩緩出現一個烏衣女尼。女尼笑吟吟的瞧着他，手裏還握着一副用機括發射的毒針筒。

虞展武剛看見這烏衣女尼，眼前巳是一片漆黑。

「千斬魔尼……」他只是說出這四個字，人巳仰面而倒下。

（二）

虞展武一倒下，丐帮弟子無不相顧駭然。

顯然，他們巳是陷於方寸大亂中。

陸表勇闖魔陣，全力拚搏，總算殺了兩個黑衣人，但他也受了傷。

千斬魔尼覷準機會，又以毒針把陸表殺掉。

至此，丐帮形勢巳陷於極度惡劣之中。一木神乞李拐巳不求殺敵，只求保住帮中弟子的性命。

但黑天魔、千斬魔尼却似有趕盡殺絕之心，對丐帮弟子，竟是絲毫沒有放鬆。

李拐大聲怒喝：「老叫化子跟你們拚了！」

千斬魔尼陰陰一笑：「只怕你想同歸於盡，也是有心無力！」

李拐怒吼一聲，木拐猛向千斬魔尼小腹擊去。

這一拐迅急，準確，力道沉雄。

但千斬魔尼腰一擰，巳閃開去。

李拐又是一聲咆哮，聲音震撼長空。他的身子有如怒獅般向後猛撲。

千斬魔尼不錯是在他背後，但她的毒針筒也早巳蓄勢待發。

嗤！

毒針直向李拐的咽喉射去。

李拐無法閃避，看來只能束手待斃。

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桿長槍突然在他咽喉前不足三寸之處掠過。

唰！

毒針不偏不倚，剛好射進這桿長槍之上。

李拐驚魂甫定，一看來人，不由又驚又喜。

「老祖宗！」

來者正是杭州唐門之主唐老人。

千斬魔尼的毒針，就是給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所接下。

千斬魔尼冷笑：「此處距離杭州，路途遙遠，想不到你這個老糊塗居然會巴巴的趕來送死！」

唐老人暴喝一聲：「妖婦，老夫早巳想找妳！」

千斬魔尼嘿嘿一笑：「是不是想爲杭州的顧員外報仇？」

唐老人的臉上的肌肉突然抽緊。

「妳還記得起顧員外？」

「爲甚麼記不起？」

「顧員外一片好心，把妳接回家中，想不到原來妳竟是故意裝作受傷！」

千斬魔尼陰陰一笑：「那只好怪他有眼不識泰山。」

唐老人怒道：「妳奪人寶物，殺人投於井中，心腸狠毒有如蛇蝎，老夫絕不能容忍妳這種人再活下去，爲禍蒼生！」

千斬魔尼大笑：「你既有動手殺我之心，儘管動手好了，何來這許多廢話？」

唐老人臉上殺機更濃。他突然出手！

只見槍勢有如雨點暴落，每一槍的變化都是那麼急迅、冷銳逼人。

千斬魔尼冷笑，忽然從腰間抖出一口鏈子軟刀。這是她的獨門兵刃，招式絕對不容易練成。

但她却曾在這鍊子軟刀上下過不少苦功，招式一經施展，却是那麼恰到好處。

刹那間，鍊子軟刀巳先後刺向唐老人

的面龐、左肩下、腰脅、心臟、咽喉！刀勢在鍊子飛舞下，招式越來越是凌厲。

唐老人的眼睛忽然暴睜。

「妖婦，小心老夫這一槍！」

他居然先發出警告！

但這時候，千斬魔尼正處於上風，豈會聽信唐老人之言？

可惜她看不透事實。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她以爲自己佔着上風，其實却是大錯特錯的事。

唐老人早已智珠在握。

他已極具信心，可以發出致命的一槍，把千斬魔尼斃於槍下。

千斬魔尼以一手「千轉萬迴追魂斬」的刀法成名江湖。但唐老人已看透了她的招式，在發出警告之後，突然轉身。

千斬魔尼大喝：「老匹夫休走！」

她以爲唐老人要逃。那知唐老人的身子又再急轉，回刺一槍！

嗤！

千斬魔尼的鏈子軟刀，本欲取唐老人首級，但唐老人却閃了開去，同時刺出一招令她無法招架的槍法。

一聲異响，松木紅纓槍穿過她的胸膛。千斬魔尼身子猛然一震。

「這……這是甚麼槍法？……是不是唐門神槍？……」

唐老人搖搖頭。「不，這不是唐門槍法，而是一招回馬槍！」

千斬魔尼顫聲道：「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颯！唐老人收槍。

鮮血狂湧，染紅了千斬魔尼的衣襟。

她至死也不肯相信，唐老人這一招槍法，只是平平無奇，幾乎連第九流的庸手也懂得使用的「回馬槍」。

× × ×

千斬魔尼一死，陣勢立時變得混亂起來。

這時候，大將門的高手，也已衝破東方的一座劍陣，湧殺過來。

艾堅眦睚欲裂。

「唐老匹夫，俺要把你碎屍萬段！」

唐老人冷笑：「爾等滿手血腥助紂爲虐，老夫若手下留情，那是違逆天意！」

艾堅怒罵不已，欲殺唐老人。

然而，此刻形勢已開始逆轉，乾坤府雖列强陣，但在羣雄戰意如虹的攻勢下，它已陷入風雨飄搖的險境。

艾堅雖然武功不弱，甚至猶在千斬魔尼之上，但苦戰下來，他還是敵不過唐老人，死在唐門槍法之下。

（三）

唐老人已殺得性起。

倏地他遇上了一個勁敵——戚無血！

當戚無血遇上唐老人的時候，兩人俱是身染血跡。

戚無血冷冷的看着唐老人，忽然說：「一別多年，想不到你還是那麼頑固？」

唐老人搖搖頭：「你說錯了，老夫是比以前更加頑固！」

戚無血嘆了口氣：「人貴自知，你既已知道自己頑固了數十年，爲甚麼還不改一改？」

唐老人道：「正因已頑固了好幾十年，改之不易，而且也沒有要改的必要。」

戚無血一怔，繼而冷笑道：「看來，你我之間，已然情斷義絕。」

唐老人道：「早已如此。」

戚無血目光鋒利如刀：「如此說來，無論我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了？」

唐老人道：「你現在最聰明的選擇，只有兩種。」

戚無血道：「第一種怎樣？」

唐老人道：「自戕謝罪。」

戚無血道：「第二種又如何？」

唐老人道：「殺掉老夫闖出重圍！」

戚無血大笑：「第二種選擇正合心意，但却不是闖出重圍，而是在我方天羅地網中，把你們這些烏合之衆全數殲滅！」

唐老人抖動松木紅纓槍，喝道：「看槍！」

一聲狠喝，槍影重重，罩向戚無血。

這是捨死忘生的一戰。

誰也不知道，戚無血現在的武功，已達到怎樣厲害的程度。

唐老人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戚無血這種人，是非殺不可的！

× × ×

沒人能目睹唐老人與戚無血這一戰。

因爲他們決戰的地點，是在乾坤府一座花園的石山背後。而且在這個時候，每一個人都在苦戰中，他們甚至連自己身邊的敵人和同伴都看不清楚。

在激戰中，發生錯手傷殺同伴的事，並不奇怪。這實在是一場極兇殘，也極艱苦的血戰！

（四）

苦戰中，龍城璧忽然看見一個赤髮頭陀，提着一顆頭顱，在高聲喝叫！

「大將門完了！大將門完了！」

大將門中人一看之下，不由人人面色駭然。這赤髮頭陀手裏提着的，赫然竟是陶天羣的項上首級！

× × ×

這一個變化實在太大，也太令人難以接受！混戰中，誰也沒看見，陶天羣是怎樣被人砍掉頭顱的。

在場者全是江湖經驗豐富一流好手。

他們都已看出，這赤髮頭陀手裏提着的人頭，絕非贋品！

換而言之，陶天羣已被殺！

大將門是否立刻陷入羣龍無首之局？

× × ×

金衣統帥陶天羣雖死，但大將門中人的士氣並未爲之低落。

相反地，他們的士氣更高昂。

每個人的情緒都更激動。

「爲統帥雪仇！」

「粉碎乾坤府！」

「把戚無血抓出來，碎屍萬段！」

他們在狂喊，怒吼！

局勢更亂，也更兇險更可怕。

驀地，那赤髮頭陀一聲慘呼，原來給一桿長槍貫穿過胸膛。

這個赤髮頭陀，絕非等閒之輩，但若非憑偷襲得手，他又豈能擊殺陶天羣？

陶天羣身經百戰，可是却也從來沒有遭遇到今天如此兇險的局面。

亂局中，有人突施暗器！

陶天羣雖然武功絕頂，但那時候他正

陷於强敵圍攻之中，這一把暗器，終於有其中一枚射在他的右足踝上。

那是淬有奇毒的鐵梭子。陶天羣身中暗器，功力立時大打折扣。結果，他死在亂戰中，並且被人割下頭顱。

這人是個頭陀，江湖上人稱百毒頭陀，那一枚鐵梭子正是他最擅長使用的一種暗器。百毒頭陀雖然暗算得手，但他却未免高興得太早了。

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時候，他也給一桿長槍所殺。

衆皆愕然！

一看之下，原來殺百毒頭陀的人，正是杭州老祖宗，唐門之主唐老人！

× × ×

唐老人白髮披肩，神態威武而勇猛。

他一槍殺了百毒頭陀，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他的左手，却也提着一顆頭顱！

那赫然竟是天殺神魔戚無血的頭顱！

（五）

一場可怕的動亂，終於平息。

柳榕翰的乾坤府，在這場激戰之後，幾乎變成了一個廢墟！

這裏的房子，倒塌了不少。

誰也不知道，是誰在拆房子。

柳榕翰也不知道，因爲他已遭遇到可怕的報應，連屍體也給憤怒的大將門高手砍碎。

戚無血伏誅後，大局已定。

在唐老人率領下，大將門中人可說是氣勢如虹，乾坤府羣魔再無戰意，終於一敗塗地。

× × ×

李帝尊，李冰冰父女已被救出。

當李帝尊看見唐老人的時候，不由喟然長嘆：「昔年李某在武林中叱咤風雲，逐鹿中原天頂聖君之名响徹雲霄，但現在，却成爲了一個老廢物，哈哈……」

笑聲蒼涼，但却又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慶幸。他以爲這一輩子，再也不會重睹天日了。但在羣雄努力營救下，他和女兒都能脫離險境。

然而，世間的事，往往是有幸有不幸。李帝尊父女無恙脫險，但杜小鵑却在這場可怕的火併中喪命！

× × ×

三日後，在金陵府第一軒酒家中，龍城璧與衞空空在等候一個挑戰者。

他叫莫寧，很年輕，還不够二十歲。

他聽人說龍城璧是江湖中最傑出的年青刀客，心中很不服氣。

他又聽人說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霸道兇悍，天下無雙。

他也同樣既不相信，又不服氣！他要向龍城璧挑戰，而且聲言在擊敗龍城璧之後，再要領教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 × ×

黃昏！莫寧終於來了。

他懷着極大的信心而來。

但等到他要拔劍對付龍城璧的時候，他忽然發覺劍柄上居然多了一張黃紙。

黃紙上只寫着一個字：「滾！」

莫寧的臉色變了，變得比這張黃紙的顏色還更加難看。他竟然連這張紙是在甚麼時候給人弄上去都不知道。

龍城璧瞧着他。衞空空也瞧着他。

莫寧忽然大叫：「我滾！我現在知道你們的本領的確比我强，但總有一天，我還要向你們挑戰！」

他眞的「滾」了。

龍城璧從地上拾起那張黃紙，怔怔的盯着衞空空：「這不是你的字跡。」

衞空空看了半晌：「不是你寫的？」

龍城璧搖搖頭：「我沒有寫過。」

衞空空一呆。「這是誰的惡作劇？」

龍城璧又搖搖頭：「這不是惡作劇，而是讓我們少了一件麻煩的事。」

他們都弄不清楚，這是誰的把戲。

直到丁黑狗走過來他們才恍然大悟。

丁黑狗說：「這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寫的。」

衞空空一怔：「他爲何要這樣做？」

丁黑狗道：「他是在答謝閣下。」

「答謝我？」衞空空的神態更是爲之愕然：「他爲甚麼要答謝我？」

丁黑狗微微一笑：「因爲你幫了他一個很大的忙。」

衞空空立刻閉上了嘴巴。

龍城璧却追問下去：「是何緣故？」

丁黑狗緩緩道：「唐老人用的是甚麼武器？」

龍城璧連想都沒有想，立刻就回答：「松木紅纓槍。」

丁黑狗點點頭。

「不錯，他和戚無血決戰的時候，用的也是這桿松木紅纓槍。」

龍城璧道：「他終於擊敗戚無血。」

「不！」丁黑狗搖搖頭。

龍城璧怔住。

「難道是戚無血擊敗了他？」

「不錯，一點也不錯！」丁黑狗道：「以今時戚無血的武功，唐老人仍然不是他的敵手。」

龍城璧目光一亮，忽然凝視着衞空空。「是你？」

衞空空默然半晌，終於說：「唐老人是個好老人，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

丁黑狗笑道：「唐老祖宗用的是槍，而他身上又從來不帶刀劍之類的武器，以一桿松木紅纓槍，就算擊敗了戚無血，又怎能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衞空空嘆了口氣：「對戚無血來說，這一戰也許並不公平。」

丁黑狗却不以爲然：「這惡魔生平幹的事，又有幾件是公平的？」

龍城璧淡淡道：「他是罪惡貫盈，註定要死在砍腦袋劍法之下。」

丁黑狗道：「砍腦袋劍法眞厲害。」

衞空空搖搖頭：「若是憑砍腦袋劍法，要收拾戚無血，恐怕還不容易。」

丁黑狗一怔：「難道你用的不是砍腦袋劍法？」

衞空空道：「那却又不是。」

丁黑狗皺眉：「你這說話我實在不懂，究竟是砍腦袋劍法還是另一種劍法？」

衞空空微微一笑。

「那本來是砍腦袋劍法，但使用的時候，却和砍腦袋劍法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

龍城璧微笑。他已明白。

但丁黑狗却是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全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泰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李薇姬，兩人迅速墮入愛河中，在一次約會時，泰廸遭人暗擊，受傷入院，隨後，在泰廸和李薇姬約會時，泰廸總覺得有人在身後跟踪，這跟踪者十分機靈，泰廸使用多種方法，都無法找出其人，這使泰廸感覺十分不安，但他又不敢對李薇姬說出，怕她聽了會驚慌，泰廸發誓，非把跟踪者揪出來不可……泰廸想到他的朋友卡凡，忙把此事始末詳情向卡凡道出，卡凡懷疑可能是個單戀狂徒的所爲，於是決定帮助泰廸查出此跟踪者來歷……

都市雙傑傳奇故事／雲劍飛・文　盧令・圖

單戀狂徒（下）





女友被擄　狂徒擸花

晚上六時正，泰迪與薇姬在約會的地點相會。

薇姬一見泰迪，高興得像小鳥般依偎在泰迪身旁，兩人親切的樣子，羨煞了不少路人。

泰迪提議隨便走走，散一會步才吃晚飯，薇姬已深深愛上了泰迪，自然千依百順，同意泰迪的提議。

打從約會的地點起，泰迪與薇姬親熱地互相輕摟着，低說輕笑地走着，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正在熱戀中的情侶，多是這種樣子的。

泰迪自一開始就感覺到那跟踪者又出現了，他心裏暗自高興，心裏暗道：「哼，只怕今晚你要現出原形了。」

他知道卡凡在熱鬧人多的地方很難發現那跟踪者，所以他摟着薇姬朝冷清的街道走，在行人稀少的地方，跟踪者很易現出原形。

薇姬今晚似乎很高興，又說又笑地依偎在泰迪的臂彎中，她的眼中就只有一個泰迪，對於身旁的人與事，視若無睹。

泰迪一直裝得很自然，心裏却對那背後的跟踪者是否存在，很緊張，幸好，那種如芒在背的感覺一直壓迫着他，他知道那跟踪者一直存在。

× × ×

卡凡遠遠地跟在泰迪後面，足足有十多二十公尺遠，他一面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着，時而打量一下路邊的橱窗，時而橫過另一邊馬路，不過始終跟着泰迪，一面雙眼敏銳地觀察審視着路上的行人，希望能够在行人中發現那個行動有異的跟踪者。

在人多的地方，由於行人擁擠，令到他無法判斷那個是跟踪者，到了行人稀少的街道，卡凡終於發現了幾個比較可疑的人。

那幾個比較可疑的人，是因爲從熱鬧的街道，到冷落的街道，幾個人始終跟在泰迪與薇姬的背後。

卡凡知道在這幾個人之中，必有一個是跟踪泰迪的人，問題是如何在這幾個人之中，發現那個眞正的追踪者。

最簡單笨拙的辦法，就是一直跟踪下去，用淘汰法，那剩下的一人，就是那跟踪者。

因爲跟在泰迪身後的幾名路人，無可能會跟着泰迪薇姬無目的地在街道上亂走，除非那是個神經失常，街上流浪的瘋丐，才會做這種儍事。

但也不是一定的。

經過逐個淘汰後，在通往公園的一條幽靜的路上，卡凡終於發現了那名可疑的跟踪者。

說他可疑，是因爲那人自泰迪與薇姬轉入一條冷落的街道開始，其間經過不少街道，最後，就只剩他一個人仍然跟在泰迪薇姬身後。

這人雖然可疑，但卡凡却不敢十分肯定，還要耐心地跟踪釘梢。

卡凡在後面遙望，約略從衣着及髮型，擧止，推測出那人是個年輕人，至於那人的樣貌，由於看不到，就不清楚了。

卡凡一直很小心地跟在那人後面，那人時而雜在疏落的行人中，時而隱在暗影中，行動很敏捷，擧止很自然，但卡凡始終釘着他，不讓他在自已視綫內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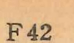
而那人始終不遠不近地跟踪在泰迪薇姬後面。

× × ×

在快要進入公園門口的時候，那名可疑的路人突然加快了脚步，往前急趕。

卡凡心裏起疑，也加快了脚步，與那人保持適當的距離，一面提高了警覺，恐防那人會對泰迪不利。

由於這座公園很僻靜，時有情侶被刦的事發生，所以一到晚上，很少人到這公園散步閑逛談心，而此刻，幽黯的街道上，除了泰迪與薇姬，就只有一先一後的那人與卡凡。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那人由急走驀然變成了飛跑，在距泰迪薇姬不過三五公尺的後面，如離弦箭矢般往前疾跑，眨眼間跑到泰迪薇姬身後。

卡凡不禁大驚，恐怕那人會對泰迪薇姬不利，一面發足奔跑，一面高聲嚷叫：

「泰迪，小心背後！」

可惜嚷叫得慢了點。

那人不但奔跑的速度快，身手也很敏捷，一步衝到薇姬背後，執着薇姬掛在肩上的手袋猛力一扯，另一只手猛然一推薇姬，就那樣借力使力，將薇姬的手袋帶扯斷，手袋搶到手，身形斜竄，彎着腰，跳過一道欄杆，竄入山脚的一片矮樹叢中，消失不見。

薇姬驚慌得尖叫一聲，依傍在泰迪臂彎的嬌軀斜斜向前傾仆。

泰迪自背後急促的脚步聲响起，就提高了警覺，但萬想不到那人竟是個搶匪，待他聽到卡凡那聲嚷叫，扭頭一看，那人已衝到背後，正扯斷了薇姬掛在肩上的手袋皮帶，將薇姬斜推向他。

他本來可以採取行動，及時將搶匪阻截的，但薇姬向着他傾側前撲的身體却碰得他不由斜移一步，而他亦不能眼見薇姬撲仆在地受傷，本能的反應是摟着薇姬的手臂用力一圈一帶，將往前斜撲的薇姬身形扶穩，就這一刹間，那搶匪已逃得比兔子還快，消失在樹叢中。

自後趕上來的卡凡亦徒呼荷荷，眼睜睜看着那搶匪得手逃去。

薇姬已嚇得花容失色，緊緊地依偎在泰迪懷中，身軀輕顫着，輕泣起來。

泰迪只好用力緊緊摟着她，同時輕柔地俯低頭，在她耳邊安慰說：「薇姬，不要慌，現在沒事了，有我在，任何人也傷害不到你。」

一只手則輕拍着薇姬的肩背。

卡凡看着泰迪一直像哄嬰兒一樣呵護着薇姬，默不出聲，只是懊惱地緊握着雙拳。

薇姬在泰迪的呵護安慰下，受慌的心情漸漸平復，在泰迪的懷中動了動，輕聲道：「泰迪，我好驚，摟緊我。」

泰迪只好用力摟緊她，一面輕聲細語說：「薇姬，不用驚怕，不但有我保護你，你看看還有誰來了？」

薇姬埋在泰迪胸膛的頭驚怯地抬起來，詢問地看了泰迪一眼，然後慢慢順着泰迪目光轉過去，看見了卡凡。

泰迪撫着她的秀髮，提醒她：「是卡凡。」

薇姬也認出了卡凡，驚中有喜地說：「卡凡先生，是你！」

卡凡點點頭，道：「李小姐，妳沒事吧？」

薇姬的情緒大概巳平復下來，發現自己緊緊依偎在泰迪懷中，遂嚶嚀一聲，離開了泰迪的懷抱，嬌羞地低下頭，不敢望卡凡。

幸好這條路很幽暗，不然，定可看到薇姬緋紅的雙頰。

泰迪輕柔地握着薇姬的手，代她答道：「沒事，她的手袋被那人搶去了。」

卡凡氣憤地說道：「眞可惡，居然在我眼前搶了李小姐的手袋，那賊匪太猖狂了！」

泰迪輕問薇姬：「手袋裏有現欵及貴重飾物嗎？」

薇姬抬起來，瞧了泰迪一眼，說：「飾物倒沒有，不過是些化裝用品及幾百元現欵。」

卡凡問：「要不要報警？」

泰迪想了想，說：「好在損失不大，還是不要報算了，報了警也未必捉拿到那搶匪。」

卡凡頓足道：「我還以爲那傢伙就是那名跟踪你們的人，那傢伙足足跟了你們十多條街，原來是一名搶匪！被他這一攪，那名眞正的跟踪者起了疑，可能在發現那搶匪跟踪你們不久後，自動消失了。」

泰迪氣惱得差點衝口罵出一句粗話，好在警覺得快，及時吞回肚裏，恨恨說：「便宜了那傢伙，破壞了咱們的計劃，白費了一番功夫。」

薇姬靜靜地聽着他兩人說，本來她在見到卡凡時就覺得有點奇怪；卡凡怎會出現在這裏，從兩人的話中她聽出了一點端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知道隱瞞下去是不可能了，遂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咱們還是找個地方坐下來，邊吃邊談，好嗎？」

薇姬柔順地點點頭。

卡凡說：「正合我意，走了這麼長的路，肚子咕咕叫了。」

在一間雅潔的飯店坐下來，點了幾樣菜，叫了一瓶白蘭地，三個人邊吃喝邊說話。

薇姬本來是不喝酒的，爲了壓驚，破例喝一點點。

還是薇姬忍不住，首先說：「泰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泰迪輕聲說：「薇姬，說出來你不要驚。」

薇姬點點頭：「剛才已驚過了，現在不會再驚。」

泰迪瞧了卡凡一眼，然後轉對薇姬盡量用平淡的語氣說道：「咱們一直被人跟踪。」

薇姬張大雙眼，失聲道：「跟踪？什麼事要跟踪我們？」

泰迪苦笑道：「從我一發現有人跟踪起，我就想盡辦法要查出那跟踪的人，可惜，那人很高明，一直發現不到他是誰，今晚，我請了卡凡來帮忙，暗暗跟在咱們身後，希望能發現那跟踪者，結果一無發現，妳的手袋也被搶了。」

薇姬有點緊張地執着泰迪的一只手。「泰迪，怎會如此的？」

泰迪聳聳肩說：「我也不明白，所以要找出那跟踪者問個清楚。」

「你是幾時發現有人跟踪的？」薇姬問。

「就是那次我出院後約會妳那次，自此之後，只要我與你在一起，就感覺到被人跟踪，我不告訴妳，是恐怕妳知道後會驚怕不安。」

薇姬深情地瞧着泰迪。

一直沒作聲的卡凡這時插口說：「李小姐，有一點很奇怪的是，那跟踪者只在妳與泰迪在一起時才出現，泰迪單獨的時候，他就不出現，這一點很奇怪，所以我與泰迪認爲，那人之所以跟踪你們，可能是爲了妒忌，與泰迪上次遇襲有關連。」

薇姬身軀抖了抖，緊張地說：「那麼泰迪不是隨時會有危險？」

卡凡安慰她說：「暫時相信沒有，從那人只是跟踪你們這點看來，他不過想用這種無聊的方法嚇怕泰迪，令到泰迪不敢與妳來往。」

「好卑鄙！」薇姬將頭倚在泰迪的肩頭，担心地注視着泰迪：「泰迪，你不會因爲這樣離開我吧？」

泰迪輕拍着她的肩背，安慰道：「薇姬，我愛妳，無論怎樣，我也不會離開妳的。」

薇姬痴痴地說道：「泰迪，我也是一樣。」

卡凡眼見老友能找到一位這樣痴情美麗的女友而欣喜不已，但他却提醒兩人：「泰迪，李小姐，目前急需想辦法找出那名跟踪者，才能解除隱藏的威脅。」

泰迪在薇姬身邊說：「卡凡懷疑那人是妳的朋友或同事，妳想想在妳認識的朋友及同事中，平時有誰對妳有意思的？」

薇姬認眞地說：「你們眞的認爲是我的朋友或同事中的一個幹的？」

卡凡嘆口氣。「從種種跡象來看，這種可能性最大，我敢肯定，這一連串的事件，是因爲妳而引發的，從遇襲到跟踪，皆是在泰迪認識妳之後發生。妳想想，不會這樣巧合吧？」

薇姬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沉思了一下，說：「我平時在公司中對男同事很少假以辭色，絕少交談，只有在公事上才與他們接觸，我想不出男同事中有誰會這樣做，在我眼中，他們個個似乎都對我很好，沒有那一個表露出特別喜歡我的舉動，至於男朋友，可說少之又少，都是讀書時的幾個男同學，但他們都各自有了合心意的女朋友。」

「有沒有發現暗戀妳的人？」卡凡提醒她。

薇姬微紅的臉上羞意深濃，低聲說：「這我可不知道了，或許有或許沒有。」

——說了等於沒有話。

「李小姐，妳可有感覺到，平時有誰對妳特別留意，或多看兩眼的？」卡凡仍不死心。

薇姬想了想，有點羞澀地說：「多看我兩眼的人可多了，不論我走到那裏，那些討厭的男人總是像色狼一樣打量着我，初時我很尷尬，後來習慣了，也就處之泰然。」

卡凡在心裏嘆一口氣，這一問算是白問了，確實，像薇姬這樣艷麗迷人的少女，哪一個男人看見她不多看兩眼，飽飽眼福，這也難怪她習慣成自然，沒有加以留意了。

卡凡對着泰迪苦笑說：「仍是一籌莫展，茫無頭緒，不知怎辦才好。」

泰迪喝了口酒，說：「不要費神去談論這個令人困擾的問題了，還是放開懷抱，高興高興，難得咱們今天聚在一起。」

卡凡却凝重地說：「泰迪，今後務要小心爲上。」

薇姬亦道：「今後咱們少逛街，在屋裏坐，就不怕那跟踪者了。」

泰迪忽然正經嚴肅地對薇姬說：「薇姬，我現在正式向你求婚，妳願意嫁給我嗎？」

薇姬料不到泰迪竟會在大庭廣衆中，在卡凡面前，忽然向她求婚，刹時間紅暈滿臉，羞不可仰，那模樣實在動人，連卡凡見了也不禁心跳了一下！

嬌羞激動聲音微顫的薇姬，含情脈脈地望着泰迪：「泰迪，你……你怎會忽……忽然向我求婚？」

泰迪嚴肅地說：「薇姬，請不要問，妳是否答應我的求婚？」

薇姬垂下頭，用幾乎讓卡凡聽不到，喜悅激動的聲音向泰迪說：「泰迪，我答應你的求婚。」

泰迪狂喜得也顧不了是在大庭廣衆中，伸臂一把將薇姬擁在懷中連連吻着她。

幸好這時飯店中客人不多，但也引得不少人向他們望過去。

放開了薇姬，泰迪幸福地笑望着薇姬，說：「薇姬，咱們先訂婚，明天妳就回去公司宣佈，並通知妳認識的所有親友，當然，我會向妳父母正式提出。」

薇姬不解地望着泰迪：「爲何這樣急逼？」

一直微笑瞧着兩人的卡凡這時插口說：「泰迪，李小姐，恭喜你們，泰迪要妳這樣做，是有用意的。」

薇姬詢問地瞧着泰迪。

泰迪笑笑道：「我要妳宣佈咱們的訂婚消息，是讓那跟踪的人知道，好死了那條心。」

薇姬讚賞地瞧着泰迪。「這倒是個徹底解決的辦法。」

卡凡微笑道：「但願你們的婚訊，能息了那名傻子的狂念。」

當天晚上，泰迪當着薇姬父母的面前，正式提出求婚。

薇姬的父母見女兒同意了，他們自然不反對，事實上他們也很喜歡泰迪這個年輕人。

於是，他們共同商量着舉行一個訂婚酒會。

× × ×

自從薇姬在公司向同事宣佈她快要與男朋友訂婚後，這一招果然使得，接連幾日，泰迪與薇姬約會，再也感覺不到那種如芒在背，被人跟踪的感覺了。

泰迪暗暗爲自己這一高招感到得意，也鬆了口氣。

他將這現象告訴了卡凡，卡凡也爲他高興，同時向他指出，這證實了他的猜測沒有錯，那跟踪者確是薇姬認識的人之中的一個。

此後一直相安無事，兩個人在訂婚前的一段日子中，愉快融洽，沉醉在甜蜜蜜的愛情生活中。

這一天，是他們舉行訂婚儀式的一天，泰迪與薇姬兩方面的朋友都全部請來參加這個儀式。當然也包括了薇姬的同事。

訂婚儀式在薇姬父親一位富豪朋友借出的鄉村別墅中舉行，在那雅緻的花園中設酒會招呼到來參加儀式的親朋戚友。

卡凡對於好友的訂婚儀式，落力帮忙籌備，倒也攪得頗具規模，氣氛熱鬧，每一個來參加儀式的親友，無不衷心讚美泰迪與薇姬是天生一對，祝賀兩人一番。

時間已近下午二時，這是舉行訂婚儀式的時刻，卡凡忙着在花園中找尋在賓客間應酬招呼的泰迪，要他與薇姬準備一下，不要到時匆忙出錯。

泰迪是找到了，但薇姬却找不到，不知她去了那裏。

卡凡與泰迪大急，忙找到薇姬的父母親，詢問他們薇姬去了那裏。

薇姬的母親笑着告訴泰迪，薇姬剛進化粧間補粉，很快就會出來。

泰迪這才放了心。

可是，等到二時正，儀式要舉行了，所有到賀的親友都齊集在佈置好的花園中央，但女主角薇姬却仍未見她出現，令到泰迪焦急得直望着通向主屋的那條花園甬道。

卡凡走近薇姬母親的身邊，低聲說：「伯母，儀式要舉行了，薇姬怎麼還不出來，妳去催催她好嗎？」

薇姬的母親也很焦急，聞言忙朝主屋走去。

臨時闢爲化粧間的屋子就在主屋中。

兩時已經過了三分鐘，所有到賀的親友都有點急不及待了，有人在低聲議論起來。

最焦急的還是泰迪與薇姬的父親，其次是卡凡。

就在衆人的焦急等待中，等來的不是薇姬，而是薇姬母親驚慌匆急的脚步聲。

臉色蒼白，驚慌失措，喘着氣急奔而來的薇姬母親，帶來了一個讓衆人震驚的消息：「薇……薇姬……不見了……」

泰迪如頭頂响了一個炸雷，震驚得呆了呆，急忙上前扶着薇姬的母親。「伯母，說清楚些。」

薇姬的母親喘了口氣，定下神來，急促地說：「薇姬她不在化粧間，但她的化粧用品却擺在化粧枱上，人却不見了，粉撲掉在地上，我找遍了所有房間，也不見她。」

卡凡一聽，知道薇姬出了事故，一起拉着泰迪，往主屋奔去。

到賀的親友聽了薇姬母親的述說，個個臉露驚詫之色，交頭接耳，議論起來，場面很亂。

薇姬的父親及泰迪幾個要好的朋友只好出來維持場面，安撫賓客。

泰迪與卡凡一陣風般衝進化粧間，情形確如薇姬母親所說，薇姬不在，但枱上的化粧品却擺着，一個粉撲跌在地上，但薇姬的手袋却不見了。

卡凡與泰迪互相看了一眼，立刻衝出化粧間，分頭在屋內各個房間查看。

好在這間別墅的主人爲了方便他們休息，每個房間皆沒有鎖上，令到卡凡與泰迪搜查起來很方便。

可是，他們連洗手間也搜查過了，也不見薇姬的影踪，兩人開始放聲呼叫。

叫聲驚動了花園中的賓客，他們立刻又騷動起來。

有些賓客已散開來，在別墅四處尋找

薇姬。

他們都知道薇姬失蹤了。

薇姬的母親驚急得哭泣起來。

她的父親雖然比較鎮定，但也六神無主，一邊安慰妻子，一邊急得直搓手。

薇姬的弟弟也加入了搜尋姐姐的人羣中。

卡凡泰迪與帮忙找尋薇姬的熱心賓客，找遍了這座別墅的每一個角落，只差沒有將地皮翻轉，却就是找不到準新娘李薇姬。

泰迪整個人像瘋了一樣，不斷呼叫着薇姬的名字，到處奔跑找尋。

卡凡看見泰迪那樣子，心裏很難過，好不容易拉住泰迪：「泰迪，冷靜點，別那樣，這樣不會找到薇姬的。」

泰迪却掙扎着嚷叫：「放開我，我要找薇姬！」

卡凡用力拉着泰迪，大喝道：「泰迪，你冷靜點好不好？」

這一喝，果然有效，泰迪頹然坐下來——坐在一條欄桿上，用力扯着自己的頭髮。「薇姬，你在哪裏？怎會這樣的？」

卡凡用力按着泰迪的雙肩。「泰迪，你不要這樣好不好，薇姬現在可能很危險，咱們立刻報警吧。」

提到薇姬的安全問題，泰迪渾身一震，總算完全清醒過來，用力拍着卡凡的手臂，緊張地說：「對，咱們立刻報警！」

拉着卡凡，衝入屋中，撥電話報警。

× × ×

經過一番擾攘，與聞報趕來的警探詢問調查之後，總算告一段落，一個本來興高彩烈的訂婚儀式，却慘淡收場，那是卡凡泰迪所想不到的。泰迪尤其驚急惶懼，薇姬的失蹤已成事實。

薇姬的母親驚慌傷心得哭泣不已，做父親的也心情沉重，唉聲嘆氣，坐立不安，像個機械人一樣來回踱步，雙手互握，握得手指節也發白了。

薇姬的弟弟眼見姐姐失蹤，也焦急得直流眼淚，像個木頭人一樣坐着，不言不動。

卡凡雖然也爲薇姬的莫名其妙失踪而担心焦急，但他是最冷靜的一個，他一邊陪着神情呆木的泰迪，一邊思索起來。

他想得很多，想到薇姬失踪的各種可能性，最後，他推斷薇姬的失踪不是自願的，換句話說，她被人綁架的成份最高。

想到薇姬可能是被人綁架，卡凡心頭一動，莫非薇姬的失踪，是那名跟踪者的所爲？

他立刻伸手推推泰迪，急聲說道：「泰迪，薇姬的失踪可能與跟踪你們的人有關。」

泰迪神情一震。「啊？卡凡，你再說一次！」

卡凡於是將他的想法告訴了泰迪。

泰迪跳起身，急促地說：「卡凡，咱們立刻去找那跟踪的人！」

卡凡一手拉住他。「泰迪，別衝動，咱們連那個跟踪者是誰也不知道，如何能够找到他？」

泰迪洩氣地坐下來，喃喃道：「誰也別想傷害薇姬，誰要傷害她，我決不放過他！」

卡凡知道泰迪愛薇姬太深，所以受的打擊也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與泰迪平心靜氣地討論薇姬的問題，他決定先送薇姬父母回市區，再送泰迪回家，讓他睡一覺再說。

而留在這裏，也不能找回薇姬。

送了傷心欲絕的薇姬父母回住所後，卡凡送泰迪回家。

一直沒有出聲，狀若痴呆的泰迪，在回到家裏後，終於從沉重的打擊中回復過來，表情平靜地對卡凡說：「卡凡，你認爲薇姬會不會有危險？」

卡凡想了想，愼重地說：「可能不會有危險，若薇姬是被那跟踪者擄走的話，那跟踪者目的不在殺害她，而在阻止你與她訂婚，看來，這個人不是神經不正常，就是個單戀狂的人！」

「卡凡，會不會是匪徒爲了勒索贖欵，將薇姬綁票？」泰迪希望這種成份居多最好，因爲若是擄人綁票，那麼薇姬肯定不會受到傷害——綁匪志在金錢而不是傷人。

但卡凡却否定了他這種希望。「肯定不會是綁匪所爲，試問，薇姬的父母不是億萬富豪，只是一個中產者，匪徒將薇姬綁票，能够勒索到多少贖金？」

泰迪想想，也將這種可能否定了，卡凡說得很有道理。

「泰迪，今日是無法着手追查的了，好好休息一晚，明天我與你到薇姬工作的公司查一查，看看有無綫索。」

時候也實在不早了，泰迪受了這麼重的打擊，又忙了一整天，可說身心交疲，他閉上雙眼說：「卡凡，你也很累了，不要回去了，就在這裏睡一晚吧。」

卡凡也恐泰迪會做出傻事，反正他也經常在泰迪這裏睡覺，也就答應不回去，留下來。

這一晚，泰迪輾轉難眠，卡凡躺在床上，思索了很久，才疲極入睡。

× × ×

翌日，兩人吃過早餐後，立刻趕到薇姬工作的公司。

在總經理辦公室內，薇姬的上司陳總經理對於薇姬的失踪很重視，詳細向泰迪詢問薇姬失踪的情形，並對泰迪安慰一番，然後對泰迪卡凡說道：「兩位，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一定盡力帮忙！」

卡凡忙道：「陳總經理，謝謝你的熱心，我們想查一查貴公司今日可有職員請假或因事沒有上班的，不知可否帮忙查一下。」

「當然可以。」陳總經理注視着泰迪卡凡，「兩位是否懷疑薇姬的失踪，與本公司的職員有關？」

泰迪說：「只是懷疑，我們不放過任何一種可能性，請你原諒。」

陳總經理點頭說：「泰迪先生，你這種懷疑是合情合理的，換了是我，我也會這樣懷疑。」

跟着拿起內綫電話，吩咐一名女秘書進來。

那女秘書敲門進來後，他立刻吩咐女秘書向人事部查一查，看看今日有那一個職員沒有上班的。立刻回來告訴他。

那女秘書出去了一會，立刻回來了，

向她的波士報告：「據人事部經理說，今日有兩個職員分別請了病假與事假，一個是徐文達，另一個是劉學海。」

卡凡與泰迪都聽得很清楚。

女秘書報告完後，正想退出，陳總經理這才省起沒有吩咐女秘書將兩人的地址送來，於是又吩咐女秘書將兩名職員的地址送到他這裏來。

女秘書很快便將沒有上班的兩名職員地址送來了。

待那女秘書退出去後，陳總經理將那張紙遞給泰迪。「泰迪先生，希望你能够盡快將李小姐找回來，沒有她，我辦起事來諸多不便，她是個很好的女秘書。」

泰迪將紙張摺好，收起來，與卡凡站起來。「陳總經理，打擾了，很多謝你的帮忙！告辭了。」

陳總經理站起來送他兩人。「兩位別客氣，有什麼需要帮忙的只管來找我。」

兩人立刻按着那兩名沒有上班的職員的地址，找上門去。

× × ×

第一個找的是徐文達，因爲他的住址比較近。兩人按址找到去，開門的是徐文達的母親，當她知道兩人是來探她的兒子後，立刻熱情地開門讓兩人進去。

但徐文達却不認識兩人，望着兩人愕然不已。

泰迪與卡凡只好自我介紹一番，並道明來意。

徐文達病得不輕，是重感冒，躺在床上，懨懨欲睡，精神很差，而且他亦有醫生寫給他的病假證明書，及藥丸藥水，證明他昨日確實去看醫生。

兩人見他沒有什麼可疑的，逐告辭而出。

另一位請事假的劉學海，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泰迪卡凡找到去，他正與家人忙得不亦樂乎，滿身大汗，原來他請假是爲了家裏今日搬屋。

兩人略略與劉學海交談幾句後，立刻告辭。

兩個人跑了一個上午，毫無所獲，不覺有點垂頭喪氣。

他們兩人之所以調查薇姬工作的公司沒有上班的職員就是懷疑可能是她公司中的職員將她綁架，若果是，爲了將薇姬藏起來及看管，肯定沒有時間上班。

如今兩名沒有上班的職員均無可疑之處，兩人只好另找綫索。

× × ×

泰迪與卡凡奔走了一天，仍然打探不到一點有關薇姬的消息，到警局去探問，警方正着手進行追查，暫時還未有任何進展，負責偵辦這件失踪案的一位探長向他們表示，警方對這宗案件很重視，會傾力偵辦，一有任何進展，會通知他們。

在警局不得要領，兩人又趕到薇姬的家，希望綁走薇姬的歹徒打電話給她的父母，勒索贖金，從而得到一些消息綫索。

薇姬的母親由於担憂女兒的安危，加上驚惶過度，病倒了，她的父親亦是神色憂急，雙眉緊鎖，搓着雙手對兩人說：「薇姬的消息一點也沒有，亦沒有歹徒打電話來勒索金錢，眞急死人，不知薇姬現在情形怎樣？」

泰迪心內又失望又憂急，安慰了薇姬的父母一番後，與卡凡告別，趕回家去。

他希望綁架薇姬的歹徒會打電話給他，和他談條件。

還未將門打開，屋內已傳出一陣陣電話鈴聲，泰迪手快脚快，打開了大門，推門急奔而入，剛好來得及在對方收綫前將聽筒抓起。「喂，你是誰？」

話筒有一剎沒有聲響，泰迪以爲對方收了綫，正想將聽筒放下，却驀然傳來一陣神經質的語聲：「喂！你是泰迪嗎？快答我！」

泰迪從語聲中弄不清對方是否他認識的人，只好答：「我就是泰迪。」

話筒中剎那又沒有了聲響，泰迪正想問，聽筒中却驀然傳來一陣狂笑聲，聲浪震得他耳鼓嗡嗡作响，忍受不了，只好將聽筒移開耳朶一些，朝話筒問：「喂，你是誰？」

聽筒中却依然傳出狂笑聲，笑聲之响亮，連站在旁邊的卡凡亦聽得很清楚。

令人不能忍受的笑聲繼續着，泰迪氣得想將聽筒擲下，却被卡凡伸手阻止了，並朝他使了一個眼色。

那歇斯底里的狂笑終於停止，聽筒中傳來對方喘急的語聲：「泰迪，你就是泰迪？很好，你想知道我是誰？你永遠都不會知道！我已得到薇姬，從你的手上將薇姬搶過來，現在薇姬永遠屬於我的了，我得到薇姬了——！」

泰迪在那人初說話時，就伸手拉卡凡俯頭過來，貼着耳筒一齊聽，所以卡凡也聽得很清楚。

泰迪臉色一變，與卡凡對看了一眼，朝話筒急聲說：「喂，朋友，你千萬不可以傷害薇姬，你若有什麼要求或條件，盡管提出來。」

對方又再爆發出一陣狂笑聲，然後才急促地說：「泰迪，你聽着，我不要求什麼。薇姬現在是我的，我已心滿意足，你別妄想找到她，將她搶走，你永遠辦不到，辦不到——！」

聽這個人的語氣及說話時有點語無倫次，卡凡感覺到這人有點神經不正常，若薇姬眞的落在此人手中，對於薇姬的安全，他感到有點担憂了。

「朋友，你到底是誰？」泰迪忍着氣問：「你可不可先放了薇姬，然後咱們好好談一談？」

「薇姬不會離開我，永遠不會離開我，我不和你談，我要與薇姬說話了！」「嗒」的一聲，對方放下了話筒。

泰迪隨着那「嗒」的一聲，心也像被人猛扎了一刀般，臉上肌肉搐了搐，拿着話筒呆呆的忘了放下來。

卡凡同情地看着泰迪，伸手從他手中拿過電話筒，放下來，拍拍泰迪的肩頭。「泰迪，別這樣，現在總算聽到了一點有關薇姬的消息，你不用担心，從他的話推測。這個人一定是很愛薇姬的，決不會傷害她的。」

泰迪頹然坐在沙發上，用雙手捂着臉，好一會放開雙手，抬頭望着卡凡。「卡凡，咱們現在怎辦？」

卡凡沉思了一下，說：「目前唯一最快捷有效的辦法，就是通知警方，與警方

合作，相信那人必會再打電話來找你說話，到時，憑着警方精密的儀器，就可以測到那人是從什麼地方打出來的，知道了地方？那就不難找到薇姬。」

泰迪聽了卡凡的提議後，思索了一下，覺得卡凡的提議是目前最好的辦法，同意了。

事不宜遲，他們立刻出門乘車趕往警局。

幸好那位承辦的牛探長還未下班，聽說卡凡泰迪兩人有消息報告，立刻接見了兩人。

卡凡於是將那名綁架者打電話找泰迪的事，及通話的內容向牛探長說了一遍。「探長，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此人必定會再打電話來，我們求探長立刻派人到泰迪家裏，安裝錄音儀器，並通知電話公司，查一查那電話是從那裏打來的，這就可以追查到那綁匪的下落。」

牛探長很同意卡凡的提議，事實上他的手下忙了一天，對於這件綁架案一點眉目也沒有，難得有這條綫索追查，他除了多謝泰迪卡凡的合作外，立刻佈署一切。

那個電話之後，泰迪卡凡與警方有關人員留在家裏，等候那隨時打來的神秘電話，這是唯一偵查到綁架者的下落，找出薇姬的綫索。每一個人都很有耐心，但又焦灼地等候着，幾隻眼睛全部集中在那具電話上，希望能快些响起來。

在等候中，電話確是响過幾次，令到他們緊張得不得了。

令他們很失望，打來的電話都是泰迪的朋友打來探問薇姬失踪的事的，泰迪只好一一回復了他們的好意與關心。

等了一整天，那綁架者沒有打電話來，令到他們空等了一天。

第二天，就在他們等得又疲累又失望之際，電話終於急促地响起。

早巳急不及待的泰迪馬上精神一振，伸手就要拿聽筒；却被卡凡制止了，示意他等一等再拿起來。

警方的有關人員立刻準備，錄音的錄音，一名幹探隨時拿起接駁了的另一具電話聽筒。

泰迪終於拿起了聽筒。

那名幹探亦拿起另一具電話聽筒。

卡凡則俯頭將耳朶側在泰迪拿起的聽筒上。

泰迪才拿起聽筒在耳上，聽筒中巳傳出那綁架者神經質的語聲：「喂！喂，爲何這樣久才聽電話？你是那個泰迪嗎？你不想知道薇姬的情形嗎？」

一連串語聲像機關槍一樣從聽筒中傳出。

那探員立刻向泰迪做了個盡量拖延對方的手勢。只有盡量拖延對方，才能從電話綫路中追查出電話從哪裏打出的。

泰迪會意地點點頭，同時朝向話筒說：「朋友，你到底想怎樣？我可不可以聽聽薇姬的聲音？」

對方神經質地大笑一陣，急促地說：「我不想怎樣，薇姬是屬於我的，我要你放棄薇姬，不要找尋她！」

泰迪又氣又急地說：「朋友，你總不能長久將薇姬藏起來，既然你喜歡她，就不要亂來，先將薇姬放出來，由她決定喜歡誰，好嗎？」

「不，不，不！」對方嘶聲大叫，「薇姬巳經屬於我，任何人也不能碰她，見她，尤其是你！」

泰迪耐心地說：「你知道薇姬的父母很掛念薇姬嗎？她的母親爲了她的失踪，巳經病了，她很想見到薇姬，求求你先放了薇姬，一切好說。」

對方固執地嚷叫：「你騙我，騙我，我才不上當，我巳經擊敗了你，從你手上得到了薇姬，嘻嘻，薇姬在我這裏很好，她在我這裏很安全，沒有人騷擾她，我會好好對她，我愛她！」

泰迪不敢觸怒對方，只好委婉地說：「我知道你很愛薇姬，但你這樣做薇姬會喜歡嗎？若果你眞的愛她，就要將她放出來。」

對方喃喃道：「我愛薇姬，我愛她，我不能沒有她，現在我巳擁有她，我不會讓她離開我。」

接着大聲嚷叫道：「你永遠得不到薇姬，她是我的！」

「嗒」的一聲，收了綫。

泰迪只好不情不願地將聽筒放下。

卡凡嘆了口氣，有點担心地說：「簡直是個狂人，一個不可理喻的狂人！」

泰迪却充滿希望地望着那名幹探，急切地問：「查到那電話的來源嗎？」

那幹探說：「應該查到。」

這時一名與電話公司保持聯絡的警方人員上前說：「電話公司方面查到了那電話的來源，是從市郊南區一條綫路打來的。」接將那範圍在地圖上指出來。

那幹探自從聽了那人瘋狂說話後，對薇姬的安全也感到不放心。「事不宜遲，李小姐落在那人手中，可能隨時會遇到傷害，咱們立刻趕往那一地區展開搜查！」

×　×　×

牛探長帶領大批警務人員，連同堅持隨同前往的泰迪、卡凡，分乘幾部汽車，風馳電掣往市郊南區的一處地方。

根據從電話綫路中追查到的綫索，警方將那可疑地區的一切通路封鎖了，展開搜索。

那地區離市區頗遠，比較荒僻，散落地住着一些比較貧窮的人家，房屋全部是用木板鐵皮搭成的。

牛探長帶領大批人手趕到後，立刻分派人手，分成若干小組，逐戶展開搜查。

由於那些人家很分散，散處在一座山腳下，令到警方人員搜查時，添了很多麻煩。

這時天色很黯，太陽快將下山，所以警方的搜索行動必需要快速，否則，天黑後，搜索倍添困難，綁架者也容易乘着夜色潛逃。

牛探長留在座駕車中，通過無綫電指揮全面的行動。

依照牛探長的意思，是要泰迪、卡凡留在車內，不要參加警方的搜索行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而事實上兩人既不是警方人員，自亦無權參與警方的行動。

兩人只好留在車內，焦急地等着警方搜索小組向牛探長通報的搜索結果。

經過一番搜查後，大多數搜查小組用無綫電通話器向牛探長報告，搜索暫時仍

未有發現，搜索圈巳逐漸縮小。

泰廸在車內不斷聽到傳來的報告，心內焦急死了，如熱鍋上的螞蟻，再也坐不住了，他決定親自去搜索一下，他將自己的主意告訴了卡凡，卡凡當然同意。

於是，兩人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下車走動走動。

乘着牛探長正與手下通話，沒有留意他們的刹那，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立刻偷偷溜進離車子不遠的一個樹林子中，穿過樹林，藉着草樹山石地勢的掩護，奔上山腳。

待到牛探長發現兩人不見了，兩人巳影踪全無，牛探長心知兩人定是私自去搜索了，他很了解泰廸的心情，同情地搖搖頭，任由泰廸兩人行動。

×　×　×

警方將山脚所有的木屋全搜查過了，一無所獲，甚至連一點可疑的綫索也發現不到，詢問那些住戶，個個搖頭，表示一無所知，所有警方人員集中在山脚一片空地上，由一名探長的助手利用無綫電通話器，將搜索結果向牛探長報告，並請示下一步行動。

正在這時，山腰草樹叢中，有兩條人影在迅速閃動，被一名仰頭四處張望的軍裝警員望見，立刻引起軍裝警員的注意。

那名探員將這發現告訴了牛探長。

牛探長想了想，猜到在山腰移動的兩個人可能是泰廸，卡凡，遂在通話器中向那名助手作出指示：「那兩個人可能是泰廸與卡凡，他們從我這裏溜了，不要阻止他們，他們可能有發現，你立刻帶一半人手跟上去，另一半人手守在山脚下，監視山上的動靜。」

那名助手應了一聲，迅速分派了人手，帶着一半人手朝着山腰攀上去。

×　×　×

那名軍裝警員望見的兩人，確是泰廸與卡凡。

兩個人之所以爬上山腰，是發現了在山腰的一處山石夾雜着樹叢的地方，隱約露出一點木板，兩人不由好奇心大起，橫竪山脚處有警方人員在搜查，何不上去看個究竟。

那地方確實很隱密，在山脚下的警員，由於角度的問題，根本發現不到山腰處山石突出，草樹叢生的地方，掩藏着一間細小的木屋子。

泰迪，卡凡從側面望過去，才可以隱約看到草樹叢中露出的一點木板，待攀上山腰，才看清楚，那原來是一間穩固的木屋。

在這山腰隱蔽處搭蓋了一間木屋，姑勿論怎樣，也引起別人的疑竇。

泰廸在接近木屋時，心裏陡然產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隱隱感到這間神秘的木屋內，可能藏着被擄走的薇姬。

他緊張得一顆心蹦蹦直跳。

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緊張的一刻。

撥開茂密的樹叢，泰廸與卡凡終於窺看到這間木屋的全貌。

這間木屋很細小，建在山腰石塊風化了，凹下去的大岩石上，由於岩石的中心是凹下去的，而凸出的岩石邊沿，長滿了茂密交雜的草樹，將整間木屋遮蔽起來，在山脚從正面往上望，根本看不到那間木屋的影子，只有從側面，留心察看，才可以望見草樹叢中露出的一點木板。

泰廸緊張得手心揑汗，鑽出樹叢，正想掩近那木屋，突然從屋內走出一名雙目發光，身材高大，樣子頗爲英俊的青年，一眼就看到從樹叢中鑽出來的泰廸。

這名高大的青年一見泰廸，神情震了震，他錯愕的表情像是認識泰廸一樣，低吼了一聲，一個箭步竄前，一記左鈎拳，重重地擊在泰廸臉額上。

由於那人出現得太突然，加上泰廸又半彎着腰，眼看那人敏捷兇猛快速的一拳擊來，無從躲避，只好順着來勢卸避，雖然挨了一拳，斜傾在地上，眼前金星直冒，但還不至於當場暈過去。

卡凡眼見泰廸被那人一拳擊倒，叱喝了一聲，像一頭猛虎一樣竄出來，撲向那那名青年。

那名青年似乎想不到還有一個人潛上來，他本來想乘機向倒地的泰廸攻擊的，立刻將身一側，一脚向卡凡猛踢過去。

卡凡心頭一驚，身形偏擰，總算避過那一脚，搶步上前，一記直拳，擊向那名青年的心窩，另一只手併掌如刀，疾劈那踢空的一腿！

那青年狀若瘋狂般，雙眼兇光閃閃的好不怕人，但身手却不俗，仰身縮腿，避過了卡凡的攻勢。

「吐」的一聲，那青年在仰身的刹那，向着卡凡吐出一口唾沫，卡凡本能地閃身避讓。

唾沫當然沒有殺傷力，但沾在臉上，總是不舒服的，那名青年竟利用了人的這種心理，向卡凡連消帶打。

這名青年看來不簡單。

這時泰迪巳從地上爬起來。

那名青年見逼退了卡凡，正想施展招數，對卡凡展開攻擊，瞥見倒地的泰廸巳站起來，握拳向他逼近，臉色一變，蹲下來一個旋風腿，掃向兩人。

兩人急忙向後跳避。

青年却乘這刹那，竄向門口，一閃身進入木屋，砰一聲將木門關上，下了門。

泰廸與卡凡遲了一步，被摒諸門外。

兩個人立刻握拳擂門，一面高聲大嚷：「開門，快開門！」

屋內却沒有反應。

大概是攀上來的警員聽到兩人的呼喝聲，立刻傳來牛探長助手的呼叫聲：「上面是誰，發生了什麼事？」

泰廸巳開始用肩膀撞門。

卡凡則繞到屋後，希望能發現窗口，同時朝下面叫：「我們是泰廸與卡凡，發現了一間可疑的木屋及一名青年。」

山腰下立刻傳上來一陣興奮的呼喝聲，及攀爬聲。

那道門很牢固，以泰廸的力氣及身手，竟然撞不開。

泰廸邊撞邊喝叫：「快開門，警探巳上來了，你逃不了。」

這次屋內有了反應：「泰廸，別逼我，難道你想薇姬死？」

泰廸渾身一震，整個人如遭雷殛般，木立不動。

——果然找到了薇姬，原來薇姬就是

被這個狂人擄來這裏藏起來的。

泰廸心頭狂喜，壓抑着，驚急地大叫：「你別亂來，千萬不要傷害薇姬，一切有商量。」

跟着驚喜地叫：「薇姬，薇姬，妳沒事吧？應應我！」

屋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既聽不到薇姬的聲音，也聽不到那青年的回答。

泰廸不敢再撞門，站在門前，正想開口再勸說那名青年，門却忽然開了。

泰廸不禁退了一步。

那青年赫然出現在門口，雙手摟抱着一個全身被毛巾包裹起來的人，只露出一頭鬈曲的長髮及半邊臉。

泰廸一眼就認出了那是心上人薇姬。

他衝動狂喜得撲上前。「薇姬。」

薇姬像昏睡般雙眼緊閉，沒有回應他，那青年却一聲兇厲的暴喝，喝止了泰廸的前撲。「你若再動，我一刀殺了她！」一把明幌幌的尖刀，出現在那青年手上，頂在薇姬的心窩上。

泰廸一窒，不敢亂動。

山腰下的呼喝聲越來越响亮，表示軍警巳快攀上山坡。

那青年雙目中閃現着一種瘋子才有的眼光，神經質地望着泰迪，大聲喝道：「滾開！」

泰迪不由自主地向旁邊退開，但雙眼却一直注視着只露出半邊臉的薇姬。

那青年踏前一步，再兇厲地喝叫：「快讓開！」

泰迪不想那青年傷害薇姬，只好再退開。

那青年摟抱着薇姬，一步從泰迪身邊竄過，馬上回過身來，瞪視着泰迪。

泰迪接觸到那青年的瘋狂目光，不禁打了個寒顫。

若不是投鼠忌器，泰迪早巳出手制服那青年了。

但現在這青年只要一動手，就可以殺死薇姬，泰迪不敢輕擧妄動了。

他只好用口，「朋友，先放下薇姬，我保證不傷害你。」

那青年却摟抱着狀若昏迷的薇姬，一步一步朝後退，一雙眼兩邊亂閃，不答泰迪。

繞到屋子側面的卡凡，這時却不見了影踪。

原來他摸到屋後，站在岩石的邊沿，從一面僅容一人鑽得進去的窗子中鑽了進去，準備從後掩襲那青年人。

可惜那青年人巳離開了門口，並且面對着門口，令到卡凡無從下手。

那青年人一步步退上山，在適當的距離下，立刻轉身朝山上跑。

原來在他的背後，有一條登山羊腸小道。

泰迪焉肯讓他在自己眼前帶着薇姬逃遁，拔步就追。

才追了兩步，那青年霍然停步轉身，朝着泰迪歇斯底里地狂叫：「你若再動，我立刻殺了她！」

那樣子好嚇人，猙獰可怖。

泰迪一震，不情不願地站着不敢動。

那青年立刻轉身就跑。

泰迪眼睜睜看着那青年抱着薇姬越跑越高，卻不敢追，心裏像被利刀扎刺般。

卡凡從屋內走出來，安慰泰迪：「他逃不了，所有的通路皆被封鎖，山脚下面滿是軍警，待他們來後，再從長計議！」

他口中的「他們」，就是指攀上來的軍警。

二十多名攀上山腰的軍警，恰好看到了那青年抱着薇姬朝山頂跑去，立刻紛紛拔槍喝止。

那青年卻有恃無恐，沒有停下來，繼續向上跑。

泰迪見軍警拔槍，情急地嘶聲大叫：「不要開槍，薇姬在他手上，這樣會傷了薇姬的！」

其實軍警只是拔槍作勢，他們也很清楚，若開槍，雖然可以制止那人逃走，但却可能傷了人質，他們是來救人，當然不想被救的人受到傷害，那名牛探長的助手首先收回佩槍，並喝令其餘的軍警將槍放下。

打量了一下山勢與天色，那名探目立刻分派人手，從三面登山，追截那綁匪，並用無綫電通話器向在山下指揮的牛探長報告一切，請牛探長派遣人手，堵截那名綁匪，並强調人質在綁匪手中。

泰迪却再也忍不住，他不能眼巴巴看着那青年挾持着薇姬逃之夭夭，他先軍警一步，發足向山上直追。

卡凡當然跟着。

待到軍警發現，已來不及阻止。

× × ×

天色巳慢慢黑下來。

泰迪與卡凡終於在山頂上追上了那青年。

那青年竟然沒有再跑，摟抱着薇姬，坐在一塊危岩上，危岩的下面，是一道削壁，足有幾拾丈深，摔下去，一定身亡。

泰迪與卡凡不敢造次，站在危岩下，望着那青年，無可奈何。

那青年對於兩人的追到，像視若無睹，只顧摟抱着薇姬，吻個不休，並喃喃細語，兩人却聽不到他說些什麼。

泰迪眼巴巴看着那青年恣意地親吻着薇姬，心裏窩囊極了，激動得眞想衝上去捏死他。

誰要是看着心上人被人恣意親吻，不妒忌才怪。

卡凡也很氣憤，也爲泰迪感到難過。

天色終於黑下來。

幸好這時從三面登山的軍警趕到，他們身上皆帶有手電筒，十多條手電筒照在那青年身上，那青年無動於衷，依然親吻着懷中的薇姬。

那名探目因顧忌着薇姬的安全，沒有下令採取行動，只是下令軍警圍着那塊危岩，籌思對策。

眼前的情形，强行將薇姬自那青年手上救出來是不可能的，那樣可能會逼那青年走極端，殺害薇姬，最佳的辦法，還是勸說那青年自動投降才是上策。

那探目對危岩上的年青人勸說：「喂，你已經走投無路，快下來吧，只要你放開李小姐，咱們保證不傷害你。」

那青年恍如不聞，繼續親吻着薇姬。

泰迪看得又氣又妒又怒，渾身抖顫不巳。

探目見那青年不理會他的問話，以及神經質的狂吻在他懷中的薇姬，不禁苦笑着搖搖頭，向身邊的一名探員低聲說：「這人可能是個神經有問題的人。」

那探員亦有同感。「若不是神經有問題，怎會作出這種擧動！」

那探目注視着危岩上那青年的擧動，說：「若他眞是個神經有問題的人就頭痛了，這種人不能用常理去推測，也不能用對待一般綁匪的方法去對付他，看來要召一名心理專家來才成！」

那探員說：「看來今晚要在這山頭挨凍了。」

這時那青年停止了親吻只露出半邊臉、雙眼緊閉、沒有一點聲息的薇姬，瞪着圍在危岩四周的軍警人員及泰迪，卡凡，揮動着手中的利刀狂叫：「你們全部走開，不要來騷擾我。」

那些軍警人員雖然個個持槍，但只是作勢，鑒於薇姬隨時會受到那人的傷害，在沒有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之前，只好將其包圍起來。

牛探長從山脚下摸黑登上了山頂，當他目睹這情形後，也爲之皺眉不巳，感到很棘手。

但他仍試圖勸服那青年走下危岩，向警方投降。「我是牛探長，你走下來好嗎？那上面很危險，隨時會跌下去，你不是很愛李小姐的嗎？你也不想她不小心掉下去受傷吧？你有甚麼苦衷，說出來，我們帮你解決！」

牛探長不愧是個幹練的警方人員，說的話很是動聽，能够擊中對方的要害。

那青年聽了牛探長的話，果然像怕薇姬會從他懷中掉下一般，用力摟緊了薇姬，雙眼亂轉着，神經兮兮地說：「我不會離開她的，她是屬於我的！」

牛探長仍然溫和地說：「你說得對，李小姐是屬於你的，你先下來，有話慢慢說。」

那青年却突然像發了狂般，大聲叫道：「你們都不是好人，都想將薇姬拐走，薇姬是我的，我愛她！」

接又大聲嘶叫：「你！泰迪，你想將薇姬搶走！哈哈，但我終於得到薇姬，薇姬現在是我的了，永遠是我的了！」

泰迪幾次衝動得想衝上去，但考慮薇姬的安全，只得忍住，這一次，他忍不住了，冷冷說道：「你既然愛她，爲何强行將她擄走？」

那青年狂叫道：「因爲我要將她從你手上搶回來，薇姬只屬於我一個人，你休想得到她。」

泰迪想弄清楚，他是否那跟踪的人。「你就是跟踪我和薇姬的人？」

那青年得意地傻笑說：「我不放心薇姬，恐怕她受了你的欺負，爲了保護她，所以我要跟踪你們！」

那青年抱着薇姬又笑又叫又跳，看得各人心裏直跳，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失足跌下削壁，連薇姬也跌死。

一直沒有出聲，只是注視那青年的擧動的卡凡，這時看出有點不對了，不禁心頭顫動不巳。

原來他看出薇姬可能死了，要不然，經過這一番折騰，昏迷過去的人亦應該被弄醒了，同時，他還注意到，在手電筒强光的照射下，薇姬的臉上呈灰白之色，一點光澤也沒有。活人是不會這樣的，只有死人的膚色，才會失去光澤。

一時間，他不知將這些發現告訴泰迪呢？還是暫時瞞着他？

想了想，他決定還是不告訴泰迪，免他受不了打擊，作出不顧一切的行動，這只是自己的猜測，不能確定，若要確定薇姬是否巳死，除非能接觸到薇姬。

不過他却有了個主意。

根據他觀察所得，在他這一面的岩壁，是可以爬上危岩的，只要不被那青年發現，掩到岩脚下，然後慢慢往上爬。若果能够將那青年的注意力吸引住，說不定可以來個突襲，制服那青年，救出薇姬。

他將這個主意悄悄地向身邊的泰迪說了。

心亂如痲的泰迪聽了，立刻贊同。

無論如何危險，只要能救出薇姬，泰迪是毫不畏懼的。

這個行動一定要取得牛探長的同意，並在他的協助下才能實行。

所以卡凡悄悄移到牛探長身邊，悄聲將他的計劃告訴了他。

牛探長在聽了卡凡的計劃後，想了想，在目前這種束手無策的情形下，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他同意了。

不過有一點他不同意，就是不准泰迪，卡凡執行這項行動，由他的手下執行。

經過卡凡的苦苦請求，及保證下，牛探長勉爲其難地同意了。

於是行動開始進行。

× × ×

在牛探長的示意下，所有亮着的手電筒逐一熄滅，最後只剩一枝照射着危岩上的青年。

山上立刻黝黑一片，只剩一道電光照射，四週自然被夜色掩蔽了。

卡凡泰迪兩人就乘着黑暗，敏捷地從站立之處竄向岩脚下，貼身蹲下來。

十多枝手電筒只熄剩一枝，目的就是掩護泰迪卡凡竄到岩脚下，不被那青年發現。

這一着果然成功。

牛探長見卡凡泰迪第一步成功，立刻悄聲吩咐下去，將手電筒全部亮起來。

山頂上立即明亮起來。

這一着是方便卡凡泰迪兩人爬上危岩的。

那名青年這時摟抱着恍如死人的薇姬，坐在岩上，全不理會下面的動靜，只顧吻着薇姬，並喃喃細語，那樣子令人看了心裏發毛，一點也不覺得羅曼蒂克。

牛探長一看，正中下懷，這樣可以不費手脚將他的注意力吸引住，就這樣，卡凡和泰迪爬上去，也不會被他發覺。

不過他暗中吩咐手下，作好一切應變的緊急準備，如果行動順利，那就上上大吉，若有一點不對，說不得只好用强硬的手段了。

牛探長盡量不去看卡凡泰迪兩人爬上岩壁的情形，但又忍不住不看，因爲他太關心太緊張了。

還好，卡凡泰迪兩人身手矯捷如猿猴，悄沒聲地從岩壁的側面往上爬，慢慢爬

上了岩頂，將頭探上去。

牛探長人急智生，下令手電筒全部集中照射在那青年的雙眼上。

牛探長這樣做，目的是令到那青年在强光照射下，睜不開眼，就算能睜開眼，也不能視物。

這樣，卡凡泰迪兩人登上岩上，就不會被他發現，可以乘機發動突擊。

卡凡泰迪兩人像與牛探長有默契般，手電筒光集中照射在那青年雙眼上，令他抵受不了驟然的强光照射而閉上雙眼的刹那，兩人一先一後，輕巧地翻躍上岩上，撲向那青年。

那青年閉着雙眼，並用拿刀的手護在眼前，當然，看不到卡凡和泰迪兩人的出現。

兩人早已有了默契，卡凡撲前一把抓住青年拿刀的手，發力一扭。

泰迪與此同時，撲上前雙手並伸，一把攫住那青年懷中的薇姬，發力一扯，將薇姬奪入懷中，向後跳開，轉身就奔下危岩。

兩人的動作皆快如電光石火，一下子就得了手。

早已準備好的軍警，一見兩人得手，女人質安全脫險，立刻蜂擁上前，捉拿那青年。

那青年雙眼才開，冷不防手腕一緊，握刀不牢，利刀鬆脫跌落，同時摟抱在懷中的薇姬也被人搶走，情急之下身體撲前，另一只手猛一抓，將卡凡攔腰抓抱住。

卡凡一掙不脫，心內火急，因為若在這面積不大的危岩上糾纏，一個不小心，就會失足跌下削壁，就算不粉身碎骨，也會一命嗚呼。

他連忙一拳擊向那青年人的太陽穴。

那青年悶叫一聲，頭一歪，却沒有昏過去，抱着卡凡倒在岩石上，將卡凡壓在身下。

卡凡立刻奮力翻轉，不給他有揮拳毆擊的機會。

兩個人剎那在危岩上翻來覆去，幾次翻滾到危岩邊沿，嚇得在三面爬上危岩的軍警，心驚胆顫。

在危岩下的牛探長，驚急得大聲喝令手下趕快制止兩人的翻滾。

上到危岩的幾名探員是想上前制止，無奈兩人翻來覆去，無從下手制止，一個弄不好，可能自己會先跌下去，個個急得乾瞪眼，老鼠拉龜，無從下手。

一名身手比較敏捷的警探覷準一個機會，伸手想抓住剛好翻壓在那青年身上的卡凡衣服，那知慢了一點點，那青年猛力一翻，兩人打了個滾，又翻了開去。

誰知道這一翻却連連翻了兩翻，那青年的身體已翻出岩邊，往下一墜！

所有的警探看見，無不驚呼出聲！

卡凡的身體雖然也在岩邊，但被那青年抓着一墜，也被扯出岩邊，跟着往下墜落！

這一墜跌，摔下數十丈的削壁下面，兩人不死才怪！

泰迪這時已將薇姬抱下危岩，聽見驚呼聲，回頭一看眼見如此驚險的情景，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將抱在懷中的薇姬放在地上，不顧一切撲奔上岩。

卡凡是為了帮他救薇姬才甘冒此險的，若卡凡不幸墜岩而死，他如何對得起卡凡，及卡凡的父母！

所以他也不管趕不趕得及，一心只想救卡凡！

卡凡的身體翻空墜落，心內大驚，但他雖驚不亂，在千鈞一髮間，雙手拚命一抓，總算讓他抓住岩邊的一棵野樹葛藤，得以不往下墜。

但是那青年却死命抓往他的一條腿不放。

那根野樹葛藤或許暫時可以承担兩人的重量，但時間一久，只怕已無法支持兩個人的重量，最終還是摔死岩下。

他也不敢亂動，試圖將那青年掙脫，恐怕一掙動，會扯脫了那棵野樹葛藤。

就那樣，兩個人吊在岩壁上。

幸好那名身手敏捷的探員這時奮不顧身，伏在地面上將上半身探出，往下探望，剛好看到卡凡吊在空中，立刻伸下一只手，抓住了卡凡一條手臂，同時招手同僚，上前帮忙抓住他的雙腿往後拉！

待到泰迪登上危岩，幾名警探已合力將卡凡拉上來。

——當然，那名青年也連帶被救了上來。

但立刻被警探制服及鎖上手鐐！

那名青年在被鎖上手鐐後，一個勁嚷：「我要薇姬，我要薇姬！薇姬，妳不要拋下我……」

當他見到泰迪後，傻笑道：「嘻嘻，薇姬是我的，你永遠得不到她，嘻嘻嘻，嘻嘻……」

泰迪果然永遠得不到薇姬，他雖然救了薇姬的人，但救不了她失去的生命！

原來薇姬早已死了！

怪不得薇姬全無動靜，一任那狂人擺佈了。

泰迪起初還不相信，待他觸摸到薇姬冰冷僵木的臉頰，及看到薇姬失去活力的臉龐，他不相信也不能了。

這個打擊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大了，他第一次貞心地深深愛上的第一個少女，竟然死了，離他而去，永遠不能在一起！

他腦袋嗡嗡的轟鳴了一下，眼前一黑，差點昏到在薇姬的屍體上。

薇姬的屍體上，仍然穿着那襲訂婚時穿的白紗禮服。

「我要殺死你這個傢伙！」泰迪像頭瘋虎般跳起來，撲向那青年。

卡凡與幾名警探立刻上前扯住泰迪，不讓他幹出傻事。

那青年明顯的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單看他摟抱着薇姬的屍體不放這一點就看出，現在，他痴痴呆呆地喃喃自語：「薇姬，我愛妳，妳是我的，我要得到妳，永遠與妳在一起……」

事情完結了，而夜已深，無必要留在這荒山頭，牛探長於是下令全體人員收隊回去。

泰迪像傻了一般，抱起薇姬的屍體，一跌一撞地向山下行落去。

卡凡只好扶着他。

×　×　×

經過調查與詢問，那位擄走薇姬的青

年名叫何健新。二十三歲，任職於薇姬公司同一商業大廈的另一間公司，是一名中級職員，由於在同一大廈出入，所以認識薇姬，但薇姬却不認識他。

這個人外表高大健碩，樣貌也頗英俊，但却是個內向怕羞的人，自從看見薇姬後，就愛上了薇姬，但又不敢展開追求或向薇姬有所表示，只是一廂情願地愛上薇姬，視她為夢中情人，一直單戀着薇姬，每當看見薇姬就心花怒放，若見薇姬上下班與男同事同行，就會妒忌得咬牙切齒，寐不能眠，在他的心目中，將薇姬視作他的專利品！

街頭襲擊泰迪，並多次跟踪泰迪與薇姬，都是他幹的，他對於泰迪與薇姬在一起，恨得要命，一時衝動，幹出了襲擊泰迪的傻事來，後來見泰迪死不了，兩人反而更加親密，遂想用暗中跟踪來嚇怕泰迪，那知泰迪不但不怕，反而提前與薇姬訂婚。

當他從薇姬的同事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後，恨得牙癢癢的，遂動了擄刦薇姬的念頭。

在泰迪薇姬訂婚的那天，他預早駕駛一部偷來的房車，匿伏在花園牆外，然後剩人不備，潛進別墅中，一直暗中窺視着薇姬的動靜，薇姬在舉行儀式前，進化粧間補粉，終於給他有可乘之機，偷偷潛進化粧間，乘薇姬不及聲張呼叫之際，將一條沾滿了哥羅芳的手帕，掩在薇姬的鼻子上。

由於他心慌意亂，加上恐怕薇姬未暈，一直將那條沾滿哥羅芳的手帕掩在薇姬的鼻子上，直至將薇姬用房車載到那木屋的山脚下，才拿開那手帕。

那間木屋是他決定了擄刦薇姬後，才着手偷偷搭建的。

他滿心以為將薇姬擄刦，就可以得到薇姬，那料到由於他的大意，令到薇姬吸入太多的哥羅芳，又不及時將她救醒，至令到薇姬由於麻醉過度，心臟停止了跳動，一命嗚呼了。

這個人確是懦夫，心理不正常的人，薇姬生時，他只敢暗戀薇姬，偷偷看着她，從不敢在薇姬面前出現，或向薇姬招呼，待到薇姬被他害死，對着薇姬的屍體，他就有胆量了，整天對着沒有生命的薇姬又抱又吻，並喃喃細語，晚上則抱着薇姬的屍體睡覺，一點也不懼怕。

這樣的一個人，却害死了一個美麗可愛的少女！

×　×　×

經過審訊，法官終於判何健新誤殺罪名成立，判他十五年徒刑。

但泰迪却也生了一場大病，整個人心灰意冷，對甚麼事也提不起勁，像個行屍走肉一般，看了令人担心。

身體的創傷可以愈合，但心靈的創傷，只怕永遠不能愈合。

不管怎樣，身為泰迪老友的卡凡，看了他的樣子，憂心不已，結果他向公司提前要了大假，拖着泰迪登上飛往外地的航機，離開這個傷心地，到外面散散心，希望外面的陽光與空氣，能治愈泰迪心中的創傷！

（續完）

智慧與武技

優孟—諫葬馬

浮萍生

楚莊王的時候，有一匹心愛的馬，莊王以繡花紋的衣服給牠穿，把牠安置在一間華麗的屋子裏，用香床給牠睡，用棗乾餵牠吃，那匹馬結果因食得太胖而病死了。楚王命羣臣把牠埋葬，要他們用棺材收埋，用大夫的禮去葬牠。左右的人紛紛勸說，以為不能這樣做。莊王下一道命令說：「誰敢為了葬馬的事來規諫我的，我就宣判他受死刑。」樂人優孟聽到這消息，就進入金殿，仰頭大哭。莊王驚訝地問他：「為甚麼這樣哭？」優孟道：「馬是大王所喜愛的，以楚國那麼大的國家，哪兒去都可得到牠，如今牠死了，用大夫之禮埋葬牠，臣以為還嫌太薄，不够隆重；請大王以人君之禮埋葬牠吧！」楚王問道：「應當怎樣葬才好？」優孟答道：「臣以為要用雕刻精細的玉做棺材，刻有花紋的梓木做槨，用梗楓等木材做題湊（天子出殯所用），發動穿甲冑的兵卒上山開墓穴，令老弱的挑土；而出殯行列時，叫齊、趙兩國派人前行，韓、魏兩國派人在後面護衛，在廟堂供祭時要用牛、羊、豬三牲，比照祭天子一樣，使諸侯們知道；大王輕視人類而重視馬啊。」楚王道：「寡人的過錯，竟到了這個地步，要怎麼辦才好？」優孟道：「請大王以六畜之禮埋葬牠吧。要以墓穴代表棺槨，以馬房代替棺材，再下一些薑棗，煮成羹湯，讓牠葬在人們的肚子裏。」楚王都照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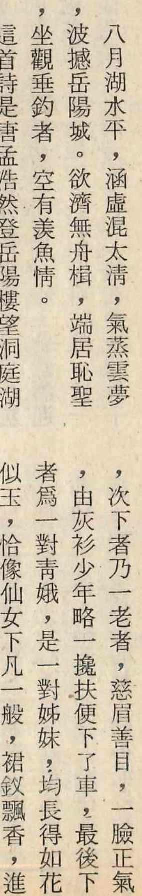
優旃

（一）大苑園的規諫

秦始皇本想把大苑園向東延至函谷關，向西拓至雍陳倉。伶人優旃說：「很好！最好再多放一些禽獸在這園裏；如果外寇從東方侵入，就教園裏所養的一羣鹿去抵抗就行了。」始皇因此停止了東延、西拓的計劃。

（二）油漆城牆的規諫

秦始皇死後，二世繼位，又想把城牆油漆起來。優孟道：「陛下雖然不開口說要油漆城牆，臣也要請油漆它的。油漆城牆老百姓因花費太多錢而發愁，但油漆起來，綿亘很遠，多麼美妙！外寇要爬上城牆，因太滑爬不上來，想要靠近，也被黏住弄污了衣服。但只有一件事是不容易設法的，就是沒有法子將它遮蓋起來，使它永久不被風吹日晒乾的！」二世聞言大笑，因此便停止了油漆城牆計劃。



一期完精選短篇／

塵飛瑞・文
盧令・圖

俠劍爭輝

橫霸肇廝殺 萍水生友情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

這首詩是唐孟浩然登岳陽樓望洞庭湖所作，前四句寫的就是洞庭湖的景色，可見岳陽樓是以能俯瞰遠眺「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的洞庭湖大觀因而出名的。

時爲元順帝元統二年十月下旬的某日，此日天氣晴和，洞庭湖雖屬冬季枯水期，銀沙一片，使湖水未能與天連接，但帆影參差，白鷗翱翔，風景亦殊不錯。

來自遠近各地，慕岳陽樓之名，來登樓一望洞庭湖的遊客，仍然不少。

岳陽樓是岳陽城的西門城樓，因爲來往的人多，所以使得西門大街也顯得特別熱鬧……。

這條大街上有家大酒樓，氣派不凡，門口左右各置有大石獅子一尊，門樓上橫書「名湖大酒樓」五個貼金大字，並一副對聯，右聯是「名滿四海知」，左聯是「湖甲天下廣」。

門前車水馬龍，此時來了一輛馬車，拉車的馬既肥壯而且車之構造及裝飾亦頗講究，顯屬私人所有備用者。

駕車者爲一壯漢，衣皮袷，目光炯炯，手執馬鞭略一抖動，鞭鞭伸、縮、捲、抽均在控制之中，便知其非一等閒之輩。

首先從車上下來者爲一少年，著淺灰色綢衫，書生打扮，相貌英俊，氣宇不凡，次下者乃一老者，慈眉善目，一臉正氣，由灰衫少年略一攙扶便下了車，最後下者爲一對青娥，是一對姊妹，均長得如花似玉，恰像仙女下凡一般，裙釵飄香，進得門來頗引起酒客們的驚艷和注目。

淺灰綢衫少年對伙計說：「給我們選個臨窗的席位，有好的菜給我們來七、八樣及酒兩壺就可以了。」

然後是那個執鞭的壯漢對伙計道：「小二哥，勞你將那四匹馬餵得飽飽的。」

伙計將他們帶到座位後，又有一羣人登樓而來，爲首者乃一五十開外的人，臂粗軀壯，面色如醬且罩煞氣，伙計見到他也現出忌憚之色，哈腰說：「劉爺，要吃什麼？請吩咐。」

這位劉爺嘴唇却未見動一下，只顧朝淺灰綢衫少年那邊走去。

此人姓劉，渾名熊拳手，是天獅堡的一名武師。

他到了那夥人坐處，粗聲問道：「老頭兒，這兩位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老者、少年、小姐及那壯漢都沒有理睬他一下，仍然在低談着他們的事。

熊拳手怒極，手一伸就要去抓那老者，可是在一旁的那個壯漢，手快眼銳瞬間竟把劉武師放倒在地上，那四個跟來的手下也一擁而上想動手，却給壯漢快如閃電的鞭法打傷了，似乎傷得不輕，個個都顯出痛得不好受的表情。

這邊老者、少年、小姐等四人，從事

情的發生到此刻，彷彿沒有看見一樣，他們仍然還在低談着。

壯漢此時冷然說道：「看你的穿着，不像公門中的人，你查問我家小姐是爲了什麼？你又是幹什麼的？」

「哼！」熊拳手暗忖道：「這小子看來不起眼，年紀也不大，眞有這麼大的能耐，憑俺數十年的功力，經驗，走遍大江南北還沒遇到這種事，俺不信邪，他眞能吃得住俺！」

熊拳手暗中蓄勁，一竄而起，去勢如箭，雙拳齊發，向壯漢襲去。

熊拳手心想，俺這一突襲，你這王八羔子是萬萬擋不住的。

但事實却不然，就在那霎時間，壯漢移身虛位以一招特異的手法將熊拳手再度摔倒在地，而且他的右手自臂以下似已不能動彈，痛楚之情溢乎顏面。

「巨劬，好了。」淺灰綢衫少年道：「等我來處理。」

壯漢道：「是，少爺。」

淺灰綢衫少年問道：「你們是天獅堡的人，是不是？」

「是又如何？」其中的一手下怒聲回質。

「沒有怎麼樣，不過你們橫行霸道，壞事做多了，必然會自食惡果的。」淺灰綢衫少年回道。

熊拳手休息了一陣子，似巳大減痛楚，恢復精神，冷笑連聲，道：「我們天獅堡巳縱橫武林十餘年，試問曾有那一個門、那一個派敢對本堡興問罪之師。」

「現在我們堡主選『江南八大金釵』，這兩個妞兒正合我們要選的條件，那除非你們自願獻出這兩個妞兒，否則你們休想離開此城。」熊拳手又道：「你們就把這兩個妞兒給我們帶走吧，你們便可安然離城。」

老者此時突然大笑起來，笑聲震耳，顯示了老者精純的功力，然後沉聲道：「只要你們有這個能耐，就怕你們沒有這個能耐，我看這件事只有你們堡主親自來辦了。」

「胡說，我們堡主手下有的是能人高手，對付你們這些無名門派，何至於他自己出馬。」其中一個手下應答道。

淺灰綢衫少年道：「我們不想你們遺屍或血濺在這個酒樓上而弄汚了這個酒樓，你們滾吧，立刻就滾！」

熊拳手道：「哼，你們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別得意！你們走不掉的，這岳陽城到處有咱們的人，我們不久就要跟你們算賬的，這兩個妞兒們也要定了。」

惡客一走，淺灰綢衫少年即找來掌櫃的，向他表明他們不欲與天獅堡的人再在此相遇，以免沾汚酒樓，要他儘快將酒菜弄好送來。

於是，沒有多久他們便用過了午膳，坐上車子朝南進發，出南門後車行較快，在大約有兩刻鐘光景，少年從車後窗自遠處看到有數騎飛馳而來，他知道那是截刦的人來了，便禀知其父，並要兩個妹妹也準備應戰。

馬拉的車總比不過單騎之快，不久他們便追上來了，爲首者爲一儒裝人，左頰有疤，年約六十餘，老者在車上已看到了，不禁一怔，暗驚道：是他，今日恐怕要糟！

老者雖預感事態不佳，仍然神色自若的對子女們道：「今日的事恐怕不能善了，若果如此，你們一定要先逃命，爲父的自會拚死擋住他們。」

淺灰綢衫少年急忙安慰道：「爸爸，不必如此憂懼，吉人自有天相，況且孩兒自拜一空羽士爲師蒙授『游龍劍法』及『乾元眞功』，數年來的勤練，功力巳有大進。」

「依孩兒的判斷：天獅堡最多派四個人前來攔刦我們，其錯誤在於未將兩位妹妹計入，所以只要我們五個人適當應付，即使來够四位普通的高手，而其中並無特等的高手在內，我們還是對付得了。」

姐妹倆也同聲說：「爸一向不准我們出手，我們也一向就被人視作爲弱不禁風，毫無武功的女兒身，現在總可以讓我們一試身手了吧？」

老者道：「你們姊妹倆此番定然可以出手了，但切記：要沉着，不可慌亂。如此才好。」

「其次，還要告訴你們的就是那左頰有疤，年約六十多歲，頦下留有數寸半黑鬍鬚的儒裝人，姓郭名卭崍，渾名疤面卭崍。」老者略爲揭起一角車幔，要他的子女認識一下，道：「此人廿餘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與爹打鬥，被爹用『移山劈』擊傷其左膊，遁離之時聲言一定要報此一劈之恨，並自報姓名及外號，亦要爹把姓名說出，爹自然也把姓名說出來，不過向他說明『尚無疤面渾名可以告知』時，他便悻悻然走了！」

大女兒問道：「爸爲此你就帶了媽和僕人等隱居幕阜山中，是嗎？」

「不錯，」老者道：「爹爲此乃隱居山中，潛心精練鎭龍尺十二招，迄今廿多年過去了，使爹對人生的看法又增加了不少的領悟，對名利的追求看淡了，尤其對江湖的仇怨更是不再將它放在心裏，心中了無牽掛，更覺心曠神怡。心想：對方也許跟自己一樣，這廿餘年的歲月，已使他有所醒悟，而把以前的仇恨不復記在心裏將之淡忘了，如此一來你不找我，我當然不會找你，便一筆勾消了，但從今日看來，顯非如此，爹的想法未免太天眞了。」

老者頓了一下，續道：「想起廿多年前爹至峨嵋山遨遊，疤面卭崍在山下擄得一少女在半山上强洩獸慾後，竟欲置之死地，少女跪地求饒命，恰好爹就在近處，聽得救命之聲乃迅躍至當場，因救人在千鈞一髮，就檢石爲暗器，喝聲淫賊接暗器，而將其嚇得忙往前側移躲避，救得該少女性命，就此與疤面斷殺起來，直打了五十餘招，終於擊傷其左膊，由此可知疤面卭崍好色心狠手辣，而且好勝。此事爹本打算不說出來的，但現在到了這個關頭，却不能不讓你們曉得了。」

老者最後又道：「好了，現在你們都知道了；此刻要牢記的一句話就是『量力而爲』，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們該懂得爹爹這句話的意思吧！」

少年及兩姊妹聽完其父最後的一串叮囑後，似欲辯而又無話可辯，表現出莫可奈何的神情！

老者作完最後的叮嚀後，又注視了一下他們那種欲辯無語的神情後，也不再多說，領頭下車。

下得車來一看，原來他們被四個人，以四角方式圍住了。

淺灰綢衫少年一看是四個人，不禁輕語道：「果不出所料，派了四個人來截刦，不知他們武功如何？」

隨即暗中略作評估：除疤面卬崍外，察其餘三位武功均不弱，但實際功力有多高，則難作估量。

郭卬崍此時嗥笑起來，然後大叫道：「張安澤，久違了，別來無恙！你們四位眞像怕羞似的，硬在車子裏逗留了好幾盞茶時光，難道你們在車子裏就能夠躲得過嗎？」

「疤面卬崍你既然等得不耐煩，何不攻上車來？」淺灰綢衫少年怒道：「諒你們也不敢。」

「不知死活的小輩，你怎知老夫的姓名。」郭卬崍桀桀怪笑道：「噢！原來老的告訴了小的，不足奇，不足奇。」

張安澤這時大笑起來，道：「姓郭的，你不是一直在尋找老夫嗎？現在我們終於遇上了，你可以憑你的本事報那一劈之恨。」

郭卬崍又桀桀怪笑道：「不錯，不錯！老夫一來是要向你報那一劈之仇；二來是奉湯堡主之命，要帶你那兩位姑娘回堡去！」

「匹夫無罪，懷壁其罪。」立於疤面右側方，一位濃眉虎鼻約四十餘歲著黑袍的人說：「張老頭，你帶着這兩位千嬌百媚的女兒拋頭露面，這就難怪會惹禍上身了。」

「你們這些淫魔强盗住嘴，我們那一個你們也帶不走。」二位小姐大概聽他們七嘴八舌的要將她們帶走，聽得惱了，嬌叱道：「我們手底下見眞章，看你們有多大的能耐！」

「哎呀！妞兒發怒了，美人兒愈怒愈美！」立於疤面左側方，面目黝黑，穿褐袍的老頭，哈哈笑道：「若不是妳們兩位美嬌娘合於咱們堡主定的挑選條件，郭大哥要找上張老頭兒還眞不容易呢！這正合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句話。」

淺灰綢衫少年怒叱道：「你們這些淫賊，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不必多說，你們上吧！」

此時立於車後，白面無鬚，氣宇不凡，約莫三十歲，年紀最輕的一位說：「咱們的確話講得太多了，讓他們覺得不耐煩，咱們還是辦正經事兒吧！」

郭卬崍道：「說得也是，我們這就向他們出手吧！」

郭卬崍話聲甫落，便摺扇一開朝張安澤欺了過去，待到其身前突扇化一桿點向他的右肩，張安澤人隨身轉，向左側一挪，避過了這一招，然後連聲喊道：「姓郭的，且慢，且慢！」

郭卬崍未再進招停身詫異的道：「張老頭，攪什麼鬼？」

張安澤道：「你以前用劍，現在却改行用扇，也不先給人打個招呼，這——」

郭卬崍插嘴怒道：「這……這什麼，這是老夫自己的事，你管不着，再說，你如果怕我用扇打不過老夫，就自願認輸，由老夫來給你——」

張安澤未讓他說完突然呵呵大笑打岔道：「疤面卬崍你誤會了，老夫只是爲你着想，怕你中途改行，吃虧的是你而不是我。」

郭卬崍連連冷笑道：「張老鬼，少廢話，看招。」

郭卬崍此時摺扇又開，頃刻扇化作層層之影，向張安澤罩了過去，張安澤不慌不忙將隱於袖中之鎭龍尺倏執手中迎了上去……

那最年輕的看到郭卬崍已經動手了，亦隨即拔劍在手，不打招呼，即朝淺灰綢衫少年攻去，少年立即亦以劍迎敵，來往幾招後，少年覺得對方功力比自己預估的只高不低，是自己出道江湖以來所遇到的唯一强敵，要將他擊敗打倒顯不可能，不禁暗歎道：唉！如此一來兩位妹妹可就凶多吉少了……。隨又暗想：依對方相貌來判斷，他看來不像是個惡人，我何妨問一問他的姓名，跟他一打交道，然後再作計較。主意一定，在接完第五招後即開聲問道：「對方兄台，可將否高姓大名及綽號賜示？」

對方聞名即虛晃一招閃出一旁，哈哈笑道：「我姓鄧單名一個玄字，至於綽號，你大概聽說過，你自己去想吧！你的姓我知道了，你的名却不曉得，請告知。」

少年道：「小弟名玉舵，玉石的玉船舵的舵，無外號。」

鄧玄道：「恕我託大呼你玉舵，你的功力不弱，如能在五十招內跟我打個平手，我姓鄧的就甩手不管此事，否則我就要管，一言爲定，你認爲可以嗎？」

張玉舵暗忖：他的武功確高於自己，不過高到什麼地步却不清楚。然而就目前情勢而言，莫說五十招，就是一百招甚至拚命，也得接下來，現在是五十招的限定，正是轉危爲安的機會，何況以自己的功力來說，五十招應無問題。於是便欣然回答道：「鄧兄台，此話當眞，一定可以算數嗎？」

鄧玄豪笑道：「我姓鄧的幾時食言過，又幾時誆過人？」

鄧玄說罷便向張玉舵進招，張玉舵此時一邊接招一邊還在枯腸搜索鄧玄的綽號，正在想得有些眉目，腦際間好像閃現出師傅曾提起什麼的當兒，鄧玄的招式已一招緊過一招，劍勢也越來越凌厲，張玉舵不敢再分心想下去，而抖擻精神與鄧玄拚鬥……。

那面目黝黑褐袍老頭却找上了這兩位姐妹，鋼鞭一揮道：「兩位妞兒聽着，我叫雷收，人呼單鞭黑煞神的便是，我來陪兩位玩玩。」

那個做妹妹的冷然說道：「我們不管你黑煞神，白煞神，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們亡。」

說罷，姐姐掄雙尺，妹妹提雙刀，一左一右便攻了上去。

黑煞神一面舞動鋼鞭一面大叫道：「好呀！妳們倒也爽快，不打招呼，便聯手攻上來也。」

兩姐妹各人的武功雖不及黑煞神，但聯手起來，其功力就不弱，他們就此纏鬥在一起……

那濃眉虎鼻黑袍人這時就只有找上那駕車壯漢了，他一旋身掄動龍頭杖便朝車旁壯漢攻去，壯漢早已有備，不待他近前，已一個側縱，橫移了約丈許，隨即將鞭一掀一抖向黑袍人面門點來，黑袍人挫身將杖一舉欲阻捲來鞭，壯漢一看又改點爲掃，朝他下方掃來，褐袍人突地直躍而起，同時揮舞龍頭杖向壯漢攻來，壯漢一瞥來勢凌厲而不敢接，迅即斜移六七步避開攻勢，黑袍人見這一搶攻把壯漢迫得連連移避，大笑起來，壯漢此時却大聲道：「不要得意，你敢把名兒，外號報出來？」

黑袍人哈哈大笑道：「告訴你，又何妨？俺名陳殊，綽名笑面虎。原來你就是幾招之間撂倒劉武師的人，確實有些能耐；不過，俺可不是劉武師，俺今日要你血濺此地，所以你的名兒不用告知俺啦。」

壯漢道：「我是姓武名小卒，根本無名可告。至於你要我血濺此地，那要看你的——」

陳殊未待壯漢話完，即掄杖急攻，其意顯欲在短時間內將壯漢置諸死地。

壯漢見他急攻，已猜知其意，一邊猛閃猛躲，一邊暗忖：自己與陳殊武功相較，顯然有一截之差，加之他用杖不利於用鞭的，今日若想保得性命，就唯有採取遊鬥之法。主意一拿定，即刻就行。

如此一來，陳殊的用意，自是不易辦到，他們的遊鬥也就展開了……。

天獅堡派出來的四位高手中，武功最高的是鄧玄，其次是郭卬崍，再次是雷收，較弱的是陳殊。

且說疤面卬崍與張安澤之拚鬥，接戰以後即打得難解難分；因疤面卬崍意欲藉其潛心研練之扇招及扇中精裝毒針，以爲必可置張安澤於死地而報一劈之仇，又可擄得二女立功揚名，一舉兩得。這種機會除此以外何處去覓？所以攻出招式都係奪命之招。

張安澤接招以後，心中亦意會到疤面卬崍已存殺心。所幸自己的鎭龍尺十二式一向也在精究勤練，有好些招式已改進，非從前之十二式可比，因此對疤面卬崍的招勢雖然殺氣騰騰無所懼，所懼者其扇中必藏有詭詐，張安澤一直在注意着。

現在張安澤也萌生殺機，狠起來了，他必須要在疤面卬崍未施展其扇中詭計之前將他打傷或甚至將其擊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那便是兩女可能被擄，或全家均可能喪生於此。

就功力來說，他覺得仍勝過疤面卬崍，於是他乘疤面扇勢略慢之際，一變招式爲最具威力的「遮天蔽日」反壓過去，疤面此時對張安澤的用意也有所覺，亦立即變換招式，以其最凌厲的「八方風雨」一招相敵，同時並射出其扇中暗器，在發出一陣不甚響亮的金鐵交鳴之聲後，他們兩人倏然分開，只見疤面右臂已爲龍尺所重傷，而張澤安的左肩則爲毒針擊中。

疤面卬崍立即裹傷並現出得意之色，故作豪笑道：「張老頭，你的這一招確具威力，重傷了老夫的右臂，不要緊！不過，老夫的這一針，雖非極毒可立喪人命，亦可在兩個時辰內取你之命，我還是上算呢。」

張安澤亦立即將毒針拔出，並取出隨身携帶解毒藥粉洒上，右手仍然執着鎭龍尺，嚴陣以待，他恐怕疤面卬崍有力量以左手續攻。自己雖然左肩已中毒針，却還有續擊之力；但因恐怕用力會加速毒藥的發散，所以作罷。

他的兩位女兒和單鞭黑煞神的厮殺，在最初的數十招中，兩個人配合得宜，打得很出色，使黑煞神對她們兩人也感到棘手。然而打到後來，由於黑煞神經驗老到，運用聲東擊西的方法破了她們聯手攻敵的打法，如此一來她們便只好跟他遊鬥。

幸好曠野有那麼大，馳縱不受限制，再加上黑煞神又顧忌將她們打傷，所以她們的遊鬥大概可以維持一段時光。

張安澤此時突然將頭一昂，環顧全場，首先看到他的兩個女兒正與黑煞神在遊鬥，自己不能去解救她們，覺得既難過又担心。

其次看到與黑袍人纏鬥的駕車壯漢，實際也處於遊鬥之中，又加重他的憂心。

最後，看到他所倚仗的兒子張玉舵正跟一位青年人戰在一起，而且打得相當激烈。

再細看這位看來不起眼的青年人，其武功竟在他的兒子之上。

這一看使他明白了，今天來的不僅都是高手，而且有些是非尋常的特等高手。

這一來不禁使他連連暗呼：完了！完了！

他，大丈夫欲哭無淚的輕喟而喃喃自語道：「我們雖是習武人，却不在江湖中；沒想到和疤面卬崍結的小怨，竟會招來這等橫禍。」

然後又對疤面卬崍怒罵道：「你們天獅堡主，這個目無王法的淫魔，我們若留得性命，決與天獅堡誓不兩立。」

「你們沒有機會。」郭卬崍冷笑道：「你中了我的毒針，性命已難保，而且非我獨門調配之解藥無法解毒，現在還在初發階段，感覺不到有什麼痛苦，一個時辰後你就知道它的厲害了，兩個時辰內你便沒命。再看你的兒子、女兒及那駕車漢，他們只是在拖時刻，拖不了多久的，所以你們非死不可。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保全你們的性命——」

「什麼方法？」張安澤語調森冷的打岔問道。

郭卬崍得意的道：「辦法簡單，獻出你的兩個女兒，並由我們將你、你的兒子及那駕車漢的一條右臂廢除。」

張安澤突然豪放的大笑起來，道：「老夫早就料到你會這麼說，你以爲我是儒夫？你想錯了，我張安澤寧折不彎，何況我深信我們有機會保得住性命，倒是你們恐怕沒有機會！」

郭卬崍以爲張安澤要向他出手死拚，不禁大驚，隨即發覺不是這回事，才神色自若的道：「張老頭，你預先約好有人在這時來接應你？」

「沒有。」

「此話怎說？」

「我們不作傷天害理的事，天不絕人之路。」

「從天而降的天將天兵？」

「或許！」郭卬崍嗄嗄怪笑道：「張老頭，你不不是在作白日夢？」

張安澤這時手突向前一指，道：「疤面，你看那不是來了？」

郭卬崍向前一望，看到黑煞神正用一式虛實兼用的招式將一位向其襲攻的妞兒給點穴定住了。

但隨即又看到一位藍衫人手一動，使的是武林絕學「隔空打穴」，又把黑煞神給點住在那裏。

這突發的事情，郭卬崍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楞在那裏，而張安澤亦覺事出突然，莫明其因。

他確實看到有個藍衫人出現，於是向前一指，正好給疤面卬崍一個立時的證明，卻沒有料到來的就是救星，而且武功奇高。

藍衫人隨即又一縱身，快如流星，便到了駕車漢和陳殊游門的所在，亦施打穴法將陳殊定住以後，即移身至張玉舵與鄧玄拚鬥的地方。

張玉舵與鄧玄已對拚了四十餘招，由於鄧玄的劍法既怪且快，而功力又深，張玉舵得自師傅一空羽士所授「游龍劍法」及「乾元眞功」因功力不足不能應付，勉強戰了四十多招，既感眞力有些難繼，且鄧玄招式在最後八招似乎愈來愈怪，劍勢也更快而沉猛，如此下去，最多能擋三、四招就要敗下來了，這一敗後果不堪設想！他不敢多想，而在此時也確實容不得他多想……。

藍衫人恰好就在此刻出現了，對着鄧玄直呼：「鄧前輩，你何必爲難這位兄台，不如跟在下比幾招，說不定對你更具意義，你以爲如何？」聲音不疾不徐，字句清晰有力，直灌耳朵。

他們兩人都聽到了，張玉舵覺得奇怪，鄧玄卻覺得更奇怪，因爲此時來了個認得他的不速之客，將眼斜睇，知來了個年輕人，即說道：「張玉舵，我們暫停。」隨即自動跳出鬥場。

張玉舵則如聽綸音聖旨，亦立即停手，一時心頭的緊張、重壓都鬆開了，如釋重負，對這位藍衫人又感激又覺得莫明其妙！

鄧玄對藍衫人端詳了一下，才認清他穿的是藍緞子長衫，頭戴書生巾，未帶兵器，年紀比張玉舵似乎還要輕，而長相卻較張玉舵雅俊些的少年。

鄧玄問：「小兄弟，我記不起來了，我們見過面？」

藍衫少年道：「不曾。」

「那你怎知我的姓名？」

「聽人說過。」

「何人？」

「恩師。」

「令師尊是誰，可否賜示？」

「不便說出，請恕宥！」

鄧玄道：「既是不便道出令師尊大名，兄弟自是不便強人之所難，不過你自己的姓名總可以報出來吧！」

藍緞衫少年道：「在下複姓百里單名天。」

少年隨又對張玉舵一揖道：「兄台，尊姓大名？」

張玉舵含笑回揖道：「在下姓弓長張名玉石的玉船舵的舵。」

百里天隨即對張玉舵說道：「張兄台，讓我來告訴你，這位鄧前輩就是近數年來名揚江湖的『怪劍鄧玄』。」

「可是，」百里天看了一下鄧玄，然後又道：「他的爲人卻也正正邪邪的。」

鄧玄只是微笑，並不以爲忤，好像他對這位年輕人有特別的好感。

「不過，」百里天接着又道：「依在下所聽所聞的來說，這個邪也不是很離譜的，落實言之，還不能算是邪，但江湖中人以有偏見的心來衡量，自然就是如此的了。」

鄧玄呵呵大笑起來，道：「百里小兄弟，你確是不同於一般江湖人，有卓見、有胆識，我不能錯過交你這個朋友。不過兄弟也有個不能解開的疑問，就是：『你知我如此之詳，然而張小兄弟竟對我一無所知。』其原因何在？」

百里天道：「原因很簡單，就是張兄台家人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不知。」

張玉舵道：「百里兄台說得一點不錯，家父自與疤面卬崍結怨後，便不想再過問江湖之事，如此一來我們便很少涉足江湖，經此教訓後，我們知道以後該如何做了。」

百里天道：「鄧前輩，在下說過代張兄台跟你比幾招，該如何比劃法，請前輩說明。」

鄧玄沉吟了一下，道：「就和張小兄弟一樣，以五十招爲限，若打個平手，兄弟自是立刻甩手不管。」

百里天道：「鄧前輩，似乎太多了，以二十招爲限，如何？」

鄧玄豪笑道：「百里小兄弟，你眞是快人快語，兄弟自是不便與你討價還價使人厭煩，就依你這個招數吧！」

鄧玄然後又一瞥張玉舵道：「張小兄弟，百里小兄弟願以廿招爲限，你敢承担嗎？」

張玉舵毫不猶豫的道：「鄧前輩，百里兄台豪爽的說出來了，我張玉舵又如何敢不爽快的承担下來呢？」

鄧玄又哈哈大笑道：「對，對！的確該如此。」

鄧玄道：「百里小兄弟，你不是徒手與兄弟過招吧？」

百里天道：「仍用劍。」

百里天隨即對張玉舵道：「張兄台，在下劍未隨身，可否將劍借用一下？」

「百里兄台，你代區區過招，不用客氣。」張玉舵將劍遞了過去道：「兄台儘用就是了。」

百里天接劍在手，即擺出朝天一柱香的架勢，表示敬重對方，向鄧玄道：「鄧前輩，在下獻醜了。」

鄧玄亦橫劍胸前，表示不輕視，說道：「百里小兄弟，就請儘管進招吧！」

剎那間兩人即戰在一起，但見劍光劍影，在一丈內劍氣凜凜，兩劍相格之聲，約莫不足一刻鐘的光景，兩人倏地分開了，原來廿招已打完，只見百里天仍然氣定神閒的若無其事，而鄧玄則現出有些氣急的神態。

百里天的劍術招式速勢和鄧玄的不快

也不慢，封格也恰當，所以不多也不少打了廿招。

鄧玄暗忖：這姓百里的少年，武功實在高得奇，此廿招顯然是承他讓了，不欲使自己名聲受損，若眞正跟他拚鬥，恐怕不出十五招就得敗落。因此更覺得他爲人的可愛，當下也不說破。

鄧玄對百里天道：「百里小兄弟，好劍法，兄弟領教了。」

百里天謙虛的道：「承讓，承讓。」

鄧玄又道：「百里小兄弟已與兄弟打成平手，兄弟不能食言，因而此間事本人就此不管了。至於兄弟和兩位小兄弟萍水友情，甚盼兩小兄弟日後北遊之時，能至太原鄧莊一敍。」

鄧玄話落即對百里天、張玉舵一抱拳，又對郭卬崍也一抱拳，就欲離去。

此時郭卬崍已來到一旁，起初莫明其妙及至看到鄧玄也向他一抱拳即欲遠走的樣子，心知發生了意外。他早就聽說鄧玄的「說做就做，說不做就不做」說一不二的性格。

所以，郭卬崍急忙說道：「鄧老弟，爲何在這時一走了之，對湯堡主所交付的重要任務，置之不顧，叫老夫如何交代，而以後你老弟又有何顏面再見堡主。」

鄧玄豪笑道：「郭老兄聽着，我鄧玄此次江南之行，進入天獅堡與堡主作短時交往後，已覺得他並不夠格稱霸武林，因此我與他並無主屬關係，請代爲我在他面前坦言『我鄧某人另有要事，不想再管閒事先走了。』就此告辭。」

話聲甫落，幾個飛縱便走得無影無踪了。

張玉舵未被點穴制住的妹妹奔來在張玉舵面前低聲說了幾句話。

張玉舵即對郭卬崍怒道：「疤面老鬼，你用毒針擊中我爸爸，解藥快拿來。」

郭卬崍瞋目道：「我的解藥是那麼方便的嗎？你爸爸也重傷了我的右臂。」

百里天這時瀏覽了一下全場，看到張家的一位小姐穴道還未解開，便說道：「張家兄妹你們先去解開那位小姐的穴道，然後一同去照顧你的爸爸。讓我來對付他，我很快就會過來。」

他們去後，百里天對郭卬崍道：「我有個好條件交換你的解藥，你願不？」

郭卬崍道：「什麼條件？」

百里天道：「用你那條右臂，交換你的解藥。」

郭卬崍嗔怒道：「什麼意思？」

百里天慢慢的道：「你這條右臂雖受重傷，還是有救；如若我將它澈底廢掉，便沒有救了。你如果不拿出解藥來，我就這麼辦，就是這個意思。」

郭卬崍直氣得怒如雷霆，道：「你敢欺侮老夫，老夫跟你拚了，天獅堡也不會放過你。」

百里天仍慢慢的道：「郭老兒，你可得聽明點兒，你就是右臂不受傷，也不是我的敵手，我無須欺侮你，再說，我還有個法兒，你如若一定不願意自己交出解藥，我就連點你幾處穴道，讓你動彈不得；你再看看你那幾個伙伴，被我點穴制住在那裏，他們是無法來帮你的，我可細心的從你身上搜得解藥。到那時你的這條右臂還是要廢掉，因爲我是言出必行的，你想想看，該如何抉擇。」

郭卬崍衡情度勢，覺得實在沒有選擇的餘地；如若不交出解藥，這個小輩可能說得出做得到，到那時吃虧的是自己，不值得；所以他無可奈何地答應了，將兩包服及敷的解藥恨恨的交給了百里天。

郭卬崍憤怒的道：「小子！報個名號出來，我郭卬崍必報此辱。」

「我複姓百里單名天。」百里天道：「郭老兒，奉勸你一句話，『多行不義，必自斃！』下次我們相遇之時，就是你的忌日。」

百里天拿了解藥便快步至張安澤那裏，將解藥交給張玉舵並告知用法後，又去將黑煞神和白面虎被點的穴道解開，告誡他們：「你們是天獅堡的爪牙，爲虎作倀的歹徒，本欲給你們各廢一臂示懲，姑念初次爲我所見，不爲已甚，放過這次，以後若再作惡爲我碰見，則非嚴懲不可，你們走吧！」

郭卬崍、雷收、陳殊三人心中固是極恨怒，尤其是疤面卬崍，更是怨憤非常，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又有什麼能耐奈何得了呢！只好回天獅堡去了。

現在時辰約是午後未牌時分，藍天萬里，暖陽普照的好天氣。

這裏是岳陽城外郊野的一隅，這塊地方本來會有好些人在這裏厮殺，顯得頗爲熱鬧，現在打殺停止了，又回復了平靜。

百里天再回到他們那裏時，除了受到張安澤父子由衷的感激外，更受到張安澤他兩位美如仙子又大方女兒的熱情招呼，在她們看來，百里公子不僅人俊美，而且武功據她們哥哥所述確非尋常，更是稱羨非常，自然對他垂以青睞了。

其中的姊姊首先說道：「百里公子，可否到我們家中待些時日，好讓我們報答你的救命大恩？」

然後妹妹也接着道：「百里公子，我們家雖處深山，正好避開了城市中的塵囂，何不來住上幾月，讓我們報恩，或指導或傳授我們武功。」

百里天對他們的感激盛情，當然固辭，只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不足掛齒。

「不過，」百里天說道：「將來若有機緣，區區願意拜候你們，至於目前則因尚有要事羈滯，不克分身。」

百里天隨即又一轉話鋒提醒他們道：「如果我們在此耽擱太久，天獅堡的人可能很快就會找上來，因此希望你們能趁早就道。」

他們一想也對，除張玉舵外，都登上了車子。

這時張玉舵很快的來到百里天前面，說道：「百里公子，我們雖屬萍水相逢，但我們的友情似已成爲摯友，是不？」

百里天道：「確有同感。」

張玉舵道：「百里公子，務請一俟得暇，駕臨寒舍暢敍。」

百里天道：「張公子，在下一等有閑，一定拜候各位。」

張玉舵又再三以隱居地點告知，才登上車子，互道珍重聲中離去，百里天一直目送馬車遠去後，才自行離開。（完）

武林軼事

麥海雲·文
盧令·圖

鐵橋三勇戰鄭英奇



舊日鐵橋三經常去報知寺作客，至於他自己，十分喜歡在報知寺後花園的一間精舍之內居住，可以說係佛門子弟，但又沒有剃光頭做和尚，這一類人稱做「居士」，要有很高深的佛學修養，否則，寺中和尚就會請他移居別處。

鐵橋三居住之處，乃係報知寺後花園西面的一座禪房，特別幽靜，外面寫「六一精舍」，內有一廳一房，非常整潔，廳外有許多棵竹樹，臨風搖曳，下邊就係紅花綠草，不管練武抑或潛修，都係一處好地方。

當時鐵橋三在廣州敎過幾個富翁練武，略有積蓄，不想再敎，移居報知寺內，天色只係黎明，便即起床苦練功夫，有時夜間一輪明月在空，他無法入睡，便又走出六一精舍之外，對着月影花香，練習武功。

由於鐵橋三的功夫係硬中帶軟，軟中帶硬，運用的時候認眞內勁充足，拳出如風，遍身骨節有「勒勒」之聲，就算對武功毫無認識之人，聽了亦會覺得練功的拳師功力深厚。

在報知寺的後花園左邊就係六一精舍，右邊却有一間茅舍，住在茅舍之內的人姓李，單名一個聰字，少年的時候因爲用心讀書，全不勞動，染了肺病，瘦骨嶙峋，且又經常咳聲四起，澈夜不眠，他感到心灰意冷，於是揀報知寺的茅舍居住，借此多吸一些新鮮空氣，由於他係書生本色，夜間遇到月色特別明亮的一晚，多數喜歡走出來吟詩作對，聊以寄情。

那晚他忽然聽到「勒勒」之聲，有如毒蛇走動，大感驚奇，跟着這神聲音追蹤搜索，突然發覺後花園的左邊有一個人站着練武，身材不過中等，但是開拳踢脚，便有「勒勒」的骨節聲，不同凡响，於是站在一旁，絕不驚動，等待鐵橋三練完武功之後，然後拍掌稱讚，趨前自我介紹，並請鐵橋三把武功傳授給他。

鐵橋三當時不肯授以武藝，說：「李兄，你應該知道，練武並非學來玩耍的，愈係練得深，打起來的時候就愈加厲害，兩虎相耍，非死則傷，如果沒有練過武功，就算打鬥，不過輕傷而已，故此，骨節孱弱的人，不宜練武，如果練習武功，準備一生絕不打鬥，那就更加不必多此一舉了。」

李聰嘆息一聲，說：「師傅的眼光不錯，一看就知道我只係書生，並非練武之人，我實不相鬥，告知師傅，由於我一向專心攻讀，缺少運動，肺部隱隱作痛，故此在寺內的後花園建築茅舍休養，既然有機會跟師傅相遇，此乃天賜之緣，就算師傅不肯教我武功，亦盼指導幾招，讓我有些活動，快些驅除病魔，可否請師傅賜告大名呢？」

鐵橋三看見他談吐溫文，確係書生模樣，亦很高興跟他結交，坐下來說：「我姓梁，叫做坤，乾坤的坤，排行第三，武林中的朋友叫我做鐵橋三。」

當時鐵橋三威名遠播，李聰微有所聞，聽了大喜，說：「原來係鐵橋三師傅，無怪練功之際，骨節有勒勒的聲响，豪氣迫人，既然知道師傅的大名，我更加興奮，就此跪地拜師，就算你不傳授武功給我，亦盼將強身健體的一些輕鬆拳脚教授給我，師傅請受弟子一拜。」

李聰的確聰明，說到這裏，跟住跪地拜師。

鐵橋三一時高興，扶他起來，說：「剛才我所練習的是鐵綫拳，認爲身體孱弱之人，如果練習到筋骨有如鐵綫，那就瘦而且健，不必畏懼病魔，一來健身，二來打出的拳係有內勁，故此骨節勒勒有聲，既然李兄想學習這種拳脚，不如把它傳授給你，希望你的病體早日恢復健康。」

李聰就此大叫梁師傅，跟住就開始學習易筋經。

鐵橋三認爲鐵綫拳係由易筋經演變而成，易筋經帶柔，鐵綫拳帶剛，剛柔相濟，如果爲了驅除病魔，先學易筋經，李聰從那一晚開始，每晚必到六一精舍之前向鐵橋三學習，李聰由於抛開世俗的應酬，單獨留在茅舍，有的是時間，逐日苦練，不過一年果然沒有病痛，健康如常，兼且略有武功的根底，鐵橋三看了亦覺高興。

有一晚，鐵橋三在客廳之內跟報知寺的主持濟可禪師暢談佛經，突有守門僧人入報，說是戶外有一位彪形大漢係和尚模樣的人，請求在此掛單，可否核准？敬請方丈定奪。

濟可禪師聽了便叫看門僧把他引見，守門僧把這個新來的和尚引入禪房之際，鐵橋三抬頭一望，暗吃一驚，因爲此人好似江湖大盜的模樣，頭如巴斗，濃眉大眼，臉肉橫生，且又耳後見腮，十分肥壯，看來不像是捱蔬菜鹹豆的和尚可比，他覺得這個和尚有些不妙，但却不願開口，那晚他有事，就此先行告退。

事隔多日，鐵橋三已經忘記此人的模樣，旬日後，濟可禪師突向鐵橋三訴苦，說：「新來的掛單和尚叫做惠慈，原來這傢伙的武功認眞犀利，一拳能够打斷四寸口徑的木柱，白晝前往三元里賭館烟檔林立之區鬧事，連傷數人，有時刦財刦色，由於他的行爲無賴，但却武功犀利，賭檔裏面的人糾集打手二十之衆，刀槍並擧，打算把他斬爲肉醬，殊不料惠慈和尚一旦發威，把二十幾人打倒，後來賭檔中人索性聘他做賭檔的保鏢，每月送他一百兩白銀。

「本來每月有一百兩白銀收入，應該滿足，可是，惠慈和尚天生劣性，貪而無厭，不過旬日，已經在外邊勒索收規，肆無忌憚，故此我亦感到難以應付，不知如何是好，敬請梁師傅協助一臂之力。」

鐵橋三說：「我跟外邊武林中人亦有多少來往，很容易調查出你說的惠慈和尚係何方神聖，過了幾天，我查到他的來龍去脈，然後對你說知，再行定奪。」

不過三日，鐵橋三就查得清清楚楚，夜間跟濟可禪師交談，說：「這傢伙以前大概係江湖大盜，並非和尚，後來不知如何，勉强出家，變成和尚模樣，仍是劣根不改，從北方走到南方來，嫖賭飲吹，無所不爲，因爲三元里的幾間賭檔給他傷了多人，自知不敵，故此想把他暗算，這傢伙然後穿了袈裟，向你報到，看做掛單和尚，照這樣看，他遲早都會令到報知寺的人受累，不可不防。」

由於鐵橋三指點一番之後，方丈濟可就更加不安，悶悶不樂，却又無可奈何。

再過幾晚，惠慈和尚深夜回來，看見鐵橋三敎李聰練武，鼓掌稱善，說：「我並非晚晚夜歸，不過今晚心煩意亂，看見明月在空，到外邊略爲走動而已，偶然看到兩位居士的武功超卓，心裏佩服，至於梁師傅更加厲害，極盼梁師傅指點幾招，未知梁師傅意下如何呢？」

那時鐵橋三已經知道他的行爲不檢，怎會敎給他武功呢？當然再三拒絕，自此之後，惠慈和尚就對鐵橋三懷恨在心，其實他想拉攏鐵橋三變成無惡不作的鼠輩，因爲鐵橋三拒絕，故此懷恨於心。

有一晚，鐵橋三有些不舒服，很快入睡，後園只有李聰一個練習技擊，靠近午夜，惠慈和尚又帶醉歸來，酒氣熏熏，搖搖擺擺的走入後園，向李聰說：「師兄，梁師傅到甚麼地方去呢？」

李聰對他說知，鐵橋三有些不舒服，故此沒有出來。惠慈和尚心裏暗想，僅得李聰一人，正好趁這機會試一試鐵橋三的武功，說：「李師兄，聽說你跟隨他學習武藝，有一年半過外，俗語說得好，不打不知，我想跟你過招玩玩，看看師兄的武功究竟高我幾級，可否讓我奉陪呢？」

李聰說：「你曾經在外邊練習武功，體力驚人，根基深厚，當然比我高得多，如果互相較量，我一定給你打傷。」

惠慈和尚說：「彼此較量，有何相干呢？大家係武林中人，練習技擊，乃係研究性質，即使錯手，有些損傷，只係輕傷而已，互相體諒便是，我確係想知道你的武功屬於那一派，跟我過招的時候，有何特色，眞的盼望李師兄落場玩玩。」

李聰給他說服，點了點頭，便即擺下架式，叫對方先攻，李聰所擺的招式，左弓右馬，中路空虛，惠慈和尚認爲向旁邊殺進，一招就把對方擊倒，大喝一聲，雙拳齊出，向李聰右邊腰間攻入，李聰立刻將馬步一變，先向右邊撥開，然後揮拳向對方出擊，此乃十分正宗的攻守姿勢，怎料惠慈和尚那雙手並非實招，只係虛招，故意引到李聰由守勢變成攻勢，然後出擊，左手捉住李聰打出來的右臂，右手由下邊穿上，變成二龍爭珠，向李聰的一雙眼插去。

李聰由於右手被握，無法擺脫，稍遲半步，一雙眼就會給對方插盲，幸而他練習鐵綫拳已久，且又得到名師指點，知道絕處求生的招式，急忙將自己的頭向後一仰，避開對方雙指，整個人撲向地上，連帶惠慈和尚一齊滾倒，從鐵綫拳變成猴拳，於是惠慈和尚的招式落空。

照計惠慈和尚用毒招傷人，雖然落空，並非算得打敗，根本應該知難而退，殊不料他發覺到李聰在地上滾了滾，剛站起來，似乎脚步浮浮，以爲對方氣力不繼，突然標馬上前，一拳由空中打落，這一招「獨劈華山」又快又急，如果李聰給他打中頭頂，登時腦爆身亡，可是，李聰並非眞的脚步浮動，只係擺出風擺殘荷的姿勢，誘敵進攻而已，他盡可以用一條腿承受自己的體重，踢出另一條腿來，由於他踢出係低撑脚，快過對方提起一拳打落，故此惠慈和尚的獨劈華山沒有打中他，他已經一脚踢中惠慈和尚脛骨，那是人體當中

最脆弱之處，毫無肌肉遮掩，叫做照面骨，一踢就傷，痛澈心肺，轟然一聲，倒下地來，就此分出高低。

惠慈和尚狼狽爬起，滿臉羞慚，向他請罪，並說他以前所學的招式俱是如此，並非招招都係以毒招出擊，李聽反而原諒他，說：「師弟，我一時大意，傷了你的脚，幸而我有師傅秘傳的跌打丸，替你敷治，很快就痊癒。」

說完那句話，他就回到茅舍那邊取出跌打丸替惠慈和尚醫治。

惠慈和尚多次想拜鐵橋三爲師，鐵橋三不允，他自己仍曾稱鐵橋三爲師傅，並叫李聽做師兄，自居爲師弟，實則始終想把鐵橋三拖下水，狼狽爲奸，他以爲李聽只係學過一年多些，如果比武，準可以一拳把李聽打倒，料不到他竟被李聽打傷，心裏暗想，憑自己的功力，一定無法向鐵橋三尋仇，不過一脚之仇，不能不報，苦想多時，忽然想起他有一個酒肉朋友，姓鄭，叫做鄭大郎，乃係一名豬肉佬，拳出如風，又快又準，這傢伙在西門開設一間肉店，叫做英記，有一次他劏豬之際，右手執刀，左手壓在豬頸，正想刺殺這一頭豬，不料偶然左手一鬆，那一隻豬狂性發作，身形滑落，順勢一標，在店內亂竄一頓，伙記看了，紛紛走避，鄭大郎發脚追上，盛怒之下，左手向下一拳，這一拳打在豬頭，轟然一聲，大豬倒地喪生，頭骨盡碎，各人看了，驚奇不已，事後傳出，都有這種說法，認爲鄭大郎一拳把豬頭打碎，如果他跟普通人交手，吃了一拳，此人必然立刻喪命，故此，他就聲譽更响，西門一帶的邪門人馬，奉他爲神。

這個鄭大郎不止是精通武功，而且曾經在西門當地一個老教頭叫做李二公學習，從剛化柔，武功更加深厚，由於這鄭大郎一向流連在賭檔妓院，物以類聚，跟惠慈和尚一見如故，變成知己，那一晚，惠慈和尚渴望擊敗鐵橋三以及李聽兩人，却又無計可施，突然想起鄭大郎，認爲邀請鄭大郎加入戰團，施展詭計，突然出擊，必可制服鐵橋三，甚至可以進一步嚇走報知寺方丈濟可禪師，自己榮登寶座。

他想到這裏，樂得心花怒放，便即安睡，翌日中午，他睡醒之後，立刻走向西門的英記豬肉店，那時早飯已過，鄭大郎躺在長櫃後面一張長櫈上面，就此入睡。

惠慈和尚走進去的時候，他在夢中覺醒，看見老友到訪，非常高興，兩人照常的到第六甫一間烟館裏面揀個幽靜床位，相對抽吸大烟，嘆過兩口鴉片之後，鄭大郎問惠慈和尚最近有甚麼好去處，惠慈和尚搖頭嘆息，說：「大郎，你是否日前被鐵橋三殺敗呢？」

鄭大郎愕然，道：「我從來沒有跟這個人交過手，亦未認識其人，那一個人叫做鐵橋三呢？」

惠慈和尚說：「這傢伙自稱說是少林子弟，曾經大敗錢猛虎，以及盂南、鄭龍這三個教頭，因此享譽，相信你不會不認識他，不過，此人貌不驚人，你或者看了未必記得起。」

鄭大郎說：「我未跟他交過手，和尚究竟從何處聽到我曾經給他殺敗呢？」

惠慈和尚說：「此係我親耳聽見的，鐵橋三今早在飯堂之內談及武功，對各寺僧說西門鄭大郎能夠打碎豬頭，究竟係一名肥佬，武功甚差，前幾日我跟他偶然交手，不過三招就把他打倒在街上滾來滾去，以下他再說些甚麼，我也無法記得清楚，只係這幾句跟老哥有關，故此今日特來拜訪你，究竟爲何發生打鬥而已。」

惠慈這傢伙的口才甚好，鄭大郎本性非常傲慢，只係豬肉佬，聽了此言，果然不堪一激，怒沖沖的說：「鐵橋三跟我無冤無仇，他居然無故將我詆譭，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非打不可。」

惠慈和尚說：「鐵橋三在西關甚有名氣，响噹噹，實際不堪一擊，我跟你兩人情深如海，如果你向鐵橋三報仇，我有這種義務在旁相助，實行兩人一齊出擊把他打倒，然後廢了武功，使他不敢大言不慚。」

鄭大郎說：「一個鐵橋三並無飛天本領，我就算僅有一隻手，跟他搏鬥，亦可打贏，何必要你帮忙一臂之力呢？你快些引路，帶我見鐵橋三，當面質問他，如果我跟他交手，你切勿走近，免得外人說兩個人打一個。」

惠慈和尚說：「如果我們兩人去找鐵橋三算賬，有如踢盤，認眞唔妥，一來鐵橋三住在和尚寺內，向他挑戰，失了身份地位，二來在和尚寺打敗鐵橋三，只得幾個野和尚看見，有甚麼用呢？如果你有心跟他較量，一決雌雄，倒不如我設法把他帶到這個地方的戶外，由你向他挑戰，今日你在午後開檔，行人衆多之時，我帶鐵橋三來，你在衆目睽睽之下引他交手，把他打傷，那就可以一舉成名。」

鄭大郎確係粗人，聽了喜出望外，說：「和尚，你的計劃不錯，我先離開烟館到豬肉店，你帶鐵橋三到來可也。」

鄭大郎回到豬肉店，腰間緊束綢絲帶，準備搏殺，至於惠慈和尚，回到報知寺，瞥眼看見鐵橋三在客廳跟其他寺僧交談，他趨前突然說：「鐵橋三師傅，你昨日跟一個人在西門交手，有沒有受傷呢？」

鐵橋三說：「三日以來，我未出山門半步，焉能與人打鬥呢？」

惠慈和尚說：「如果你所言屬實，那就認眞出奇了，師傅一雙脚雖然沒有踏出山門，這件事情已經傳遍上下西關各處，西門口有一間英記豬肉店，豬肉佬叫鄭英奇，又名鄭大郎，他在福來茶居向客人說知，昨日跟師傅在西門口比武，給他用一隻穿心掌打到師傅碌地，狼狽而逃，因爲福來茶居有很多茶客，一經傳出，衆人皆知，我亦覺得出奇，事實上很難打得過師傅，故此到來一問。」

鐵橋三說：「鄭英奇究竟是何方神聖呢？他究竟學那一派的拳脚呢？」

惠慈和尚說：「我亦不知道他是那一派的人，因爲他曾經跟過幾個拳師習技，後來拜豆腐佬李二公爲師，內外功都非常精湛，不過性情兇悍，目中無人，西門口一帶都奉他爲神，無人敢向他挑戰，他除了做劏豬佬兼係拳師，至於他何故要詆譭師傅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師傅想知道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不妨到他的肉店一問。」

鐵橋三果然中計了，怒容滿面，說：「他如果只係詆譭我，不成問題，不過，

他恃强凌弱，就要給他一點教訓，惠慈，你趕快引路，讓我看看誰是鄭英奇。」

惠慈和尚聽了這句話，心裏暗喜，立刻帶鐵橋三走出報知寺，直向西門那邊走過去。不久之後，兩人一齊到了英記豬肉店的門外，鄭英奇已經擺出搏殺姿勢，隨時出擊，他在豬肉店內坐立不安，頻頻睜大雙眼，望向街心那邊，忽然看見惠慈和尚帶着一個俗家打扮的人，大踏步走近，此人雖是中等身材，臉容有點瘦，但却脚步穩重，似乎係武林中人，心裏暗想，此人一定係鐵橋三了，立刻飛步上前。

那時惠慈和尚眞的帶了鐵橋三來英記，鄭大郎係性情十分魯莽之人，一眼看見鐵橋三，即刻動手，怒吼一聲，跟住進馬，一拳打過去。

鐵橋三發覺有人向他偷襲，急忙退馬避過那一拳，正想發言質問，不料鄭大郎第二拳又再向他的胸膛劈來，鐵橋三勃然大怒，伸出左手一擋，跟住用擒拿手握住對方的拳，鄭大郎趕快縮手，料不到鐵橋三將右手化爲大劈掌，向對方腰間劈去。

鄭大郎發現自己偷襲鐵橋三失手，屈居下風，猛吃一驚，知道非用脚取勝不可，避過這一掌，便即飛起一脚向鐵橋三下部踢去，這是他十分擅長的撩陰腿，如果鐵橋三給他踢中，一命嗚呼，不過鐵橋三眼明手快，看見對方肩膊一動，早已料到他一定起脚，立刻坐馬，伸手一抄，握住鄭大郎的脚，順力一拉向前抛去，於是鄭大郎就向前仆，距離鐵橋三約有五六尺。

鐵橋三始終想問個明白，故此用力不猛，鄭大郎剛落在地上，便即翻身躍起，把渾身氣力落在一雙掌上面，施展李二公所授的毒招中平拳，進馬一拳打去，快如閃電，這一拳打出之後，便即發出左平拳，向對方兜心打出。一連發出六七拳，攻勢猛烈，勇不可擋，殊不料鐵橋三始終沒有接招，只係逐步退後，發覺對方的中勢力漸弱，然後突然施展袖裏藏花一招，一手托起對方的拳，另外一拳猛衝對方的腰脇，鄭大郎無法招架，大叫一聲，便即倒地。

鄭大郎兩次受傷仍然能夠掙扎，伸手撫摸自己的腰間，希望不要在傷處有瘀血積聚，怒目而視，向鐵橋三說：「你一定係鐵橋三，我跟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何以你向外多次詆譭我，還上門挑戰？」

鐵橋三聽了這幾句話，不禁愕然，說：「你大概係鄭英奇了，聽說你在外邊散播謠言，說我跟你過招，給你擊倒，不料我想到來查問此事，你還沒有跟我交談，一見面就立即出擊，爲了自衛，我無法不出手還擊，而你竟說我到處散播謠言，又登門挑戰，眞係無辜之至。」

鄭大郎了聽此言，亦覺愕然，道：「我從來沒有詆譭你，至於這件事情，乃係惠慈和尚向我告密，現時看見你跟惠慈和尚到來，我料到你必係登門挑戰，我担心打不過你，於是冒險出擊。」

鐵橋三聽了，恍然大悟，說：「我跟你只係一場誤會，分明係惠慈和尚從中挑撥是非，希望我們打鬥，兩敗俱傷。」

鐵橋三說到這裏，惠慈和尚大驚失色，知道這件事情的底蘊已經揭穿，兩個武林高手必然向他爲難，趕快閃身走開。

他只有機會走了三幾步，鄭大郎就怒火攻心，負傷追上前，一手搭住惠慈和尚後衫，問他何故撥弄是非，料不到惠慈和尚兇性大發，突然轉身一拳兜心向老友打去，鄭大郎猝不及防，慘叫一聲，登時倒地，口噴鮮血，惠慈和尚乘機拔步飛奔。

鐵橋三看見這個狗肉和尚兇橫無理，一至於此，他怎能罷手呢？立刻飛步走上，啣尾窮追，連追十幾步，迫近惠慈和尚，那時惠慈突然回身一衝，跟住發招，鐵橋三早有防備，他的一拳向自己胸膛直衝過來，急用龍形摩橋，將他制住，順勢一掌打去，這一掌剛剛打中惠慈和尚的胸膛，登時退後兩步，雙脚發軟站也站不穩。

惠慈和尚知道自己實在鬥不過鐵橋三，只好跪地求饒。

鐵橋三大喝一聲道：「惠慈，你確係毫無人性，無端端向我們兩人挑撥是非，究竟我或鄭大郎受傷，你有甚麼好處呢？詭計被人揭穿了，你必須負責醫癒鄭大郎的傷勢，此後不准再入報知寺半步。」

惠慈和尚迫不得已跪地叩頭，說：「阿彌陀佛，我只是一時迷惘，犯了錯誤，我當然負責醫癒鄭大郎的傷勢，並且向他賠罪，以後必然改過，做個好人。」

惠慈和尚說完，還當面取出五両白銀，雙手送上，表示他係眞心誠意替老友醫治傷勢。

鐵橋三放下銀両，轉交鄭大郎，再向惠慈警告一番，然後揮手叫他走開。

此後鐵橋三跟鄭大郎化敵爲友，至於李聽，沒有教授武藝，他的行踪如何？不屬本文範圍之內，不必細表。（完）

俠義傳奇中篇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階帶了祖鷲虹趕到景王府，一見到景王的智囊張九成，劈頭就問皇上在何處？張九成知事不能隱，只好從實說出皇上藏在書齋下的密室。徐階正想前去參見，這時裕王的手下南宮絕已率領一批黑衣武士衝入書齋，守在書齋的高義，力拒南宮絕，終於不敵，壯烈殉職，幸祖鷲虹及時趕到，殺退南宮絕一夥。不久，景王狩獵歸來，張九成即向他實情實報。景王既怒且驚，立刻奔往密室，只見皇上神智昏迷，有如白痴。張九成與徐階分別以皇上迷於道士方術，躭誤朝政，力勸景王，以明祚為重，相機行事，取而代之，景王聽罷，一時猶豫不決……

驅馳為國事　深山訪高手

景王慌忙伸手扶起接問道：「徐大人以為我們目前應該怎樣做？」

徐階道：「看皇上的情形，短期內是不會清醒的了，留皇上在這兒，隨時都會出事……」

景王道：「徐大人莫非有更安全的地方？」

「沒有。」徐階歎息。「除了皇城之外，沒有地方安全的了。」

景王道：「那本王立即將父王送返皇城。」

徐階道：「對於這件事，王爺又準備如何解釋？」

景王沉吟不語，徐階又道：「即使王爺想得出一個很好的理由，裕王爺方面亦未必會讓王爺將皇上平安送回皇城去。」

景王一聲歎息道：「這倒是最重要的問題。」

徐階道：「由這裏到皇城雖然不太遠，可也不怎樣好走，隨便數來，便已有七處可以埋伏襲擊。」

張九成接道：「而且裕王爺必定會傾全力攻擊我們，到時我們非獨要保護皇上，還要兼顧王爺的安全。」

景王又一聲歎息，徐階隨又道：「就算我們將皇上成功送回皇城，對該整件事也沒有太大的帮助。」

「徐大人的意思……」

徐階沉聲道：「這件事一了，王爺必須能够繼承帝位，才算得成功。」

張九成點頭。「兩全其美最好不過，只不知……」

徐階道：「辦法還未有，一錯不能再錯，我們這一次必須從長計議，每一個問題都必須兼顧，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張九成連連點頭。「不錯，不錯！」

徐階接道：「在還未找到妥善的辦法之前，皇上還是留在這個密室之內，加重守衞。」

張九成愕然道：「南宮絕還會再到來襲擊？」

「有備無患。」徐階沉着聲。「替裕王爺安排一切計劃的是歐陽易，這人城府深沉，每一種可能我們都得考慮在內。」

張九成絕對同意，徐階接又道：「這時候他想必正伴着裕王爺在來此途中！」

景王詫異的望着徐階。

「南宮絕一得手，裕王爺定必會立即到來。」徐階淡然一笑。「南宮絕這時候與他們縱使還沒有遇上，消息相信也已經送到去！」

× × ×

裕王果然已經在歐陽易的安排下到來，隨行的還有三百侍衞親兵，等候在離開景王府不太遠的草原上，只要南宮絕一有消息，立即直闖景王府。

——根據景王府總管劉豐密報，本王知道父王被景王府的人在眞人府擄去，只恐有什麼不測，所以立即趕到景王府一看究竟，那知道去到的時候，父王已經在景王府遇害……。

這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堂皇的理由，歐陽易甚至連說話也已替裕王擬好。

每一個人都已經作好準備，騎來的也都是百中選一的駿馬，一聲令下，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去。

歐陽易看來是最緊張的一個，背負雙手，踱來踱去，內心的焦急，表露無遺。

裕王反而顯得很平靜，他與景王就表面看來，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他完全沒有景王那種威猛的氣勢，鳳目龍眉，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姣好如女子，十指纖纖，亦是有如春葱，坐在馬上，弱不禁風的模樣。

歐陽易與張九成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種人，張九成一臉正氣，完全就是一個智深慮遠的謀臣，歐陽易却尖嘴削腮，倒吊眉，三角眼，活脫脫就是一個卑鄙小人。

他擬出來的計劃也是卑鄙得很，裕王却完全同意，連裕王都同意，其他的人當然更不會反對的了。

裕王却像是那種人，誰給他意見，是怎樣卑鄙的意見也不在乎，只要對他有利。好像一個這樣的人繼承帝位，將會有什麼結果。並不難想像。

世宗皇帝年輕的時候，也是過一段精明的日子，這個裕王自懂事開始，優柔寡斷，頭腦既不靈敏，行動又笨拙，擺出來就是一個既無德，又無能的庸材。

也難怪徐階完全放棄這個人。

× × ×

天地寂靜，也所以那些馬匹的悶嘶聲，歐陽易行動時衣衫與草叢磨擦發出來的悉索聲份外清楚。

夜風終於吹來了遠處的馬蹄聲。

歐陽易一聽脚步立即停下，雙眉一展，立即又鎖上。

裕王終於開口。「來了。」語聲亦是那麼柔嫩。

歐陽易道：「那不是一個人，是一羣人。」一頓一歎。「南宮絕只怕此行是失敗了！」

他的語聲異常尖銳，思想也是。

裕王看了看歐陽易一眼，漫應道：「是麼？」

歐陽易歎息接道：「希望事情並沒有弄得太壞。」隨即吩咐：「小心戒備！」

一陣兵器聲響，長刀紛紛出鞘。

歐陽易緊接翻身上馬，這個人非獨深謀遠慮，而且謹慎，所以得寵，實在有他應該得寵之處。

馬蹄聲由遠而近，一騎當先飛奔而至，正是南宮絕。

隊伍的前面繞着篝火，南宮絕一身白衣，火光中尤其觸目。

歐陽易一眼看見，心頭一凉。

南宮絕策馬如飛，裂開一條草浪，直奔至裕王面前，一勒韁繩，在坐騎人立未停之前，已然躍了下來。

兩個侍衞上前接住了韁繩，南宮絕隨即朝裕王長揖施禮。

裕王目光一落，道：「失敗了？」

南宮絕沉聲道：「我們解決了高義的人，連暗門也弄開，只差一點便成功的了，那知道却被人突然來阻撓。」

歐陽易奇怪道：「不是說，高義絕不是你的對手？」

南宮絕冷冷的道：「他已經給我殺掉了！」

「那還有誰能够阻止你？」

「祖鷲虹！」南宮絕一字一頓。

歐陽易一怔。「祖鷲虹不是徐階的人麼？」

南宮絕點點頭道：「徐階看穿了我們在眞人府的計劃，率領手下趕程來救！」

裕王呻吟一聲。「徐階？」

歐陽易道：「徐階怎會帮助景王？」

南宮絕道：「這是事實，若非祖鷲虹，有誰能够衝得過我們的人的阻截？」

裕王想想，道：「這個人的武功很厲害？」

南宮絕道：「屬下可以與他一戰，只是不知他們來了多少人，形勢不利，只有依照原定計劃撤出。」

裕王微笑道：「不用難過，我們有的是時間。」

南宮絕道：「屬下必與祖鷲虹找一個機會決一死戰。」

裕王搖頭。「不要太着重私人的仇怨，大事為重，天下一定，自然什麼事都可以迎刃而解。」

「是——」南宮絕有些奇怪地從來沒有聽過裕王說這種話。

歐陽易却顯得有些焦躁。「徐階……徐階……這個老頭兒，偏要在這骨節眼上……」

裕王揮手打斷了他的話。「監視方面的工作做得還好麼？」

歐陽易道：「絕不會有問題的。」

裕王道：「本王以為應該重新再作部

署，因爲我們添了另一個敵人！」

歐陽易道：「王爺放心。」

裕王歎息道：「若是眞的能够放心就好了。」仰首向天。

歐陽易抬首看着裕王。「這次……」

裕王笑截道：「是意外，本王絕不會因此而怪責你。」

「徐階這樣做，一定會後悔。」

裕王又一笑。「這個人很會做官，據說從來做事都沒有出錯，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所以連嚴嵩也未能將之如何，他偏帮吾弟，當然經過審愼的考慮，認爲吾弟成功的希望更大。」

歐陽易沉默了下來，他絕不否認徐階是一個聰明人，也絕不否認景王較之裕王更得人心，事實他亦曾經考慮過投靠景王，可是景王屬下巳經有一個張九成，一山又焉能藏二虎。

到現在爲止，他仍然在懷疑，投靠裕王是否一個明智的選擇，但他一直都盡心盡力去做，當作是一場豪賭，以自己的生命爲賭注。

他動的也都是比較卑鄙的主意，以景王的正直是否會接受，連他也不敢肯定，裕王却是言聽計從，讓他自由發揮，這除了增加他的信心之外，還令他感到深受尊重，若是在景王那兒，却未必能够如此。

這所以他一方面儘管懷疑，一方面死心塌地爲裕王賣命。

南宮絕與他不同，所以効力裕王最主要還是因爲裕王對他曾有過救命之恩。

那一次他被十二個仇敵圍攻，雖然闖了出來，受傷亦不輕，若非遇上了裕王，只怕巳死在荒野之中。

這當然，名利也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景王是一個怎樣的人，他與歐陽易一樣清楚，却不知怎的，總覺得景王欠缺了一些什麼。也許是偏見，先入爲主，裕王對他事實很不錯。

所以他隨即接上口：「徐階不錯是一個聰明人，可惜實在太老了，一個人老了思想自難免有些兒遲鈍，看事也不會看得太準。」

裕王微笑道：「有種人雖然老了，却是他不會變成老糊塗的。」一頓轉向歐陽易。「歐陽先生，下一着我們該如何？」

歐陽易如夢驚覺。「現在他們當然是如何誘使皇上立下詔書，將皇上送返皇城，我們只要盯緊他們，不讓他們將皇帝送到皇城去就是了。」

「徐階方面……」

「絕不會公然有所行動，否則秘密一洩漏，皇上被擄一事，他亦脫不了關係。」歐陽易肯定的道：「只要皇上一天在他們手中，回不了皇城，我們仍然是穩佔優勢。」

裕王點點頭，歐陽易接道：「徐階這時候必定在秘密徵集能人高手，來對付我們。」

裕王沉吟道：「大概還不會公然調動軍兵……」

歐陽易道：「諒他也沒這個胆量。」

裕王笑了笑，道：「既是如此，還不簡單？」

歐陽易又沉默了下去。

祖鶖虹道：「不錯，但景王府內，除了劉豐之外，未必再沒有裕王的奸細。」

× × ×

夜更深，徐階終於離開景王府書齋，那些侍衛亦巳清理好現場，重新佈置好所有埋伏。

徐階留下了帶來的大部份侍衛，只帶着兩個心腹侍衛與祖鶖虹進入張九成替他安排好的院落。

兩個侍衛掩上門，守在廳堂外，徐階揮手着祖鶖虹坐下，才道：「目前的形勢你清楚的了。」

祖鶖虹點頭。「大人的意思，是要我怎樣做？」

徐階道：「南宮絕暫時是不會再來的，除非他完全摸清楚我們的實力。」

徐階道：「我巳經叫張九成嚴禁所有人出入，可是百密難免有一疏，消息一傳出，裕王府的人不難會全力向我們進襲，他們有備而來，勢力自然遠在我們之上，我們帶來了多少人，是瞞不了他們多久的，他們顧慮的其實只是我們來時巳否作好安排，這一點，他們當然也不需要多久便能够弄清楚，所以我們惟一的辦法，其實只得安全將皇上送返皇城。」

祖鶖虹道：「在路上襲擊我們，可是比在這裏襲擊更加簡單。」

徐階道：「送皇上回皇城可是勢在必行之事，我們不管怎樣也將調集足够的人力。」

祖鶖虹道：「大人是要我偷出去找些人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徐階道：「我記得你曾經提及一個叫做方浪的人。」

祖鶖虹一怔，道：「這個人武功很好，的確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徐階道：「他還與一羣年青劍客混在一起，時常與朝中官員開玩笑。」

「那都是一些貪贓枉法的官員，好像大人，他們從來都沒有到來騷擾過。」

徐階道：「那只是看在你的面上。」

祖鶖虹笑笑，徐階並沒有發現這笑笑之中的那一絲怪異的神色。

「別的屬下不知道，只是方浪，以屬下所知，只有一個人能够左右他的意見。」祖鶖虹冷冷接道。

「就是你？」徐階的笑容更盛。

祖鶖虹搖頭。「所以他若不是對大人甚有好感，我就是跟在大人身旁，他還是會跟大人搗蛋。」

徐階輕哦一聲，轉問道：「你是否認識那個人？」

祖鶖虹無言頷首，徐階追問道：「那是誰？」

祖鶖虹深注着徐階道：「祖秋霞。」

「是你的妹妹？」徐階若有所覺，笑道：「那若是太麻煩，不必勉强。」

祖鶖虹淡然一笑。「也不太麻煩。」

這也是事實。

× × ×

祖秋霞比祖鶖虹年輕七年，武功傳自祖鶖虹，雖然並沒有祖鶖虹的高强，但在年輕一輩的女孩子中，只怕巳沒有多少個人比得上。他們自幼便沒有父母，兄妹二人，相依爲命，祖鶖虹對這個妹妹，愛寵之極，儘管如此，秋霞在這個哥哥面前仍然不敢太放肆。

這也許就因爲秋霞很懂事，也知道就只有這一個親人。

由孩童開始，她便巳很服從，到現在爲止，大概就只有一件事違背祖鶖虹的命令。

那也就是祖鶖虹阻止他與方浪來往。

方浪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祖鶖虹不滿的只是他吊兒郎當，終日無所事事。

他儘管在口裏反對，並沒有認眞付諸行動，也知道秋霞在他不在家的時候，暗中與方浪來往，只是既沒有刻意制止他們，也裝作若無其事。

秋霞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也懂得避忌，不讓這個做哥哥的太難堪。

她有時外出找方浪，有時方浪到來找她，但到黃昏他們便不會走在一起。

雖然，祖鶖虹往往都是在入夜才會回來。

× × ×

將近黃昏。

秋霞就像平日一樣，獨個兒在院子裏練她的飛刀。

狹長而彎的飛刀，每一柄都以最迅速的動作發出飛快的射在三丈外的一個人形的木靶上。

木靶上按照人身的穴道位置點上了一個個紅色的小圓點。

秋霞每一刀發出，都正中那些紅圓點，三十五柄飛刀，無一落空。

這些日子來還是第一次這麼順利，秋霞喜形於色，第三十六柄飛刀巳在手，正準備射出，身後巳傳來一陣拍掌之聲。

秋霞應聲轉身，飛刀飛出。

拍掌的那個人就立在月洞門中，看見刀飛來，雙掌一拍一合，竟就將那柄飛刀夾在雙掌中。

秋霞只道來的是方浪，刀發出的同時，亦發出了一陣銀鈴也似的笑聲。

這笑聲突然停下，秋霞一轉身，便巳瞥見祖鶖虹立在那裏，不由脫口一聲：「哥哥——」

「你以爲是那一個？」祖鶖虹將刀一轉接下。

秋霞岔開話題，道：「哥哥昨夜怎麼不回來？莫非出了什麼事？」

祖鶖虹頷首，秋霞接問：「那麼現在事情巳經了結了？」

祖鶖虹搖頭。「若是了結就好了。」

「那哥哥現在回來？」

「不放心你啊！」祖鶖虹輕輕的笑一聲。

秋霞有點作賊心虛的。「有什麼不放心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可是這麼漂亮。」

「哥哥又在笑我了。」秋霞紅着臉，「再說，那又有什麼關係？」

「壞人太多啊。」

秋霞一掠頭髮，道：「我懂得保護自己。」

祖鶖虹微一頷首。「單就是這飛刀，巳經够嚇人的了。」

秋霞立即又露出了得色。「我這飛刀眞還不錯吧。」

祖鶖虹笑笑。「我不在家的時候沒有多久，能够練成這樣的確很不錯的了。」

秋霞不由心虛起來，祖鶖虹接道：「只不知方浪教別的人是否也這樣用心？」

「方……」秋霞怔住在那裏。

祖鶖虹隨即舉起手中飛刀，向着秋霞，刀柄上赫然刻着一個小小的「方」字。

秋霞又一怔，赧然垂下頭，好一會，才囁嚅着叫一聲：「哥哥！」

祖鶖虹歎息問道：「你眞的那麼喜歡他？」

秋霞無言頷首，祖鶖虹歎息接道：「我們兄妹相依爲命，哥哥無論怎樣，都是爲了你好。」

「他其實不是一個壞人。」秋霞語聲更低。

祖鶖虹道：「我從來沒有說過他是一個壞人，只是不喜歡他整天無所事事。」一頓又說道：「他若是眞的喜歡你，便應該爲你們二人的將來想想。」

秋霞脫口道：「他巳經想好了。」說話出口她才知道失言，吃驚的望着祖鶖虹。

祖鶖虹彷彿沒有聽到，淡然問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哥哥——」秋霞更驚。

「放心。」祖鶖虹輕拍秋霞的肩膊。「我又不是找他打架去。」

秋霞面露疑惑之色，祖鶖虹又道：「有些事我非要跟他當面談談不可。」

秋霞立時想到了自己與方浪的婚事，嬌靨羞紅如晚霞，垂着頭，低聲道：「這個時候，也許他會在那間小酒家內。」

「帶我去。」祖鶖虹拉着秋霞往外走，並沒有留意到秋霞的神態。

秋霞走了幾步，忍不住道：「哥哥，我們其實也準備跟你說的了。」

祖鶖虹一怔。「說什麼？」

秋霞頭垂得更低，「就是你一會要說的。」

祖鶖虹總算明白了，失笑道：「你以爲哥哥這是去跟他談你們那頭親事？」

秋霞抬起頭。「哥哥……」

祖鶖虹道：「親事固然要談，可不是現在，現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必須立即解決。」

秋霞不由追問道：「是什麼事情？」

「路上我再跟你說。」祖鶖虹一笑，「總之你放心，不是要他娶另外一個女孩子就是了。」

秋霞紅着臉，舉起小拳頭，輕搥了祖鶖虹幾下。「哥哥就是喜歡作弄人。」

祖鶖虹道：「只是你一心想着要嫁給他，沒有聽清楚。」

「還說呢。」秋霞一頓足。

祖鶖虹輕歎一聲，道：「你們既然眞心相愛，我這個做哥哥的，難道竟然會狠心將你們拆開不成？」

秋霞偷眼看看祖鶖虹，只見祖鶖虹一臉正容，不像在說笑，也知道這個哥哥的性格，不由放下心，臉上又泛出笑容。

祖鶖虹看在眼內，沒有再作聲，秋霞等了一會，忍不住又道：「哥哥，他會改變的。」

祖鶖虹淡應。「要看你的本領了。」

秋霞點頭，神態充滿了希望，也充滿了自信。

× × ×

「小太白」的確是一間小酒家，既沒

有城裏的太白樓太白居兩間以「太白」爲名的酒家那麼富麗堂皇，地方也是遠較之狹窄，幸好釀的酒眞還不錯，絕不比太白樓太白居的壞，所以生意也不差，入夜之後，尤其熱鬧，來光顧的當然什麼人物也有，附近的一個土霸王也就索性在那裏開起賭來。

做老闆的葉祥本來不喜歡這樣鬧，可惜那個土霸王就是他的寶貝兒子葉貴，但令他改變主意的還是自從開賭之後，非獨生意更加好，而且利潤也大了很多。

這種好日子維持了差不多半年，到方浪出現，便開始變壞。

方浪到「小太白」，主要是因爲「小太白」就在祖家附近，跟着他發覺這裏的酒比附近的幾間要好得多，也就不再轉移了。

酒方浪却喝得並不多，賭也是每天只押一注，却從未落空，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人在意，但日子一久，終於引起了那些賭徒的注意，然後跟着他押下，幾天下來，消息傳得更開。

每一個賭徒都不肯錯過這個贏錢的好機會，這一來便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到黃昏，那些賭徒便已經齊集在「小太白」門外，只等方浪到來。

等到了方浪進入「小太白」，那些賭徒才聚到賭桌之前，仍然是在等，一直等到方浪將銀子押下，才一窩蜂將賭注押下去。

方浪並沒有令他們失望。雖然有些賭徒繼續賭下去，沒多久又將贏的輸回，但部份贏了那一注却立即離開，這直接影响葉貴的收益，也所以葉貴對於方浪非獨毫無好感，而且恨不得將方浪碎屍萬段。

連葉祥對方浪也一樣不表歡迎，一看見方浪，臉孔便綳緊，方浪却毫不在乎。

他也沒有理會那些賭徒，習慣一個人坐在陰暗的角落。

沒有人可以肯定他在什麼時候將銀子押下，這方面他却沒有一定的習慣，那些賭徒並不在乎，只要一定能够贏錢，再沒有耐性的人耐性也會好起來。

× × ×

黃昏逝去，夜幕終於低垂。

「小太白」之內賭檔亦已擺開，葉貴將三顆象牙骰子放在瓦缸中，用碟子蓋好，雙手用力的抓着，上下左右搖得震天價响，在他左右幾個大漢，一個個亦張開喉嚨放聲吼叫。

桌子前聚着二三十個賭徒，手抓着銀子，却全都一聲不發，目光也不是在賭桌上，而是集中在那邊角落裏的方浪停留不動。

方浪雙手抱膝，坐在一張長櫈上，腦袋也埋在雙膝中。

葉貴也在盯着方浪，雙手搖得更急，那些大漢也叫得更使勁，他們目的在騷擾方浪的聽覺，那些賭徒却恰好相反。

好一會，葉貴才停下，以極快的動作將骰缸與碟一下放在桌子上，雙手一鬆，隨即大吼道：「押小押大，快！」

那幾個大漢一旁帮腔，怪聲怪氣，大呼小叫起來。

方浪終於抬起頭，他的樣子長得並不難看，一雙眼睛兎子也似，看來就像是一個大孩子。

他一臉懶洋洋的表情，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個銀錠，抛向桌子。

那錠銀子不偏不倚，落在桌子那個「大」字之上，力度恰到好處，沒有發出多大聲响。

那些賭徒隨即蜂湧上前，全都將銀子放在方浪那錠銀子旁邊。

葉貴一張臉已然變成鐵青色，那些賭徒隨即一叠聲催促，神態接近瘋狂。

葉貴手抓着瓦缸，眼角的肌肉在顫抖，他實在不相信在那麼嘈吵的情形下，方浪也能够聽得出骰子準確的變化。

在一衆賭徒連聲催促中，葉貴終於拿起了那個小瓦缸，一衆賭徒立即哄然發出一陣轟笑，葉貴那些手下却一個個面面相覰。

葉貴呆在那裏，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雙手將桌子推翻，衝到方浪面前，手指方浪，厲吼道：「姓方的，你這是存心跟我們搗蛋。」

方浪笑了笑，懶洋洋地道：「願賭服輸，多說什麼，賠錢吧！」

衆賭徒亦起閧，葉貴又大叫一聲，一把抄起旁邊的一張長櫈沒頭沒腦的當頭往方浪砸下。

方浪身形一翻，長櫈砸在方浪方才坐着的那張長櫈上，一斷爲二，葉貴接將手中斷櫈擲出，反手又抄住另一張長櫈，橫掃過去。

方浪身形一退，後面已經是牆壁，他的身子那剎那就往上拔起來，一隻壁虎也似的貼掛在牆壁上。

葉貴一呆，身子亦躍高，凌空揮櫈往方浪擊去。

方浪雙脚有如裝上了彈簧也似，在櫈擊下之前已然一彈，從葉貴頭上疾飛了過去，風車般一轉，掛在一條横樑上。

櫈砸在牆壁上，碎裂，葉貴霍地回頭，大喝一聲：「兒郎們，一起上。」

那幾個大漢早已跟了過來，聞言立即團團轉將方浪那附近包圍起來。

方浪頭下脚上，倒吊在那裏，距離他們頭頂，也有四五尺。

葉貴目光及處，接一聲暴喝：「幹掉他！」手一翻，一柄牛耳尖刀已在手。

那幾個大漢亦紛紛拔出牛耳尖刀來，一個大着胆子跳上桌子，一刀便往方浪刺去。

方浪半身一弓，身子已然翻上了那條横樑上，一轉落下，身子凌空，踢出了兩脚，立在桌上那個大漢與剛要爬上來的另一個大漢一齊被踢飛了出去，變作滾地葫蘆，方浪却從容落在桌上。

葉貴抓穩機會，一個箭步欺前，尖刀插向方浪小腹。

這一刀眼看便要插個正着，那知道方浪身形一偏，尖刀便已刺空，一脚接踢在他面門上。

脚踢得並不怎樣重，鮮血却仍然從葉貴鼻子湧了出來，同時倒退丈外，撞翻一張桌子，才穩下來。

葉貴伸手往面上一抹，抹了一把血，一張臉亦紅得有如噀血，大吼一聲，便要再撲前去。

也就在這時候，霹靂一聲，突然傳來

：「住手！」

衆人應聲望去，只見祖驚虹悍然立在大門中。

「祖驚虹——」葉貴脫口一聲，倒退了兩步，牛耳尖刀亦往背後藏，其餘大漢亦慌忙散開。

方浪沒有理會，向葉貴招手。「來，動手啊——」

葉貴與那些大漢只是望着祖驚虹，他們雖然不知道祖驚虹武功怎樣，却知道祖驚虹是徐階的人。

祖驚虹隨即走進來，葉貴與那些大漢慌忙讓過兩旁，待祖驚虹走過，哄然開溜，走得一個不剩。

那些賭徒更就不用說，老闆葉祥更就縮在櫃枱後，一個身子猛在發抖。

祖驚虹一直走到方浪身前，方浪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一揚眉。「做官的果然威風得很。」

這句話出口，方浪身子往櫈上一倒，蹺起了一條脚，冷睨着祖驚虹。

祖驚虹沒有作聲，在方浪對面坐下來，方浪隨又道：「不錯，我動手打架，還打傷了人，那又怎樣？要抓我坐牢？隨便，反正官字兩個口，我是說你不過的。」

「我到來找你，有一件事要你帮忙。」祖驚虹沉着聲。

方浪一怔，大笑。「是麼？」

「那件事非同小可。」祖驚虹沒有笑。「除了你之外，希望你那些朋友也能够助我們一臂之力。」

方浪終於瞧出祖驚虹不是在說笑，不由問：「是官家的事？」

「不錯，」祖驚虹接道：「徐大人現在實在很需要你們。」

方浪冷笑道：「我們跟徐階一些關係也沒有，也高攀不起。」

祖驚虹壓低嗓子。「皇上，景王爺與徐大人現在正在一起，被裕王爺的人重重包圍，危在旦夕。」

方浪動容，祖驚虹接道：「裕王爺爲了繼承帝位，不惜弒父殺弟……」

方浪冷笑道：「那個狗皇帝，死了倒是大快人心。」

「可是景王爺……」

「我們跟他也是不認識，他們兄弟爭權奪位，是他們兄弟的事，我們可也管不上。」

「你們不是一向都很佩服景王爺與徐大人？」

「佩服是一件事，爲他們賣命又是一件事。」

「你們要什麼條件？」

方浪一擦鼻子。「什麼條件也不要，我們就是不喜歡跟官府中人打交道。」

祖驚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現在只有你們能够帮助我們……」

方浪又笑起來。「你這是求我了？」

祖驚虹一怔，又吸了一口氣，重重一點頭，方浪看在眼內，笑得更開心。「想不到你也有求我的一天，你不是一向都瞧不起我的。」

祖驚虹正色道：「我沒有瞧你不起，現在也不是計較私人恩怨的時候。」

方浪笑接道：「其實我也很欣賞你這樣忠心，可惜我對於這種事就是不感興趣。」隨即跳下來，舉步往外走。

祖驚虹追前，方浪走了幾步，停下來。「我的脾氣是怎樣你是知道的了，說不感興趣就是不感興趣。」

「也許我能够說服你。」

方浪笑了笑。「可惜我現在沒有空聽你說話。」

「那我跟着你，一直到你有空。」祖驚虹異常冷靜。

「跟着我？」方浪又笑了。「你眞的要跟着我？」

「不管到什麼地方。」祖驚虹說得很肯定。

方浪大笑。「你知道我現在要去什麼地方？」語聲一低，接道：「妓院——」

祖驚虹一怔，方浪又道：「歡迎你跟去。」大笑舉步。

以他的脾氣，祖驚虹若是眞的跟着，他眞的會走進妓院。

祖驚虹目光一閃，一閃，跟前去。

方浪脚步不停，走到門前，突然一呆，兩隻脚就像給釘子一下釘穩了。

祖秋霞也就在這時候從門外現身。

「秋——」方浪一呆，一聲呻吟。「秋霞——」

秋霞嬌笑。「聽你笑得那麼開心，我就知道你們已經談好了，方才我還在担心哥哥說不服你呢。」

「我們……」方浪訥訥接不上話。

秋霞道：「你們現在動身了？」

祖驚虹接道：「不是，他要去……」

方浪急忙截住，有些尷尬。「先要去……去喝一杯。」一面轉過半臉，向祖驚虹一眨眼。

祖驚虹把握機會。「然後才動身。」

方浪無可奈何的點頭，秋霞有些詫異的問道：「你不是說這兒的酒很不錯。」

方浪轉了一個身，乾笑道：「你看，桌翻櫈倒，什麼心情也沒有了。」

秋霞探頭看一眼，問道：「是你闖的禍？」

方浪抓了抓亂髮。「是別人找麻煩，我教訓了他們一頓。」

秋霞道：「不是答應我不鬧事的？」

方浪想分辯，却又似不知如何說話，對於秋霞，他似乎很畏懼。

這當然並不是眞正的畏懼。

祖驚虹忙道：「這些小事，何必太計較？」

秋霞道：「哥哥替你說話，也就罷了。」一頓接又道：「也不要喝了，送了皇上回皇城才喝，不是更好？」

「更好——」方浪呆應。

秋霞接道：「那我們走。」

「我們？」方浪有些懷疑。

秋霞指指。「哥哥，你，還有我。」

「你也去？」方浪奇怪的注望着祖驚虹。

祖驚虹忙道：「妹妹，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的，非常危險。」

秋霞道：「那我就更不放心。」一掠秀髮，認眞地接道：「我可以偷偷跟去的，你們得考慮清楚。」

「別淘氣。」祖驚虹道：「你……」

秋霞截道：「別的我可以依你，就是這件事不成，否則，一個人呆在家裏，就

是担心也担心死了。」一頓接又補充道：「我是認眞的。」

祖鶩虹怔在那裏，方浪笑笑道：「秋霞，你聽我說……」

「你也聽我說——」秋霞板着臉。「我若是去不成，以後也不再跟你見面。」

方浪忙道：「這可是……」

秋霞截道：「你若是帮着我，哥哥又怎會不答應？」

方浪怔住在那裏，秋霞隨即舉步往外走，方浪祖鶩虹面面相覷，只有跟上去。

「連你也阻止不了，我當然更加阻止不了。」方浪隨說道。

祖鶩虹無言頷首，方浪接道：「你放心，我是會盡力照顧她的。」

祖鶩虹道：「有你這句話，我當然放心，總之，一切拜託了。」

方浪一怔，抬手揉了揉鼻子。「這一次，我只是看在秋霞面上。」

祖鶩虹一笑轉問：「你那些朋友有那幾個可以帮忙的？」

方浪想了想，道：「也不知是你倒霉還是徐階倒霉，早一天到來，我還可以替你找到十來個，昨天中午，他們已經乘船東去了。」

祖鶩虹歎息道：「若是走陸路，也許還追得及，是水路可就沒有辦法了。」

方浪道：「只是我們三個人，難道還應付不來？」

祖鶩虹道：「對方除了南宮絕，還有大羣殺手，南宮絕之上，說不定還有什麼人。」

方浪冷笑道：「我從來就不以爲名門大派有什麼了不起，南宮世家說什麼俠義傳家，還不是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

祖鶩虹道：「以我所知，南宮世家歷代也有不少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方浪瞟了祖鶩虹一眼。「少林派也是的，是不是？」

他當然知道祖鶩虹出身少林，語聲中也充滿了嘲弄的意味。

祖鶩虹不以爲意，笑道：「我們想想，也許總會想得到幾個可以帮忙的人。」

方浪道：「你若是想得到，大概也不會來找我的了，是不是？」

祖鶩虹搖頭道：「即使我們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你願意帮忙，我也會來求你的。」

方浪笑道：「說說無妨。」

祖鶩虹正容道：「這不是只是說不去做的時候。」

方浪道：「到底爲什麼？」

祖鶩虹道：「這是國家大事，關係成千上萬的人，私人的恩怨與之比較，算得了什麼？」

方浪道：「你既然眞的有這個意思，我倒替你想到了一個人，別的不知道，這個人一定可以帮你一把。」

祖鶩虹急問：「是誰？」

「金虎。」方浪一字一頓。

祖鶩虹一怔。「你是說金虎？」

「這個人你一定不會陌生的，你說是不是非常適合？」

祖鶩虹沉吟道：「他可是一個賊。」

方浪道：「可是你也得承認，這個賊其實還不太壞。」

祖鶩虹點頭，方浪又道：「他雖然貪財，還不致胡來，也只是找一些貪官汚吏的廝煩。」

祖虹鶩道：「這是事實。」

方浪道：「譬如徐大人，他從來就沒有騷擾過。」

「你們也是的。」祖鶩虹笑笑。

「而且他還有一羣手下，一個個驍勇善戰，這時候正派上用場。」方浪揉了揉鼻子。「我也只是提出來，他是否答應，可不敢担保。」

祖鶩虹道：「以我所知，你們是好朋友。」

「交情還不錯。」方浪漫不在乎的。「所以你若是同意，或者我還可以替你勸服他。」

祖鶩虹道：「你好像對他還有救命之恩。」

方浪一正色。「姓方的不是那種施恩望報的人。」

祖鶩虹道：「我只是說你肯替我開口，他一定會答應下來。」

方浪伸手揑着嘴巴，祖鶩虹接道：「我惟一担心的也只是徐大人爲官清廉，不太富有，未必能够滿足得金虎的欲望。」

「有我在，這還不簡單？」方浪傲然抬起頭。

「一切拜託了。」祖鶩虹順水推舟。

方浪不忘道：「我只是看在秋霞的面上。」

× × ×

長夜終盡。

朝霞如織錦，絢爛而瑰麗，祖鶩虹秋霞方浪走在山路上，看着日出，精神俱都大振。

秋霞更顯得開心，三步一跳，方浪仍然是懶洋洋的，跟在秋霞後面。

祖鶩虹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步伐始終不變，表情也沒有多大變化。

方浪走着忍不住回過頭來，又是那句話：「我只是看在秋霞面上。」

祖鶩虹笑笑，沒有說什麼，秋霞却應道：「怎樣了，變得就像是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子，這句話我算着你已經說了三十次。」

方浪嘟喃道：「小心眼。」

秋霞立時停步。「你說什麼？」

方浪慌忙陪笑道：「我說要聽的沒有算，你倒算得這樣清楚。」

秋霞道：「我是女孩子，當然小心眼的了。」

方浪一怔，尷尬地一笑。「我可是一個男人，怎也不會變成一個老婆子。」

秋霞「噗哧」嬌笑一聲，又板上臉龐。「男人大丈夫，胸襟更要學得廣闊一些才是。」

「現在學會了。」方浪隨即將胸膛敞開來，一陣山風吹進去，精神又一振。

秋霞目光一轉，忽然伸手一指。「看那邊——」

那邊雲海縹緲，山石犬牙交錯，迎着陽光一片森寒，雲海中一閃一閃，竟好像隨時會滾墮下來。

方浪目光一遠，道：「那就是連雲寨了。」

秋霞道：「好一個兇險所在。」

方浪道：「金虎一生人最聰明就是選擇了這樣的一個所在設立山寨，否則早就給人抓起來。」

祖鶩虹接說道：「這地方易守難攻，官兵雖然幾次要將之拿下，但都是束手無策。」

方浪道：「幸好拿不下來，否則你現在那還有可以用的人？」

祖鶩虹點頭。「這倒是不錯。」

方浪道：「一會金虎看見我引你上去，保管嚇一跳。」

祖鶩虹只是笑笑。

× × ×

金虎的年紀與祖鶩虹方浪差不多，雖然長着一些髭鬚，却是疏疏落落，參差不齊，稍遠一些或者視力稍壞便會疏忽過去，所以並沒有因此而令他給人一種更成熟的感覺。

特別是他笑起來的時候，比祖鶩虹方浪更就像年輕了最少十年，再加上身材五短，那就更像是一個孩子。

據說他初出道的時候，很多人就是因爲他這張孩子臉倒在他的手下。

他很少殺人，有時善良得簡直就像是一隻大白兔，可是他要殺人的時候却絕不比江湖上任何一個成名的殺手稍慢。

一直以來，他的運氣都很不錯，做案既沒有失過手，又找到了連雲寨這樣一個天險做巢穴，而且還有好像方浪那樣的好朋友。

他的武功也實在很不錯，却是到現在爲止，也還沒有人看出他的武功出處。

到現在爲止，他也好像還沒有遇上對手，可是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那就是他實在太孝順，只要他那個六十歲的老娘一開口，他就是明着要幹壞事，也會改到暗裏幹。

所以他很多時都對方浪說，他已經不再是大白兔，快要變成一隻夜貓子，也所以爲什麼孫大娘近來總是愛在別人面前誇讚她這個兒子是一個乖孩子。

那些人當然不會說不是，他們也全都是連雲寨的人。

孫大娘不良於行，也當然不會離開連雲寨，她也莫說連金虎在幹着什麼，甚至連雲寨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也不太清楚。

每一個人都在瞞着孫大娘，金虎也有話交帶下來，誰若是斗胆在孫大娘面前搬弄是非，就砍他的腦袋。

他說那話的時候很認眞，認眞得就像他要殺人的時候，沒有人敢懷疑，也沒有人願意去拿性命試清楚那句話的眞實性。

每年總有幾次金虎要下山去做買賣，在出發之前也總有手下替他擬好一番既堂皇又動聽的話，令孫大娘聽來老懷大慰。

到現在，孫大娘仍然不清楚這所謂買賣的眞正意思，只知道自己這個兒子是一個做生意的奇才，無論什麼生意都做得有聲有色，最令她不明白的只是，爲什麼金虎不將店子的總號設在大城鎭裏。

金虎當然有他的解釋，孫大娘也不太在乎，她事實是一個不太懂事的女人，也正如一般的女人，自己的兒子總是覺得絕不會太壞。

在山上的時候，金虎每天總會去陪伴孫大娘一個時候，那也是他一天中最正常的時候，之前滴酒也不沾唇。

孫大娘的眼睛雖然不太好，耳朵也一樣，鼻子仍然很靈敏。

方浪祖鶩虹秋霞到來的時候，金虎剛看完孫大娘回來忠義堂不久，也才喝了兩杯酒，所以仍然很清醒，他一手抓着一隻鷄腿，另一手拿着一壺酒，正往肚子裏倒，那只酒杯却已給掉在桌底下。

一眼看見方浪，他的嘴咧得更開，格格大笑。「是小方，什麼風將你吹來？」

方浪應道：「暴風。」

「那要下雨了。」金虎搖了搖酒壺。「下雨天，留客天，你小子今天非要留在這裏陪老子喝一個痛快不可。」

說着他舉起酒壺，將酒往嘴裏倒，竟然沒有留意到方浪後面的祖鶩虹。

方浪道：「我不是到來找你喝酒的，這也不是喝酒的時候。」

金虎只顧倒酒進嘴巴，含糊地應了一聲，也聽不出他在說什麼。

方浪也沒有理會他，隨又道：「你先看清楚，我帶來了什麼人？」偏身讓開。

金虎總算看到了祖鶩虹，混身猛一震，一口酒立時噴了出來，架在桌子上的兩條腿一縮一蹬，桌子「砰」地給他踢翻，他嗆咳着脫口道：「祖鶩虹——」

祖鶩虹應聲道：「金兄久違。」

金虎已然跳起來，一面揮手大呼道：「來人哪，快拿老子的兵器來。」

兩個嘍囉倉惶將一雙奇大的鐵爪送來，金虎不等他們走近，擲掉酒壺鷄腿，一個觔斗，已然翻了過去，探手將那雙鐵爪取過。

方浪慌忙道：「你小子別這樣衝動成不成。」

金虎鐵爪一指方浪，大吼道：「小方，老子當你是好朋友，你小子却帶人來拿老子來了。」

方浪還未答話，金虎已揮動鐵爪大叫：「兒郎們，還不拿兵器跟他們拚命！」

一羣山賊已然跟進來，他們亦有認識祖鶩虹的，只是人是由方浪帶上來，拿不定主意，這下聽得叫，立時都拿出兵器。

方浪不敢再怠慢，慌忙奔到金虎面前。「你小子先聽我說清楚。」

「人也帶來了，還不清楚？」金虎接又罵。「老子一直以爲你這個小子蠻够義氣，現在竟然幹起賣友求榮的事來。」

方浪大叫：「老子是這種人？」

金虎亦大叫：「那不是祖鶩虹是誰？你說。」

方浪道：「他不錯是祖鶩虹，是官府中人……」

「喏，你也說是了，他是官，我們是賊，官不是捉賊拿來幹什麼的？」

方浪道：「他是徐階的人，徐階是一個好官。」

「好壞都是官，官賊不兩立。」金虎揮動鐵爪。「你小子若還够朋友就滾開，讓老子打殺這斷。」

方浪竟眞的讓開，道：「好，老子好容易才替你找到這條財路，你一定要弄斷，老子也沒有你辦法。」

「財路——」金虎不禁一怔。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統邦三位護國公——五絕叟、搜魂手、無情漢率領該邦四名金星特使及兩名一品殺手共九人，分別前後把無眉公子與火種子堵在路中央。兩名一品殺手先後攻向無眉公子，被無眉公子三招兩式就宰了。五號金星特使接着進攻，結果也慘死於無眉公子劍下，而無眉公子也重傷吐血，昏在一旁。其餘三名金星特使一湧上前圍攻火種子，也被火種子解決了兩名，然後退到無眉公子處，想抱起傷者突圍，無情漢立即下令溫必中發出迷魂弩截擊，卻被突如其來的飛天豹子暗襲而死，迷魂弩反而射傷無情漢，飛天豹子一出現，五絕叟立刻率餘衆撤退……

一把無名火　三鳳飄無引

五絕叟環首四顧一眼，終於忍氣吞聲，轉向那位碩果僅存的七號金星特使道：「天台三傑，無論碰上那一位，都不是咱們惹得起的人物，你去抱起右護老，咱們可以走了。」

他這是一種很聰明的決定。

他的下台詞，也是不卑不亢，恰到好處。

如今，對方雖只飛天豹和唐漢兩個人，而他們這邊，除了他和兩儀搜魂手沙高樓，也只比對方多了一個七號金星特使。

剛才的人數是九比二，尚且未能佔到便宜，如今是三比二，而且對方換來的這位飛天豹子，比起無眉公子來只强不弱，他若是不肯罷休，又能爭出個什麼名堂來呢？

沒想到就在七號金星特使恭應一聲是，正待縱身掠向無情漢石心寒倒臥之處時，破衣老人忽然輕咳了一聲道：「這位什麼特使，我看你老弟大可不必痲煩了。」

七號金星特使聽出話中似有蹊蹺，及時收勢刹步。

五絕叟身子一轉，抬頭凝眸道：「尊駕這話什麼意思？」

破衣老人又輕咳了一聲，緩緩道：「老夫意思是說：適才老夫一時手癢，已在那支迷魂弩矢上，加塗了少許老夫特製的作料，你們那位石老護國如今早已是一位古人了。」

五絕叟當場一呆，隔了好半晌，方轉向兩儀搜魂手，頭一甩，冷冷道：「你跟金七號去替老夫穩住那個姓唐的小子！」

他要兩儀搜魂手沙高樓和七號金星特使去替他穩住唐漢，他自己想幹什麼，自是不問可知。

這種地方，也許便是這位五絕叟唯一的可取之處。

他跟無情漢石心寒雖然同屬武統邦的護國公，但兩人之間，並無私交可言。

無情漢石心寒天性涼薄，平時在武統邦中人緣極差。適才他爲了一點小事情，幾乎跟兩儀搜魂手翻臉，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位五絕叟能忍受得了三位金星特使，兩名一品殺手，以及一名神弩手的喪亡，最後却爲了一個根本不值得他賣命復仇的老混蛋動了眞火，這是什麼原因？

他眞的是爲了想替無情漢石心寒這個老傢伙討回公道？

當然不是。

說開了，他逞的是一時意氣；他是爲了維護「護國公」這個「名位」的「尊嚴」而已！

他覺得武統邦的護國公，無論是誰，都不能遭受別人的漠視；更別說像鷄鴨一樣，任人宰殺了！

這種虛榮心，當然幼稚得可笑。

但在只知道追逐利慾，公理正義蕩然無存的黑道江湖上，能有這份虛榮心，也是很可愛的。

至少身爲一代掌門人的兩儀搜魂手沙高樓，這時心裏就沒有這種念頭；縱有這種念頭，無疑也沒有捨命以爭的勇氣。

× × ×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和金星七號特使遂退向唐漢站立之處，全力戒備，以防這位火種子於緊要關頭蠢動。

五絕叟轉向三丈外大石頂上的飛天豹子，右手五指向上朝裏，招了兩招，冷笑道：「武統邦的護國公好打發得很，這裏還有一個，你來！」

破衣老人搖搖頭，道：「抱歉！老夫沒有奉陪的興趣。」

五絕叟道：「你對什麼有興趣？你只有興趣抽冷子放毒矢？」

破衣老人道：「那也得看看要對付的是什麼人。」

五絕叟道：「那麼，如今本邦中還有那些人，你有對付的興趣？」

破衣老人說道：「貴邦的左右大將軍，也就是獨孤威和獨孤烈那一對無恥的老賊！」

五絕叟道：「你明知道他們兩兄弟目前不在無名鎮，說這些豈非空話？」

破衣老人說道：「你不妨把老夫這番話傳達過去，老夫性子不急，可以慢慢等待。」

五絕叟面孔陡然一沉道：「那是以後的事，可以留待以後再說。今晚這一筆帳，無論尊駕有無興趣，我們都得先算算清楚！」

破衣老人微微笑道：「如果閣下堅持到底，老夫當然不便掃興。不過，閣下最好還是先冷靜下來，聽聽老夫的意見。」

五絕叟道：「你有什麼意見？」

破衣老人道：「今晚咱們雙方都有要事待辦，要算這筆帳，大可以另外挑個日子。」

五絕叟道：「你怎知道老夫今晚尚有要事待辦？」

破衣老人微笑道：「你轉過頭去瞧瞧，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 × ×

五絕叟並沒有立即轉過頭去。

這種事情他看得太多了。

當他年輕的時候，由於對自己的一身武功尚未產生信心，他甚至自己都會玩過這種把戲。

小李廣溫必中留下來的那把迷魂弩，此刻仍然握在飛天豹子手上。他的頦子後面沒有長眼睛；他不希望自己變成第二個無情漢石心寒！

所以，他先斜斜挪移了七八步，佔定一個易受到冷襲的位置，然後這才緩緩扭頭向後望去。事實迅即證明飛天豹子說的不是假話。

× × ×

五絕叟原意只想朝身後飛掠一眼，查看一下飛天豹子要他看的是什麼東西，然後便可繼續跟這個飛天豹子見個眞章。

因爲他實在想不出今天會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能够左右他的決心。

那曉得他這一轉頭去，頦子便像突然僵硬了一樣，說什麼也無法再扳正過來。

他的頦子後面並沒有因爲這一突變而忽然長出一雙眼睛。

這時候的飛天豹子如果眞的意存不良，即使先出聲後發弩，也不難在這位五絕叟後腦勺上鑽上十七八個血窟窿。

但是，飛天豹子顯然自始就沒有這個意思。

飛天豹子神態從容悠閒，背剪雙手，昂然屹立，只是微笑。

你道五絕叟轉過頭去看到的是什麼？

× × ×

五絕叟看到的，是個美麗的七月黃昏天！

× × ×

但是，如今既不是七月，這時候也不是黃昏時分。

所以，他此刻看到的西天那一片赤紅，也絕不是初秋七月常見的那種美麗的火燒霞。

那是一場眞火造成的奇景。

一場眞正可怕的大火！

五絕叟遙計方位，起火之處，正是他們這次選定建宮的所在地。

他馬上想起了那些建宮的器材。

那些由他負責保管監督，千辛萬苦從各地搜購搬運而來的名貴建材，

× × ×

一聲厲呼。

人影矢射！

不擇路徑，突向發火山區中，奮身電馳而去的人，正是五絕叟吳一同！

這位武統邦的護國公離開山道的時候，不僅已將飛天豹子歐陽俊和火種子唐漢忘得乾乾淨淨，就連自家人兩儀搜魂手沙高樓和七號金星特使，他也沒有去招呼一聲。

× × ×

五絕叟剛才實在不該那麼衝動。

以他豐富的江湖閱歷，他只須稍爲冷靜下來想一想，他就該明白，工地這把火，一定是人放的！

放火的人，既屬蓄意圖謀，這把火就必然會放得很週到。

換句話說，這把火只要火苗子一竄起來，就一定會燒得很徹底！

他即使急死了，或氣瘋了，又有什麼用？

× × ×

五絕叟到達工地時，火勢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七八座堆積如山的各種建材，已成了七八座火焰騰空的活火山。

山區中連飲水都成問題，要想撲滅這樣一場大火，自是談也別談。

五絕叟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便是瞪着眼睛，呆呆的望着那些上選建材慢慢的化爲灰燼。

火焰赤紅如血。

眼球赤紅如血。

× × ×

現場，人影如梭，盲目奔走，粗聲吼叫，一片混亂。

凡是能表達人類原始感情的聲音和動作，莫不發揮得淋漓盡緻。

可是，這種人爲而近乎獸性的喧嚷，對熾烈的火勢，一點益處也沒有。

杉木、檜木、桃心木、青瓦、紅磚、大理石，劈劈剝剝的爆烈聲，活似侯門豪富人家，辦大喜事所點燃的百丈鞭炮。

可惜這並不是一場喜事。

這是一場毀滅！

× × ×

毀滅了大批建材，也毀滅了某種未形成的罪惡！

五絕叟吳一同像瘋子似的，陡地翻身，順手抓住一名路過的工人，厲聲道：「快說，這把火是怎麼燒起來的？」

那工人嚇得魂飛魄散，雙腿發軟，結結巴巴的道：「小人當時正在遠處出恭，不，不，不知道……」

「膿包！」

五絕叟順手一送，那名工人立即如斷綫風箏般倒飛出去。

他不曉得他這一推的力量有多大。

砰！

那名工人腦袋撞上一塊粗石，一聲慘嚎，頓告氣絕。

他是個靠勞力糊口的小伙子。

他賺的每一分工資，都是憑血汗換來的，直到他臨絕氣前的一剎那，他顯然都不明白他究竟犯了什麼罪？

五絕叟對那枉死的工人望也沒有多望一眼，手一伸又抓住一名粗粗壯壯的黑膚漢子，吼喝道：「這把火是怎麼燒起來的？快說！」

這名黑大漢是個管事，地位不低，胆量也壯，當下極有分寸的從容回答道：「啓禀吳護老，放火的人是三個臭丫頭。」

五絕叟一呆道：「燕京三鳳？」

黑大漢道：「是不是燕京三鳳，卑屬不太清楚，這是厲副總監親眼看到的。」

「去叫厲三刀來！」

「是。」

× × ×

黑膚漢子離去不久，另有三條身形相繼飛落火場。

來的是兩儀搜魂手沙高樓，七號金星特使，以及一名滿臉疤痕的藍衣大漢。

看到這名藍衣大漢，五絕叟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他盯着那大漢，極其不悅地道：「你怎麼也來了？」

藍衣大漢默然垂落視綫，不敢回答。

五絕叟臉色不由得又是一變：「大廟那邊也出了岔子？」

兩儀搜魂手長長嘆了口氣，道：「今夜我們上了大當！」

上了什麼當？

五絕叟沒有追問，兩儀搜魂手也沒有加以解釋；形勢擺在眼前，大家心裏都明白。

隔了片刻，五絕叟才鐵青着面孔問道：「去大廟那邊的，是那一批人？」

藍衣大漢低聲道：「飛刀帮的人。」

「總數去了多少？」

「大約二十多人。」

「由該帮四大堂主帶頭？」

「是的。」

「那個姓呂的也一起給救走了？」

「是的。」

「我們這邊負責看守的三名一品殺手，就只剩下你一個？」

「是的。」

藍衣大漢回答的聲音愈來愈低弱，聲調中充滿了惶恐和不安。

不意五絕叟話問完了，居然一點責備的意思也沒有。

其實，他今夜又怎能去責備別人？

他是邦中的護國公，也是目前無名鎭這方面，職權最高的首腦人物，今夜的種種行動，幾乎全是他一個人的主意。

如今弄成這副百孔千瘡的局面，究竟是誰的過錯，他自己心裏應該比別人更加明白。

他領了八員大將，以壓倒性的人力優勢，結果却弄得灰頭土臉，狼狽萬狀。面對飛刀帮四大堂主，以及二十多名高手，結果三名一品殺手，居然還生還了一名，這種成果，難道比他這位護國公的表現差勁？

× × ×

工地副總監督厲三刀找來了。

這位副總監督也是一名金星特使，排名第八號；高高瘦瘦的個頭兒，人長得很英俊，大約二十七八歲。

五絕叟道：「你看清了放火的人，眞的是燕京三鳳那三個臭婊子？」

「大概錯不了。」

「大概錯不了？」

「是的。」那位年輕的工地副總監督回答：「三個丫頭雖然改了裝束，戴了面罩，但從身裁體形各方面看上去，仍不難一眼便可看出是三個丫頭片子。」

五絕叟點了點頭，寒着面孔，沒有接腔。

他顯然毫不懷疑這位八號金星特使在這方面的鑑別能力。

接着，這位武統邦的護國公，便皺眉陷入一片深思。

他似在思索，燕京三鳳這三個一向只曉得製造風流公案的丫頭，她們有什麼理由，以及那來的這份胆量，竟敢公然跟武統邦作對？

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於是他只好抬頭再問：「當時你沒有設法加以攔截？」

「本爵獲訊趕達時，三個小騷貨已經遠離火場。本爵追了一程，因爲放心不下這邊的火勢，只好中途折返。」

五絕叟又沉默了片刻，然後毅然下達數項命令。

第一：現已無宮可建，養活數百閑口，是個沉重負担，他請兩儀搜魂手沙高樓自明日起，立即辦理遣散事宜。

第二：命一品殺手藍衣漢子，立即飛騎返宮，向武帝報告受挫原委，並請增派人手；最好能勸請武帝御駕親征，前來無名鎭坐鎭指揮。

第三：請七號金星特使聯絡白丞相，另籌經費，重新採辦各種建材。

最後，他緩緩轉向那位工地副總監督，八號金星特使厲三刀道：「你對燕京三鳳這三個小騷貨評價如何？」

厲三刀一楞道：「吳護老是指那一方面？」

「姿色！」

「姿色？」

「是的！就是你認爲這三個丫頭長得怎麼樣？」

厲三刀回答不出來了。

他不是無法回答。

他是一時不曉得如何措詞，才算得當。因爲他根本弄不清，這位護國公盛怒之餘，何以會突然提出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

不過，有一件事他很清楚。

這位護國公平時最討厭的，便是那種口是心非，油腔滑調的傢伙；如果你不想觸怒這位護國公，無論他問你什麼，你最好都老老實實的回答。

所以，他只稍稍猶豫了一下，便老老實實的說出了他的看法。

「三個丫頭模樣長得還不錯。」

「只是模樣不錯？」

「風情也很迷人。」

「够騷？」

「是的！」

「武功呢？」

「武功？嘿嘿！這個本爵就不敢恭維了。」

「如果老夫撥給你七八名三品以上的殺手，你自問能否降服得了這三個臭丫頭呢？」

「不成問題！」

「要多久的時間？」

「三天。」

「好！老夫給你三天的時間。」五絕叟點頭：「三天內任務完成不了，提頭來見老夫；若是三天內能將三個丫頭降服，你們可任意輪流快活，並各提升一級！」

× × ×

昨日山區工地的一場大火，縱火者的確是燕京三鳳。

這是玉鳳錢宛男臨時提出的主張。

但當時金鳳和銀鳳並不贊成。

三姐妹最後只好投票表決。

表決的結果，以兩票對一票通過了玉鳳的提議。兩位姐姐中，是誰忽然改變了主意？

沒有。

所謂兩票對一票，是兩票反對，一票贊成！

既然反對票超過了贊成票，怎麼又「通過」了呢？

聽起來莫名其妙，說起來也很簡單。

最大的關鍵，是因為玉鳳錢宛男是三姐妹中的老么！

她認為兩位姐姐聯合起來對付她，是以「大」欺「小」，不够公平，也不够光明，所以這兩票必須「作廢」！

兩位姐姐為了表示絕沒有以「大」欺「小」的意思，沒話說，只好乖乖地「作廢」。

玉鳳的提案，就是這樣以一票「通過」的！

× × ×

玉鳳錢宛男為什麼堅持要放這把火？

只有一個目的。

為了唐漢！

這些日子，她一直以巧妙的易容術，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悄悄跟在唐漢身後。

昨天，唐漢進出黃金賭坊，後來跟無眉公子來到老胡兔肉店，以及最後被武統邦三位護國公，四名金星特使，兩名一品殺手團團包圍，她全於暗裏處瞧得清清楚楚。

但是，她清楚自己是塊什麼料。

縱然她不顧自身安危，毅然出面，她曉得也對唐漢帮不上什麼忙。

於是，她想到了一條古老的計策。

「圍魏救趙」！

× × ×

結果，她成功了。

不過，她也知道，她的這番苦心，唐漢不一定知道；就算知道了，除了表示感謝之外，也絕不可能因而改他對她們燕京三鳳的成見。

這正是江湖上某些名女人的悲哀。

男人們對她們如蠅逐腥羶，只是為鮮奇、刺激、神秘，一旦這些慾望獲得滿足，就什麼也沒有了！

很少有男人會在這一類女人投注眞情感。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把這類女人當成玩物，當成洩慾工具，根本就不會對她們有過憐愛和尊敬。

但是，玉鳳錢宛男不計較這些。

她不在乎唐漢對她的觀感，她只想帮助他。

她愛這個浪子，愛這個浪子的一切！

她欣賞他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她景仰他那種捨己為人的襟懷；她更崇拜他那種願為正義而犧牲的決心和勇氣。

她愛的是一條眞正的好漢。

一位英雄！

金鳳和銀鳳對她們這位么妹的痴情，起初是嘲弄笑謔，最後終於轉變為憐憫。

憐憫這個丫頭一廂情願的單相思。

憐憫一場可以望見的悲劇！

× × ×

「這下可好——！」金鳳錢美璐長長嘆了口氣道：「我們這次趕來無名鎮，原是為了瞧熱鬧來的，沒想到被妳們兩個丫頭胡整一通，現在竟由台下瞧到台上來了。唉！」

銀鳳錢麗麗剛洗完澡，這時正斜躺在一張竹榻上，舒舒服服的在享受着一大片浸過涼水的脆皮梨瓜。

「如今是上台容易下台難！」

她接得很順口，也很輕佻，聽上去就像一句京戲道白。

「妳丫頭覺得這種把戲很好玩是不是？」金鳳有點冒火：「妳以為妳比三丫頭惹的禍小？」

銀鳳拭了一下嘴角，笑道：「喂，拜托，別亂放野火好不好？」

「我放野火？」金鳳有氣道：「妳以為無奇不有樓的白老頭是個白痴？你以為黃山大俠向晚鐘跟天台鬼婆子賴姥姥的那件公案已經了結了？」

「我沒有這樣說過。」

「那妳丫頭什麼事這般高興？」

「如果煩惱可以解決問題，我一定馬上陪妳一起煩惱。」銀鳳又咬了一口脆瓜，咀嚼得津津有味：「否則，我勸妳最好還是學學我跟三丫頭，凡事看開一點。身子是自己的，惱壞了誰也沒法賠償你。」

金鳳突然坐正了身子道：「死丫頭，我問妳：妳曉得我們目前正在這裏等什麼嗎？」

「等什麼？」

「等死！」

銀鳳默然。

她了解她這位大姐何以會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來的心情。

她也曉得大姐這句話雖然兀突，却並不誇張。

她們燕京三鳳跟雙龍堡早有來往，所以也早就知道武林中新近崛起了一個武統邦；以及隱約地看出雙龍堡和無奇不有樓跟這個武統邦之間的曖昧關係。

可是，她們却先後破壞了無奇不有樓的規矩，以一件天蠶衣為餌，害死無數雙龍虎衛，最後又以一把無名火燒光該帮大宗採集不易的上等建材。

別說黑道上的帮派沒有這種度量，就是名門正派受到這種騷擾，也難免不採取嚴厲的制裁手段！

但是，銀鳳思索了片刻，嬌嫩的臉蛋兒上，依然一點憂慮之色也沒有。

她的語氣依然非常輕鬆：「這樣一說，我們燕京三鳳是不是已經死定了？」

金鳳冷冷道：「以後的日子，妳可以數着過！」

銀鳳見大姐眞的生了氣，不敢再淘氣，於是故意裝出一臉正經之色，規規矩矩的問道：「既然等在這裏必死無疑，我們又何必一定要守在這裏等死？」

金鳳皺皺眉頭，嘆了口氣道：「說來說去，還不是為了那個三丫頭！」

「三丫頭不肯離開無名鎮？」

「妳瞧她成天瘋在外面，像不像肯離開的樣子？」

銀鳳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這還用問？玉鳳錢宛男當然不肯離開

無名鎮！就拿她自己說吧，她又何嘗願意離開？

「這丫頭一向不聽我的話。」金鳳接着道：「等會她回來了，妳替我好好的勸勸她。」

「怎麼個勸法？」

「唐漢這個火種子，也是個風流種子；愛他的女人，多得以打計，勸她別為這樣一個男人白白浪費自己的情感！」

銀鳳搖頭道：「大姐完全想錯了。」

金鳳一怔道：「大姐這看法不對？」

銀鳳又搖了一下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這丫頭根本不會聽從我的勸告。」

「妳沒試過，怎麼知 ？」

「我已經勸過她好幾次了。」

「丫頭怎麼說？」

「她說她不後悔。」

「不後悔什麼？」

「將來的下場……」

金鳳錢美璐只有嘆氣。

× × ×

白天燈白大爺也在嘆氣。在無奇不有樓一間密室中，對着七號金星特使，也就是五大名公子中的侯門公子顏名揚嘆氣。

「經費並不是個大問題。」他嘆了口氣說：「問題是如今大家臉皮這一撕開了，以後的殘局，將如何收拾？」

侯門公子顏名揚皺眉道：「本爵初抵無名鎮，就向丞相稟明過了，只要本爵身份不洩露出去，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兩人，可以包在本爵身上。沒想到吳護老他們性子太急，如今損兵折將，傷亡慘重，秘密宣洩，一事無成，眞不知道將如何向武帝交代！」

白大爺沉吟了片刻，緩緩道：「我們武帝念念不忘大天心無相玄功是否已有傳人，其實也是一種錯誤。」

顏名揚道：「為什麼？」

白大爺道：「他忘了處理這一類事件，最好的辦法，便是以逸待勞。」

顏名揚道：「等大天心無相玄功的傳人自動找上門來？」

「對！」

「若始終不見有人找上門來怎辦？」

「若是發生這種情形，只有兩個解釋：一是大天心無相玄功根本沒有傳人。二是雖有傳人，却未經大覺上人提及他跟我們武帝以往的一段恩怨！」

顏名揚點頭道：「有道理。」

白大爺接着道：「所以說，我們武帝根本就不該為這件事操心。大覺上人已經死了，只要我們武虎邦有了規模，連八派九門，都在鯨吞之列，區區一名天心門的傳人，又何懼之有？」

顏名揚再度點頭。

他也暗暗奇怪。

白丞相見解如此高超，何以這次還會惹出這一連串不可收拾的風波？

是這位白丞相未向三位護國公提供建議？還是三位護國公將白丞相的建議當成了耳邊風？

「再看看現在的情形吧！」白大爺又嘆了口氣：「大天心無相玄功的傳人尚未確定，像唐漢、張天俊、孫如玉、謝雨燕、高凌峯、飛天豹子、燕京三鳳、以及飛刀帮的人，却已得罪定了。」

顏名揚也跟着嘆了口氣道：「得罪了這些人，本來也沒有什麼，但如果將這些人結合起來，那股力量就可怕了。」

是的！團結就是力量。

這位侯門公子沒有說錯，像火種子唐漢、無眉公子張天俊、金笛公子孫如玉、玉樹公子謝雨燕、多事公子高凌峯、飛天豹子歐陽俊、燕京三鳳，以及飛刀帮的人，如果眞的團結起來，的確是一股不可漠視的力量。

但是，這些人來處不同，目的不一；除了唐漢和張天俊，彼此間根本談不上什麼感情或交情。

至於多事公子高凌峯和銀鳳錢麗麗之間，甚至多少還有一點芥蒂。

這樣散沙似的一批人，能結合得起來嗎？

誰會來進行這件事？

誰有這種能力？

× × ×

白大爺不知道是為了整理紊亂的思緒？還是為了平抑心頭起伏的思潮？隔了好半晌，才緩慢而沉重的道：「這股力量會不會形成，你等着瞧好了！」

如果僅從字面上解釋，這兩句話可說毫無意義。

說了等於沒說。

但是，從這位白大爺語氣上聽來，他說這兩句話，却無異肯定的回答了侯門公子顏名揚的疑慮！

顏名揚聽得很明白。

所以他問：「對這股尚未形成的力量，難道就沒法子事先加以遏阻？」

「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像清理火場，防止死灰復燃的方法一樣，澈底清除掉灰堆裏的『火種子』！」

× × ×

無眉公子張天俊的一條命，是唐漢和飛天豹子歐陽俊合力檢回來的。

但是事實上也只能說是檢回了半條而已。

五號金星特使那一掌實在太重了。

唐漢當時塞入他口中的那兩顆藥丸，雖屬療傷聖品，但對一個內腑受震移位的人來說，它的療效還是有限的。

能繼續留住這位無眉公子一條性命的功臣，既不是唐漢，也不是飛天豹子，當然更不是唐漢的那兩顆羅漢續命丹。

這一切得歸功於另一個人。

風流娘子岑今珮！

× × ×

回到趙老頭的棺材店，無眉公子睜開眼皮，第一個看到的人，便是緊傍榻邊，熱淚盈眶的風流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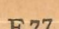
無眉公子長長噓出了一口氣，重新緩緩閉上眼皮。已是一片蠟黃的面孔上，也慢慢泛起紅潤之色。

這位氣息奄奄的無眉公子，顯然已於這一瞬間，獲得了新的活力。

一種任何高明的大夫，任何靈驗的藥物，都不能給予的活力！

唐漢和飛天豹子互望一眼，悄悄退了出去。

（未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生率衆夜襲，很順利的進入青龍鎭胡子玉的莊院，可以說是長驅直入。當他闖進該莊院的大堂時，竟然闃無一人。這時他才猛醒，知道蹈進一個空城計的陷阱，於是急急下令撤退，誰知敵方已在前門施用火攻。鳳生當機立斷，率衆破牆而出，殺出重圍，正在雙方激戰，死傷枕藉之際，中原五義中的四義——曹廷、霍青竹、葉南溪、胡子玉突然現身，喝令雙方停戰。可是，血戰雖停，舌戰又起。鳳生與四義又展開一場舌槍唇劍之戰，互相指摘，大揭對方瘡疤。結果，鳳生說出一個女人被五義羣毆未死，這一樁秘密一揭開，四義才自知理虧……

遭遇反伏擊

胡子玉一聲：「天——」歎息道：「怎會這樣的，怎會？」

霍青竹的說話更奇怪。「我砍了她十七劍，我淸楚記得——」

「沒有可能的！」葉南溪叫得最大聲：「姓鳳的在騙我們！」

鳳生的面色變得很怪異，近乎咒詛的道：「是誰刺了她十三槍，砍了她十七劍，剐了她二十三刀，以扇骨痛扎她的臉，以流星鎚將她亂捶？」

這些話入耳，葉南溪一張臉便發了白，喃喃道：「十三槍，十七劍……」

語聲由高而低，漸不可聞。

周圍一片靜寂，他們的說話每一個人都聽得很淸楚，葉南溪的語聲雖然低下去，他們從那些說話，大槪亦已想像得到，中原五義曾經五人圍攻一人，而且在那個人倒下之後，還予痛擊。

聽鳳生那麼說，那個人應該已變成肉漿，殺人不過頭落地，這樣做，是不是太過份？

豕突狼奔逃

令他們不明白的是，那個人在這樣之後，怎能夠活下來？

他們都只有極少數的人考慮到這個問題，其他的俱都大感迷惑，也大感失望。

曹廷一直是他們最尊敬的師長，他們也一直引以爲榮，萬想不到竟然會做出這種事來。

——若是他們眞的曾經這樣做，也就難怪鳳生採取這種報復手段了。

衆人在驚歎之餘，却不免生出兩個疑問。

——那個人與鳳生到底有什麼關係？

——中原五義，又到底與那個人有什麼仇恨？

沒有人能够想得出這兩個答案，鳳生也沒有說，只是以一種輕蔑的目光瞟着曹廷四人。

也不知過了多久，曹廷才開口：「她眞的又活下來？」

能够聽得懂這句話的人只怕不多。

又活下來，難道那個人竟能够活很多次。

鳳生冷應道：「你們承認曾經做過這樣的一件事就够了。」

曹廷仰首一聲悲嘶：「災禍——」

鳳生斷喝道：「殺！」翼刀飛舞，殺奔前去，鐵翼金鵬左右齊上，羣鳥怒吼着亦衝殺上前。

一場更激厲的惡戰又展開。

中原五義那邊雖然人多勢衆，但聽得竟是自己這邊兒理虧，氣勢已弱，尤其是那些鴿子，更加內疚。

鳳生還未衝殺到中原五義身前，便自吩咐：「發信號，突圍！」

金鵬聽得眞切，也知道對方有所防備，人數又在己方之上，不能戀戰，立即從懷中取出烟花火炮，擲進夜空！

霹靂一聲，烟花火炮在夜空中炸開，與之同時鳳生已當先衝到中原四義之前。

曹廷如夢初覺，大喝一聲，振槍衝向鳳生，一刺三十六槍。

鳳生翼刀飛滾，接下三十六槍，貼着槍桿滾刺向前。

曹廷急退，葉南溪一對流星鎚立即「呼呼」的擊來，力足開山裂石。

鳳生當然不會硬接，一長身，却躍立在其中一鎚之上，隨鎚飛回，翼刀同時刺向葉南溪的要害！

葉南溪想不到鳳生竟然會有此一着，倉皇急退，霍青竹眼見危險，一劍急救！

鳳生如影隨形，追着葉南溪十丈，眼看就可以將葉南溪傷在刀下，腦後風生，霍青竹一劍已到。

「退回去！」鳳生一聲叱喝，身一轉，刀一揮，硬將霍青竹人劍迫回。

胡子玉一柄摺扇緊接攻到，曹廷一枝長槍亦刺到來了。

鳳生倒踩七星，急退七丈，脚一盤，放着柴東升的靈位那張椅子，平飛向胡子玉。

胡子玉一眼瞥見，急忙讓開，順手將靈位抓住。鳳生人刀已撲回，刀光一閃，「刷」一聲，靈位被劈開了兩邊，胡子玉亦被刀鋒劃傷了胸膛。

血激射，胡子玉看着被劈爲兩邊的靈位，面色大變，鳳生乘他分神，另一刀緊接劈下來。

曹廷橫來一槍及時擋住，霍青竹長劍接至，却被金鵬半途截下。

金鵬一雙鐵爪上下飛舞，敵住了霍青竹，鐵雁那邊率領羣鳥已衝殺過來！

葉南溪流星鎚立即迎上，左右射至，正是一式「流星趕月」！

兩個黑衣人眼看閃避不了，揮刀急擋，「噹噹」的兩聲巨震，一個黑衣人刀被震飛，另一個的刀却被撞得倒嵌進面門，當堂畢命，鐵雁一柄雁翎刀急展，掩殺前去！

葉南溪流星鎚飛舞，接連三鎚，都被鐵雁接下，左右黑衣人乘機衝上，圍住了葉南溪。

鐵雁人刀立即撲近。

葉南溪鍊子一收，流星鎚當作短兵器使用，風聲呼嘯，奪人心魄。

鐵雁等不敢硬接，只是團團圍住了葉南溪，中原五義的弟子隨即亦圍上來，展開了混戰。

鳳生一雙翼刀迫住了曹廷胡子玉，直往前衝，勇不可當，金鵬鐵爪纏着霍青竹亦是往前移動，鐵雁羣鳥也不例外。

曹廷看不懂那枝烟花火炮的意思，但現在亦看出鳳生一衆要突圍，振吭大呼：「不要放走他們！」

語聲未落，鳳生已追殺前來，翼刀一口氣將曹廷胡子玉迫退了數丈，迫到一旁屋簷下，石階上，輕嘯聲中，倒撲而回，落在霍青竹身旁，雙刀一合一分，「嗆」的將霍青竹連人帶劍震開八步。

他的身形沒有停下，旋風般一轉，連斬三人，凌空一躍，雙刀當頭往葉南溪襲下！

葉南溪流星鎚左短右長，暴喝聲中，衝天飛撞向鳳生。

這一鎚用得極陰，鳳生竟然意料中一樣，間不容髮之際一偏身，正好閃開那一鎚撞擊，隨即貼着鍊子滑下來，當頭疾擊！這一擊更陰，曹廷那邊看在眼內，大喝一聲，纓槍脫手，疾擲鳳生！

槍快如閃電，鳳生若是繼續撲擊，即使將葉南溪擊殺，亦不難倒在纓槍之下。

鳳生一眼瞥見，雙刀一翻，身形亦轉，槍往他身旁飛過，他雙刀一沉，正好將槍桿鎖住，身形同時落在葉南溪身後。

葉南溪把握機會，反手一鎚揮出，鳳生手急眼快，身一旋，正好以槍桿擋去這一鎚。

相距既近，這一鎚完全發揮不到威力，槍桿未折，鎚反而被震回，鳳生一腳及時踢出，正踢在葉南溪腰旁。

葉南溪悶哼一聲，連人帶鎚被踢出，鳳生雙刀一分，纓槍脫出，追射葉南溪，接一聲暴喝：「退——」

聲落刀動，雙刀再轉，將霍青竹，胡子玉二人截下。

刀一迎一震，霍青竹胡子玉一劍一扇都被蕩開，鳳生又一聲大喝：「退——」

鐵雁金鵬雁翎刀鐵爪齊展，左右封住了中原五義一衆弟子的撲擊，羣鳥組成的三角陣一鼓作氣，直往前衝殺。

沒有了中原四義押陣，那些弟子根本擋不住羣鳥的凌厲衝擊，硬硬被殺開一條血路。

鐵雁金鵬左右護着鳳生隨即倒退。

× × ×

葉南溪被鳳生一腳踢跌丈外，既驚且怒，又恐鳳生繼續衝殺上來，着地立即一個翻滾。

鳳生雖然沒有追上來，以雙刀撞出的那一槍却飛到來了。

那一槍非獨狠勁，而且快準，直取葉南溪兼顧不到的要害。

葉南溪眼看便要傷在這一槍之下，曹廷及時掠來，探手正好將槍桿一把抄住，那刹那，槍尖已到了葉南溪身前七寸，曹廷的動作只要稍慢，這一槍便會插進葉南溪體內。

曹廷接槍翻身，挽了一個槍花——反撲鳳生。

葉南溪「鯉魚打挺」，躍起身子，不由捏一把冷汗，流星鎚齊出，搶在曹廷之前，追擊鳳生。

鳳生打了一個「哈哈」，翼刀齊展，迎向雙鎚，刀鎚不偏不倚，相撞在一起。

鳳生也就借這一撞之力，倒飛出四丈之外。

葉南溪萬料不到這反而帮助鳳生逃走，驚怒交集，一收鎚，身形更落後。

他怒上加怒，大吼一聲，雙鎚再飛出，身形同時凌空飛起，隨着雙鎚飛前去。

雙鎚一飛差不多十丈，葉南溪人隨鎚飛，眨眼間從曹廷身旁飛過。

曹廷急喝一聲：「危險——」

葉南溪却是有去無回之勢，連人帶鎚撞擊向鳳生，這一着實在大出鳳生意料之外，但臉上反而露出笑容，身形突然拔起，雙刀緊接滾斬而下。

雙鎚從他的脚下飛過，他的雙刀却斬向葉南溪的後背。

葉南溪半空中勉强滾身，裂帛聲中，背後連中兩刀，鮮血怒激，雖非要害，亦傷得甚重，但鳳生亦因此停下來，曹廷一槍緊接刺至。

鳳生雙刀旋轉，接住了曹廷的纓槍，身形緊接倒退，右脚一沉，便要踩在葉南溪的身上，二十四條扇骨已然箭一樣飛來，一塊扇面搶在扇骨之前，刀一樣飛至！

胡子玉那柄摺扇原就是兵器與暗器混合，看見葉南溪危險，毫不保留，悉數射出去！

鳳生雙刀飛滾，在扇面與扇骨之間飛滾過去，曹廷一槍緊接脫手刺來！

好一個鳳生，耳聽風聲，刀一回，「錚」的將槍擋回去，曹廷緊接撲至，雙掌一登，正印在槍柄末端上，那枝槍立時給迫回，去勢更加急勁！

這一着實在大出鳳生意料之外，倉猝間讓開要害，纓槍仍然在左肩頭穿過！鮮血激射，鳳生亦給槍上的力道撞出了半丈，一張臉刹那蒼白了起來，身形一穩，刀一揮，「刷」的將槍桿削斷！

鐵雁金鵬一旁看見，捨下那些中原五義的弟子，左右趕來。

霍青竹一劍飛來，却給金鵬雙爪接下，鐵雁才要扶住鳳生，却給鳳生喝住：「不要緊，退——」聲一落，身形斜掠，刀急揮，將霍青竹連人帶劍震飛出半丈。

鐵雁金鵬急護着鳳生倒退。

曹廷從門下弟子手中取過另一枝纓槍，緊接追上，胡子玉亦從弟子手中接過了一枝劍。

左右已有弟子將葉南溪抬下去，其餘的緊追在曹廷三人之後。

羣鳥雖然死傷逾半，但終於殺開血路，衝出鎮外，鳳生鐵雁金鵬仍然押後。

曹廷等窮追不休，未到鎮外，兩旁人家大門突然都打開，預伏在內的弟子各將馬匹牽出來，曹廷等紛紛上馬，無數火把亦同時亮起來。

馬嘶聲中，一衆狂追，有如雷霆萬鈞之勢。

鳳生一見，嘶聲大喝：「趕快——」前面的黑衣人這時候已然來到了一條河前，河上原有一道石橋，但現在已經沉落在河裏。

河水急激，也相當寬濶，他們若是涉水而過，只怕未到半途，已然被追上，到時亂箭齊來，便只有拚打的份兒。

但那些黑衣人雖然意外，並沒有慌亂，呼喝聲中，一條條繩子飛出，那之上繫着的鐵鈎紛紛鈎在對岸的樹上，他們隨即將在手一端釘在面前地上，一個個緊接縱上繩子，猿猴也似迅速往對岸掠去！

鳳生鐵雁金鵬也是最後的三個。

三人才躍上繩子，追騎已至，曹廷躍馬橫槍，「希聿聿」馬嘶聲中，坐騎斜裏奔出，槍一沉，已然將三人所踏的繩子削斷。

鳳生三人早已知道有此一着，繩斷之前，身形已然往上拔起。

曹廷手中槍立即脫手擲出，直飛鳳生，雙手同時往後一探，將後面策騎奔來的兩個弟子手中纓槍奪過，左右一齊擲去。

鳳生右手翼力撥開飛來第一槍，身形被震得往水裏墮下，刀一揮，將第二枝纓槍再擋去，但第二支纓槍無論如何也擋不了。

却就在這刹那，金鵬突然翻身落在鳳生面前，也擋住了那致命的一槍！

纓槍往他的前心插入，後心穿出，金鵬一聲慘叫，當場命絕！

鳳生聽得清楚，看得眞切，嘶聲大叫：「金鵬——」伸手將金鵬抱住！

一道劍光也就在這時候劃空飛來。

是霍青竹的劍，他身形拔起，馬鞍上一蹬，人劍有如電閃，飛向鳳生！

鳳生若不抱金鵬，絕不難化解這一劍，就因爲他抱住金鵬，上半身空門畢露。

劍光一閃即至，鳳生若是以金鵬的屍體擋去，亦不難將這一劍擋住，可是他沒有！

鐵雁那邊看見，一個風車大轉，人刀凌空斬下，霍青竹沒有理會。

裂帛一聲，劍從鳳生的右頸直劃至胸膛，鐵雁一刀同時將霍青竹的右臂斬斷！

無數條飛索即時凌空投來，鳳生探手抓住了其中一條，立即飛向對岸，鐵雁亦抓住了一條，緊護在鳳生之後，曹廷那邊又一槍擲來，及時給鐵雁一刀劈下。

他們還未掠上岸，霍青竹已墮入水裏，那些黑衣人怒吼連聲，長矛紛紛脫手，向水中的霍青竹擲去！

曹廷胡子玉那邊看得眞切，要救那裏來得及，霍青竹人在水中，斷臂劇痛，亦影响身形，看着長矛飛來，亦無從閃避。

慘叫聲中，霍青竹被亂矛刺成刺蝟般，當場斃命！

「老二——」曹廷嘶聲大叫。

胡子玉把手一揮，一枝响箭射上了半天，那邊樹蔭下立時盪出了四個木排。

那四個木排隨即一字橫開，正好在水面上連成了一條。

鐵雁目光一閃，厲聲問道：「誰來斷後！」

「雁組！」一羣二十來個黑衣人應聲立即湧出，衝向那邊木排。

幾個中原五義的弟子已然踏着木排衝過來，那些黑衣人立即一批長矛飛出，中原五義的弟子傷了兩個，倒下三個，黑衣人隨即搶上木排，浴血死戰，硬硬擋住了要渡河的敵人。

曹廷馬上看得眞切，喝開了一衆弟子，躍馬直衝上木排，槍一出，已然將一個黑衣人刺殺在木排上，那個黑衣人慘叫聲中，雙手死握住槍桿！

其餘黑衣人奮勇撲前，十餘枝長矛擲出，集中擲向曹廷的坐騎，另外幾個黑衣人振刀撲上，左右撲擊曹廷。

曹廷收槍，穿在槍桿上那個黑衣人亦濺血向他飛來，竟然甩之不開，他當機立斷，棄槍拔起！

那匹馬迅速被亂矛刺殺，倒斃在木排上，曹廷凌空躍落，赤手空拳，搶入黑衣人中，擊倒兩個，踢翻一人，那被他踢翻木排上的黑衣人竟然一滾而回，抱住了他的右脚，七八柄刀劍立時砍殺下來。

胡子玉及時掠到，一劍封開那些刀劍，曹廷雙掌疾沉，連隨將抱住右脚那個黑衣人的頭顱擊碎，饒是如此，仍然嚇出了一身冷汗。

那些黑衣人的兇悍，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跟着胡子玉，一羣弟子衝了上來，但木排並不寬闊，容不下那許多人。

那些黑衣人絕無疑問已準備拚掉性命，阻止曹廷胡子玉等人追上來。

與之同時，鐵雁已喝令其餘黑衣人以長矛交搭爲床，抬着鳳生離開。

鳳生終於倒下來，霍青竹那一劍傷得他實在太重。

雁組原是屬鐵雁掌管，鐵雁也實在想與他們共同進退，但鳳生身受重傷，而中原五義顯然早有防備，斷橋之外，說不定還有其他的安排，他必須先保護鳳生離開這險境。

他不知道雁組的兄弟能够支持多久，却只知道他們縱然沒有一個能够活下來，也不會後悔。

事實是如此，雁組的黑衣人死戰至最後一人，也沒有後退，在曹廷利槍貫胸，臨死的一刹那，亦沒有一絲後悔之色。

木排上伏滿了屍體，燈光下鮮血模糊，觸目驚心。

就是曹廷胡子玉亦心驚魄動，那些弟子更就不用說了，眼看最後一個黑衣人倒下，一個個竟然怔在那裏。

曹廷也一怔，隨即將手中纓槍擲下，那枝纓槍的槍尖已彎曲，槍桿亦被砍了一個缺口，一擲之下，斷爲兩截，胡子玉在旁劍一挑，將木排上另一枝纓槍挑起來，挑給曹廷。

那枝纓槍之上也遍染鮮血，曹廷毫不在乎接下，不由歎了一口氣，他活到這把年紀，還是第一趟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換上這麼多次兵器。

一口氣吐盡，他把槍一揮，道：「我們追！」飛步奔過木排。

胡子玉亦步亦趨，那些弟子也舉起了脚步，氣勢却已然大弱。

曹廷沒有在意，緊握纓槍，神態仍然那麼激動，走着又嘟喃道：「不能讓姓鳳的回去，萬萬不能！」

胡子玉道：「我們就是殺了他，也沒有用，第二個很快就會找到來！」

「災禍，災禍——」曹廷的語聲帶着强烈的恐懼，那種神態看來，簡直就像是一個瘋子。

胡子玉道：「也許我們應該跟姓鳳的細說清楚。」

「你難道沒有看見，他顯然已是那個小妖精的奴隸，沒有人能够令他醒悟。」

曹廷的笑容非常苦澀。

胡子玉沉吟着說道：「我們也該試一試……」

「現在來說這些，不是太晚了？」曹廷纓槍一振。「我們現在只有擊殺鳳生，看能否直搗鳥巢，將那個小妖精除掉。」

胡子玉道：「我們不過推測，事情也許……」

「鳳家兄弟是何等英雄豪傑，你以爲一般的女人能够令他們反目？」

胡子玉一怔，歎了一口氣，曹廷接歎道：「也幸好他們兄弟反目成仇，否則，今夜他們兄弟一齊來攻，我們只怕很難活得下來。」

「據說，鳳棲梧的武功尤在鳳生之上，是麼？」

「據說是的。」

「兄弟如手足，鳳生若是被我們殺掉，鳳棲梧一定不肯罷休，鳥帮的人也一定報復。」胡子玉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所以我說這是災禍……」曹廷頹然。「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够再將別的人拉進來，否則這必然變成一場大災禍，江湖上前未有的浩刦。」

胡子玉苦笑。「這一戰巳經够慘厲的了。」

「希望這是最後的一次。」曹廷仰首向天，這絕無疑問，是他的心中話。

× × ×

夜更深。

鳳棲梧終於到了大峽谷。

前面都是峭壁，道路從峽谷中穿過，只有丈許寬闊，鬼斧神工。

要將這條路堵斷，絕不是一件難事，這條路却是南行必經之路，山脈連綿數十里，若不走這條路，得翻山越過。

鳳棲梧先後也不知經過這條路多少次，心神一定，立即就想到中原五義將會採取那一種方法堵斷這條惟一的道路。

在半里外他巳經下馬，施展輕功，掠到峽谷之前，然後蛇行鶴伏，往峭壁上掠去。

峭壁上巳候着十多個中原五義的弟子，在他們的前面堆着無數石塊。

一聲令下，石塊滾滾倒墮，非但可以將道路截斷，那走在路上的人要閃避，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郭勝燕南等人再在谷口伏擊，絕不難將鳥帮攻打胡家莊一夥殺一個乾淨。

鳳棲梧一看這形勢，更加肯定中原五義的確有備而戰，鳳生一夥凶多吉少。

由峭壁望去，遠遠的那邊一片光亮，那若是胡家莊所在，惡戰絕無疑問巳經開始。

那些中原五義的弟子視綫都集中在胡家莊那邊，並沒有發覺鳳棲梧的接近。

鳳棲梧的手巳按在刀柄上，突然有一股拔刀的衝動，却仍然考慮了一會才欺身前去，霍地一探手，封住了最接近那兩個的穴道。

那兩個尚未倒在地上，鳳棲梧又巳點倒了四個，最先被封住穴道的那兩個終於倒地，發出的聲响雖然不大，巳然驚動了其他的人。

在他們回頭之際，鳳棲梧亦巳然欺進來，雙手一探，扣住了兩個人的穴道。

剩下還有七個人，兵器立即出鞘，殺奔鳳棲梧，看他們的動作，絕非庸手可比，但與鳳棲梧相較，却是有一大段距離。

鳳棲梧直欺入刀光劍影中，左手拿住了一個人的穴道，刀隨即出鞘，接一刀還一刀，每一刀都正中對方的穴道，但只用刀柄。

饒是如此，給他刀柄撞上穴道的無不口吐鮮血，倒仆地上，七個人眨眼巳倒下了六個，最後一個一刀巳到了鳳棲梧的後背。

鳳棲梧回身一刀封開，刀勢再變，斬下了那個人的右臂，血光一閃，鳳棲梧殺機陡動，再一刀，將之斬殺刀下。

對面峭壁上的人雖然看不清楚，亦聽出這邊出事，七嘴八舌，紛紛高聲呼問。

鳳棲梧沒有作聲，將刀咬在口中，雙手捧起了一塊石頭，使勁疾擲出去，雙脚接點地，頎長的身形亦疾掠往對面峭壁。

兩面峭壁相距差不多有四丈，黑夜中鳳棲梧却不敢太肯定。

憑他的輕功，平空一躍四丈亦甚成問題，所以他才擲出那塊石頭。

飛出了兩丈許，那塊石頭開始下沉，鳳棲梧即時落在石頭上，雙脚一蹬，那塊石頭立即疾往下墮去，鳳棲梧的身形却往上拔起來，凌空一個翻滾，一隻巨鳥也似落在對面峭壁上。

驚呼聲此起彼落，守在對面峭壁那十餘個中原五義的弟子無不嚇了一跳，然後呼喝着擧起兵器，衝殺向鳳棲梧。

他們知道這是個敵人，也知道對面峭壁的兄弟巳然被這個人解決，知道這個人不比尋常，可是他們並沒有後退。

鳳棲梧殺機巳動，沒有去封他們穴道，只是拿刀砍殺。

鋒利的刀，狠厲的刀法，敏捷的身形，擋者披靡，鳳棲梧斬瓜切菜也似，最强的一個，也只是三招便將之砍殺在刀下。

十七個人倒下了十五個，最後兩個心胆俱喪，慌忙奪路逃命。

鳳棲梧兔起鶻落，三個箭步，手起刀落，立斬一人，脫手再將刀擲出，那最後一人逃出丈許，刀巳然飛至，驚呼回身，一閃不及，刀穿胸而過，將他釘殺在一株樹幹上。

鳳棲梧沒有立即上前，凝神靜氣，傾耳細聽，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

他仍然站在那兒，一直到他聽到了一下衣袂聲，才撲向那邊樹幹，手一探，拔刀，猛然倒翻，落在一片草叢中，一刀削出！

草長及膝，刀光中斷落了大片，飛舞半天，一個人同時從草叢中竄出來，迎面向鳳棲梧刺出一劍。

鳳棲梧人刀欺前，對方的劍從他的肩頭刺空，他的刀却抹過了對方的咽喉。

血濺在草叢中，人亦倒下，鳳棲梧半身一轉，抖飛了刀上的餘血，縱身掠上一方巨石上。

遠遠的那邊仍然一片光亮，鳳棲梧不知道是怎樣情形，只知道自己事實巳趕不及。

所以他只是怔怔的坐在那兒。

也沒有多久，一條火蛇巳然由那邊迅速的移來，那看來就像是一條銀綫般。

鳳棲梧仍然等了半盞茶之久，才聽到

一陣雜亂的馬蹄聲，那條火蛇也粗大了起來，去勢突然停頓，廝殺之聲隨即隨風吹至。

鳳棲梧仍然沒有動。

× × ×

曹廷胡子玉一衆事實又給截下，十二個黑衣人捨生忘死的擋在山路上，掩護鳳生鐵雁的後退。

中原五義的弟子高擧火把，照亮了整條山路，火光照耀下，曹廷纓槍銀蛇般飛舞，胡子玉一柄劍亦飛雪一樣洒落。

飛雪逐漸變成了血紅色，銀蛇變成了血蛇，曹廷胡子玉飛馬闖過，受傷的黑衣人在中原五義的弟子衝殺下亦紛紛倒下。

這時候，鐵雁巳護着鳳生來到峽谷之前，除了抬着鳳生的黑衣人之外，剩下的黑衣人巳三十個不到。

鐵雁在峽谷前停下，不由歎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這裏莫敎也設了埋伏，否則我們一夥，不難都葬身這個峽谷內。」

旁邊一個黑衣人道：「堂主，只有這條路了。」

鐵雁歎息道：「所以就是一條死路，我們也不得不走進去。」

慘叫聲不斷從後面傳來，每一聲聽來都是那麼熟悉，鐵雁的心腸並非鐵打，悲憤之極，回頭一瞥，斷然揮手，當先往峽谷內走進去。

黑衣人扛着鳳生緊追在鐵雁身後，其餘黑衣人亦倒退着退進去。

他們與追兵相距並不怎樣遠，即使峽谷內沒有埋伏，也走不了多遠。

只是峽谷外是綿密的樹林，黑夜中，對於他們的逃走不無帮助。

曹廷在後面這時候雖然沒有將坐騎放緩，但也沒有特別加快，胡子正追了上來，道：「大哥，郭勝燕南他們相信巳經到了。」

「如無意外，應該到了。」曹廷目光一遠。「鳳生等人一進去，巨石滾滾落下，即使活着走過去，也難以闖得過郭勝燕南他們的截擊！」

胡子玉搖頭道：「我們是否做得太過份？」

曹廷道：「是鳳生挑起這場惡鬥，而到底什麼回事，現在亦巳有一個明白，鳥帮的人也許只是上命難違，但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胡子玉長歎一聲，曹廷接道：「非獨要殺掉他們，我們還要闖進鳥帮總壇，將那個女人找出來。」

「殺掉他？」胡子玉苦笑。

曹廷的笑容，一樣苦澀。「也許那並不是她，是她同一類的東西。」

「也許是的。」胡子玉的神色很奇怪。「但你也莫要忘記，我們殺她的時候，是怎樣一種情形。」

「誰能够忘記？」曹廷的面色更加奇怪。

「所以這個女人就是她，也不是沒有可能。」胡子玉一仰首。「老天，怎會有這種東西？」

「貓命有九。」曹廷忽然長歎一聲。「難道她竟然也有九條命？」

胡子玉道：「就是貓，在那種情形之下也絕無活命之機，可是……」

「這種事有誰能够解釋？」曹廷又一聲苦笑。

那些弟子陸續跟上來，火光照耀下，險峻的峽道巳然出現眼前。

曹廷仰首望一望，彷彿巳聽到巨石滾落那種轟轟發發之聲。

這只是一種幻覺。

到了峽道進口，非獨聽不到巨石滾落之聲，而且異常靜寂，曹廷疑念陡動，脫口一聲：「怎會這樣？」

胡子玉道：「只怕有變！」

曹廷一皺眉，輕叱一聲，策騎疾奔了進去，胡子玉與衆弟子急忙跟上。

馬蹄聲靜夜中本來巳响亮，峽道內激盪起一陣陣回音，更令人魄動驚心。

曹廷一面策騎一面道：「燕南郭勝他們就是趕不及到來，其他的人也應該知道怎樣做。」

胡子玉道：「唯一的解釋就是，鳳生那邊來了援兵，看破我們在峽道峭壁的埋伏，先將之解決了。」

曹廷悶哼道：「那他們就算趕不及，也可以施放信號，讓鳳生知道前面設下陷阱。」

「也許他們發覺連施放信號也巳來不及，索性待在這裏接應。」

「那是說，等我們追到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了。」

「不無可能。」胡子玉語聲一落，面色突然一變。

曹廷道：「那現在應該怎樣？」

「應該退回去。」

「這一次讓他走脫，再找機會可就難了。」曹廷仍馬不停蹄。

便在此際，一陣「隆隆」的聲响突然由上傳下，有如打雷一樣，胡子玉入耳驚心，脫口道：「現在再不退……」

話口未完，「隆」然一聲巨响，一塊巨石落在前面路上，塵土飛揚，火光中，無數石塊緊接凌空落下來。

馬驚嘶，曹廷一勒韁繩，終於大喝道：「退！」隨即將馬頭勒轉。

更多的巨石相繼落下，有的在半空相撞，疾走雷霆，火光及處，那些弟子無不變色，急不及待，紛紛將坐騎勒轉回奔，爲之大亂。

轟轟發發之聲驚天動地，不少石塊正向他們當頭落下來。

曹廷大喝「小心！」語聲未巳，一塊磨盤也似的大石巳當頭落下，他手中纓槍立即刺出，「四兩撥千斤」，將那塊大石撥到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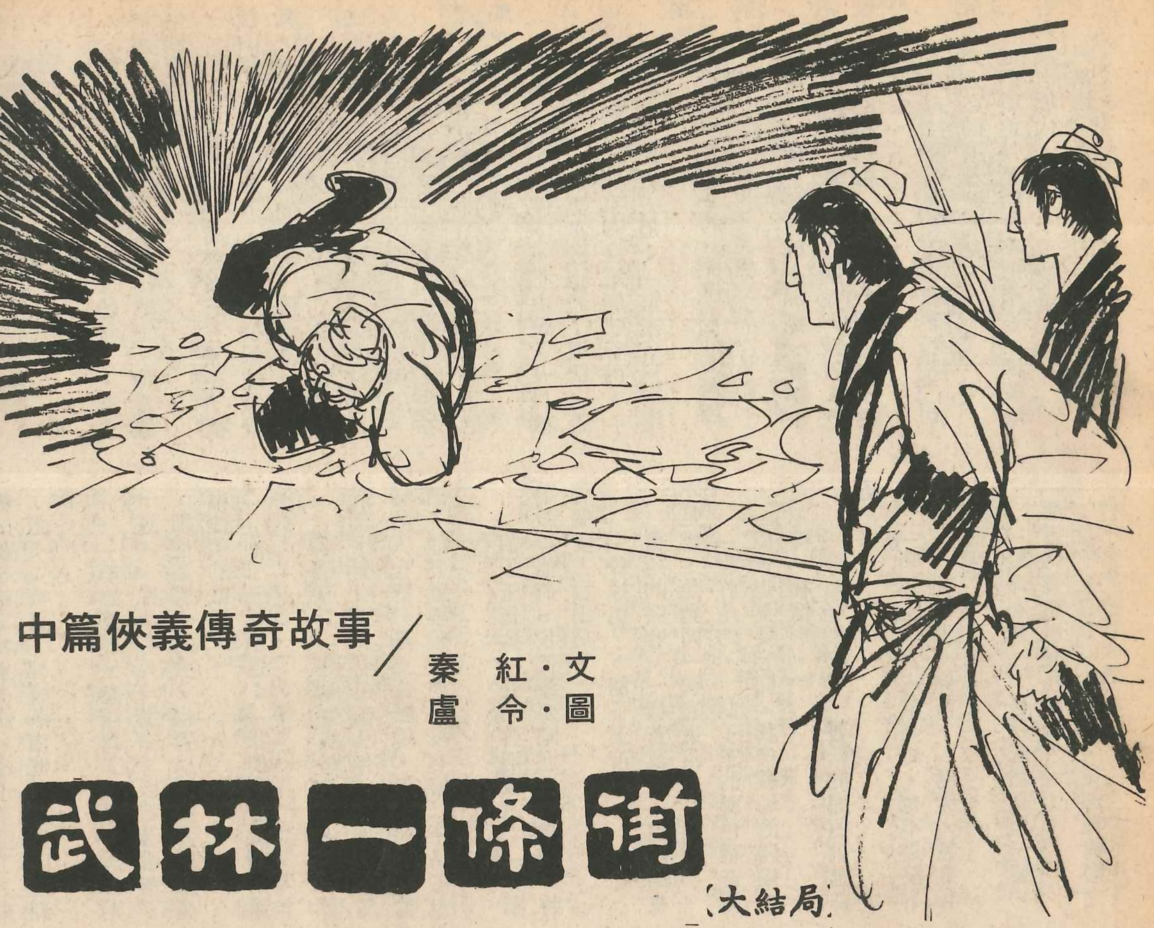
那些弟子却沒有這本領，幾個給巨石擊中，當場人仰馬翻，慘叫連聲。

胡子玉急喝：「靠近石壁，不要驚慌，快走！」

他的聲音幾乎被巨石滾落之聲完全掩蓋，一堆石塊旋即當頭落下，險些將他擊下坐騎來，坐騎四蹄却仍給滾動的石塊壓斷，曹廷飛騎奔過來搶救，及時一槍將一塊迎頭向胡子玉壓下的巨石撞飛。

胡子玉方從坐騎跳下，巨石巳落下來，若非曹廷那一槍，眞不難傷在巨石之下，驚魂甫定，縱身急往外奔，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糊塗使用苦肉計，取得「武林一條街」街長的信任，使他更爲瞭解個中的秘密，一天，時機成熟，便暗示林歌，冉得意等人同時制服了看守他們的幾個野人，又趁假街長董來福和四位夫人作鴛鴦出浴時，一擧殲滅了他們，金糊塗更把看守各機關的人一一擊斃，而留下一個小婆薩向她詢問街中情況，小婆薩在金糊塗等人的威脅下，只得道出眞相，原來「武林一條街」的眞正街長是南仙的夫人，也就是梅花仙子，她已死去多年，但因和南仙情愛極深，後來便借屍還魂，變成目前的「武林街長」……

悼妻生前願

只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道：「街長說得是。」

女人的聲音又道：「上次你引來的金糊塗還好，後來到的那個林歌實在不太容易對付，差點被他攪得一塌糊塗。」

男人的聲音答道：「他現在也在這裏嗎？」

女人的聲音道：「不錯，他已簽下賣身契，不過我知道他沒有誠意投順於我，他只是在等待機會脫逃罷了。」

男人的聲音道：「既是頑劣不馴，那就索性處死他算了，免得後患無窮。」

女人的聲音道：「處死他當然簡單，可是我有些捨不得，你知道他是個非常傑出的青年，假如肯眞心歸順於我，武林一條街便如虎添翼……」

話聲至此，一男一女經已來到浴池外面。

男的，正是賈彎刀！

女的，看不清楚！

只見她身材頗爲高挑，身穿一件雪白長衫，長長的秀髮披在肩上，但臉上罩着一方白布，只露出兩個眼洞而已！

建造武林街

他們在浴池外面的走道上停住脚步，武林街長（梅花仙子）四下望了望，又開口道：「奇怪，董來福越來越大意了，竟不派人多加巡視，萬一有人闖進來，他如何應付得了？」

她說話的聲音異常好聽，眞似珠走玉盤，但擧止却不如一般女人那樣優雅，看上去有些生硬。

賈彎刀恭聲道：「街長說得不錯，屬下亦覺董來福辦事不太精細，他好像自以爲眞是武林一條街的街長，老是裝腔作勢，而且只知享受，不知經營，實在太不應該了。」

武林街長冷笑一聲道：「我看中他，是因爲他以前曾是鉄槍會的會主，在中原武林有一股勢力可以利用，要是他太不知自愛，我可要革掉他的職位了。」

賈彎刀面上閃過一抹喜色，低聲道：「不是屬下誇口，若論在中原武林的名望

，他姓董的還差得很遠，別的不說，屬下的武功和名氣就比他高出甚多！」

武林街長笑道：「我知道，我也了解你的意思，你只要好好的幹，我不會虧待你的。」

她說到這裏，擧手掠了掠肩上的長髮，接着道：「我好久沒有沐浴了，想好好洗一下……唉！你知道我建造這個鴛鴦池的目的麼？」

賈彎刀道：「屬下不知。」

武林街長幽幽一嘆道：「我是希望有一天能和我丈夫南仙在此……」

語至此，害羞的低下頭去。

賈彎刀道：「南谷主眼下就在地瓶谷中，街長思念他，何不去請他來？」

武林街長輕輕搖頭道：「不，現在還不行，我一定要等到將全天下的武學收齊全錄成一部巨册後，再請他來此練武。」

賈彎刀道：「南谷主若知街長對他如此濃情蜜意，他不知要怎麼感激妳呢。」

武林街長又嘆道：「我怕他不肯相信我是他的亡妻梅仙花子，他是讀過很多書的人，曾說過甚麼『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話，因此我很担心他不相信我是借屍還魂的人……」

賈彎刀道：「由屬下去跟他說明白如何？」

武林街長道：「不，這事你不要管，你去找董來福談談，我要進去洗個澡。」

賈彎刀躬身應是，便往地道中走去。

武林街長擧步走入那熱氣濛濛的浴池，一眼瞥見「神出鬼沒」董來福和四個夫人慘死鴛鴦池中，驚得「哎呀！」大叫一聲，轉身衝出，向通往外面的地道奔去，一邊跑一邊驚叫道：「嚇死我啦！嚇死我啦！」

賈彎刀才走入地道十幾步，一聽她連聲驚叫，趕忙返身奔回，急問道：「甚麼事？甚麼事？」

但武林街長已跑得沒了影子！

賈彎刀料想她必是在鴛鴦池中發現了甚麼可怕的事，於是轉入浴池察看。

這一看，登時看得他目瞪口呆，但最使他震驚的倒不是董來福等人之死，而是站在鴛鴦池邊上的金劍葫蘆客！

金糊塗對他咧嘴而笑！

賈彎刀面色一陣蒼白，一面倒退一面顫聲道：「這裏發……發生了甚麼事？」

金糊塗笑道：「賈彎刀！我最敬愛的眉月刀神！你的腎虧痊癒了麼？」

賈彎刀面如土色道：「金兄，你……你聽我說，我……我是不得已的啊！」

金糊塗笑容漸漸沉下去，道：「你知道麼？你去及人善堂求我的時候，我與拙荊成親才不過幾個月，換了別人，他絕不肯離開他新婚的嬌妻！而我，聽你說得那麼可憐，我便狠下心腸丟下嬌妻，冒死前來南荒爲你解決疑難，那裏知道你所謂的一夢失去武功，只不過是你和武林街長設下的鬼蜮技倆而已！賈彎刀啊賈彎刀！你該如何還我一個公道？」

賈彎刀道：「我……我是被迫的！她……她在我腹中下了蠱！我的命操在她手裏……我要是不聽她的話，就……就只有死路一條！」

金糊塗冷笑道：「是麼？可是我剛才聽你的口氣，你好像很希望取董來福的地位而代之，這也是被迫的麼？」

賈彎刀臉紅耳赤道：「那……那是我想贏得她信任的一種手段而已。」

這時，林歌、朱五絕、冉得意、雷金龍四人已經從暗處走出，圍堵在浴室的門口。

賈彎刀回頭一望之下，面色遽變，情知自己死定了，不禁慘笑一聲道：「我知道你們不會饒過我，但我告訴你們：你們絕對鬥不過她的！你們絕對逃不出這武林一條街！」

林歌冷冷道：「這一點不用你操心，現在你只要告訴我們她是誰就夠了！」

賈彎刀搖頭道：「我不能說！」

林歌道：「爲甚麼？」

賈彎刀忽然臉色一陣慘白，頭上沁出涔涔冷汗，雙手緊按着腹部道：「來了！來了！」

說着說着，萎然倒下，全身發抖了起來！

朱五絕冷笑道：「姓賈的，別要這一套了！我們已被你騙得好慘，如今你就是死一千次我們也不再對你同情一點點！」

賈彎刀全身越抖越劇烈，好像正在被人挖心割腸似的，痛得他忍不住狂叫起來：「街長饒命！我沒有洩漏妳的秘密！我沒有說甚麼啊！」

接着，就像一隻被火燒傷的毛蟲，開始在地上打滾嚎叫，聲音悽厲已極！

林歌看得心驚，道：「金糊塗，看樣子他眞的被那女人的蠱術控制住了。」

金糊塗冷冷道：「縱然如此，也不該出賣朋友，道義路上沒貪生怕死的人！」

正說着，賈彎刀突然「啊！」的狂叫一聲，渾身劇烈的震動了一下，面部的表情沒有了！

冉得意吃驚道：「死了？」

朱五絕上前摸摸他的心口，又在他的脈門上按了一會，點點頭道：「嗯，果然死了！」

雷金龍駭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林歌道：「那女人怕他洩漏秘密，指揮潛伏在他腹中的蠱把他咬死了！」

金糊塗急道：「咱們快離開此地！」

他急急忙忙衝出浴室，領着衆人往外跑；出乎意料之外，一路毫無阻碍，很順利的通過各段地道，最後鑽出地道出口——到了諸葛武侯祠後面的「老王」的小房間！

五人終於重見天日了！

這時，正好是三更半夜，祠裏祠外一片沉靜，武林街長當然已逃得無影無踪，附近也不見一個人，都在睡夢中。

林歌仰天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道：「眞像做了一塲惡夢！」

朱五絕道：「如今哪裏去找她？」

林歌沉思半晌，道：「大家先回客棧歇歇，天亮之後，去找南仙！」

× × ×

天亮之後——

他們五人一起由客棧出發，往山中的地瓶谷趕來。

找南仙幹甚麼？

林歌的答覆是：果眞南仙尚不知道這件事，也該通知他其女南紅鳳「失踪」之

事。

這天晌午時分，五人已來到地瓶谷外的「蜘蛛陣」前，林歌飛上一座岩石，遙對谷口運氣發話道：「南谷主，在下林歌求見！」

連喊數遍，便跳回地面等候！

冉得意道：「這樣他聽得見麼？」

林歌道：「不知道，不過沒他出谷領路，咱們絕對通不過這座『蜘蛛陣』。」

金糊塗一旦恢復自由，一心便想着趕快回及人善堂，所以他對會見南仙和追緝武林街長的興趣不太濃厚，這時便問道：「他要是不出來呢？」

林歌道：「咱們無論如何也要見他一面，把『武林一條街』的情形告訴他。」

金糊塗道：「那小婆薩定是在胡說八道，我絕不相信『借屍還魂』這件事。」

林歌道：「我也不相信，但我的看法是：南仙一定知道她是誰！」

金糊塗道：「如果他知道，爲甚麼不告訴你？」

林歌道道：「當然有原因，咱們聽他解釋好了。」

一語甫畢，忽聽陣中傳來一聲歡呼，跟着便飛出一個紅衣姑娘，正是南紅鳳。

林歌看得一呆道：「南姑娘，妳回來了？」

南紅鳳笑嘻嘻道：「正是，林歌，我正在要求我爹再去『武林一條街』救你們出來，不想你們自行逃出來了，眞是太好啦！」

林歌驚訝道：「妳是怎麼回來的？」

南紅鳳笑道：「等下慢慢再說給你聽，我爹正在谷中等着你們，請隨我入谷去吧！」說罷，便要領他們入陣。

雷金龍有些不放心，拉着林歌低聲的說道：「老弟，我覺得有些怪異，要進去麼了」

林歌微微一笑道：「是的，這回縱然是龍潭虎穴也要闖他一闖，因爲咱們還沒將『沙鍋』打破！」

朱五絕接口道：「對，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走呀！」

於是，五人隨着南紅鳳走入蜘蛛陣，在南紅鳳的帶領下，很輕易的便通過蜘蛛陣，進入地瓶谷中。

南仙站在谷中的木屋門口，含笑迎接他們的來臨，雙方見面敍禮過後，一起入屋坐下來。

林歌首先開口道：「南谷主，令嬡失陷於『武林一條街』中，是不是您救她回來的？」

南仙搖搖頭道：「不是。」

林歌道：「那麼，她是怎麼逃回來的呢？」

南仙道：「紅鳳，妳來回答林老弟這個問題。」

南紅鳳便答道：「是他們放我回來的，昨天早上，一個野人忽然將我帶離『武林一條街』，只警告我不可再去，便放我走了。」

林歌問道：「爲甚麼呢？」

南紅鳳道：「我不明白，我回谷之後，便要求我爹去救你們，我爹立刻出谷趕去，不想趕到那諸葛武侯祠時，却找不到地道入口，只好空手而回，剛才我們父女正打算一起趕去，不料你們就來了，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林歌微笑道：「我們能够逃出『武林一條街』，要歸功於金糊塗的精心策劃；我們先殺了那四野人，然後再將那假街長和四個夫人斃於鴛鴦池中，如此這般，就逃出來了。」

南紅鳳很高興道：「好啊！好啊！但你說那街長是假的，這是甚麼意思啊？」

林歌又將所見情形說了一遍。

南仙聽得雙眉一皺，不勝困惑地道：「你說武林街長是梅甚麼？」

林歌道：「梅花仙子！」

南仙搖頭道：「胡說八道！」

林歌道：「怎麼是胡說八道呢？」

南仙道：「梅花仙子是我愛妾的外號，她已經死了很久了！」

林歌道：「小婆薩說她借屍還魂，便在那武侯祠的地下開設了『武林一條街』，目的是要收集天下各門派的武功，錄成一部巨册送給南谷主，好讓您南谷主能够去中原武林稱王。」

南仙哈哈笑道：「你相能够信這種事麼？」

林歌道：「我不相信借屍還魂，但那女人這樣做必有原因……」

南仙笑道：「如果你要問我原因，我無可奉告，我唯一能說的就是她必是想嫁禍於我！」

林歌道：「何謂嫁禍呢？」

南仙道：「她自稱是我的妻子，開設『武林一條街』的目的是收集天下武功錄成巨册送我，這分明是一項惡毒的陰謀，不是嫁禍是甚麼？」

林歌道：「既是嫁禍，那麼南谷主應知她是誰了？」

南仙搖頭道：「抱歉，我在此居住多年，只跟老土司父女交惡，除了他們父女之外，未曾得罪任何人，所以我不知道她是誰。」

林歌道：「據小婆薩說，老土司父女已被武林街長殺死了。」

南仙神色一愕，問道：「哦，有這種事麼？」

林歌回答道：「我想那小婆薩說的不假。」

南仙冷哼一聲道：「果眞如此，我倒要感謝她了，不過我確實不知她是何許人，我愛妾梅花仙子亡巳數年，她的遺骸尚在我房中，你們要是不信，我可帶你們入房去看。」

金糊塗立刻接口道：「好呀，我們去瞧瞧你愛妾的遺骸。」

於是，南仙領他們入房，當金糊塗等人看見躺在床上的那具白骨時，都爲之驚異不置，便問他爲何要將死人的骷髏放在床上，南仙神情悲慼地道：「她是我一生所見最好的女人，我們相愛之深，旁人是無法了解的，不幸的是她被害死了，害死她的，就是我的前妻鐵山蘭！」

南紅鳳顯然也是第一次見到梅花仙子的遺骸，她又是吃驚又是傷心，忍不住淚如雨下道：「爹，如果您不愛上這女人，說不定我娘——」

「住口！」

南仙憤怒的喝叱，神色異常激動，咬

牙切齒道：「你娘是個潑婦，是個野女人，她甚麼都不懂，只知管束我，一天到晚嘮嘮叨叨，完全不懂生活情趣，我敎她讀書，她反譏笑我是書呆子，妳可知道我跟她生活十多年過的是甚麼日子麼？」

南紅鳳低頭飲泣，不敢再說甚麼了。

南仙怒猶未息地道：「更可惡的是，她與妳外公老土司勾結盜取我的武學秘譜，我後來才知道，她嫁給我完全是看中了我的一身武功，妳說她可惡不可惡呀？」

語聲一頓，又道：「後來我遇上這個梅花仙子，我倆情投意合，我就告訴妳娘：我甚麼都可給她，只要她答應與我離異，不料過了幾日，她就下蠱將她害死了，妳說妳娘可惡不可惡呀？」

南紅鳳不欲再聽下去，掩面痛哭，奪門奔了出去。

林歌五人默然不語，他們從南仙激動的表情上已看出他愛梅花仙子之深，因此對於他將梅花仙子的遺骸擺在床上，夜夜與她同榻共眠也就不覺奇怪了！

南仙隨將白骨蓋上棉被，還在「她」身上輕輕拍了兩下，柔聲道：「阿梅，妳好好睡吧！我不該帶人入房打擾妳，我這就帶他們出去！」

說畢，便向林歌五人招招手，舉步出房。

六人回到廳上坐下，南仙長嘆一聲道：「剛才你說武林街長是我這位愛妾借屍還魂之人，我不相信這種事，不過我倒眞希望世上有借屍還魂這樣的事呢！」

林歌道：「那武林街長既以借屍還魂來騙人，就表示她對南谷主和梅花仙子的事十分清楚，她既然清楚你們的事，您似乎應該知道她是誰才對吧？」

南仙道：「如果我知道她是誰，你看我有爲她隱瞞的必要麼？」

林歌點點頭道：「南谷主是讀聖賢書之人，當然不會爲她隱瞞……」

南仙又嘆道：「自從我這位愛妾身亡之後，我巳萬念俱灰，打算老死於這地瓶谷中，但武林街長如此嫁禍於我，我實不能不過問，諸位若不急於返回中原的話，不妨就在此谷停留數日，我願與諸位一起去追捕那武林街長。」

林歌道：「如此甚佳，那女人十分可怕，若不將她除去，只怕還有許多人會死在她手裏。」

金糊塗說道：「林歌，咱們不如回去吧？」

林歌道：「爲甚麼？」

金糊塗有些難爲情的笑笑道：「我想念我內人，她可能快分娩了。」

林歌笑道：「別急，有我那母大蟲照顧她，包你平安無事。」

金糊塗道：「我就是不放心呀！」

林歌道：「那你先回去好了，我是打定主意不逮到那女人絕不罷手的。」

朱五絕笑道：「我也要見識見識那武林街長，何況我們的賣身契還在她手裏，不拿回來心難安。」

金糊塗聳聳肩道：「好吧，就再停留數日，只是南谷主都不知她是何許人，咱們到哪裏去找她呢？」

林歌道：「她可能還會返回『武林一條街』，咱們或者去守株待兎也好。」

朱五絕道：「對了，及人善堂被搶走的一批財寶，咱們也得帶回去，你知不知藏在何處？」

金糊塗道：「好像藏在『武林一條街』的一間密室中。」

朱五絕道：「你何不早說，咱們昨夜便順手拿回來，那麼大一批財寶，丟了太可惜了。」

南仙道：「那裏面的人既然巳死了，剩下一個武林街長，她必不敢立刻回去搬取財物，諸位遠道而來，且在此住一宵，明天一早，我與諸位回去『武林一條街』看看，說不定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林歌轉詢冉、雷二老的意見，二老表示同意，於是南仙便起身出廳，去叫女兒南紅鳳回來燒飯……

× × ×

一天，很快過去了。

這天晚上，林歌、金糊塗、朱五絕、冉得意，雷金龍五人被安排睡在三個房間，其中朱五絕因睡覺會打鼾，乃獨睡一房。初更過後，朱五絕剛剛入夢，便被幾下輕輕的敲門聲驚醒，他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聽到那敲門聲，認定必是林歌或金糊塗，當下輕躍下床，走去開門——

房門一開，他頓時呆住了！

因爲，站在門口的是個女人。

這女人身材頗高大，穿一襲曳地雪白的長衫，臉上罩着一方白布，只露出兩個眼洞。

竟是武林街長！

朱五絕一呆，正想開聲喊叫，眼前驀然爆現一道劍光——一柄利劍對準他心窩疾刺！

所幸的是他並非庸手，能够列名「十大高手」之林畢竟是不簡單的，他的反應極快，一見到劍光，急忙身形一擰，往旁閃開——

「嗤！」的一聲，劍從他左臂邊刺過，只刺破了他的袖子！

他緊接着仰身縱退，抓起房中一張櫈子，奮力扔出，大叫道：「林歌！金糊塗！你們快來啊！」

那張櫈子「砰！」然擊中武林街長手上的長劍，頓時四分五裂！

武林街長沒有入房攻擊，身形一幌，不見了。

朱五絕緊追而出，就在這時，林歌、金糊塗、冉得意、雷金龍巳從房中衝出。

「五絕，發生了甚麼事？」

「武林街長在這谷中！她剛才企圖行刺我，幸虧我躲得快——」

「她往哪裏跑了！」

「好像逃出屋外去了。」

「追！」

五人衝出木屋，一眼瞥見那武林街長仗劍站在十幾丈外的月光下，看那姿態竟似無所畏懼，要與林歌等人正面交鋒呢。

林歌五人乃舉步迎上去。

武林街長發出一陣嬌美悅耳的脆笑，道：「林歌，金糊塗，你們五人巳簽下賣身契，理應效忠於『武林一條街』，如今竟敢造反，莫非不要命了？」

林歌拔劍上前，冷笑道：「請問：妳就是眞正的武林街長，借屍還魂的梅花仙子麼？」

武林街長道：「不錯！」

林歌又問道：「妳是怎麼進入這地瓶谷的？」

武林街長道：「這是我的家，我要進來便進來，誰也阻止不了！」

林歌道：「見過南谷主了麼？」

武林街長說道：「我暫時不想跟他見面。」

林歌回頭不見南仙出屋，心中暗感奇怪，及又回對她問道：「南谷主知道妳今夜要來麼？」

武林街長道：「不知道。」

林歌道：「五絕，去請南谷主出來見見他的愛妾梅花仙子。」

朱五絕應聲欲去時，武林街長吃吃脆笑道：「他已不在屋中啦！」

林歌一怔道：「不在屋中？」

武林街長點點頭道：「不錯，他已出谷去了，去『武林一條街』找我！」

朱五絕心知南仙必如其所言已不在谷中，否則早已聞聲出現，但爲了求得一個證實，仍入屋察看。

林歌聳聳肩道：「這位女士，妳知道我們不會相信借屍還魂這回事，所以妳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

武林街長凝聲道：「我確是借屍還魂的梅花仙子，信不信由你！」

林歌道：「那麼，妳開設『武林一條街』的目的是甚麼？」

武林街長道：「收集天下各門神奇武功，送給我丈夫南仙！」

林歌道：「妳認爲南仙會接受麼？」

武林街長道：「他當然會接受，以前他曾入中土，受到許多人的歧視，罵他是蠻子，因此他發誓要發奮圖强，成爲君臨中原武林的一代英雄，我就是要帮助他完成這個心願！」

林歌笑道：「依我看，南谷主是位知書識禮淡薄名利的人，他絕無進入中原爭雄之心，妳是他的愛妾，應該很了解他的性情才是。」

武林街長又吃吃脆笑道：「不錯，我非常了解他，所以我知道他心中一直潛伏着這個心願。」

林歌道：「可惜妳的計劃落空了，妳的『武林一條街』已垮了。」

武林街長笑道：「你錯了！林歌，諸葛武侯祠下的那個『武林一條街』只不過是個模型，眞正的『武林一條街』已在中原開張了！」

林歌心中一驚道：「哦，妳在中原開設了另一座『武林一條街』？」

武林街長道：「是啊！這裏的『武林一條街』只是一個模擬，我眞正的目的是要在中原開設一座規模龐大的『武林一條街』！」

語聲微頓，繼又嬌笑道：「告訴你，早在數月之前，我已派霍一龍和霍二龍他們兄弟前往中原覓地開張，我在此收集到的各門武學也都派人送去給他們，前幾天他們兄弟已捎信來，眞正的『武林一條街』已在中原開張啦！」

五柳婆娑劍冉得意和石翁雷金龍聽了這話，心中亦甚震驚，兩人不約而同的跨步上前，向林歌沉聲道：「林老弟，這妖婦非除不可，否則後患無窮！」

林歌點點頭還：「當然，在下先鬪她一鬪，若然不敵，再請二位前輩下場助戰吧。」

語畢，仗劍走上幾步，準備出手了。

就在此時，朱五絕從木屋中跑出，大聲道：「林歌，南谷主果然不在屋中，連南姑娘也不見了！」

林歌面容一沉，目注武林街長冷冷問道：「妳把南姑娘怎麼樣了？」

武林街長道：「我沒有把她怎樣，我只是暫時將她安置在某個地方，雖然她是鐵山蘭生的女兒，但畢竟也是我丈夫生的，我絕不會傷害她的，你放心好啦！」

林歌道：「我們也不會傷害她，妳何必要將她帶開呢？」

武林街長笑道：「因爲今夜這地瓶谷中將有一場激戰，我怕她遭到池魚之殃，因此將她帶去一處安全的地方。」

林歌問道：「哪裏？」

武林街長道：「你不必知道。」

林歌突然「嗆」地一劍刺出，叱道：「看劍！」

他知道她的武功必已練到出神入化之境，自己必非其敵，因此也不按照江湖規矩，猝然出招便攻，希望攻她一個措手不及。

像他這樣的頂尖高手，突然吐劍奇襲，其速度之快，簡直就像閃電一般，一聲「看劍」未歇，劍尖已然刺臨武林街長的面門！

那知武林街長却不當一回事，只將臉一偏，嬌軀不退反進，長劍一振反刺近林歌腰上，嬌笑道：「你接這一劍試試！」

這一劍，刺得極之詭奇，就如一條水蛇在水中扭轉似的，令人不知從何招架！

林歌一見之下，立刻看出這是南仙獨創的「縹渺劍法」，他曾與南紅鳳印證過其父的「無極縹渺掌」，心知這門劍法也和掌法的路數相同，當下拿定主意，且不舉劍招架，而斜身橫竄數尺。

武林街長見他竟能躲開自己非常神奇的一劍，不禁驚咦了一聲，當即長劍再吐，突然間化簡爲繁，劍花朵朵開展，恰如仙女散花。

一瞬間，一劍變成五劍，同時襲向林歌前身五處大穴！

這「縹渺劍法」也和「無極縹渺掌」一樣，能使人眼花撩亂產生錯覺，如果你想「見招破招」，其結果一定是「捕風捉影」大上其當，林歌已知其巧妙所在，故雖見五劍襲臨身前，仍不舉劍招架，只往後退開一大步。

武林街長喝道：「你出招吧！」

話聲中，手中長劍舞如龍爪，再次攻上。

林歌又退下一步，忽然哈哈大笑道：「梅花仙子，你的劍法十分神奇，但我却可閉着眼睛擊敗妳，妳信不信！」

武林街長大怒道：「好呀！你若是活得不耐煩，就不妨閉着眼睛試試！」

說着，絕招綿綿而出。

林歌果然閉上眼睛，開始運劍招架和反擊。

這一來，武林街長攻出的招式再也起不了「虛實難測」的作用，她攻出的實招一一被林歌擋開，站在一旁觀戰的金糊塗

，朱五絕，冉得意，雷金龍看得驚異不置，他們眼見武林街長劍如靈蛇吐信，每次攻擊幾乎同時有五、六柄劍襲臨林歌周身，但林歌却能閉着眼睛從那五、六劍中挑出其中一招實招予以迎擊，雖知林歌憑的是聽聲辨位的功夫，但能於對方快速的劍招中分辨出虛實，却也太不可思議了。

武林街長又虛虛實實攻出數十招後，見林歌均能分毫不差的破去自己的實招，不禁又驚又怒道：「該死的小賤人！一定是她教你破解之法的，我非殺她不可！」

她指的是南紅鳳。

林歌突然大喝道：「看劍！」

劍法一變，展開猛烈反擊。

長劍如匹練橫飛，劍劍凌厲，武林街長冷不防之下，登時被迫得節節後退。

金糊塗鼓掌喝采道：「打得好，打得好！林歌，你的劍法又有精進啦！」

林歌一劍連一劍的緊逼而上，不容武林街長有緩氣的機會，約莫攻到第十八劍的時候，武林街長招架不住了，忽然縱身便走。

「妖女別跑！」

朱五絕飛撲疾上，手中一條鐵槍「呼！」的一聲，對她迎頭痛擊！

武林街長舉劍一架，一聲巨响之下，兩人各被震退，林歌乘機揉身撲上，一劍攻向她的下盤，正好刺中她的右脚，登時刺得她「啊呀！」痛叫一聲，脚上血流如注！

林歌再一脚踢出，便將她踢倒在地。

這場打鬥就這樣結束了，這種結果使得冉得意和雷金龍大感意外，他們曾聽林歌說起敗在「三夫人」劍下的事，那「三夫人」只不過是假武林街長的妻妾，她却有能力擊敗林歌，而身爲武林街長的梅花仙子，她的身手却不如想像之高，竟這麼容易就被林歌打倒了！這是甚麼原因呢？

林歌也沒想到武林街長這麼容易收拾，心裏也是一片困惑。

這時，武林街長已痛得倒在地上打滾，一面打滾一面哀叫道：「南仙！南仙，你快來救我啊，你快來救我啊！」

林歌忽然一劍向她臉上挑去。

他想挑下那方白布看她的廬山眞面目，因爲他實在不相信她是南仙以前的愛妾梅花仙子，實在不相信死人會借屍還魂。

武林街長瞥見他一劍挑來，似是大吃一驚，竟顧不得脚上之傷，忽然躍身而起，向谷口疾掠而去，一面大叫道：「白將軍，白將軍！」

黑暗中聽得「吱吱」兩聲怪叫，那隻守谷門的白猩猩忽然出現了。

武林街長大叫道：「快救我！」

那隻白猩猩上前將她抱起，急急向谷口竄去。林歌等五人正要追上去，驀聞附近的黑暗中有個姑娘幽幽一嘆道：「林歌，請你放她去吧！」

是南紅鳳的聲音。

林歌一怔而住，循聲望去，開聲道：「南姑娘，是妳麼？」

南紅鳳從夜色中出現了。

她臉上滿是淚痕，樣子極是悽苦。

林歌見她無事，又驚又喜道：「南姑娘，妳沒事吧？」

南紅鳳道：「沒事。」

林歌道：「妳且在此等着，待我們去將那妖婦抓回來，再跟妳說話！」

說着，便欲縱身追去。

南紅鳳急道：「不，不要追了！」

林歌愕然道：「怎麼呢？」

南紅鳳低頭不語。

林歌驚異道：「妳知道她是誰？」

南紅鳳點點頭。

林歌問道：「她是誰？」

南紅鳳幽幽的，輕輕的答道：「她是……她是我爹！」

林歌以爲自己聽錯了，又問道：「她是妳甚麼？」

南紅鳳道：「我爹！」

林歌呆了。

金，朱，冉，雷四人也聽得滿頭霧水，均爲之瞠目結舌。林歌呆了半晌，才駭聲道：「妳說他是妳爹？」

南紅鳳淚如雨下道：「是的！他是我爹！他……他瘋了！自從梅花仙子死後，他的精神便有異狀，經常以梅花仙子的模樣出現，並自以爲是梅花仙子！他……他的精神分裂爲二，一個做我父親，一個做梅花仙子，而那座『武林一條街』就是他做梅花仙子的時候建造出來的。」

林歌不勝駭異道：「那麼他做梅花仙子建造『武林一條街』的目的是甚麼？」

南紅鳳道：「她要收集天下各門派的神奇武功送給我爹——這是當年梅花仙子的心願，他太愛她了，因此精神失常，就以梅花仙子的姿態出現，爲已死的梅花仙子完成心願，可是當他精神正常的時候，他又似乎不記得自己做的事，他沒有一點野心，對名利看得很淡，並不想去中原武林爭雄……」

林歌搖搖頭，嘆道：「太不可思議了！太不可思議了！」

南紅鳳道：「你剛才之所以能够擊敗他，是因爲他是『梅花仙子』，以前那梅花仙子的武功不太高强，所以他做『梅花仙子』的時候，武功也就平平，如果當他是南仙的時候，你是絕對鬥不過他的！」

林歌問道：「他說已派霍一龍和霍二龍去中原開設另一座『武林一條街』，這是眞的麼？」

南紅鳳點頭道：「眞的！那霍一龍和霍二龍才是最可怕的人物呢！」

林歌轉顧金，朱，冉，雷四人苦笑道：「看樣子，咱們返回中原之後，還有得忙哩！」

金糊塗問道：「南姑娘，那麼眞正的『武林一條街』在中原的甚麼地方？」

南紅鳳搖頭道：「我不知道。」

朱五絕道：「妳爹既是個精神失常的人，這是非常危險的，妳要我們怎麼對待他呢？」

南紅鳳泫然道：「他是我爹，我只求你們不要殺死他……」

林歌問道：「他這一逃走，妳知道他會逃去何處？」

南紅鳳道：「我不知道，我有預感他可能不會返回地瓶谷了，如果他跑去中原，將來你們見到他時，務請手下留情，不要殺死他，好麼？」

林歌苦笑了。他完全沒想到這趟南方之行，結果竟是如此的不圓滿……（完）

游俠英雄傳

碧雲祠英風懾帝主

作者．編者
增删．潤飾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袁纖雲被藍面眞人擄去，長髮眞人適時來到，袁纖雲這才得保貞操，長髮眞人發現袁纖雲來頭不小，因此帶去給妙法眞人由他發落，妙法眞人初時也因纖雲是靜因老尼的徒弟而準備把她送回去，以免和靑龍帮作對，可是回頭一想，何不用袁纖雲作人質，來要挾五台太極手的第二個兒子王崇明，要王崇明以寶藏玉石前來交換，此貪財之心一起，妙法眞人便改變主意，立卽把袁纖雲放入地牢中鎖住，後靜因老尼，袁無愁以及王家兄弟等人設下妙計，才把袁纖雲救出，同時也將妙法眞人等不法之徒制住，送往官裏究治……

話說靜因老尼在萊州飛雲嶺，依照雙劍鳳孟嫦授下的錦囊，果然把袁纖雲救出，紅燈教主妙法眞人給王崇明用蒙藥迷倒，關在地牢裏，又將他用來迷倒袁纖雲那度靈符，放到他的髮髻上，眞的是作法自斃。

這時萊州府捕快已搜出了雲峯觀各處秘密機關，失踪的良家婦女也起獲了，長髮眞人畏罪自殺。各捕快便把妙法眞人拿返萊州發落。

靜因老尼見諸事告一段落，便偕同袁無愁返到小尼庵來，王春明兄弟，袁纖雲，和弄口技的彭相早在庵裏等候，他們聽到紅燈教已由幾位老教友出來主持，妙法眞人手下弟子和教副已經逃走，都感到了快慰。

第二天，靜因要即日起程回關外，又拿出幾錠金子酬謝彭相，敎他回錦州去。

王崇明和袁纖雲離別多時，見到心上人，容色憔悴，不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兩人自有一番情話。

靜因見了，回想昔日自己會見燕于南時，那種初戀滋味，正是相同，於是便對崇明說道：「你兩人相思也夠了，我們要趕返關外去，和孟家三英等商議請天池怪俠下山，你兩人遲一點到來也不妨事，我知纖兒身心都有點困倦了，王公子陪她到名山大川遊玩些時才回來罷。但記着不要耽擱得久，一月之後，大家便要齊集在孟家大寨裏相見。」

袁無愁見老尼對他的女兒這樣關懷，而且懂得少年人的心理，自是心喜。只有纖雲一時紅暈上頰，俯首無言，王春明打着圓場道：「好兄弟，我同袁家親翁隨靜因師先返，你和袁小姐趁這些時遊玩一番，但切記不要惹事，還要記着靜因師的話，依時到黑山大寨來。」崇明和纖雲忙的謝過各人。這天下午，靜因便偕同袁無愁，王春明等離開了萊州。

崇明和纖雲也即日搬到客店裏，他們都是個守禮的人，大家分房居住，第二天，購了兩頭駿馬，束裝就道，爲着遮掩外人耳目，他們路上就作兄妹稱呼。

纖雲在道上得崇明伴着，有說有笑，把半年來心裏的抑鬱，一掃而空。崇明對她也是愛護無微不至，這一雙情侶在道上形影不離，瀏覽風景，只覺得日子太短。

那天，他們屈指一算，離開萊州已是五天，道上已經過了昌邑，益都，淄河，不覺來至長山縣境。崇明對纖雲道：「我們再走一程，便可望見東嶽了，這個天下名山，妹子有興趣登臨嗎？」纖雲微笑說道：「哥兒說的就是泰山嗎？我想日子還多，就去一轉何妨。」說時，只見面前塵頭大起，幾騎人馬飛奔而來，都是官員裝扮，雕鞍駿馬，個個背着了黃綾包袱，向南馳去。

兩人綴轡一旁，崇明見他們的話頭打斷了，這時又挨近纖雲身旁，問道：「妹子這幾天來粉臉兒也豐滿起來了，我聽人家說過，媳婦過了門，定會變得白白胖胖的這叫做『轉飯窩』……」崇明還沒說畢，纖雲「嗯」了一聲，舉起馬鞭向他馬後一拍，作嗔道：「哥兒又來取笑了，可知人家在金陵時想得你好苦嗎？你快走開！」崇明的馬給她一拍，果然跑開了，纖雲深悔剛才好一鞭揮去，復縱轡上前。只見前面官道塵頭又起，一隊人馬瞬已走近，個個背着了黃綾包袱，穿着都是剛才的一樣，這番人數却有十來個，倏的又走過了。崇明恐纖雲的馬兒受了驚嚇，回馬等候，纖雲問道：「崇哥兒，那些人是幹什麼的？」崇明和她並着馬兒答道：「看來是官家的人，趕辦差事去的。」纖雲本是無意一問，聽了也就無言。看看飛鳥投林，日落西山，前面正是一個小鎮。

兩人進入鎮頭，只見街上大小客舍都告客滿，來往的都是那些背了黃包袱的人

，有的踞座飲酒，有的整理馬鞍。他們找了好些時候，才央得一家人借宿，那主人是兩口子的老書生，見崇明儀表不俗，才答允留宿。

纖雲吃過了飯，聽到鎭上鬧成一片，便問主人外間發生甚麼事。老人搖手勸她不要多管，說道：「那些都是宮廷欽差，聽說皇上就要到泰山來祭告了，所以先派出宮裏黃門和侍衞先行，只苦了這一帶的官兒，眞是不勝他們的需索。」崇明在旁聽了，才曉得康熙皇帝不久就到泰山來，循着歷代帝王的例子祭告岱廟。

那宵纖雲向崇明提議，說道：「我們要遊泰山，明兒便得趕往，免皇帝老頭兒來到，連名山也弄到污濁了。」等到天曉，崇明向主人問過了到泰山的捷徑，飼過馬匹，立刻起程。他們奔馳到了黃昏，已抵達「文祖鎭」，泰山出現眼前。纖雲說道：「聽說登泰山看日出，是一偉大奇景，如果我們宿在鎭裏，明朝恐趕不上了。我想乘入黑前趕到山麓，在那裏找一間寺廟寄宿一宵，哥兒你意思怎樣？」崇明見她這樣起勁，也就點頭贊同。兩人飽餐一頓，又着小二飼好馬匹。那掌櫃的問道：「客人要乘夜登山嗎？這一段路向來不易行，不比歷城界首那邊平靜，還是等天明結隊前往罷！」崇明謝過掌櫃的關懷，答道：「我兩人略懂一點武藝，身上也沒值錢的東西，就算遇到强人，料想不會看上眼的。」掌櫃的見他們全身武士打扮，馬上又携了兵器行囊，腰裏寶刀，也就不再相勸。只道：「客人走江湖，來到這裏也曉得九尾狐花五娘嗎？這處正是她出沒的地方，男子漢遇到了她，也不要緊，可是女人撞到她的手上，也就活該……」他沒有再說下去，祇是把眼望着了纖雲。



黃面客在樹上展開八步趕蟬輕功，瞬已飛過。

崇明在青龍會時，和各路江湖人物接觸，也聽過了泰山「九尾妖狐」的名字，是個武功了得的女人，同時也是綠林中出名的妖婦。當下心裏了解店主人的意思，對着纖雲不語。袁纖雲一聽到「女人撞在她手上也就活該……」這一句話，立刻怒氣上衝，撫着劍子說道：「我袁纖雲也要看看那妖婦是否有三頭六臂的。」崇明不好意思勸阻，心裏只有懷着了小心戒備。

他們趁着天色未黑，走了不久，泰山峯嶺已是矗立眼前，只見嶺表連雲，那雄偉蒼勁之處，不愧是五嶽名山。遠望一片雲山，也不知還有幾許遠近。這時山徑環廻，人如螞蟻，峯巒千百，蒼蒼古松，一片迷離景色，愈顯得面前景物的陰森可怖。兩人再走一程，山道愈險，遠遠見到幾點燈光。纖雲喜道：「那處定有人居，也可能是個寺廟。」一揮馬鞭，向前奔去。

他們走近一看，却是一間寺宇，山門剝落，已看不出寺名，中間兩進大殿，後樓處射出燈光。崇明上前敲響了大門上的銅環，一會寺門開了，走出來一個老僧人，他拿着燭火一照，見是一男一女，立刻露出驚詫之色。崇明把來意道出，老和尚道：「施主，小寺向來只留男子住宿，寶眷是個女人很不方便。」崇明答道：「她是我的妹子，我兩人只須歇個半宵，鷄鳴前便得離開了。」和尚沉吟了片晌，才道：「出家人方便爲懷，只是這裏情形特殊，客人要答應老僧安置，才敢招接。」崇明看他說話似有難言之隱，也點頭答道：「大師如肯收留，我們就依從便了。」

崇明跟着老僧走進大殿，見三寶佛前香火冷落，老僧引他們轉過側廂，那裏是一所荒蕪的院子，角落裏有兩間破屋，堆滿了禾草雜物。老僧合什對崇明道：「阿彌陀佛！施主原諒則個，今宵只好請姑娘在這裏屈駕了。」說了也不留下燭火，忽忽的便拉着崇明出室，把門帶上。崇明道：「大師，我也留在這裏罷，省得我妹子一個人怕黑呢。」老僧神態有點不安，搖頭道：「施主不知，老僧這個安置，全是爲了姑娘着想，但施主是男子漢，並不妨事，如果你也躲起來，那兩匹馬兒給『她』見了，那就反爲不美！」崇明把目瞪起，問道：「大師，『她』是誰？」老僧放低了嗓子答道：「施主不要多問，只要『她』今夜不會到來，便是佛爺庇祐了。」他兩人站着說話，纖雲在屋裏已全聽到，這時答話出來道：「哥哥，你隨大師去罷，横豎只歇幾個時辰便了。」說了便在門裏加了栓，崇明想不到纖雲這樣易說，便隨老僧走開了。

老僧把他引進後樓，那處是一所客廂，也頗潔淨。僧人燃上油燈，便到外間拿茶水。崇明見廂外有梯子透到閣上，一時好奇，不覺走上幾級一望。他當堂愕住，原來閣上佈置得堂皇華麗，簾幔低垂，錦

衾繡枕，像是個大戶人家的繡閣，可是靜悄悄地沒個人。他聽見老僧脚步聲，連忙縮回到閣下。那僧人把茶水放下，又吩咐崇明早些睡覺，不論聽到了什麼，都不要理會。

正在那時，寺外門聲響了，老僧面色大變，拿起燭擎，欲行又止。突然庭前一陣風響，躍下一個絕色婦人，背着一雙鳳頭劍，鬢邊插着一朵紅花，全身白色短披掛，腰帶飄飄，打扮得明艷動人，正像月宮仙子下凡一般。她的一雙明眸望着崇明，向僧人問道：「大師，怪不得沒見應門，原來有貴客到了。」她的聲音如銀鈴，面上帶着微笑。老僧慌忙合什答道：「五娘子休怪，這位是五台王公子，因登臨泰岳路過此地，小僧不知娘子今夜要回來，剛才答應了公子借宿。」那女人聽了，走前兩步向崇明一揖，說道：「原來是王公子，小婦人幸會了，未知太極手雲中劍老爺是公子什麼人？」崇明一時給她的容華攝住了，這時才如夢方覺，急忙俯身回禮答道：「娘子問的便是先父，恕小生無禮，未知對娘子怎樣稱呼。」那女人展開笑容，露出一列貝齒，說道：「公子出自武林門第，難道也未聽過泰山九尾狐嗎？」

當下王崇明心裏一驚，面前站的原來便是九尾狐狸花五娘，眞是見面勝似聞名，她生得如此絕色。看官們，這不是王崇明見異思遷，情愛不專。須知世間不論什麼人，都同具審美眼光的，比方天上的彩虹，鳥類的孔雀，那個人看了會不讚美。九尾狐天生絕色，只要是男人看到，沒有不像磁石一般受了吸攝，王崇明所感到的，只是欣賞她的容色，並沒帶着甚麼邪念，更不會見異思遷，搖動了他對袁纖雲的眞誠愛情，這一點要分析清楚的。

這時九尾狐已讓崇明上到閣上，殷勤招待，崇明不便推却，又見僧人暗裏向他打個眼色，意思是教他不要推辭，免九尾狐知道外間有女人躲起。這時九尾狐向老僧耳邊說了幾句話，一會便有兩個小和尚捧着酒食上來，擺在桌上。九尾狐請崇明入席。舉杯相勸。崇明惦念着纖雲，反而侷促不安。九尾狐說道：「王公子，江湖上都稱我做妖婦，未知公子今夜對着了小婦人，有什麼感覺。」崇明答道：「我是一介武夫，平生甚少接近女人，不過今晚遇見了娘子，也如同置身清風明月的夜裏，令人神清氣爽。」九尾狐見崇明這樣來稱讚她，出言甚是得體，不禁喜上眉梢，舉起杯來，邀崇明相對一飲而盡。

且說九尾狐眼裏的王崇明，是個英偉丈夫，九尾狐幾杯入肚，對着這一位幽燕俠士，心裏有說不出的愛慕，她故意一撥箸子，落到地上。崇明忙俯身拾取，怎知掌才按到地上，倏的一隻繡鞋兒踏在他的手背上。崇明的臉立刻熱起來，心想：「你這妖婦要來了，我崇明不是淫娃蕩子那一類，也教你曉得一點厲害。」正想反手攫她纖足向外一迸，不料九尾狐已施出氣功，她那一脚勁度千斤。崇明俯着身子運勁不及，右手一下子給她壓着，一時又不好發作，當下有了主意。他暗地裏伸出另一手來，拾起地上的象牙箸子，把箸端沿着九尾狐的脚踝向上一撩，在膝坳處輕輕一點，這處是人身穴道：九尾狐給他一搔，咭一聲忍笑不住，底下繡鞋當堂鬆開，脚肱一縮，那箸子竟給她夾着了。崇明借勢站起，運勁箸上，把九尾狐整個兒挑起來，那箸兒只是彎彎地微盪着，並不折斷。原來這是一種物理支點的原理，往日廣州的飄色，都是用一根鋼綫兒便能够把一個人支撐挑起，便是支着了重心的原理，何況崇明已把內勁透過箸子。這時九尾狐把脚肱挾得更緊，突然全身向上一縱，雙足站到箸子上，口裏說道：「王公子，你要把我挑到那裏去的？」這個場面，雖然是暗裏互相鬥法，可是看來却十分尷尬。

這時窗外人影一閃，一度劍光衝進，崇明眼快，早已看出是袁纖雲，他心裏一驚非小。九尾狐站在箸上，正等崇明答她剛才的一句話，纖雲柳眉倒豎，一勢「燕子穿簾」，瞬已飛到。九尾狐耳畔聽到風聲，劍鋒已來到面前，她在箸上挺着腰子一翻，崇明順勢把箸子一迸，助她一勢。九尾狐在空間翻了一個跟斗，纖雲的劍剛劃過她的脚下。原來纖雲在草房時，聽到老僧說話，已料到這處是九尾狐花五娘的巢穴，因此便答應獨個兒留在草房裏歇息。當崇明跟着老僧離開，她已跟在後面，方才的情景，她伏在閣外窺個清楚。及見崇明舉杯和九尾狐對飲，不禁妒火如焚，這是女人一般的通性。她衝來就是一劍，見刺九尾狐不中，便叱道：「妖婦，快上來送死！」花五娘見一瞥間衝進這個姑娘來，幾乎吃了她的虧，又見崇明剛才助她縱起，就藉這一刹那間拔出一雙劍來，喝道：「你這黃毛丫頭，那裏混進來的，不要污了你姑奶奶的劍！」斜身進馬，閃電般一記「鸞鳳分飛」攻向纖雲，這一勢是「撲翼分張」架式，左手刺向咽喉，右手橫掃腋下。袁纖雲單劍上撩，「分花拂柳」，來個大轉身，解拆來勢，才一回合，王崇明已一躍上前，兩枝牙箸在兩人中一擋，貼着雙方的劍一迸，當堂隔開，說道：「你兩人都住手！」纖雲還是氣冲冲的道：「你不助我便了，還要把妖婦護着嗎？」九尾狐聽了，冷笑一聲道：「原來你是拉漢子來的，怪不得一屋子都酸溜溜的。」氣得纖雲兩頰發紫，崇明祇有把她攔着道：「妹子不要動火，這裏是人家地方，我們走罷。」九尾狐看出情形，一擰身穿窗便去，快如奔馬。

纖雲提劍想跟踪追上，崇明把她攔腰一抱，說道：「妹子不要冒這危險，你忘了靜師臨行前的吩咐嗎？」一句話把纖雲提醒，便哇的一聲哭出，崇明千般賠說不是，哄了一番，纖雲才稍息怒氣。

老僧這時走上樓來，也勸纖雲不要和花五娘作對，並道：「今夜花娘子是忍讓的了，她從來對待女子，沒有肯放過的。剛才她轉回來交帶老僧，請公子和袁小姐今兒就在閣裏歇一宵，她答允不回來加害的。」崇明聽了，心裏還是不安，兩人伏劍瞌目，守到天明。

他們走出寺門，紅日已昇起。崇明道：「我們遲了，趕不上看日出。」纖雲還有點醋意，答道：「你給妖婦纏着了，那裏還記得看日出。」崇明道：「妹子還生氣什麼，我們在人家的地頭，應該先禮後兵，何況她還沒露出惡意。」纖雲這才不再說話。

泰山的山勢蜿蜒，峯巒連接，崇明和纖雲下了馬，大家展起輕功爬山，走到中午，才爬近山頂。原來泰山有一千五百多公尺高，山路很陡，乘不得馬。登山盤道在界首那邊，一共有七千多級，崇明和纖雲走的是山後小徑，峭壁千尋，如果沒練過輕功，直是上不得。

他們遠望南天門，那一處山口，兩邊危崖藏着一條石路，峭壁上刻着「南天門」幾個字，側邊一株老松，蒼勁宛似游龍飛空，是千多年的古樹。纖雲看所站處，羣峯擁抱，雲海茫茫，日光射進，底下松林如海，隱現眼前，別有一種奇境。

這時傳來鐘鼓之聲，隨風仰望，只見峯頂上有一所梵宇，罩着雲霧，所以剛才沒有見到。那梵宇垂簷八角，氣象巍峨。纖雲肚裏悶氣已是全消，她拉着崇明的手，向峯頂走去。石級盡處，風勢猛烈，那梵宇四角的銅鈴，發出了叮噹聲響，廟前三個斗大金字寫着：「碧雲祠」。中間大殿，瓦上金光閃爍；兩邊便殿，也是黑黝地發光，不知是什麼東西蓋成。

他們進到祠裏，早有香火道人迎接，見兩人是遊山的，不敢打擾。崇明吃過了茶，便到殿上參觀，殿上祀的是碧雲仙子，正殿全部簷角瓦塊，都是用黃金合青銅造成，八角懸上金鈴，也是一樣金質，兩間偏殿，瓦脊全是黑鐵鑄造，牆壁簷角嵌上鐵塊，因此大風也吹不動。兩人簽上一些香油，便到頂峯站着。纖雲仰首穹蒼，俯視山河，濟水如帶，環着山下。崇明見她看得出神，便走近來問道：「妹子剛才對着神前，口裏喃喃的說什麼呢？」纖雲把頭俯下來答道：「沒什麼的，我祇担心哥兒對我……」崇明忙把她抱在懷裏，柔聲說道：「妹妹，你還不曉得我對你的心嗎？這下對着蒼天，我崇明可以發誓，此生祇愛妹妹一人。倘有情愛不專，將來攻取黑獄，我崇明便得喪在刀劍之下。」纖雲連忙伸手掩着他口，說道：「我信你便了，不要立毒誓呢。」大家擁抱起來，氣息相聞，心靈交響，耳畔風聲，仿如置身仙境。

兩人下到半山，只見登山盤道，一列列的人迎面爬上，那些人就是昨天看到的都背着黃包袱的。正向着山腰一所宮殿模樣的建築前進。

崇明便對纖雲道：「妹妹看啊，這些不是昨天看到的宮裏黃門侍衞嗎，他們向着岱廟去呢？」纖雲問道：「哥兒，那廟怎麼築得像個宮殿？」崇明正想回答，驟聽身後有脚步聲音，回頭一望，只見站着兩人，是一僧一俗，不知他們從那時來到身前。那僧人長得白白胖胖，旁邊漢子儀表不俗，身軀偉岸，兩人都有五十以上年紀。那漢子有意無意的說：「一會兒那些狗子就要巡山來抓人了，還是走爲上着。」僧人答道：「人家在遊山呢，難道皇帝老子才來得？」那漢子又道：「要遊覽日子多着呢，怎麼偏愛找着今天，給狗子們當歹人抓去禁起，要等皇帝老頭兒走了，才放出來，我們犯不着。」崇明聽了，曉得他們說話有些是向自己而發的，又念他們出現得這麼奇特，難道是個有道的異人。當下上前一揖說道：「兩位高士，小生姓王，從五台來到不久，剛才聽兩位說話，皇帝的隨從就要巡山了，這事可眞？」那漢子答道：「兩位不信，那些狗子就要來了，你看山底下不是重重人馬圍着嗎？」崇明展開練就的眼一看，山下果然佈了不少御林軍，刀戟映日。漢子又道：「閣下是五台太極王的人嗎？那女的是你什麼人？」崇明看那人目光如電，行動舉止，神氣不凡，曉得深有來歷。也就再施一禮道：「不瞞兩位說，在下便是王崇明，那個是金陵靜因老尼的……」漢子忽地「呀」的一聲，接下去道：「是袁無愁公子的大小姐？」說了，眼光不斷地向纖雲身上打量。

王崇明看那一僧一俗的容色，似乎對纖雲非常地關心的，心想他們定是靜因大師的武林朋友。他立刻恭謹地應道：「兩位前輩，她正是袁纖雲小姐。」那漢子的面又轉變了無限歡慰地，上前撫着纖雲的鬢髮，像慈父愛撫女兒一般，回頭問崇明道：「王公子，原來你們已把她從紅燈教那裏救出來了，怎麼不見靜因師傅同來？」崇明暗念他們已曉得了這次行動，料也不是外人，便把先日在萊州怎樣賺倒了妙法眞人，靜因老尼和袁無愁等經已趕返關外，他兩人是奉了老尼之命出來遊玩些時的，告訴了一番。那漢子聽了，不住點頭，這時四方八面號角聲起，一隊隊的禁宮侍衞像獵犬一般巡上山來。那漢子對兩人道：「我們要躲開了，你兩人隨我來。」說了和僧人領着了崇明和纖雲，一路折回山上去。

崇明見漢子把他們帶回碧雲祠去，不禁詫異起來。漢子和僧人一聲不響，一直轉向偏殿，到了神座後，只見僧人捲起衣袖子，把後壁一推，頓時現出一度月門，崇明等跟着走進，原來圓門裏另有小天地，那裏依山建築，峭壁環迴，花木扶疏，隱着一所房子，有幾個小沙彌開了門迎入。室內明窗淨几，竹簾高捲，廊下一頭鸚鵡，在架上展起雙翼叫道：「大師回來了！」崇明心想：這裏眞是一塵不染的好去處。僧人招呼他們走進內廂，地上鋪滿了山東涼蓆，大家脫了靴子，盤在蓆上。

小沙彌遞過香茶，崇明一嚐，的確是名泉佳種，茶色香冽，透入心脾，精神一振。他站起來拜問兩人的姓名，那漢子微笑道：「王公子，你不久便會曉得，老漢這番前來有兩件很重要的事要辦，一件就是要助靜因師傅一臂，可是我路上就延了些時，來到山東，已聽說官府把紅燈教主捕去了，曉得你們定是得手。不過老漢還要趕到這裏來，今夜要和這位大師幹妥一件事，你們不論看到了什麼情景，切記不要走出來，也不要出聲，你兩人千萬記得。」崇明和纖雲聽了，諾諾連聲，便不敢多問。

到了入黑，小沙彌把地方打掃一番，燃起了一爐沉香，便走出室外去了。那僧人和漢子留在室裏，教崇明兩人躲進耳廂，約莫初更時份，只見小沙彌入報道：「他們來了。」僧人吩咐：「你們開了園門便都迴避。」崇明和纖雲伏在雕花格子向外廂窺去。見兩個小黃門走進來，向座上僧人叩了三叩，便回身看看室裏，拿出包袱解開，在座前鋪了一面黃羅墊子，才退出外去。片晌，園外傳來脚步音響，似進

來了很多人，突然有一個人入室來，那人穿着滿裝，身材高大，年紀未過四十。只看他龍行虎步，神氣不可逼視：外褂繡上五爪金龍，燦燦閃光，威儀尊貴，便知是個眞命天子。他一見了僧人，立刻堆下金山，拜倒地上，口稱：「上皇萬歲，臣兒玄曄叩見，願上皇法體安康。」僧人點了點頭，指着座前一個錦墊說道：「起來，坐着再說。」跟着一指那漢子，對那人道：「他是你叔叔雲龍。」那人轉過身來一揖。漢子道：「陛下，你吩咐過他們迴避嗎？」那人應道：「都吩咐過不准進來了。」說了才坐在下首。

僧人合什念了阿彌陀佛，才道：「玄曄，你的孝心我感到滿足了，這二十年來我已塵心盡息，前者你三番四次到五台，我爲着要斷了你們的念頭，才避到這裏來，我有着你的雲龍叔叔照顧一切，你們大可不必掛念到了。那知你却苦苦的要尋到我的行踪，我已對你說過，無論如何不會返京去的，雖然你是一番孝心，但也要體念到養志兩字上面。」那人聽了，竟墮下幾點淚來，又跪下來禀道：「上皇的意思，兒子豈不懂得，不過只求准兒子每年到來定省一次便心足了。」僧人把他扶起，說道：「玄曄，你是大清帝王，怎可以時常離開京畿來到這裏，這樣也容易使人疑竇，反爲不美。豎橫世人都知道我死了多時，如果給外間知道，更影响萬民心理，以後金珠用品，也不要再送來，前些時你在五台留下的銀子，至今還用不清，你還須聽從我的說話爲是。」那人勉强壓抑愁容，對着僧人含笑點首。

崇明和纖雲伏在耳廟，駭的滿頭大汗，原來面前的竟是當今的康熙皇帝，這時他們敍的只是家常說話，只聽康熙提到了朝政大事，說道：「孩兒君臨千萬臣民，繼續列祖列宗，無論血脈怎樣來歷，至今大清國基巳鞏固了，今後惟有力圖政事，把漢滿兩族人融合起來，無分彼此，盡孩兒一生，爲人民做一點好事，算作報答上皇未完志向便了。」旁邊王雲龍不住點頭，一會開言問道：「陛下，這裏有兩件事想你答應下來。」康熙道：「叔叔要姪兒答應什麽事，只管說出。」王雲龍道：「第一件是請下一道手諭，把以前要緝捕的袁崇煥後人赦免；第二件，你回去立刻把各地黑獄關起來，這兩點你可辦得到嗎？」康熙見說，沉吟了一會，說道：「那姓袁的可以免究，不過，黑獄的事情都是刑部掌管的，我看有點爲難：…」王雲龍見他露出了勉强的樣子，便道：「那麽，老實告訴你，史雲程那廝掌管的貝爾池黑獄，就有人往攻了，到時你怎麽辦？」康熙當堂怔住，答道：「我底下沒有史雲程這個人啊！」王雲龍道：「你知道什麽，雲迎就是史雲程，武林裏有名的鐵馬神功，只有你還蒙在鼓裏。」康熙道：「這廝原來一向更改了姓名，不過，他對我的是忠心耿耿，立下了不少功勞。」王雲龍道：「那麽也好，你行你的，我行我的，老實告訴你，史雲程和我是同母兄弟，我和你父則是同父異母，說起來，都是血統之親，這樣我也要除他，可見他是怎的一個狠心狗肺的東西了。」康熙聽了，嘆了一聲，答道：「叔叔也知道我威信並立，不能徇情，同時也不能胡亂作主，否則要受到大臣們的勸諫了。總之，我不會告知史雲程，說你們要和他作對便了，如果叔叔失敗在他的手上，到時我總會網開一面……」王雲龍巳不待康熙說下去便答道：「我王雲龍除非不幹，即使失敗也不會等待到大清皇帝拿去正法的。」

那個僧人就是本文前幾回提到的順治，當日由王雲龍把他從宮裏帶走，便在五台山落髮潛修，後來給康熙探到了，幾番派人前去，又借着到熱河行宮出獵，數度拜見，因此順治才避到泰山來，王雲龍替他建了銅牆鐵瓦的碧雲祠，防避刺客，至今泰山嶺上，還存着這所鐵瓦的祠宇，給遊人憑弔。

順治見時候不早，便着康熙寫一道上諭赦免袁崇煥的後人，又在身上取出小印來押上，交給王雲龍，便拜了兩拜出室，外間自有同來的黃門侍衞保護下山不提。

王崇明待康熙走後，才同袁纖雲出室，向着兩人下拜，又對王雲龍道：「晚輩不知是天池怪俠前輩，剛才多有失覺，萬望恕罪。」王雲龍道：「王公子不要多禮，剛才你都曉得我要辦的事了。」一面把康熙的赦旨遞過纖雲，纖雲忙跪下來叩謝。崇明喜得沒法形容，問道：「前輩對皇帝老頭兒說出要破黑獄，不怕他通知史雲程嗎？前輩怎知道我們一些人行動的？」

這裏是天池怪俠把經過說出：原來自從靜因老尼和袁無愁等起程到山東之後，黑山大寨裏留下的還有孟氏三英，洪成棟，和黃面客宗流等人。雙劍鳳孟嫦便道：「我看靜因這番前去，十九可把袁小姐救出，不過這一延擱，我們要破黑獄的功夫又躭下來了。」宗流道：「三寨主說的不錯，但誰個曉得妙法眞人會弄出這事兒來呢，我所担心的是時間拖得太久，給史雲程探出我們行動，那就全盤都失敗了。」

獨角龍孟剛聽了，望着朝陽飛刀手洪成棟，說道：「老丈人，時間沒多了，你看要怎樣去打動天池怪俠的心，才能令他出山相助呢？」洪成棟道：「老漢一向就說，只有靜因老人前去央他，或有些希望，如今這老師姑又急着去見她的徒兒，那麽只好等她回來便了。」雙劍鳳突然把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一放，說道：「老丈，你還不曉得我這次的計劃嗎？我不想靜因央得天池去救袁小姐，寧願替她另想辦法；我恐怕天池帮她把袁小姐救出，便不會帮我們去消滅史雲程，天池是個恩怨分明的大丈夫，他受過靜因早年救命之德，至今還沒圖報，如果這次靜因請他同往山東，那末他總算對靜因盡過了責，將來他便不

會再參加破黑獄的行動了，而且他對史雲程，始終有點骨肉親情的。」孟嫦停了一停，宗流跟着說道：「三寨主的心理我也猜到了，但如今事巳急迫，我打算親往雅克山一行，見着天池，隨機應變，倘若激得他答應下山，那就不必等候靜因回來，你說怎樣呢？」孟嫦皺了皺眉兒，答道：「憑你老的機智，我想總會有幾分希望的，最好還是同洪老丈走一遭，假如天池仍不答允，那時再央靜因前去便了。」

因此，靜因等起程後兩天，宗流便偕同洪成棟趕往黑龍江雅克山，兩人日夜策馬奔馳，不日便巳抵達。洪成棟往日是天池怪俠的助手，雅克山上的人馬，多數認識，不須通報，便見到了天池。

那時天池怪俠王雲龍在雅克山領着幾十個同夥，都是一些本領高强的俠士，幹着扶弱鋤奸的勾當，見黃面客宗流親自到來，兩雄相見，大家早巳聞名，互相道出傾佩。洪成棟把來意道出，天池歎了一聲，說道：「這事我早巳說過不理，如果我要和史雲程作對的話，也不會等待到今時，當初金刀狻猊孟英也曾千方百計要我把黑獄地點說出，我寧願遁到這裏藏身，難道你隨我多年，這點還沒知道？」宗流忙答道：「老英雄有所不知，這番是靜因老尼囑託前來，要小弟求得老英雄出山助她一臂。」王雲龍一聽靜因的名字，立刻變色，說道：「是他老人家要老兒來的嗎？她現在那裏，爲什麽不見同來？」洪成棟便把靜因到過長白山天池相訪不遇，現在偕同太極王兄弟往山東營救袁纖雲，所以差他同宗流代表前來相請。天池仍不相信，又問道：「那紅燈教妙法眞人精於邪術，靜因向來知道老漢有破邪術的天書，怎的不來相邀，反同太極王兄弟前去？」宗流把別的話兒岔開，只說道：「如果英雄不允相助，靜因師傳救出了他徒兒便會前來相請了。」

這晚，宗流和洪成棟費盡了唇舌，苦苦邀請，天池還是遲疑莫決，又道：「我剛約過了一個人到山東去，待見到了靜因時，再定奪吧！」宗流道：「靜因去了山東巳是多日，這時想巳把袁小姐救出，老英雄怕是趕不上呢？」天池道：「我展起了長白派輕身功夫，兩三天便可趕到了，何況我料老尼未必是妙法眞人的對手。」宗流便故意激他道：「老英雄，你怎知靜因救不出袁小姐，我說她一定救出的。」洪成棟也插口道：「宗流師傅本想隨老尼去的，但怕路上跟不上。」天池聽了，果然有點不相信，答道：「我說靜因未必勝得過妙法眞人的邪術，你們敢打賭嗎？」

在王雲龍心裏，的是希望靜因救不出袁纖雲，那時他前去相助，便可報答了老尼，又聽宗流說，輕功趕不上老尼，心裏有點不相信，問道：「宗流兄弟，你認爲老漢的輕身功夫比老尼怎樣呢？」宗流聽了笑道：「老英雄何須比較，倘如你老趕得過小弟，便證明勝過靜因了。」王雲龍大不服氣。當晚你一言，我一語，竟打起賭來。

他們怎樣打賭呢，就是他和宗流從雅克山上走到山麓，誰個先到便勝，如果宗流輸了，他便不須下山，但宗流勝了時，他打算即日趕往山東見靜因，助她救出徒兒，除非靜因鬥勝了紅燈教主，他才助她參加攻破黑獄的行動。

王雲龍以爲自己完全佔了上風，雅克山離山脚幾十里，自己走慣了，他們還須救出了纖雲，自己才須履行打賭。那知黃面客宗流心裏有數，曉得這回王雲龍走進自己的圈套了。

第二朝紅日初出，王雲龍和宗流站到雅克山頂，洪成棟作證人，一聲口令，兩人展開輕功，如飛奔下山去。王雲龍的長白派輕功，要練過丹田吐納，身輕如燕，一點雙足，便如箭脫弦一般直向山下竄去。瞥眼之間，宗流巳落到他的身後，不禁大笑起來。

他奔了一程，回頭四望，巳失了宗流的影子，面前只有一列列松林，滿山樹影，他只有繼續如飛奔去。忽聽樹上有人喚他的名字，仰頭一望，那黃面客宗流在樹上飄過，像一面滑翔機，脚下藉着枝葉，一點便竄起，比鷹子的飛行，更是迅速。

王雲龍大吃一驚，想道：「這是武林稀有的趕蟬輕功，這黃面漢子練得這麽熟練，今番定要輸了。」再望前面，宗流巳是紙鳶般飄得更遠。

王雲龍打賭輸了，他是天字一號俠客，說過不能不行，便和宗流訂過，如果他趕到了山東，老尼還沒把纖雲救出，他便助她一臂，算作盡了義務，倘若老尼眞的勝了紅燈教主，他才一同到黑山來，參加大家攻打黑獄的行動。

原來王雲龍早就約過順治到泰山來，應付康熙的駕臨泰山。往日封建皇帝登極之後，定要擇個日期，到泰山祭祀岱廟。那岱廟建有九宮九殿，和北京皇宮的建築物大致相彷，內裏有一間天貺殿，就是皇帝封賜泰山的祭殿，至今還都存在。

康熙登極了二十年，這次藉口祭告泰山來尋他的父皇順治，也是他的孝思，那晚給順治回絕了，以後眞的一直沒有再來，同時也依照那晚所說，幹了一番安邦定國大計，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是有清一代民安物阜的最盛時期，漢人給他重用的也是不少。

閒言少道，且說王崇明知道了前面的

便是天池怪俠，他跪下地來大哭，說道：「我師傅凌空長老給史雲程的穿雲掌暗算，死得很慘，晚輩至今未報此仇，有何面目回關外去。」王雲龍知他這番言語是要自己相助一臂，正想出言，順治在旁便道：「王家哥兒，我着雲龍同你們一行便了，不過將來破了史雲程，最好不須出毒手，交還老僧發落。」崇明見說，才收淚站起。天池道：「你聽了我哥哥所說嗎？我明天便同你們起程。」崇明纖雲都大喜過望，按下不表。

如今一說靜因等一行，他們離開萊州，兼程北返，這天將進入直隸，行經老黃河口那一段地方，林裏一聲梆子響，躍出一騎人馬，攔着去路。靜因勒馬一看，來人是個黃鬚漢子，生得方面大耳，手裏一雙刀，胯下那匹棗騮馬，如風便到。王春明早已閃在馬前，拔劍一指，喝道：「那處剪徑强徒，也不睜開狗眼，看看我們是什麼道路人物！」那黃鬚漢子應道：「你爺不曉得什麼鳥道，識相的快道個姓名來，或者放你們過去。」王春明偏不肯說出來歷，那漢子立刻雙刀捲進，王春明縱馬迎上，交手起來。

靜因望望林子裏，隱隱地伏了不少人馬，她恐防春明有失，手裏捻着鐵念珠，暗暗監視。那人一雙刀出手全是太極劍勢，和春明的招數一樣，只不過變化微有不同。這時春明也已覺得，連忙躍馬出外，說道：「朋友，你是太極本門手法，不要打下去了，你先亮個名來。」那人望了他一望，也道：「朋友，你可識得太極手王崇明？在下是他的朋友。」王春明聽了，哈哈大笑說道：「崇明是我的弟弟，你是誰人？」黃鬚漢子連忙下馬，向春明一拜，答道：「在下是陳興明，是陳家溝太極陳的姪輩，江湖上叫我作黃鬚俠，半年前和你弟在黃河灘相遇，蒙他相助一臂，把山東名捕耿常德殺退，故此結交。」春明道：「原是你是崇明的朋友，怎麼到這裏剪徑。」陳興明道：「說來話長了，老哥可知有個袁無愁公子，他這時來了山東，在下替人要尋得他的下落。」

靜因見陳興明說話有因，忙上前問道：「壯士要替誰人找袁公子？」陳興明答道：「他的妻子舅舅都來了，說袁公子是和一個老尼同行的，剛才見了大師，因此扮作剪徑一試。」袁無愁在後已忍不住，忙搶前來問道：「壯士剛才說什麼話，在下便是袁無愁。」黃鬚漢子喜孜孜的道：「你就是袁公子，這番我總算找着了。」說了忙請各人上馬，跟他走了幾里路，那裏是一條小村落。

黃鬚俠的部下已經奔到村子報告，他們才進村口，已見孟彪和拉娜麗娜前來相迎，袁無愁見了，眞是快活得無法形容。當下引着孟彪兄妹叩見老尼，又和王春明相見，靜因才曉得這幾人是小巨無霸孟蘖的兒女，又是無塵道人的弟子。拉娜已嫁了袁無愁，此次到來相訪。

看官們定會覺得出奇，這幾個彝族男女怎麼會來得這樣恰巧。事情是這樣的，當無塵道人別了袁無愁，趕返彝山，便把袁無愁去了金陵的話告訴拉娜。這個多情彝女卻惦念着丈夫的安全。時常到山裏薩利巫婆那裏看圓光。前些時隱約在圓光裏見到袁無愁跟着一個老尼姑一起走，因此她便和兄長妹妹一齊離開了雲南，到山東河北地方相訪。

也是事有湊巧，那天他們兄妹三人來到濮陽，在羣山中迷失了道路，這一帶山嶺縱橫，是山東河南直隸三省的交界地方，路途險阻，又是强人出沒的區域。路上有一股小賊，見他們服裝奇異，牲口上馱了行囊，便打算下手。那料孟彪一個人便把十幾個毛賊打得喊苦連天，在這混亂當中，一馬匹驚起來，滾下山溝去了。

那時陳興明率了一班部衆，就駐在附近的三岔子村，他剛行經山下，見一匹馬翻下嶺來，擧頭一望，原來有一男兩女，穿了彝人服裝，在崖上趦趄不前。他三人站處有一面斷崖，下臨深坑，水流湍急。那男子見損了一匹馬兒，便拿出一根繩子，打了活套，向着崖下拋出，立刻把墮下來的馬套着，一牽便牽到崖頂去。

那彝族少年跟着把行囊取回，拴上別匹馬上，回頭把繩子向對面崖頂一拋，套着樹幹，橫渦那面斷崖，只見兩個彝女踏着繩子，飛渡懸崖，像江湖上跴繩索的一般。最後，少年把一匹馬馱在背後，也飛身踏過繩索走過對面去，回頭來又再把另一匹馬兒一樣馱了過去，黃鬚俠看了，吃驚的是他們竟有這樣身手。

書中交代，這個黃鬚俠前在本文裏已經提過了，他是陳家溝太極陳門下的姪輩，叫作興明，早年應試，文章第一，可是主考官說他名字犯上，要他改作陳順清，因此不再向仕途進取，憑一身武技，專在黃河兩岸刦富濟貧。那次給山東名捕在壽張城外幾乎把他擒獲，幸得王崇明一劍解圍，從此對於武林朋友，更是看得起。他發現了孟彪有這樣超卓武功，一時欽佩，又見他們走進了絕壑，那處沒路可通，便守在崖邊等候。一直到晚，才見三個彝族男女拖了馬匹，又從羣山裏鑽出來，他便大聲叫道：「朋友，你們迷路了，快轉過山坳到這裏來！」空谷傳音，孟彪聽到，向下一望，見山坳處一騎人馬，向他們招呼，他恃着幾兄妹有武技旁身，果然依着那人指引，覓路下山，陳興明上前通過姓名，便把他們引到自己的村子來。

孟彪兄妹雖是彝人，但都懂得漢語，大家道過來歷，陳興明才曉得他們和太極王有很深的淵源，立刻盛意招呼。剛巧拉娜道上生出小病，便在陳興明住的村子歇息。拉娜又把袁無愁的行踪告訴了陳興明，央他們每天到外間打探消息，這個黃鬚俠的勢力，沿着黃河幾省都呼應得起，早已有人把靜因消滅紅燈教主的事探得，因此他每天在通到河北的大道上守候，終於碰到了袁無愁，令到拉娜夫妻聚首。

老尼靜因見事情來得這樣順利，心裏覺得十分高興，但她還未曉到王崇明在泰山遇到了天池怪俠王雲龍的一回事，也料不到宗流竟會賺倒了天池怪俠下山，這下子她一心要趕回黑山孟氏大寨去，好商討破除黑獄。陳興明得結交一班武林第一流高手，也認是畢生榮幸，便決意跟同前去效力，他交帶了手下一番，便隨着靜因等一行就道。

不日他們已返到關外黑山大寨，孟氏三英接入，又見過了孟彪，拉娜，麗娜，

同以兄弟相稱，黃鬚俠也得到各英雄敬重，宗流把他往雅克山的事說出，料天池怪俠不久定會依約到來，靜因喜極忘形，緊握住了宗流的手說道：「道友，你眞是好幫手。」立刻打掃地方，調撥嘍囉，準備迎接天池怪俠。

會天池羣雄歃血盟

且說太極手王崇明，同着他的未婚妻袁纖雲到泰山游玩，無意中遇到天池怪俠王雲龍，帶他兩人來到碧雲祠，又見着在祠裏隱居的前皇順治。那晚王崇明和纖雲匿在側廂，窺着康熙皇帝到祠來叩謁順治，給天池怪俠在旁質問到目瞪口呆，以一個當今萬乘之尊，竟然受一個草野布衣的當面詰責，當下王崇明心裏便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不禁想道：「王雲龍懷着一身絕技，竟能淡薄名利，替天下人抱不平，不愧是個俠士本色，比起史雲程今天已陷進了名韁利鎖之中，祇知替專制王朝殺戮同胞，眞可說是良莠不齊？賦性各異了，這樣看來，一個人還是清高絕俗，無拘無束的好。」他愈想愈覺得天池怪俠的可敬處，心裏不期然地欽仰萬分。

天池怪俠王雲龍問過崇明來山東的經過，曉得老尼靜因已把紅燈教主妙法眞人除掉，他便想起這番和黃面客宗流打的賭，他已是輸了，不得不踐言同往攻黑獄，但又念到他對於同父異母的哥哥順治，向來負起了保護的責任，這一去生死未卜，怎能放心，便向順治說道：「哥哥，你出家已是多年了，當初逃禪出宮來，不外是要避免他們把你尋得，但今時就算哥哥還俗去，他們也不會眞的迎你回宮去坐朝的，你那皇帝兒子三番四次到來懇請，表面看來似十分孝心，其實他是受了朝裏執政的幾個大臣主意，看你還有幾多年壽命，這多年來幹的什麼勾當，生怕和我在一起，會幹起顚覆愛新覺羅氏王朝的行動，因此苦苦都要探得哥哥行踪，幸而這次你也向他們回絕得好。」順治聽了點頭道：「賢弟說的都對，我那會不知他們的心理，不過賢弟不應把要攻取黑獄的事說出，免給他們防備。」王雲龍嘆了一聲才答道：「我那會不懂，史雲程究竟和我兩人是骨肉之親，以往我冒險到黑獄裏把金刀狻猊孟英救出時，他還未知道我就是他的哥哥。今次就算你那皇帝兒子通知他，也好教他曉得我是他的兄弟，爲了大義滅親也不能不幫同外人對付他，如果他還有一點天良的話，希望從此回頭猛省，洗手不幹，倘如他還執迷不悟，也算盡了我們骨肉間的規勸，而且事前通知，明刀明槍，是我們武林中人光明的擧措，到時失敗在我們手裏，也教他甘心。」王崇明在旁聽了。知道順治和王雲龍史雲程三人，都有着不尋常的血統關係。

只見順治靜了片晌，又說道：「賢弟，我也和你同樣感覺，所以剛才我對王家哥兒請求，將來收拾了史雲程，最好還是交還我手裏懲治，便是這個意思。」天池怪俠這時眼裏含着淚水，久久才道：「哥哥，我們且不要說他。現在哥哥出了家也有二十年了，做和尚不外是個避世的幌子，如今哥哥已過了中年，我想下半生須找個人來服侍的，如果有合意的女子，也想替哥哥娶個回來，免太寂寞。」順治聽了笑道：「賢弟眞是夢想，不說我多年來已是心如止水，就算想念到家室時，試想已到了不惑之年，那裏還有閨閣女兒肯嫁我這個老和尚？」說了大家都笑起來。

第二天，王雲龍要跟崇明等回關外去，履踐參加攻取黑獄的諾言，臨行他和順治告辭一番，揮淚而別。

他們三人展開了「草上飛」輕身功夫，如飛趕下山，瞬息幾十里。那泰山綿亘數百里，山嶺連接，瘴霧時生。袁纖雲奔馳當中，忽然滾身崖下，一直翻落峭壁。王雲龍在後瞥見，一縱身凌空便起，張開兩臂像大鵬一般，急衝下崖救援。一瞬間已把纖雲的腰帶抓着，貼着千尋峭壁，如飛踏上，正是「壁虎游牆」的絕頂輕功。王崇明走過來看纖雲，見她面紅如火，氣息如絲，不禁大驚失色。王雲龍把纖雲放到崇明懷裏，說道：「王賢侄，這是中了這裏瘴氣而起，身子抵受不住，現在要立刻找個地方歇下來治療，不然那病勢會時刻變化的。」原來袁纖雲在雲峯觀時，禁在地牢裏多時，吃的睡的都不好，幸虧她練過武功，還支持得住，後來跟崇明來到泰山，那晚在山麓古寺給九尾狐花五娘一氣，已是受了風寒，這時偶然受到山中瘴氣，便昏下來。崇明抱着她有點手足無措，王雲龍道：「這裏回去碧雲祠又得躭上半天功夫，我記起這處附近有一所山莊，是往日螳螂派高手絕塵建來專煉氣功的，從前絕塵也到過天池，和我打過交道，如今聽說已經雲遊各地去了，我們可以到山莊去借住一天。」王崇明向山麓一望，果然遠遠叢林，藏着一間小莊院，依山建築。但他發現到這一條山路正近着九尾狐花五娘的巢穴，他本想對天池怪俠說出來，可是又怕王雲龍疑他沒胆量，當下祇得小心地抱着了纖雲，隨着王雲龍前往。

那山莊有兩個老僕人看管，王雲龍把姓名道出，又說同行的姑娘中了瘴毒，要在莊裏歇息。兩僕人即時延入，崇明看看屋裏也頗寬敞，但牆壁傢具十分簡陋。纖雲躺下後，全身發着高熱，口裏說出囈語來，呼吸急促。崇明傍徨繞室，老僕人在旁看了便對崇明道：「公子，這裏幾百里內都是荒山，沒有診病的大夫，從前中了瘴氣的人，要到慈慧寺去取山泉飲了，止住毒氣內攻，再請大夫調治。自從女盜九尾狐花五娘把寺佔了，便廣求解毒藥方，後來嶗山有一個道士替她煉了一服解瘴丹，用寺裏無葉井的水作藥引，活人甚多，不過定要男子漢往求，才到得手。」原來名山大川，早晚間多有山嵐瘴癘之氣，由於山溝裏腐草敗葉的蒸發，吸了的人常常中毒。那慈慧寺的無葉井是一口鑛泉，水質比量輕，連樹葉飄進也沉下的，所以叫無葉井，井泉可治暑熱和一切邪疫瘴氣。

崇明聽老僕提到的慈慧寺，就是那晚遇見花五娘的地方。連忙央求王雲龍照料着纖雲，略一結束，便要前往取解藥。王雲龍道：「你放心前去罷，聽說那女盜九尾狐是不殺男子的。」崇明心裏暗稱慚愧，那知道自己和九尾狐已是認識的呢。

還未入黑，崇明已趕到慈慧寺來，老僧悟禪見了他，面上露出詫異之色，說道

：「公子惦念着五娘嗎？袁姑娘現在那裏。」崇明把來取解瘴丹的事說出。悟禪道：「公子來得眞巧，自從那天你們離去之後，五娘回來便閉門飲酒，昨天一早出外，至今還沒歸來。寺裏的泉水可以隨你取去，但五娘藏着那些解除瘴毒的靈藥，却要她回來才能給予公子。」崇明聽了問道：「那麼，單服那無葉井的泉水能不能治好嗎？」悟禪答道：「這處山泉雖然也有效驗，但祇是解去邪癘之氣，使病人輕鬆罷了，如病人帶着熱的，還須兼服一種除瘴靈丹，用泉水作藥引，才可治愈。」崇明聽了，只好向主持借了一個葫蘆盛滿了泉水，連夜趕回山莊去。看纖雲時，熱得更是厲害，雙眼發赤，連忙倒出泉水，灌她服下。過了一會，果然見安靜一點，但熱還沒有退。崇明便把老僧的話向王雲龍說出，王雲龍道：「這樣，我看公子還是往慈慧寺等着九尾狐回來，我看她見了你，一定會把藥交你帶回的。」崇明爲求纖雲的病快好，匆匆又復出門。

王雲龍守在病榻旁，將近天明，才見崇明回來，帶着一臉失望神色，靈藥沒有拿得，只是多帶了一壺山泉。

崇明喘息未完，便把花五娘給官兵捉去的事說出。

原來九尾狐花五娘自從遇到王崇明後，給他英雄磊落所懾服，正是恨不相逢未嫁時，及後知他偕同未婚妻袁纖雲到來，便向纖雲略加戲語。離開了慈慧寺，臨行又交帶悟禪大師留崇明兩人在樓上住宿，這是九尾狐一番好意，但她的內心却感到了空虛寂寞，一時氣惱起來。

這晚她回來便閉門飲得大醉，哭了整宵，第二天她拖着了沉重的脚步走下嶺去，沿途逢店便飲，醉了便狂歌舞劍，把酒帘裏的人嚇得狼狽奔避。她看看店裏的人都跑個清光了，又捧起酒罎子來，仰首作牛飲，一罎陳紹沿着她的衣襟瀉得滿地。酒氣發作起來，有些抵受不住了，她走出酒帘，就在大路旁邊古槐樹下躺身醉倒，一會兒呼呼的睡着了。

那處山脚的小鎭就叫做魯鎭，有幾個地方無賴，平日偷鷄摸狗，無所不爲。那天賭錢輸了，剛想踏進酒帘裏賒碗酒喝，見到店裏靜悄悄沒個人影，出到店前，一眼看到一個娘子睡在樹下青石上，腰裏帶着鳳頭劍，認得她是九尾妖狐。其中一個叫李大的便說：「賊婆娘怎的今天躺在這裏？我們上前去討些小錢，拿去翻本。」

旁邊叫小瞎子的答道：「老大，我們不要惹這婆娘，她醒了不是好惹的。」

又一個叫小黑三的道：「她醉了呢！我們走前去看看。」

他們幾個人躡脚上前一看，眞是爛醉如泥，千呼萬喚也不醒。小黑三向來和官裏皂役有交道，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向兩個同伴輕輕的道：「你們想發財嗎？橫豎如今手頭上分文沒有了，放着現成二千兩白銀，你們有沒有胆量去拿呢？」

其他兩人聽了這數目字這麼大，都吐出舌來，問道：「黑三，你白天做着夢嗎？二千兩……」

小黑三立刻把他們扯到一角，在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他們不斷地點頭，一股腦兒便走開去了。

才過半炊，這幾個無賴又回來了，小黑三手裏拿着了一綑麻繩子。他們一邊走一邊詐咳聲，來到花五娘跟前，便合手合脚把她按着，拿繩子綑上，像裹粽子一般，幾個人扛起來一直往守備汛小東營那裏。這個小東營是山東守備營底下的一個小汛地，有幾十名守卒，帶領的是個營弁，見小黑三和李大等說捉到了懸紅賞緝的女盜花五娘，初時還不相信，後來拿圖形對照一遍，果然有點相像，不敢大意，立刻把牢房修理堅固，把花五娘加上手扣脚鐐，放進牢裏，派四名兵卒守着。一面飛馬報告守備大營派兵到來提解犯人，又奬勵了黑三等一番，每人先發二十兩銀子，那幾個無賴便喜孜孜的出了汛營。

魯鎭裏有不少人得過花五娘好處的，知道了這消息，便有人乘馬上山來，找着了悟禪大師告知一切。剛巧崇明再次到來取藥，老僧人便懇求崇明仗義救援，並說：「如果再延一天，守備營便會派兵到魯鎭來提犯，那就更難辦了！」崇明猶豫不決，因此趕回來向天池怪俠商量。

王雲龍說道：「這事本來和我們沒大關係，但聽說這婦人身世也怪可憐。我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人的本份；何況纖雲服了無葉井泉，雖然安靜一點，還得有解瘴的藥吃過才能退熱。這婦人如果解到濟南，定會喪命，她這次酗酒，看來有幾分爲着你的，現在事不宜遲，我和你先到慈慧寺一行，再作打算。」

王崇明走到榻前細視纖雲，見她服了幾次泉水後，已安靜地睡下，沒再像晚上那種駭人的胡言亂語了，只是面色還是發赤，熱度未退。於是交托兩個守莊人小心照料着，和王雲龍直奔往慈慧寺。

悟禪老僧見王崇明引着天池怪俠到來，心知九尾狐有救，忙上前合什稽首，又說過了傾慕之意。王雲龍問起了九尾狐的身世，悟禪說道：「兩位壯士，老衲是出家人，怎會容許一個女盜留在寺裏，其中也有因緣的。花五娘小名花自芳，出身章邱縣一個大家庭裏，自從生母去世，她的父親娶了一個繼室，從小時便受到了虐待。十三歲那年，硬生生地把五娘嫁給一個豆腐店的老闆作偏房，那店主又聾又老，情景端的像潘金蓮嫁給武大郞般。聾子不久中風死了，嫡室的女兒說五娘把丈夫狐媚致死，是個不祥人，一家人都看她如同眼中釘。店裏有一個小夥伴和五娘年紀差不多，平常可憐她工作得辛苦，有時帮她推石磨，分担了她整天幹不完的粗重工作。有一天大雨，豬屋的茅頂損了一幅。那個嫡室的女兒比她大上二十多歲，要五娘乘夜把豬屋修好，又不准她帶燈籠和簑衣。剛巧那小伙子從毛厠回來，便拿燈籠火照五娘幹着。不料給她的大女兒曉得了，說她偸漢子通姦，立刻和女婿召集了幾個隣人，掩進豬屋裏捉姦，雙雙綁起。第二天將五娘綑在祠堂門外，整日沒吃過一點東西，鄉裏的婦女都跑到祠堂來向她擲石子，那個擲出血的就是正氣的人；有人把涎沫唾在她的面上，指着她罵淫婦，不要臉的東西。那時花五娘巳是給石子打倒昏迷，任他們怎麼侮辱也聽不到了。直到晚上，那店裏的小伙子被笞了一番，逐出村去，但五娘是個小寡婦，和人通姦，要放

在豬籠裏投進河水。可憐一個大富人家的姑娘，便折磨到了這樣。

「本來投進小河裏是九死一生的，但上天似乎可憐她，終給一個人救起。這個人便是女海盜『鐵夜叉閻六婆』，當時她橫行渤海灣一帶，巢穴就設在長山羣島，手下盜衆數千人，單是桅船便過百艘。閻六婆剛經過這處，把花五娘救出，重新教她練習武技，那時她才是十五歲年紀，已長得婀娜多姿，閻六婆的武技本門，是少林別宗八極陰陽閻濟川的女兒，這一派的功夫，盛行河北山東，招法狠毒，出手敏捷，身形有些像螳螂派，但陰陽八極手展出，前後左右都是拳影，勢如萬馬奔騰。閻六婆相貌醜陋非常，驟看起來眞像個母夜叉，她又愛使兩柄飛叉，因此綠林裏給了她鐵夜叉的綽號。

「閻六婆生平最恨自己貌醜，及收得花自芳，見她花容月貌，長得風華絕世，便愛她如同活寶貝般，盡把一身絕技傳她，日夕悉心教導。花五娘記着了寃仇，也能够苦練下去。五年之後，她單人匹馬回到章邱縣自己的村子裏，把所有的女人不分老幼都殺了，她連劈折了兩口劍，殺到最後一個女孩時，有兩個漢子跪下懇求饒命，她問過了，知道就是那個小伙子的妹子，才停了手。跟着走到祠堂裏用人血塗着『九尾狐狸親手報仇』八個大字，那九尾狐狸就是當初村人罵她的，她便拿來作了自己的混名。

「那時鐵夜叉正和官軍打了幾次仗，損失賊船不少。她決意帶同殘餘盜衆流竄到浙江去，臨行把一部金銀財物給了花五娘，教她在山東另立門戶，做盜黨的來往站頭。花五娘自從殺光了自己村子的女人，名頭來得震天價響，她在泰安曲阜一帶出沒無常，遇到婦女便殺，男子見了她要稱呼她作『花五娘子』，方留得性命。」

悟禪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望着了天池怪俠繼續說道：「不瞞兩位壯士，老僧往日也是鐵夜叉的同黨，幾十年來作着她的助手，年前才落髮潛踪這裏，要掩護着五娘，替閻六婆搜購糧食武器。五娘自從見了王公子，一時刺激，致落在官兵手裏，王公子也要可憐她的遭遇。仗義把她救出。」說了，着小沙彌擺上了酒食，天池和崇明草草吃過，結束一番，向悟禪問清楚了去魯鎭的道路和小東營裏情形，立刻就道。

天將入黑，他兩人已到了鎭裏，那裏雖然是個小地方，但因有兵營駐守，一些私販和開賭的都集中鎭裏，夜裏茶館酒家，都十分熱鬧。

天池留心來往的人，多是一些三山五嶽之徒，隨街呼盧喝雉。他們在街上走了幾趟，看到一家全義樓，是個酒館兼客寓的地方，樓上燈火通明，梯子不時有人上落。天池見門前停了一輛驢車，便上前向車夫打探道：「老鄉，這處樓上有賭局嗎？」那車夫給了他們一個白眼，才答道：「你們有銀子，那個不給你進去，問我做甚？」天池一拉崇明的袖子，便上樓去。

樓上圍了一大羣人，聚在長桌子上賭骰子，莊家是個麻子，天池牽着崇明挨身上前，只見麻子對着面前的人說道：「黑三，還不押下注來，這番定是么六，不要又說走了一門空寶。」那黑子手裏一袋都是碎銀子，聽了便拿出一塊來說道：「我偏要押在長三的一門，給我下着一兩銀子，單押牌兒，不要點數的。」麻子等大家都押了注，便把骰子的蓋揭開，喊道：「雙一夾五，是個七點，牌子眞是地牌么六。」黑子面上有點懊喪，旁邊一個高漢子便道：「小黑三，愁的什麼，明兒把那雌兒解去了，過兩天就得大筆欵子領着，輸了莊家也會相信你賭下去的。」天池認了這幾個人一眼，回頭便和崇明下樓，這裏人多，也沒誰個注意。

他兩人閃身牆角守着，過了一刻，才見剛才那黑子和兩個人走出，一路哼着：「你娘的！這臭貨的銀子眞的不吉利，直落了三門！」天池早巳一個箭步竄出，把黑子的衣領一提，利刄晃在他的眼前。那兩個想拔出腰刀時，崇明在後雙手伸來，一個餓虎擒羊，叉着他們的頸子，輕輕一緊，巳是連叫也叫不出。他們兩人把三個歹徒拖過一邊，天池向崇明打個眼色，崇明拿着兩個歹徒的頸，腦袋一撞，當堂暈跌，天池在每人身上加了一刀，巳送他們到鬼門關上去了。

那小黑三嚇得魂飛天外，不迭的喊饒命。天池道：「你引我們到小東營去，我就放你。」黑三諾諾連聲應允。天池搭着他的肩膊，像是朋友一般，跟着在大街走去。轉過幾處小弄口，面前一幅曠地，築了土垣，有兩名守卒站着。黑三道：「這處便是小東營，求好漢放手。」天池走前幾步，冷不防那黑子一縮身，把天池雙脚一抱向前攢去，這一勢名叫「老樹扳根」，是市井習武中人用來防身的手法。那知天池向前跌出時，雙足把黑三的臂挾着脫不得，這時一同仆開。天池順勢縱起，黑子巳給帶着仆開街心，頸骨折了。崇明把他的頭髮執着一提，說道：「教你吃一些苦頭！」揪着辮髮，弄到黑三團團轉。天池站在一旁喊道：「打架啊，救人！」守在營前的兵卒，想行過制止，不料走近時，却給崇明拿着黑三的身體向他摔去，那邊天池也搶上把另一個抓着，一劍透進，一瞬間三條屍體倒在街上。

兩人更不停留，提劍直向土營闖進，有幾個守卒聽到剛才營房外打鬥聲音，拿着武器走出，剛迎上天池，給他手起劍落，風捲殘葉一般迅速把士兵斬翻了。王崇明巳飛步越過大堂，後面是一片廣場，兩廊上排滿了土房子，便是營房；那個監牢就在營房側邊，是一所石垣築成的監倉，花五娘鎖在牢裏，他立刻向崇明打個招呼道：「你上前截住那班飯桶東西，待我弄開獄門。」說還未罷，兩列營房果然衝出十來個守卒，一聲喊殺便圍上來。崇明展開了太極十三劍勢，像一頭猛虎下山，把衝過來的守兵殺得刀戟飛起，紛紛倒地。那邊王雲龍搶到監牢面前，瞬眼間巳把守在牢門的兵卒刺倒。他運起全身內勁，向那些樑木一般粗的棟柱一推，逼迫一聲便折，跟着用劍把門鎖削落，撲進牢裏。

九尾狐花五娘手足俱上了枷鎖，聽見牢外厮殺聲起，開目一看，見一個高大漢子進來，把她手脚的鐵鐐一拂，便都毀折，那人把她挾起，向外走出。營房外守卒巳給王崇明殺得東倒西歪，她認得王崇明

，喜的眼淚直流，忙叫道：「王公子，你來救我了！」王崇明也不暇回應，剩下來的幾個守卒只恨生少了兩條腿，拚命飛奔逃命。

當他們殺進小東營時，已驚動了營裏的馬隊，這時剛有一小隊乘馬士兵，守在營門外。崇明大哮一聲，一團劍光直滾馬前，領隊的官弁先倒身下馬，後面的馬匹驚起來。崇明趁勢躍上馬鞍，衝上前奪取馬匹，有一騎給他追到，馬上兵卒正想舉戟刺來，崇明手快一步，已一劍插進兵卒胸前，翻下鞍去。崇明奪得馬匹，王雲龍挾着花五娘飛身上鞍，兩騎如箭殺出，路上碰着一些阻截的兵卒，無不紛紛倒地。

他們離開了魯鎮，見後面塵頭大起，火光燭天，遠遠看到大隊人馬趕來。王雲龍道：「守備大營的人馬趕來了！」花五娘在鞍上應道：「恩人，我們可抄小路走，這處地形我很熟悉。」說了，指着小丘，崇明依她指引策馬上坡，轉過兩個山頭，前面一道小河，有兩丈來寬闊。花五娘向着棗林那邊，一會便見到木板橋，跨着兩岸。

這時花五娘精神已漸回復，走過木橋，她便躍下馬來，把橋板推下水去。崇明也下馬來把橋架踏折，看看再渡不得，這才上馬直奔泰山，回頭望見追兵，遠停在小河對岸。

他們有花五娘作嚮導，翻山越嶺，不久便回到慈慧寺。王崇明介紹五娘拜見王雲龍，自有一番感謝。崇明心裏惦念着纖雲的病勢，便要乘夜把「解瘴丹」帶回山莊去，使纖雲早些服下。花五娘這時聽到袁纖雲病了，崇明等着要取藥，便不敢躭延。她回到閣上換過了衣服，立刻引崇明來到大殿，把佛前供桌推開，底下露出一孔，那裏藏着了金銀珠寶，她順手掏了一瓶東西出來，就是解瘴靈丹，這丹是嶗山上清宮老道的靈藥，九尾狐的師傅鐵夜叉向來迷信鬼神，早年時出資修建了上清宮，老道便煉了一服驅瘴靈丹送給她，可治萬人，多年以來就活過不少中了瘴毒的人性命。崇明把藥接過，便想上馬，那知花五娘把他一拉說道：「不要忙，待我一起同往，給你們小夫妻照料。」崇明面上一時頗覺踧蹜，王雲龍在旁看到，便道：「王賢姪，不要辜負了五娘一番好意，我們一起去罷。」

三個人即時各展輕功，在黑夜山徑中，像三條鬼影般直奔山莊。

王崇明心急似箭，進門便跑到纖雲榻前，那老僕人還在旁侍候着。他整整去了一天，纖雲都是靜靜地躺着，不時喝點無葉井山泉，可是熱還沒退。這時睜開了絲絲雙目，在喉裏喊出一聲：「崇哥兒。」眼淚如泉湧出。崇明忙跪在榻前向她安慰道：「妹子，我已取了靈藥回來，服了便可退熱。」一面拿出小瓶來，放了一些在碗裏，花五娘給他用泉水作藥引，調和了便交崇明給纖雲灌下。

果然妙藥靈丹，纖雲服過之後到天明便熱退，崇明再調一服給她。瞬眼間不見了花五娘，問僕人時也是不覺，王雲龍也感到奇怪。

紅日滿山，陽光遍照，只見莊門外花五娘扛了一担東西進來，各人一看，原來是衾枕被褥，另有兩盒食物，崇明才曉得她乘夜趕回慈慧寺取這些東西來給纖雲病裏應用，心裏不禁暗暗感動。纖雲一會醒來，已能起坐，連呼肚子餓了，花五娘把食盒子打開，裏面有蓮米熬的稀粥，又有些荷葉餅，都是病人吃的東西，另一盒是饅頭和乾牛肉。

纖雲吃了兩碗粥，精神漸復，崇明坐在榻前，把她病倒時情景說了一遍，又把慈慧寺取山泉，小東營怎樣救出花五娘找到靈藥，都是得天池怪俠和花五娘帮忙的事告訴給她。纖雲是個明大義的人，見花五娘心地善良，也就把前事忘却。天池引花五娘和她相見，兩人以姊妹稱呼。纖雲病後身體還軟弱，又再休息兩天，這幾天當中，花五娘都伴着纖雲說笑，漸漸投契起來。

原來花五娘見王雲龍和王崇明捨身相救，心裏感激，平日在江湖人口裏，已曉得天池怪俠的威名，這次能够相遇，認為畢生欣慰。後來她跟隨攻打黑獄，回來山東，天池怪俠作媒，要她跟順治結為夫婦，兩人也都感到下半生有了落着，白頭終老，這是後話不表。

過了兩天，袁纖雲的健康已完全恢復，王崇明便急着要啓程北返，這時纖雲反而對花五娘依依不捨，因為她從小便失去了母愛，雖然有王家的老管家潘氏提携照管，可是潘氏出身大家，督教得十分嚴謹，今次她見花五娘病中小心侍候，像慈母一般對她愛撫，雖則花五娘年紀不過比她大十歲，但也感到了無比溫暖。王雲龍看到這情形，他心裏也有一個想頭，只是不宜諸口，便道：「五娘子，你在這裏過着的無非綠林生涯，對自己對別人都沒有什麼好處，而且這番殺了小東營守卒，官府定然緝得緊，不如同我們到關外去走一趟，一來避過風頭，二來你也可以開開眼界，未知你主意若何？」花五娘聽了，心裏自是恨不得，但也放不下這裏的事情，因為她和鐵夜叉仍不時要聯絡着，作為那一股海盜的站頭。當下沉吟了一會，便答應了天池怪俠的邀請，崇明和纖雲聽了都喜歡不迭。花五娘即日返回慈慧寺，把任務付託過悟禪長老，又把金珠財物收拾起來，遄返山莊，和王雲龍等一道啓程，這一帶的道路她都走慣了，一行四人取小道出到海岸，這裏自有大桅船接應，他們渡過渤海，在遼東登陸。

且說靜因老尼在黑山大寨裏準備迎接天池怪俠到來，等候幾天，各人都正在焦急。忽聽嘍囉報稱有兩騎人馬飛奔山寨裏來，忙出門相候，原來正是王崇明和袁纖雲，他們下馬便拜在老尼跟前，孟氏三英和宗流等也都相見過，纖雲又向父親袁無愁面前跪下請安，拜見過了後母拉娜，一家團敍，不在話下。

靜因不見天池怪俠同來，不待崇明坐下便詢問，王崇明答道：「他老人家已同我們一道來了，不過他有一件事着我轉致各位。」宗流忙問是什麼事，並道：「難道他不守我們打賭的諾言嗎？」崇明應道：「不是的，他這次還把山東九尾狐狸花五娘說服了，一道兒同來，但他渡過渤海時，便同九尾狐返回長白山天池去了，臨行他說要請各位英雄到天池上會面，還說他那裏地方比較秘密，不像這處山寨人多，消息容易洩漏。」黃面客宗流聽了便道：「這個想是王雲龍的自尊心罷了，他這樣行為，似乎有點傲慢，且看三位寨主意思怎樣。」靜因答道：「我看天池不會這樣的，這裏山寨嘍囉衆多，史雲程手段厲害，天池說的都對，如果我們前往商議，那裏在長白山高峯之上，不易給外人探到。」孟剛，孟強，孟媏三人，想落老尼說話有道理，當下便道：「我們這番發動攻取黑獄，只求達到目的，不論怎樣也可以依從的。」各人見寨主表示了意見，便都贊同。即時議定分三批出發，取道前往吉林長白山去，這三批人馬是：

第一批：宗流、袁無愁、拉娜、麗娜、孟彪、黃鬚俠陳興明。

第二批：靜因老尼、王春明、王崇明、袁纖雲。

第三批：孟氏三英——孟剛、孟強、孟媏、朝陽飛刀手洪成棟。

關外三英孟氏兄妹因身為寨主，所以走得最後，寨裏事務交託了幾個心腹頭領，他們便乘馬就道。從黑山到天池是要橫過遼寧省，由西向東，最快也要走三、四天才到達。他們四人不敢經過奉天（今日的瀋陽，往日清朝改作奉天），就在北便新城子經撫順前往。那天走近撫順礦山，洪成棟發覺有兩騎人馬在後遠遠相隨，他向孟媏打了個眼色，將近黃昏，便在道旁的小店歇下，馬匹拴在店門外。

孟氏三英詐作走得倦了，都伏在桌子上打盹兒，洪成棟走往解手，那時店外樹林閃出兩個人來，走到孟氏的馬匹前，打開馬背行囊僉檢，似是要找一些東西似的。一霎間樹後躍出洪成棟，大喝一聲：「賊子休走！」那兩個人回身飛奔，離林子一箭之遙，拴着兩匹馬，正是日間跟隨的人。洪成棟追近，兩個賊人飛身上馬，突然面前一片白光，兩匹馬的韁繩都已節節斷開，原來洪成棟手裏的九柄朝陽飛刀發出。那兩個賊人見逃不脫，拔出背刀下馬衝來，洪成棟一縱上了樹，他手上的飛刀在兩個賊人的頭上打圈子，把兩人困在幾呎範圍裏，想闖出時飛刀便在面前像走馬燈一般連接飛繞。洪成棟的飛刀，是用一根繩子連着的，他練得純熟了，每柄刀都矯若游龍，能放能收。他現時只把兩個賊人困住逃不得，那邊孟氏兄妹早已圍在面前，幾下功夫把兩個賊徒擒起，用皮鞭子縛上手足，放他們在原來的馬上，四個人前後押着一路解往長白山天池。

那時第一二批人馬都已抵達天池，黃面客宗流走在第一批，他是和天池怪俠王雲龍認識的，介紹了各人相見，過兩天老尼靜因也到了，她和王雲龍別了廿多年，現在大家頭髮都已斑白，相見自有一番話舊。

長白山天池在遼寧東北角的突出地，和吉林高麗兩地交界，這處羣山萬壑，高峯插天，是長白山的主峯，山上溪水匯成嶺上的小湖，流到嶺下便成為松花江的源頭。關外人叫湖泊做池，因為池在嶺上，所以叫作天池；那天池又分天池和小天池，是連接的大小湖泊，現在王雲龍結廬的地點就在小天池。

小天池一年有數月積雪不解，風景幽美，湖畔都是種植長松，棲滿了水禽，林間梅花鹿很多，眞是一個人間勝境。孟氏兄妹和洪成棟這天也來到了，當下見過了各人，天池怪俠雖是他們的長輩，但今次是以地主之誼招呼，同時孟氏兄妹是黑山寨主，因此也頗為推重。洪成棟把路上拿到了奸細的事說出，王雲龍教先囚起來，慢慢地再審問。

這時小天池上，羣雄敍會，除了原日黑山大寨各俠士之外，又加多了王雲龍和花五娘兩人，一共是十六個當時湖海豪雄，個個都是本領超人，同懷着要救出黑獄裏的喪失了靈魂的英雄志士。他們休息過兩天，看看一切佈置就緒，便提出兩個奸細審問，不由得那奸徒不招承，自認是雲迎大哥的手下，派來黑山偵察三英行動的，又說遼寧地面，一共設有廿四處通訊站頭，他們都有權隨時抓人交到官府裏監起的。當下各人聽到，知道雲迎就是史雲程，更是憤怒。

那晚一衆英雄俠士在小天池聚會，大家先舉出這次發號施令的盟主，當時一致贊同由天池怪俠王雲龍和老尼靜因兩人主持這次攻取黑獄的調撥。可是靜因苦苦推辭，她說：「論年紀和武林輩數，除了老衲之外，還有宗流道友，不過這番發動，是黑山三位英雄邀請的，所以老衲主持由孟媏三寨主替代了老衲，當日消滅紅燈教主時，老衲見過三寨主的計謀，的是無愧女諸葛的稱號。」衆俠士聽了，都覺老尼說得有理，雙劍鳳雖然年紀小，可是計智過人，王雲龍在關外日久也聽過了，便首先贊同；黃面客宗流也是深深佩服的，跟着附和老尼意見，其餘的自是沒有異言。

雙劍鳳孟媏推辭不過。祇得担起重任，她站起身說道：「本寨主既承各位推重，這次攻取黑獄，不是一件平常的行動、一切調撥指揮，要各位嚴守號令，依着指揮行事，各人都有一個要緊的工作，如果有一個不聽指揮的，都可以誤事，這點還請各前輩注意。」各人聽了，立刻响了一片「都由三寨主指揮」的回答，雙劍鳳微微一笑，向各人作了一揖，便和王雲龍站起來。

那時湖水靜寂，月映中天，照着十六個熱血男女志士，湖畔插了一面義字白旗，大家當天焚香，歃血盟誓。十六人同心合力，誓破黑獄。明誓完畢，孟媏即令王春明，王崇明，孟剛，陳興明四人，携同武器到天池四邊巡視一遍，回來報告，他們四個人拔劍，展開輕功，如風一般的巡哨去了。

一會，四個人都回來向孟媏報告，已巡遍周圍十里，並沒有可疑人物，孟媏點了點頭。這時天池怪俠王雲龍便把衆俠的名字點了一遍。他先叫出「王雲龍」，自己應了一聲。繼着便叫：靜因大師、宗流大師、洪成棟、袁無愁、陳興明、王春明、王崇明、袁纖雲、孟剛、孟強、孟媏、麗娜、拉娜、花自芳，各人都循聲應過。王雲龍叫把兩個奸細拿出來，跪在池邊，叫王崇明拔出青龍劍來，一劍了結，把義字旗祭過來了，崇明把青龍劍捧着遞給王雲龍。王雲龍持劍在手，發號施令，調撥人馬。

（未完）

武器科技

驅逐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亦雄・譯

驅逐艦形成今天的面貌，是經歷過一條漫長的道路的。從驅逐艦這個名詞的出現，沿襲應用到現在，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隨着各時期科學技術的新成就，以及工業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時至今日，現代驅逐艦已成爲各國海軍兵力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艦種。但是，它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呢？

任何一種新武器，都是在當時生產技術水平所允許的條件下，出於戰爭或準備戰爭的需要而產生和興起的，特別是爲了對抗另一種新武器，例如當水雷作爲水中兵器出現時，以水雷爲主要武器的水雷艇便應運而生，又當水雷發展，演變爲能夠自動航行的魚雷後，水雷艇便相應地演變爲魚雷艇，構成了對大型軍艦的嚴重威脅，爲了防衞大型軍艦不致遭到魚雷艇的攻擊，以及殲擊，追捕和摧毀魚雷艇，於是產生了魚雷炮艇，然後在這基礎上逐步演變，遂形成了一種新的艦種——驅逐艦。

水雷作爲一種水中兵器，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據我國史料記載：在一五四九年（明嘉靖二十八年）爲了抗拒打擊倭寇的海上騷擾，在海戰中便曾經使用過類似後來的定時漂雷和觸發型水雷，這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水雷，在當時着實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二百多年後，西歐國家爲了掠奪資源，爭取海上霸權，開始了水雷的研製和發展。

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西歐有人曾經試圖利用當時新出現的人力推進的原始雛型的潛艇，將藥包——亦即當時的水雷，運到敵方艦船（木船）的船底，用螺紋錐在船底上挖一個洞，將藥包裝上去，然後進行爆破，可是，因爲不符合實戰要求，於是轉變爲把水雷放在敵方艦船出入的航道上，或者當敵方艦船停泊時，夜間偸偸派人游水過去，將水雷掛在敵方艦船的舷邊，用以爆破敵艦，但當時水雷上的起爆裝置是定時發火，或者繩拉發火的，對己方工作人員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往往使爆破手遭到傷亡，水雷作爲符合實際戰爭需要的一種水中兵器，是在電起爆方式發明後，再經過五十多年，遲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才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水上作戰方式，弓箭，梭標，笨重的弩炮和彈射器，是僅有的，能用於遠距離作戰的武器。在海上，在兩艦交戰的軍艦直接接觸之前，是不可能給予敵方以任何嚴重的損傷的，因此海戰只有兩種可能的方法，要嘛就是衝向敵艦，用艦首堅硬的鐵尖，猛撞敵艦的舷，將它擊沉，否則就是舷並舷的靠攏敵艦，將它鈎住，立刻和它進行接舷戰。由於水雷的參與實戰，使海上作戰的戰術和戰鬥的方法發生了變化。

爲了避免人員的傷亡，後來把水雷改成外裝式，也就是在小艇的頭部伸出一根長長的竿子，在竿的前端裝上炸藥，可以伸入水中的，稱爲撐竿水雷。用這種方法去接近和爆破停泊着的敵艦。這雖然比起以往又跨進了一步，但同樣還存在着危及本艇和艇員的安全的嚴重缺點。一八六四年，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便出現過以這種方式在夜間偸襲和擊沉對方的裝甲艦，不過，這一個戰例，却由於水雷爆炸激起巨大波浪，使艇員全部墜海，其中有兩個人溺斃，十一人被俘，僅得兩個人逃脫，倖免於難。隨後才出現了一種拖曳水雷，也就是在速度較高的小艇後面，拖曳着一根長長的繩子，繩子末端掛上炸藥，再裝上一塊類似現在掃雷具上展開器的鐵板，當小艇行進時，由於水動力的作用，繩子即偏離艇尾，流向外張開而拖曳着炸藥前進，在超越敵艦時，利用向外張開的繩子所拖曳的炸藥，去爆破敵艦。

這種裝有撐竿水雷，或拖曳水雷的小艇，叫水雷艇。一八七三年建造過的這種水雷艇，長五十七英尺，寬七．五英尺，吃水三英尺，航速約十五節，這種外裝式

Ⓐ蘇聯卡那級導彈驅逐艦

水雷艇是很容易遭到對方艦船的反擊的，取得戰果的可能性很少。到一八六六年，水雷的演變，起了質的變化，出現了第一枚自動航行的魚形水雷，重一百三十六公斤，直徑是三三．五厘米，裝炸藥八．二公斤，動力是壓縮空氣，航速六節，航程較短，這就是魚雷的最早鼻祖。當時最大的問題是魚雷發射後在水中的航行深度不穩定，命中率很低，只有突破這一技術關鍵問題，魚雷才具有實戰意義，經過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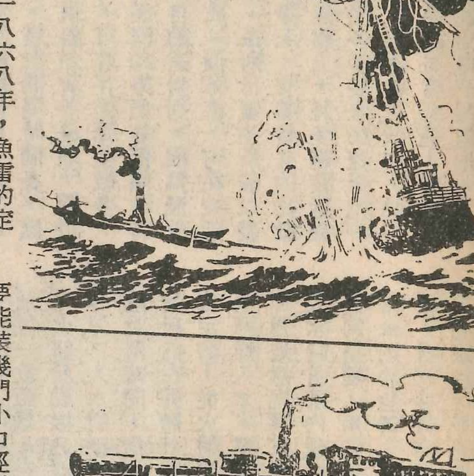
Ⓑ英國皇家海軍新型八二型導彈驅逐艦。艦上配備四．五吋火炮，MK八型炮座，反潛武器系統。

的研究和改進，到一八六八年，魚雷的定深問題，才得到基本上的解決，性能也提高了，航速可以達到十一節，航行距離增至六百米，到一八七〇年，各國海軍才開始使用魚雷作爲一種新的水中兵器。到十九世紀末，魚雷的航速已超過二十七節。

隨着魚雷的出現，如何更好地發揮這一武器的效果。以及如何使用這一武器的問題，便提到當時的日程上來了。跟水雷艇繼水雷之後而誕生一樣，魚雷的出現，使水雷艇也就演變爲魚雷艇，一八七九年，在艇首甲板上首次安裝了魚雷發射管，從此，魚雷艇便正式成爲海軍艦艇中的一種新的艦種，記載在海戰史上。

由於魚雷艇艇身小，速度快，特別在夜間襲擊靠近海岸的對方大型軍艦頗具效果，給予對方大型戰艦很大威脅。因此，有人便提出建造一種反魚雷艇的新型艦艇的概念。這種新型艦艇要求比魚雷艇大，





Ⓒ水雷艇（上）及魚雷艇（下）

要能裝幾門小口徑射速較高的炮，同時裝上魚雷發射管和魚雷，機動性能要好，在和己方艦艇一起行動接近對方海岸時，能用以護衞己方艦艇，追捕和摧毀來襲的對方魚雷艇，同時亦可以使用魚雷攻擊對方的大型軍艦爲合。爲此，在一八八〇年以後的十年中，便出現了一種排水量四百至千五噸，原動力爲蒸汽機，功率爲二千至四千馬力的一種艦艇，命名爲魚雷炮艦。

這種魚雷炮艦就是驅逐艦的前身。但是，由於排水量的增大，使航速相應降低，因此，這種艦艇並沒有得到發展，如果要保持跟魚雷艇相同的航速，就要大大地增加所需的功率，假如這種艦的排水量爲魚雷艇的八倍，航速相同，如它所需的功率，便要是魚雷艇的四倍，這在當時的工業技術的水平下，還有困難的。一八九〇年，一度出現一艘排水量爲八百一十噸，功率四千七百馬力的魚雷炮艦。在當時比同型艦的功率，已增多了一千馬力，但是它的航速，亦不過二〇．五節，而當時的魚雷艇的航速，已經達到二十三節以上，這擺明了魚雷炮艦的運動性能，比起魚雷艇的，不可同日而語，同時，由於干舷較高，影响魚雷的發射，既然作用不大，自然遭到摒棄了。

隨着工業技術水平的新發展，蒸汽機動力裝置的性能，也得到了改進和提高，採用水管鍋爐和强力鼓風，提高蒸汽參數，增加蒸汽機膨脹級數和氣缸缸數等等，使蒸汽機動力裝置每單位重量的功率和熱效率都比起以前提高了，艦的續航力也相應地增大。在這樣新的條件下，原來魚雷炮艦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才有了解決的可能。

一八九三年，英國建造了兩艘姊妹艦，「澳科克」號和「霍納脫」號，排水量爲二百四十噸，裝有十八英寸魚雷發射管三座和火炮四門，功率三千五百至四千馬力，經過試航，航速可達二十七節。這兩艘艦在當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高速的艦船了，這種艦船，被稱爲「魚雷艇驅逐艦」，簡稱「驅逐艦」。但是，它的含義和作用，應該叫「魚雷艇殲滅艦」才對。這是驅逐艦最早的先驅和雛型，也是「驅逐艦」這一名詞的由來。

八十多年來，特別是最近這二十年，由於核技術，動力裝置，導彈技術和電子技術的發展，今天的驅逐艦，無論外型，性能，動力，武器，操縱及觀通指揮系統，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在六十年代以後，船載武備，

已經由艦炮，魚雷武器，過渡到以導彈武器爲主了，而導彈裝備到驅逐艦上之後，日益顯示出它的超越性，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超過艦炮和魚雷武器哩。

就以射程爲例，目前中口徑艦炮的最大射程，只不過二十五公里，雖然刻下西方國家正在發展一種新式炮彈，叫「火箭增程彈」的，射程可增至四十公里，但是比起目前已經裝備在水面艦艇的艦對艦導彈，近程的一般也有三十至四十公里，射程遠的，到達六百公里，實有天淵之別。這就遑論魚雷的射程了，魚雷最大的射程僅是十至二十公里，所以單純裝備艦炮，魚雷武器的艦隻，而對艦對艦導彈，便肯定處在被動挨打的地位。一九六七年，以色列的「埃拉特」號二千五百噸級驅逐艦，被埃及的小型導彈艇所擊沉就是一個突出的戰例，在對付高空飛行目標方面，艦炮的射高度也比不上導彈，其他諸如命中率等戰術技術性能，也是艦炮和魚雷所不能比擬的。

今天，驅逐艦上裝備的導彈有三種，即艦對艦導彈，艦對空導彈和艦對潛導彈。其中艦對空導彈又可分爲兩種，其一是對付中高空飛行目標的，這就是作爲區域防空——艦隊編隊防空用的中程對空導彈，另一種則是主要對付超低空的巡航導彈，這是作爲點防空，亦即艦隻自身防空用的多聯裝近程艦對空導彈，根據艦的大小和它的使命的不同，所配備的導彈種類，也各有所偏重。

但是，由於艦炮還有導彈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所以仍爲海軍繼續使用。比方導彈存在着發射率低，發射間隔時間長，艦載導彈數量有限，價格昂貴等缺點，而艦炮却具有發射率高，可貯存的彈藥較多，工作可靠，使用較經濟和方便等優點，特別是小口徑多聯裝自動速射炮，因爲發射率高，轉瞬便能形成一個彈幕，可在較近距離攔阻來襲目標，在對付雷達所難以發現的超低空巡航導彈上，有着特殊的功效，因此，在現代驅逐艦上，將多聯裝近程對空導彈，和小口徑多聯裝自動速射炮一起組成這導彈系統，是相當有效的，此外，在局部戰爭，或執行日常巡邏，護航，警戒等等防務中，還是離不開艦炮，尤其在兩棲登陸作戰中，中口徑艦炮在對岸的火力支援方面，決不可少。

目前正在發展中的艦炮，大多是封閉式的由雷達控制的中小口徑自動速射火炮，它的自動化程度，發射率，開火的及時性，以及炮彈的性能，都在不斷改進，有些還裝上了光學和電視系統，先進的七六——一三〇毫米艦炮，每分鐘發射率可達九十發，二〇——五七毫米艦炮一般組成雙管至六管，其中先進的發射率已達每分鐘三千發，至於大口徑艦炮，則早已退出歷史舞台。

魚雷武器在現代驅逐艦上仍在繼續使用，但過去那種攻擊水面艦船的普通魚雷已經逐漸沒落，在現代反潛戰爭中，反潛自導魚雷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以火箭技術和原有的常規反潛武器相結合的反潛導彈。這是一種在反潛自導魚雷（或深水炸彈）尾部裝上火箭發動機而構成的非制導的超音速彈道導彈，發射後在空中飛行一段距離，在到達預期入水點上空前，火箭發動機分離脫落，由魚雷（或深水炸彈）入水對潛艇進行攻擊，發射機的分離脫落時間，是根據艦載發射控制系統於發射前在彈體計時器上裝定的時間指令所確定的，從火箭發動機分離，到魚雷或深水彈炸入水，這一段飛行和下降中，深水炸彈是靠尾翼來穩定的，自導魚雷爲避免入水時首部內敏感的自導裝置和電子元件遭到損壞，用降落傘減速至安全速度，降落傘則於魚雷入水前自動脫落，魚雷入水後，自導裝置隨即開始工作，對潛艇進行自動跟踪，並迅速接近目標，實施攻擊，目前這種反潛導彈的最大射程約爲二十公里。

Ⓔ現代驅逐艦

在海軍作戰日趨立體化的今天，爲了防禦空、海、潛的立體攻擊，一艘現代化的驅逐艦就要配置多種武器及它的指揮控制系統，加上各種電子探測設備的天綫裝置，於是有些國家的海軍，便研製和發展了既能對艦攻擊，又能對空防禦的多用途導彈，同時又發展了既可發射對空導彈，又能發射對艦或反潛導彈的多用途發射裝

Ⓓ現代驅逐艦的一些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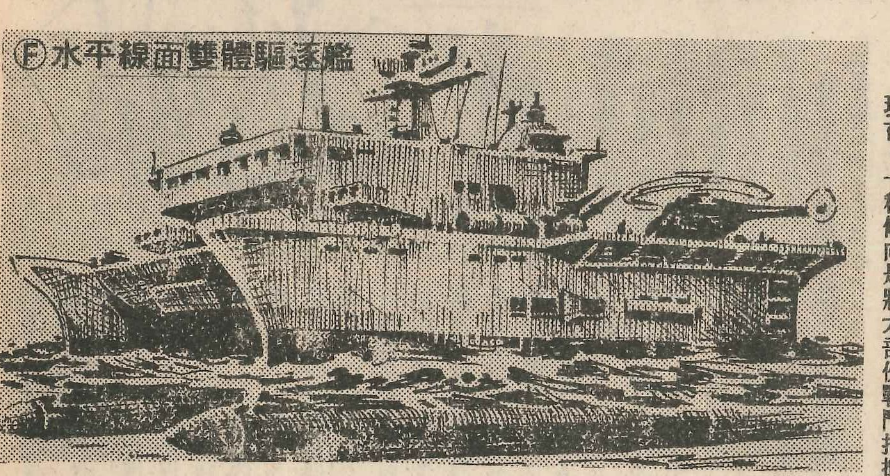
1 配置艦載直升機
2 改進電子設備
3 武備以導彈爲主
4 發展多用途導彈
5 動力向全燃氣輪機發展
6 防沾染——氣密區的劃分

置，在雷達方面，一種多功能的相控陣雷達已在逐步發展，它能同時搜索，探測和跟踪多個目標，並能同時向幾枚導彈提供中程制導指令，一部雷達可以起到多部雷達的作用，相應地減少了艦上雷達天綫的數量，節省了艦船上甲板的面積。

由於潛艇的威脅日益增加，六十年代初便開始在驅逐艦上配置了反潛直升飛機，這是因爲直升機的速度和機動性，明顯地優於潛艇，它的巡航速度比任何類型的潛艇要快五倍以上，又能够較久的懸停在海洋某一點的上空。這樣，利用直升機將吊放式聲納浮標投放入水中，可在較短時間內搜索大面積海區，擴大搜索範圍，直升機上可以携帶反潛魚雷和深水炸彈，一旦探測到敵艇，經過正確的定位和識別後，即可對潛艇直接進行攻擊，如果還携有空對艦導彈的話，更可以進行攻擊敵艦。

艦艇的動力裝置，直接關係到艦艇的航速，續航力，機動性和紅外綫輻射量等問題，因此動力裝置的先進與否，是提高戰術性能的重要關鍵之一。從六十年代初期起，驅逐艦開始採用全燃氣輪機動力裝置，這種裝置的優點計有體積小，重量輕，冷態起動快，加速快，結構較爲簡單，易於自動化，以及便於管理和維修，預料未來，驅逐艦和中小型水面戰鬥艦艇的動力裝置，也是向着全燃汽輪機化的方向發展的，只有較少的改變。

現在驅逐艦上安裝的雷達有：對空警戒，對海警戒，炮瞄，測距，導彈跟踪制導，敵我識別，導航，偵察干擾等十幾種，水下探測設備——聲納也有四五種之多，它們必須滿足現代使用條件，要求作用距離遠，重量輕，尺度緊湊，應該具有良好的目標分辨力，跟踪的正確性，電子干擾下的適應性，運轉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以及操作和維修的簡易方便等，在現代化作戰中，情況瞬息萬變，對來襲的高速目標的快速反應，對於艦艇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必須迅速掌握戰區的情況，包括來自各種探測和通訊設備的大量情報數據，然後據此立刻進行識別，計算，處理和判斷，採取相應行動才能克敵致果，現代海戰的條件下，從目標探測到採取行動，往往只允許幾分鐘的時間，這樣短促的時間，若不依靠自動化的指揮探測系統，艦艇指揮人員便無法及時和有效地指揮戰鬥，也不能好好地和其他艦隻協同作戰。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和技術的許多新成就導致設備尺寸的微型化，現代驅逐艦上安裝戰術數據自動處理系統，接受，貯存，識別，變換，計算，以及傳送大量連續改變的數據到顯示器中，這樣，指揮員從顯示器中可以看出一幅眞實的戰況圖了。


Ⓕ水平線面雙體驅逐艦

現在，一種傾向是將大部份戰鬥指揮和武器控制設備設置在一個艙房裏——戰鬥情報中心，主要的作戰部長，即導彈火炮部長和反潛部長的控制台，設置在艦長座位的兩邊，這樣，協調和控制便會大大的簡化。例如一架海軍遠程巡邏飛機發現遠處一艘敵方潛艇，該潛艇又可能載有彈道導彈的話，這對於艦艇編隊既是一種來自水下的威脅，也是一種來自空中的威脅，如果採用上述集中指揮與分散控制的方式，便能保證及時收到警報，並使有關部門同時進入戰鬥準備，一些戰例說明了現代海戰中，已艦的防禦與備用能力雖屬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能够先發制人，特別是使用毀滅性武器的今天，當主設備受到損失時，增加備用能力的好處並不多。指揮集中在一個艙房裏，反應時間縮短了，指揮更爲有效，這便增加了獲得第一次打擊的主動權，因此，這種概念日益被一些艦艇的指揮人員所接受。當然，如果戰鬥情報中心一旦被命中，便會使到全艦艇的指揮癱瘓而導致覆滅，直接威脅艦艇的生命力。

爲了防護原子、生物和化學武器的沾染，現代驅逐艦上的工作和生活艙房一般都具有能保持加壓氣密的特性，這就是說，在原子，生物，化學戰中，或者通過沾染區時，艦隻便處於「關閉」的狀態裏，工作和生活艙房，全部保持一定的氣壓，以防止對人體有害的污染物質侵入。

從目前的驅逐艦向着什麼樣的方向發展，這可以肯定它在明天的面貌的。（取材自英國「海軍」月刊及「艦船知識」）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洗又寒隱姓埋名，來至大雪山蒼前嶺下結草爲廬，避世獨居。他與嶺上白雲寺的方丈智發和尚結成方外之交，兩人常在寺內奕棋消閒。不久，管照夕爲了學習武功，不惜留書出走，離鄉背井，遍訪崇山峻嶺，找尋名師傳藝，也來到蒼前嶺，就在洗又寒山居對面處，搭屋而居，因此與洗又寒朝夕相見，但兩人甚少言談。管照夕每天觀察洗又寒舉止，覺得此人甚爲古怪，管照夕猜測他一定是個深藏不露的武術老前輩，因此決心伺機拜他爲師。先行藉故與對方親近，每天凌晨，在洗又寒尚未起床之前，管照夕便走過對門去，靜靜爲洗又寒打掃庭園，數月如一，從未間斷，然而洗又寒雖知道此事，但亦不爲所動。一日黎明，管照夕窺伺洗又寒下山，便即隨後跟踪，到達一山坳處，洗又寒便在那裏練功，而管照夕則在遠處隱身暗窺，豈料被洗又寒發覺，大怒，欲置管照夕於死地。管照夕乃將自己志願從實吐露，洗老遂答允收他爲徒……

蜂林求絕技　貪緣識佳麗

照夕就在這種驚喜的情緒之下，進了洗老的房中，他立刻怔住了，暗想這房子並沒有什麼奇處嘛！

原來這房子十分簡陋，外間有一個大書架，堆滿了各種書典，還有一張書桌子，擦得十分潔亮：一塵不染。

另有一個臥室，和外間相接，却見內中並無牀褥，却有一個極大的蒲團，置於室中，一張高腿的白銅蠟枱，置在蒲團旁邊。

照夕心中暗想道：「常聽佛法高深的和尚，以坐禪代替睡眠，倒不知凡人可否如此。」

想着不敢多看，這時洗又寒已在一張太師椅子上坐了下來。

照夕往地上一跪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弟一拜。」

洗老却是沒有說什麼，等照夕叩完了三個頭之後，他冷冷的抬了一下手道：「你起來，我有話告訴你。」

照夕忙起來恭侍一旁，他頓了頓才道：「我本來是不打算收徒的，因爲我對於我的弟子們不敢信任了……」

他略爲猶豫了一下，才慢吞吞的道：「可是却爲你的至誠所感動，我破格的收你爲徒，我想你也許不會如同你的兩個師兄一樣，落得那種淒慘的下場……」

管照夕只是靜靜的聽着，雖然他有一肚子疑問，但是，他却不敢問！」

洗老又點了點頭道：「你既拜我爲師，今後我自然是不會令你失望，决可把你造就一身驚人絕技……」

照夕不由喜道：「謝謝師父！」

洗老冷笑了一聲道：「你先不要謝我，我却有幾句話說在前頭，你看看是否可以接受?」

他眨了一下眸子，慢吞吞的道：「第一，既入我門，當遵守我任何戒條，違者只有死路一條！」

照夕打了一個冷戰回答道：「弟子謹遵。」

洗老哼了一聲，遂又道：「第二，爲師我今後也許有許多奇怪的行動，你却不可多疑和詢問，自然對你是絕對無害的，你能够做得到麼?」

照夕點了點頭道：「弟子能作到。」

洗老這時臉上才帶出了一點笑容，他面色變得稍爲和善了一點，遂道：「只要你能謹遵我言，我自然不會虧待你，可是你如果有違我了，那時也說不得叫你血濺我的肉掌之下了！」

這一番話，不禁說得照夕一陣心驚肉跳，唯唯稱是，洗老往起一站道：「口說無憑，來！來！來！我們來立個字據。」

他說着遂返內室而去，須臾，他拿着一個黑色的小布包走了出來。

此時他的臉上，更顯得陰森可怕，他把這個布包往桌上一放，滿面戚容的道：「你進來！」

照夕忙應了一聲，小心的走到桌前，洗老指了一指桌上的黑布包道：「你把它打開來看看。」

照夕聞言答應了一聲，依言用手把這黑布包慢慢打了開來，只覺內中包着軟軟的東西，似乎還有一本書，待打開一看，內中是兩個小布袋子，另有一本厚厚的典册，同時有一股腥臭之味衝上了鼻樑，照夕不由劍眉微皺，暗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洗老點了點頭，冷笑道：「你把書翻開來……翻到最後一頁！」

照夕不由信手一翻，只見全是一個個血紅的手印，另一邊却有記載的文字，當時只覺得一陣陣的心驚肉跳，也不敢多看，匆匆依言，翻到了最後一頁，見是一張白紙，洗老示意的點了點頭。

照夕忙放下了簿子，垂立一旁。

洗老用手一指桌上的筆道：「你把你的姓名，住址，以及年月生辰寫下來，要寫得很清楚。」

照夕怔了一下，可是轉念一想，這是很平常的事，想着就依言，把姓名年歲住址寫了下來，洗老就立在他身後，冷冷的囑道：「如違師言，願受本門命火炙屍之刑！」

他哼了一聲道：「把這句話加上。」

照夕不由仰着臉道：「師父！什麼是火炙屍?」

洗老倏地一瞪雙目道：「我叫你寫，你就寫，那裏有這麼多廢話！」

照夕只好依言寫了上去，最後又具了名字，洗又寒把本子拿起，又看了一遍，才點了點頭，他又一指桌上的印泥道：「把十指指模打上，慢慢來！」

照夕暗自嘆息了一聲，心說：「原來拜師還有這些手續啊，這簡直不就形同賣了身一樣麼?」

可是他此時，却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想這些了，洗老叫他怎麼作就怎麼作！

一切就緒之後，洗又寒才點了點頭笑道：「其實這一切也都是多餘的，不過這是入我門中的必要手續。」

照夕連連稱是，洗又寒又點了點頭道：「你把那個皮袋子打開看一看！」

照夕現在是眞聽話，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當時依言忙把一個皮袋子拿起，將束口的細繩子解了開來，才一開袋口，只覺一股血腥之味，中人欲嘔，當時差一點嚇得把這皮袋子丟了！

可是洗老一雙眸子却緊緊的盯着他，照夕嚇得忙又收了回來，仔細往袋中一看，不由嚇得手都抖了。

原來袋中竟是一條血跡斑斑的髮辮，尤其辮根上，尚還連着一塊枯黃的人皮。

管照夕就是再沉着，看到此也不禁倏然變色，他抖聲叫了聲：「師父，這是怎麼一回事！」

洗老呵呵一笑，就手拿過了這皮袋，收上了口，一面笑道：「你不要怕，我只是叫你來看一看，知道一下爲師的手段而已！」

照夕不由張大了眸子道：「這個人是誰，師父怎會……」

洗又寒點了點頭道：「這是你二師兄……他叫谷雲……」

說着不由長嘆了一聲，照夕更是大吃了一驚，匆忙問道：「既是二師兄，你老人又何故將他……」

洗又寒倏地哼了一聲道：「我方才不是說過了麼?他竟敢不遵守我言，而且竟敢……勾引外賊，對我加害……所以……」

他冷笑了一下，用手指了另一個皮袋道：「這是你大師兄，他和你二師兄是一樣的下場……我也把他殺了！」

管照夕一時呆若木鷄，洗老看了他一眼，暫時收了臉上的怒容，輕爲微笑道：「可是你放心，只要你對我忠心！不出賣我，我是不會對你如此！」

照夕翻了一下眼皮，道：「我那兩個師兄，原來是出賣了師父?」

洗老不由一陣咬牙切齒，憤然作色道：「豈止出賣我……我這條命，還差一點送在了他二人手中，嘿嘿……」

他冷笑了幾聲，點着頭道：「可是，他們仍是沒有逃過我的手法！」

他說着，臉上罩下了一層陰影，看着十分可怖，只見他仰着臉喃喃說：「可恨的孽恨……可恨的淮上三子！」

照夕不由驚問道：「淮上三子……師父……」

洗老忽的一怔，大聲叱道：「不要多問！」

照夕心中這時暗暗想道：「師父眞是一個令人敬怕的怪人啊！」

他猜想到，這洗又寒本身定有一件極爲隱痛的事情，不爲外人所知，可是，因爲師父曾經關照過對他不可猜疑！所以照夕一想到這裏，忙岔了過去。

洗又寒這時已把簿子收好，又用黑布包紮了起來，他目光灼灼的注視在照夕臉上半晌才道：「你那兩個師兄，雖是隨我多年，學成了一身難得的本事，可是到底限於根骨，未能登峯造極：……他們死了之後，我也就失去傳人！」

他嘆息了一聲，看了管照夕一眼道：「這多少年以來，我因收徒，差一點死在了徒弟之手，所以抱定寧可把一身絕技失傳，也決不再收一個徒弟了……」

說到此，他頓了一下又道：「自從一來此，我已猜出你安有拜師之心，只是一來我已下定決心不再收徒，再者我取徒條件太苛刻……也不……不知你是否有此資格……」

他微微一笑道：「這幾個月以來，你固然是在天天留意我，可是我又何嘗不在天天注意你！」

說到此，照夕不由臉色一紅，洗老笑了笑，又接着說下去道：「經我仔細觀察的結果，你質稟，根骨，智慧均是上上之材，我的心就有些動了！」

管照夕不由暗自欣喜，洗老白眉微皺，又道：「後來又見你誠心可感，而且我爲試你是否貪財，故意遺落珠袋在外，你居然見財而不昧，誠心實在很難得！」說着他又獰笑了一下，續道：「當時如果你一時貪心，可就爲你自己造下了殺身大禍了！」

照夕嚇得一直打冷戰，洗又寒卻又接下去道：「也就是因爲以上的原因，所以我才饒你不死，竟破格收你入門下，在你說來，確實緣福不小。」

他冷笑了聲道：「這是因爲突出的事故，才迫使我洗又寒來此窮途；否則海天沙嶺冷心軒，和江南十二道台！那種勢派

和今日又自天壤不同了！」

他像是有無限的感慨，長吁了一口氣，那瘦削的臉上，刻下了深深的回憶，這一霎那，在他臉上的皺紋裏，盪漾着悲痛，憤怒和仇恨。

管照夕只是靜靜的聽着，不敢打岔一句，可是聽到此，實在又忍不住，不由問道：「師父為何不回去呢？」

冼又寒冷峻的目光掃視了他一眼，嘿嘿冷笑了幾聲，低頭自語道：「有一天，我自然會回去的！」

他突然正色道：「今天我對你說的任何一句話，你都不許對外人洩露一字。否則……」

照夕打了一個冷戰，連連點頭道：「你老人家放心，弟子一定守口如瓶。」

冼老笑了笑，說道：「我倒是不怕你說，只怕你說出之後，我又要多殺一個人罷了！」

類似這種的話，眞是句句令照夕心驚肉跳，他連連的答應着。冼老又道：「還有一點，以後你在人前，不可叫我師父，仍叫我冼老就是……至於練功也不要操之過急，我自然會慢慢授你的……」

照夕又連連稱是，冼老提起一把砂壺：倒了兩杯白水，道：「你喝水……」

照夕恭恭敬敬的端過了一杯，就口呷着，這時冼老完全回復了平靜的常態，他走了一轉，回過頭來問道：「你以前練過功夫沒有？」

照夕搖搖頭道：「沒有，什麼功夫也沒練過。」

「好，好！最好是沒有練過！」

他眨了一下眸子道：「中國技擊之術，可分為『內』，『外』兩派，其實殊途同歸，其理由則一！」

「內家開派為『武當』，創自宋徽宗時之武當道士張三丰，他的原理是由內往外，先以養氣而後則動一拳掌，講究的是十八字秘訣……」

照夕不由聽入了迷，冼老咳了一聲又道：「這武當派動手講究『狠』，所謂『犯者立仆』，外表上看來，凡道屬於『內家』一派者，永遠是一派斯文，看不出有何異狀的，可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觸我，力隨意施……我本身內力！大部份是脫胎於此派的。」

照夕不由點了點頭，冼老又皺着眉道：「所謂『外家派』者，始自魏時之達摩禪師，也就是今日之少林派，他們是由外往裏練……可是不論內，外兩家，他們那一家，都是最注意於內功吐納一道……」

他眯着眼睛笑了笑道：「為師我六十年來，浸淫吐納一道，却又收到『澄清返渡』之功……這自然非你如今所能夢想到的了！不過，我準備第一步，就讓你由『吐納』上着手去練，我有幾種厲害的手法，至今仍可說的絕步武林……只是要看你是否有此造化了。」

照夕不由極為神往，當時點了點頭道：「只要師父肯傳授，弟子定下苦功夫鍛鍊！決不會令你老人家失望。」

冼又寒閃閃的瞳子注定在照夕臉上，笑了笑道：「但願如此！」

他又笑了笑道：「跟我學功夫，可是最苦的……我不像一般人一樣只練了子午二時，有時候却要連下夜去！」

照夕這時那知道苦，只是連連點頭道：「弟子願意受苦。」

冼又寒笑了笑，一揮手道：「那麼你先回去，午夜再來。」

照夕忙躬身行禮，轉身回房而去。

時間眞快，轉眼之間已是三度寒暑！

而平靜的日子，從表面上看起來，幾乎仍然是和從前一樣的，可是誰又知道，那個沒有人注意的少年書生，却是强大了。

三年來，管照夕跟着這個奇怪的師父，學了一身驚人的功夫。

他這種不分晝夜的苦練，有時候，連冼又寒都頗為驚訝，因為這個弟子的成就，簡直是太驚人了，太出乎他意料之外。

而更令冼老滿意的是，這管照夕果然除了隨自己練功夫以外，別的事，是什麼也不管，也不問，這一對奇怪的師生，居然這樣的相處了下去。

照夕到了今日，對於冼老一切仍是一個謎，雖然他和這個師父相處了三年，可是他對冼老的一切，知道得太少了，同時他並不想多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却令他始終懷疑，因為冼老的行動太怪了，他總像是在逃躲着什麼似的，這幾年以來，他只是去「白雲寺」走走，別處那裏也不去，而且時時見他長吁短嘆。

而更有一件事令他吃驚的是，冼老本身有一種極為離奇的怪病，這種病差不多五十天發作一次，每發一次總要數日方才復元。

而發作之前，冼老總是先有預感，他一個人遠遠的出門，總要十天半個月才回來。

他對照夕說他是去一個朋友處治病，可是他從不告訴他說是什麼病，要怎麼醫治。照夕只知道是一種怪病，却不知如何個怪法，而老人的功力，尤其是他獨有的一種功夫「血神子」，更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血神子」是一種怪異的內家掌力！運用之時，只需吸一口氣，凝氣於掌，右手立刻暴漲如箕，而且赤紅似血一般。

這種掌力發出時有紅霧少許：可於五十步之內，制人於死命。

照夕親眼見老人，用這種掌力試打過一條花豹，那豹子全身腫脹而死。

管照夕對於師父這一手功夫，極為嚮往，可是冼老却是不肯傳他，每一次告訴他，總是說不到時候。照夕也就不敢多求了。

冼老的功夫極為複雜，差不多的家數，他都精一點，尤其是傳授照夕的方法特別，有些方法眞是照夕作夢也夢不到的。

可是不可否認的，這三年來，管照夕在老人的悉心教導之下，有了驚人的長進，他的收益，是一般八十年難得學到的。

這一日清晨，照夕在松坪行了吐納之術，返回住宅，却見冼老正自一山澗中，縱躍如飛而上，管照夕忙也縱身迎了過去，見老人面有喜色，不由叫了聲：「師父！你上那裏去了？」

冼老笑道：「來，照夕，我正要找你呢。」

照夕很少見他面有笑容，不由很奇怪

，問道：「什麼事你老人家如此高興？」

冼老忽然端詳他了一會，正色道：「這三年來，你確實有我意料不到的進步，你的長進，就是你那兩個師兄在世，也是很難和你比的。」

照夕不由垂首道：「謝謝師父誇讚，只是弟子總覺得還不够。」

冼老點了點頭道：「不錯，這也是我今日來找你的理由。」

照夕不由大喜，脫口道：「師父莫非要傳我一手新功夫麼？」

冼老冷笑了一聲道：「豈止是一套新的功夫，這功夫簡直是你夢想不到的，而且也是你的造化。」

照夕不由一怔道：「這是一套什麼功夫？」

冼老嘿嘿一笑道：「武學一道，實是微妙，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想在武林之中，佔一席之地，你必須要有一手絕技，我是說一手常人不會也不知如何練的功夫。」

照夕點了點頭，冼老眉頭深皺道：「這年來由於你功力長進過甚，很令我驚喜，我也考慮到傳你一手功夫，可是，總是沒有適合你練的，今日想不到，却為我無意中發現了。」

照夕不由又驚又喜，正要說話，冼老已轉身道：「來！你隨我來！」

說着一路直向一處山澗下飛墜下去，管照夕也緊緊後隨縱身而下。

却見這雖是一處山澗，可是澗內雜花異草，到處都是，蜂蝶成羣，尤其是松樹成林，高可遮天，却是一處極佳地方。

冼老邊行邊道：「我來此已逾十載，竟沒有發現這地方，眞是奇怪了！」

照夕也甚奇怪，忽見師父倏地縱身躍上一株大松，回身招手道：「你也來！」

照夕忙跟蹤而上，他身子才一上樹，耳中已聽到一片「嗡！嗡！嗡！」之聲，同時目光之中，已見無數墨蜂由當空左近穿行飛鳴着。

照夕不由一皺眉道：「這裏怎麼這麼多蜂子？」

冼老倏地用手一指道：「你看！」

照夕順手指處一看，就在身前不遠一棵大古松枝椏之間，有一個極大的蜂巢中進進出出的穿行着不少墨蜂，嗡嗡之聲，震得兩耳陣陣發麻！

照夕心中雖吃一驚，可是仍不明師父意思，當時轉過身道：「這不是一個大蜂巢麼？」

冼老這時目光注視着蜂巢，聞聲點了點頭道：「這正是……」

他回過頭來對照夕看道：「這是一個大墨蜂的蜂巢。」

照夕看看天空嗡嗡不絕的墨蜂道：「什麼是墨蜂？」

冼老哼了一聲道：「這是一種極為稀有的蜂類，想不到這裏出現這麼多！」

照夕皺眉道：「師父方才說練一種特別的功夫，莫非與這些墨蜂有關係麼？」

冼老哼了一聲道：「我如今年歲已老，血氣已不如少年那麼容易恢復了，所以這種功夫，只有你才能練。」

他說着眨了一下眼道：「只是你要受些苦痛就是了，好在你如今內功已有很好的根基，倒不怕傷了元氣。」

他說着倏地伸出了一隻手來，就有兩三隻墨蜂落向了他的掌中。

那墨蜂在他掌心欲飛不起，紛紛振翅打轉，最後更掉尾往他掌心上刺來。

冼老咬着牙，連連冷笑道：「我就是怕你們不刺我……愈多愈好！」

那三隻大蜂刺了數十下，眼見冼老一隻瘦手腫脹了起來，他才一振手，那三隻墨蜂却掉了在地上。

照夕不由大驚地說道：「師父這是何苦？」

冼老已呵呵大笑道：「這正是我要你練的功夫……」

他用手往地上一指，再看那三隻墨蜂，却只能在地上爬來爬去，雖舉翅亦飛不起來了。

照夕不由驚異道：「師父是以內力傷了牠們麼？」

冼老注視着地，慢慢搖了搖頭道：「我何嘗是傷了牠們，只是牠們全身精力已失，只怕是活不成了。」

說着蹲下身來，用手再撥弄了一下，那三隻墨蜂果然就不動了，他吶吶道：「怎麼樣！死了吧！」

然後他回過臉來笑道：「這種墨蜂最毒辣，牠却不知本身精力有限，而每刺人一下，就要消耗不少精力，是以，我雖不殺牠們，奈何牠們也活不成了！」

照夕只是怔怔的聽着，驚心不已，就見冼老微笑着站起，雙手搓揉道：「牠們身上的精力，現在全在我掌上了，對我是大有好處。」

說着兩隻手連連搓着，照夕不由驚道：「可是，難道這墨蜂身上沒有毒麼？」

冼老冷笑了一聲道：「誰說沒有？只怕這毒還厲害呢！」

他看了照夕一眼，微微點頭道：「蜂刺時，毒汁順血而下，這時却要以內力暗鎖全身血穴，尤其不可令毒攻心。」

他笑了笑道：「有一種極普通的毛衣草，這裏也多的是，只需用它的汁全身擦遍，一個時辰之後，蜂毒盡去，那麼留在體內的只有墨蜂的精力了。」

照夕不由暗暗驚心，冼老說着話，四處找了找，隨手摘下了幾片圓形的草葉。

這種草葉，如指甲也似圓圓小小的，其上還有細毛，冼老拿在手中，在那隻腫掌之上連連搓揉，這種毛衣草漿汁極多，流出一種白色的濃汁，冼老把這隻手擦滿之後，嘻嘻一笑道：「如此，一個時辰之後，紅腫自然也就消了……孩子，你知道了吧？」

照夕不由的張大了眼睛，像是在聽神話一般的仔細聽着，冼老隨手把這毛衣草丟到了一邊，道：「從明日開始，你天天來此如法苦練，只需半年之後，你就可看出，這種墨蜂對你的補益及好處了。」

管照夕打了個冷戰道：「可是如果這種毛衣草要是沒有了呢？」

冼老搖頭一笑道：「方才我已看過，一出去漫山遍野全是，你一輩子也用不完呀！」

照夕一時又怕又喜，冼老却又道：「你初練之時，可伸一臂，一日之後，可出二臂，再後不妨全身。」

照夕只聽來已够嚇人了，冼老笑了笑道：「練時，可用皮帽，遮住面部，下着皮袴就無妨了……我們回去吧！」

說着轉身而去，照夕跟了出來，冼老似頗感慨的嘆了一聲道：「要是數十年前，我有此機緣，今日造詣當更不止此了，只是我因練了那『血神子』，對於此功却有如水火而不能相溶了，可惜之至。」

說罷，還在連連搖首不已。

管照夕這時邊走邊想，師父可眞是一個怪人，他所教練的一些功夫，無不是聞都未聞過的怪理論，就拿這種墨蜂來說，也是駭人聽聞的玩意。

他邊走邊想：「反正師父這麼關照我，我就照練就是。」

他想着，一路低頭而行，冼老這時伸出手道：「如何？你看腫消了吧！這是因爲我內功高深，自然驅毒更快，要是你來的話，非得要一個時辰之後，不見功！」

照夕再看他的手，果然已恢復如前，心中不勝驚異，不由連連點頭道：「如此弟子明日試它一試。」

自此之後，管照夕就日日依言，前往那松澗之中，引蜂刺體，待腫痲後，才採那毛衣草，以之擦體，果然腫就消了。

他起先只是一臂，隨後二臂，最後全身，雖吃了極大的痛苦，可是竟有了想像不到的好處，不知不覺之間，內功、內力，輕功提氣各方面，都比半年之前，少說也增加了一倍有餘。

他因心懷惻隱之心，不忍令羣蜂精盡而亡，所以每次只讓牠們刺數下，就放牠們飛回，另換一批再行功，如此蜂既無害，他本身却有了更大的長進。

這期間，那冼老却是連連外出走動，有時十日半月回來一次，歸時匆匆察考他一下功力，總是讚賞有加，照夕也因有了方法，所以竟不必天天要師父在他身旁，如此無形中，就等於照夕獨自苦練了。

這一日，照夕又按時前往松澗，把衣服脫下，往草地上一躺，再由一小瓶中，倒出些蜂蜜，遍擦全身，就有無數墨蜂落在他身上。

他方欲以內功，把衆蜂吸住，好令牠們性急之下用針投刺，不想這時耳中却聽到咦了一聲道：「哎呀！不得了囉！」

聲調細柔，分明是女子，照夕不由大吃了一驚，略一失神，羣蜂已離體而去。

他忙自挺身躍起，却見松樹之後，慢慢走出一個少女，這少女修長的身材，身着一身紫衣，尤其一雙眼睛，水汪汪透着無限驚恐之色，她張大了眼睛道：「你……你被蜂子刺了麼？」

照夕這時因沒穿衣服，不由又羞又急，忙用雙手把身子抱了住，一時羞得臉色通紅，當時不知如何是好，連連點頭道：「是……是……」

才說到此，就見那少女猛然縱身撲了過來，照夕方要拿起衣服躲開，那少女却尖叫了聲：「傻瓜！不要跑啊！」

照夕不由一怔，抖聲道：「妳……是誰？你要幹什麼？」

那少女似乎頗爲關心的皺着一雙秀眉，滿臉焦急關心之色，她比着手勢道：「快坐下，快坐下……先不要管我是誰。」

照夕怔了一下，心想：「她到底想幹什麼？」

想着見一邊有一塊大石，忙坐了下來，吶吶道：「姑娘……妳要幹什麼？」

少女這時匆匆把揹在背後的一個小籃子放在地下，嬌聲問道：「是我們的蜂子刺了你是不是？」

照夕心中一動，暗忖：「啊！原來這些墨蜂，是有人養的呀！」

這麼一想，自不願照實說出，只傻傻的點了點頭道：「是的。」

少女這時走到照夕的身前，輕輕彎下了腰，仔細看看照夕身上，口中嘖嘖連聲道：「眞可憐……刺得這麼厲害？哎呀！你這人怎麼惹了牠們的呢？」

照夕此時近看這少女，大約十八九歲的年紀，長身玉立，頭上青絲挽了兩個髮髻，體態極爲婀娜，身後還繫着一口長劍，飄着杏黃的劍穗子。

她轉着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滿臉痛惜關心之容，尤其是照夕僅穿一條短袴，光着身子，她竟忘了避羞，照夕紅着臉點了點頭道：「不要緊……還不太重？」

少女翻了一下那雙長長睫毛的眸子道：「不要緊？你知道什麼喲？……今天要不是遇到我，恐怕你命都沒有了……」

照夕搖了搖頭，說道：「不會……我每天……」

說到這裏，忽然想到，這種事情，怎可隨便對人家說？只好臨時把話停住，一時偏又找不到什麼說的，只把一雙俊目看着這少女。

那女孩這時匆匆由手上小籃子裏，拿出一個瓷瓶，內中盛着半瓶白色濃汁，倒出了些在手上，忽然她臉色一紅，退後了一步，把瓶子往照夕手上一遞道：「你自已擦……要揉一揉……」

照夕這時眞想笑，可是看見這位少女那種關心害怕的樣子，他又笑不出來，人家是一番好意，他也不便拒絕，當時小心的把瓶子接了過來，道了一聲：「謝謝姑娘……」

他由瓶中倒出了一些藥汁在手上，在鼻上聞了聞，才知道原來就是那種毛衣草的汁液，只不過比那個要濃些罷了，他慢慢在身上擦着。

這少女始終皺着兩彎秀眉，似乎比他還要痛的樣子，照夕擦完了之後，把瓶子還給她又說了聲：「謝謝！」

這女孩臉上才露出了一些笑容，小小的嘴往兩邊微微分着嘴角，露出了又白又亮的牙齒，她問照夕道：「痛不痛？」

照夕自從離開江雪勤之後，從來沒見過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尤其像眼前這女孩的姿色，已深深的把他吸住了，他覺得這女孩太美了。

當時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這少女又抿嘴一笑道：「原來你也知道痛呀，我方才看你那樣子，就好像沒事一樣的。」

她說着不由又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道：「現在好些了麼？」

照夕笑了笑道：「好些了。」

少女把小瓶子又放至籃中，她這時才開始細細朝着照夕臉上看了看，她臉上立刻顯出了一些紅暈，照夕不由也臉紅了一下，少女却把身子背了過去道：「你把衣服穿上……我不看你。」

「妳早都已經看過了，還說什麼不看我？」

想着也顧不得身上發黏，忙把衣服穿上了，少女慢慢回過身子，照夕窘笑道：「謝謝姑娘……」

他說着方轉身欲去，那姑娘却嬌聲道：「喂！你回……來！」

照夕回過頭來，怔了一下道：「姑娘還有事麼？」

少女臉紅紅的道：「你姓什麼？這地方我常常來，怎麼從來沒有見過你呢？」

照夕彎腰笑道：「我姓管，這地方我也是常常來的，也沒有看見過姑娘！」

少女臉色一紅，白了照夕一眼，她輕輕說了聲：「油嘴……」不過聲音很低。

照夕這時也反問道：「還沒請教芳名，來此有何貴幹？怎麼這些墨蜂是妳們養的呢？」

少女微微一笑道：「你竟也知道這些個蜂子是墨蜂，倒也難得。」

她扭臉看了那蜂巢一下，微微皺眉道：「這蜂子是師父養的，已有十年了，每天我都來此採蜜一次，這一次想不到碰到了你……你怎會不穿衣服的呢？」

照夕不由笑了笑，掩飾了一下他臉上不自然的神色，道：「這附近有個水潭，我每天都來游泳，却不知會惹上了牠們，幸虧妳來救我，要不然我恐怕……」

少女格格一笑，她揚了一下秀眉道：「你這人眞有意思的……」

說着忽然又頓了頓，想是在生人之前，這句話有點太冒失了，她眨了一下眸子道：「你大概也練過武藝吧？」

照夕本來很少跟女孩子談話的，尤其是因爲師父管得太緊，今天也湊巧冼老正是外出未歸，照夕不由胆子大了一點，再說這姑娘實在是很風趣，一時他也就不想走開了。

他點了點頭道：「我會一點。」

少女似乎很開心，她又問：「你家離這裏遠不遠？」

照夕用手往山那邊一指道：「不遠，就在蒼前嶺。」

少女點了點頭，她低下頭，一隻手扭着那件紫色的裙邊，照夕遂笑道：「妳一個人，如何能到那蜂巢之中去取蜜呢？」

少女抬了一下眸子，抿嘴一笑道：「所以我才請你帮我一下……不過……」

她又皺了一下眉道：「不過……你身上傷未好，恐怕不大方便吧？」

照夕這時不知不覺已爲少女風采，深深吸引住了，當時竟搖了搖頭道：「沒有關係，我帮帮妳就是了。」

這女孩喜得拍了一下手道：「妳眞好，只是你不痛了麼？」

照夕笑了笑，道：「不怎麼痛了，還要謝謝妳的藥。」

他看了那蜂巢一下，劍眉微軒道：「這蜜如何採呢？」

少女這時想了想道：「其實你也不要帮什麼忙，只是請你替我趕一趕蜂子就是了。」

她說着由竹籃內，拿出了一條很長的白綢子，順手在一邊折了一根長長的樹枝，把那塊白綢子一邊繫在了樹枝頂尖，然後又由籃內拿出了一個小瓶子，內中是一種紅色液體，她笑了笑道：「這是牡丹花神，只要洒一些在綢子上就够了。」

這突然出現的少女，她就像一朵山中的玫瑰花也似，那麼嬌艷，那麼迷人，管照夕不知不覺，已對她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此時見她把那一瓶紅色液體，慢慢往白綢子上洒去，不由翻着眼睛道：「這是作什麼用的？」

少女看了他一眼，道：「這是一瓶玫瑰精，只要洒一點就够了……香得刺鼻子……」說着還搧着小手，聳了一下鼻尖。

照夕皺着眉道：「刺鼻子？」

少女不由翻了一下眸子，以爲他是逗自己開心，不由低低笑嗔道：「討厭！」

照夕見她這種輕顰淺笑，更添無限嬌媚，尤其是前額上那幾縷散亂的髮絲，微風徐來，吹得它彎彎的，逗人憐愛已極！

那種欲羞還笑，欲笑還顰的神采，令照夕彷彿又回到了昔日江雪勤的身邊，而江雪勤以及這個不知名姓的少女，她們總似有很多地方相似之處。

管照夕數年來兢兢於練功，可謂念無及它，而今日一旦遇到了這可人的姑娘，輕顰淺笑之中，不禁有些飄然之感。

假如說陶醉也是一種「快感」的話，那麼，管照夕此刻正沉迷在極度的快感之中。

他痴痴的看着她，那發光的牙齒，挺大而有神的眸子，白中透紅的皮膚……

他似想到了古人的一首詩：「由來閨色玉光寒，盡視常疑月下看……」

這兩句詩此時拿來點綴這個姑娘，可謂十分恰當了，少女這時收起了小瓶子，才發現照夕怔怔的看着自己，不由低下了頭。

她咀角動了動，正想笑，可是又帶着幾分矜持的翻着那雙大眼睛，應該形容它是「剪水雙瞳」，她微微搖晃了一下身子，哼道：「你看什麼啊？不來了……」

照夕這才大夢初醒也似的驚覺過來，也不禁俊臉一紅，忙窘笑道：「我……姑娘弄好了麼？」

少女嘟着小嘴，淺笑着，看着繫好的綢帶，那是一種女孩兒家的做作。

當她們發覺情緒過於「熱情」或是「上昇」時，本能的有一種掩飾，要使自己順應和自然。

現在這個女孩就是這樣的，她用小蠻靴輕輕挑動了地上一粒石子，咀角微微上彎着，道：「你老是這麼看人家，你到底想些什麼呢？」

照夕不慣說謊，而這女孩直率的語句，單刀直入的刺了進去，她紅着臉，半笑又問道：「你老是這麼看着人家，你到底心裏想些什麼呢？」

「想不到會認識你……我住在這裏已快四年事，就沒見過一個漂亮的姑娘……想不到……」

少女瞟了他一眼，臉上有點紅，可是她們女孩子家，有時候却情願以「羞澀」來換取一兩句適當的讚語的，因此她眨動了一下長長的睫毛，說道：「想不到什麼呢？」

她想笑，可是她仍然抿着嘴，彷彿一笑出來，就顯得有點「明知故問」了。

照夕看了她一眼，心說：「這小丫頭

眞會逗人，非逼着我紅臉不可！」

當時嘆了一聲，低眉下視，道：「想不到會遇到了妳！」

少女皺了一下眉毛，嬌聲道：「我怎麼樣呢?你說呀！」

照夕抬起了臉，吶吶道：「妳……很美……」

女孩眸子眨了一下，紅暈和笑容同時湧上了她那吹彈得破的小臉蛋上，她心中鬆了一口氣，彷彿是在說：「到底你還是說出來了。」

當靜下來的時候，我偶然也會分析到少女的個性和脾氣，我覺得實在很微妙，我們常常會錯覺女孩子是非常害羞的，這也並非不對，不過我以爲，她們只是在很豪爽直率的男孩面前害羞的，如果是她們遇到了一個本身就有些「害羞」的男孩子的時候，那麼有時候，她們却不十分害羞了。

這女孩子轉動了一下眸子，而照夕那滾動的眼波，就像兩股電流似的，在她臉上轉着，她不得把眼光降低了一下，看到照夕那零亂不整的衣服，覺得也不是好的瀏覽之處，隨着又瞟開了。

照夕拉了一下衣服，尷尬的道：「我說的是眞的。」

少女笑了笑，抬起頭道：「我也沒有問你是眞是假。」

照夕不由臉又一紅，道：「方才我問妳的名字，妳還沒有告訴我呢！」

女孩用手把額前的亂髮，往上掠了一下道：「我叫丁裳！」

然後她臉上又紅了一下，遂斜過小臉道：「你呢？」

照夕把自己名字說了，這時東方已現出了紅霞，太陽巳快出來了，丁裳忽然啊呀了一聲道：「我眞糊塗，祗顧和你說話，竟忘了了師父還在等着我呢?她不等死我才怪！」

她說着話，倒像是眞的急了，匆匆把那細好綢帶子的樹枝遞與照夕道：「你快帮帮我吧！」

照夕也忙站起來，接過了那樹枝，往上面搖了搖道：「是這麼嗎？」

丁裳點了點頭道：「對了，可是你千萬記住手不能停，手一停它們可就要下來刺你了！」

照夕連連點頭，答道：「我知道啦，妳呢?」

這時丁裳巳由籃內取出一件黑色軟皮衣袴，匆匆穿了起來，活像一個大猴子，她紅着臉笑了笑道：「你別淨看着我，要是蜂子刺了我的手，我可是給你好看！」

照夕笑了笑道：「不會！不會！」

說着把那長枝舉了起來，果然有些墨蜂飛來，數目一多，嗡嗡之聲就大了，眼見那大蜂巢之中，「轟！」的一下，瀰天蓋地的飛來一片黑雲，一齊圍着照夕的白綢，在天上轉來轉去。

照夕雖是日日身受蜂刺，可是那頂多也不過百十墨蜂，那裏見過這種陣勢，不由嚇得啊了一聲。

丁裳這時正一手提籃，一手提着一柄晶光四射的小鑽子，方要縱上蜂巢，聞聲回頭一看，不由格格笑道：「傻子！你不用害怕，只要你手不停，保險牠們不會飛下來刺你的。」

照夕只好雙手用力的搖着，一面笑道：「這玩意倒滿好玩的呢，妳怎麼想出來的！」

丁裳這時身形微矮，猛一長身，已用「金鯉探波」的輕功絕技，穿上了那大蜂巢的面前。

只見她用手中的鑽子，向前一按一撥，已開了一個大可進人的穴門。

照夕這時不由頗爲驚異，心想：「原來這蜂巢也是她們預先特製的呢！」

想着，丁裳巳彎身鑽了進去，仍有不少蜜蜂撲着她身上飛。

可是她那件看來雖然不十分厚的衣裳，却是不怕蜂刺，只是她機靈的防着她的臉面，眼睛和手，因爲這兩個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照夕口中還在叫着小心，丁裳回頭笑道：「我知道。」

說着就爬進去了，照夕這邊仍是加緊搖動着，那漫天的墨蜂只管嗡嗡的振着翅膀，向那散着奇香的綢帶子上偎去，可是牠們始終也沒辦法在綢面上落脚，只管不停的飛着湧着。

看過去，就似一大片黑雲，圍於一條匹鍊也似的長虹上，煞是美觀。

約有盞茶時間，丁裳巳由巢內探身而出，她飛快的在四面縱着，把跟隨她的少數墨蜂擺脫了，才一路縱馳到了照夕身前，笑嘻嘻的道：「你就緊搖吧，只要你不怕累。」

照夕聞了臉一紅，方要停手，丁裳忽然驚叫道：「不要停，用力丢出去，再用力！」

照夕聞言，力貫右臂，一聲長嘯，單臂一振，這條長枝，連着丈許的綢帶，就如同是一支箭也似的直穿出了百丈之外！

那漫天的蜜蜂，倏地「轟」地一聲，齊向那擲出的綢帶追了上去。

霎時之間，已消失殆盡，照夕不由感慨的笑了一笑便道：「眞好玩！」

不想這時那丁裳却睜着一雙大眸子看着他，臉上帶出一種極爲讚佩的表情，說道：「看不出，你有這麼大的力量，眞嚇人！」

照夕不由紅着臉笑了笑，他搓手道：「那裏……」

丁裳一躍至前道：「眞的，有一次我和師叔來採蜜，他用盡了力量，還沒你丢得遠呢?你力量眞不小。」

照夕不由歡喜十分，他笑了笑道：「我還沒用出全力呢?要不然丢得更遠。」

丁裳這時就像審查怪物也似的，仔細盯着他看了半晌才眨着眼笑道：「你這人眞了不起。」

照夕這時笑着看了看她，只見她全身上下都是黏着蜂蜜，不由問她道：「你採了蜜沒有呢?」

丁裳這時把籃上的布掀開，笑道：「你看！」

照夕這時往其籃中一看，只見籃中全是如同黃蠟也似的濃蜜，同時鼻中巳嗅到陣陣清芬，丁裳瞇着眼睛對他笑問道：「你要不要來嚐嚐！」

照夕以手指少少拈了些，放在嘴中一嚐，不由猛力的往外啐了一口，叫道：「好苦！」

「好苦！」

丁裳早不禁格格的笑了了出來，直笑得前俯後仰，照夕不由又氣又笑的道：「這有什麼好笑的！」

丁裳忍着笑道：「怎麼不好笑?誰叫你饞嘴的，你以爲這是普通的蜂蜜嗎?」

照夕奇怪地道：「爲什麼它們是苦的呢?」

丁裳笑咪咪的道：「並不是什麼苦，只不過是太甜罷了，其實取出一點，用水冲開了，你再喝，就覺得很可口了。」

照夕不由點了點頭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正在說話之際，忽聽得遠處傳來一片噹噹之聲，聲音細尖刺耳，丁裳不由一驚道：「啊呀，我師父在叫我了呢！都是你，我走了！」

她說着正要轉身而去，此時照夕心中充滿了奇異，暗忖這大雪山上，原來還隱藏着她們一對師徒，我倒要看看她師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這麼一想，照夕不由笑道：「我也和你一塊去好不好?」

丁裳這時巳縱出數丈以外，聞聲回身笑了笑道：「我回去，你幹嘛跟着?」

照夕不由臉紅說道：「我很想見識一下妳師父，我想她一定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

丁裳看着他，搖頭一笑道：「她是一個怪人，你還是不要見她好。」

照夕這時已走到她身邊，聞言更驚異道：「爲什麼?」

丁裳似急着回去，她皺着眉，一面搖着頭道：「她從來不見生人的，而且最討厭生人，假使她知道了你和我一塊來時，不但你倒霉，我也要跟着你受累，這又何必呢?」

照夕不由低下了頭，心說：「聽她這麼說，她師父脾氣，倒和我師父是一個樣子，這倒奇哉。」

想着不由愈發想見上一見她師父了，當時皺眉道：「那麼，我就只跟在妳後面，你可以假作不知就是了，」

丁裳低頭想了想道：「那麼師父發現了你呢?」

照夕笑了笑道：「要是令師發現了我，一切由我自己處理就是了，反正絕對連累不上妳。」

丁裳皺了一下眉道：「其實我並不是怕我被你連累了，而是在担心你自己是眞的。」

照夕笑了笑道：「那你倒不用管，我只是想看看妳師父，其實並沒有什麼別的意思。」

（未完）

黃飛鴻勇戰鬼脚旺

嚴霜

鬼脚旺打遍黃沙，自己開武館，似乎沒有把黃飛鴻看在眼內，查實他並非輕視黃飛鴻，而係河水井水兩不相犯，根本上黃飛鴻的武館勢力範圍所及之處，乃係西關角，上下九甫，並非黃沙一帶，當時各拳館的地盤劃分得非常清楚，既然有這種情形發生，鬼脚旺就不必拜會黃飛鴻，照情形看，兩人實在沒有理由過招，殊不料當時十分佩服黃飛鴻的一個拳師叫做潘球，潘球有一個門人叫做吳欖核　此人臉肉橫生，頭頂上尖，下頷亦尖，看來好像欖核，一向訓練小童學做扒手，坐地分肥，屬於賊阿爸的一類，偶然有一宗意外事情發生，吳欖核被鬼脚旺的門人朱仲衡打到口鼻噴血，捱了一晚，便即身亡，潘球聞訊，勃然大怒，找朱仲衡的晦氣，就此結寃，以至鬼脚旺與黃飛鴻略有磨擦，後來因爲此事過招。

照武功看來，潘球的功夫亦非淡薄，不過，他所學的拳脚仍然係一般師傅所教授下來，並非鬼脚旺那一派的武功，事實上鬼脚旺最出色的是脚，連環踢出的鬼脚有七招那麼多，全係他自己苦心研究出來，因此之故，外人不懂得如何拆招，潘球找鬼脚旺算賬的一天，朱仲衡也在那一間茶樓之上，談到吳欖核喪命，朱仲衡挺身而出，說：「潘師傅，你只能怪你的門人向邪路發展，教小童做扒手，且又傷害無辜的途人，由於手術不靈，一刀割穿一個人的肚皮，使他受到重傷，我然後挺身而出，不錯的，吳欖核係我打死，我認爲見義勇爲乃係大丈夫的本色，除非你太過袒護自己的門人，否則，你不應該找我們算賬，假如你仍然想着替吳欖核報仇，那就跟我交手好了，此事與師傅陳旺無關。」

潘球聽了，更加光火，說：「不必多言，我們到品香茶樓外邊的空地過招好了，我先走一步，除非你怯戰，否則，請你到下邊去，單對單打，或者對你們師徒兩個。」

當時品香茶樓裏面仍有許多茶客喜歡看熱鬧，兩位師傅未到，空地上巳經密密麻麻的擠滿了人，好像看賣武那麼熱鬧，其實高手過招，非死即傷，十分危險，潘球事後承認自己確是一時怒火攻心，沒有作深長的考慮，不應該找鬼脚旺晦氣，換言之，吳欖核死有餘辜，不過，事後才想起這方面，巳經太遲。

當時他到空地上面站定脚步，等候對方兩師徒應戰，過了一會，看見陳旺跟朱仲衡施施然的進入小圈子裏面。

潘球大聲說：「那一個跟我先鬥，請即發招。」

朱仲衡說：「像你這樣子的拳師，不必勞動師傅，我認爲，有把握一定打贏你，請你叫人準備跌打酒。」

講完這一句，就昂然站在潘球前面，兩人相距八尺，正合比武的規矩，兩個人擺好了招式之後，就此交手。

陳旺很有信心，以爲自己必操勝券，絕不理會對方，向朱仲衡打了一個眼色，說：「單是你跟他交手，巳經贏了九成，我不必加入，不過，最好你手下留情，別將潘師傅打傷。」

他這番話被潘球聽了進耳，當然憤激，於是打得更兇，大喝一聲，人到拳到，



向朱仲衡迎面一拳，跟住轉身連環打出六七拳，全係又快又準的，照他想，朱仲衡的身型體態，並非彪形大漢，一雙手亦非特別堅強，拳頭細小，打門的時候，未免吃虧，只係硬拳硬馬，已經可以取勝。殊不料他跟朱仲衡交手，才知道絕非他想像中的樣子那麼簡單，由於朱仲衡閃避得好，而且多次用自己的手去撥對方打出來的拳或掌，使潘球多次落空，迫於起脚，朱仲衡正是想他用脚出擊的，由於朱仲衡跟陳旺學習脚法，對各種脚法都有認識，明白這一點，一向並非精於脚法的人，突然起脚，實在吃虧，那時他就想潘球起脚的時候，乘機出擊，在潘球一脚踢出而未收回，無法再踢第二脚的時候，他突然轉身，一個虎尾脚，向潘球的尾龍骨踢去，潘球登時就向前仆倒，好似餓狗搶屎的模樣，手脚壓在地上，背脊發生劇痛，無法站起來。

朱仲衡很冷靜的對陳旺說：「師傅，他休息一會便會站起來，不必担心，我沒有踢傷他。」

說完這句話，兩師徒的步聲遠去，潘球眞的在地上休息，十分鐘之久，然後能够掙扎着站起來，又是憤恨，又是苦悶，不知怎樣做才好。後來，他終於休息够了，才緩步走回自己的武館。

因爲這一場打門有許多街坊看見，對他極端不利，再又因爲他的尾龍骨被踢之後，已經有三日，仍是隱隱作痛，他暗吃一驚，索性找黃飛鴻替他醫治。

那時黃飛鴻雖然開拳館敎授武藝，但却以跌打爲生，他的一間醫館叫做寶芝林，很有名氣，不管是誰被打傷，都是走向他的醫館求醫。黃飛鴻也不理會對方係識功夫之人抑或係平凡之輩，只要有人上門求醫，立即替他診治。

那天他替潘球研究一番，向潘球的背後靠近脊椎骨之處左摸右摸，又再伸手輕輕敲打骨節，最後說道：「潘師傅，你的傷勢並不嚴重，不過你係一名敎頭，武功精湛，怎會給人在尾龍骨踢了一脚，幾天仍然沒有復元呢？相信此人的脚法認眞出色。」

黃飛鴻不過隨口說說，潘球聽了，心上一動，趕快趁着這個機會把陳旺兩師徒的名字說出來，還把朱仲衡侮辱他的一番話說出，跟住嘆息一聲，道：「別人說鬼脚旺的脚法厲害，我初時不相信，後來跟朱仲衡交手，就算不信也辦不到，他的徒弟身手已經如此靈活，我無法抵擋，如果跟陳旺交手，恐怕給他一脚踢死。」

當時黃飛鴻的門下有一個徒弟叫做鬼脚七，他平時聽到別人講起近年在黃沙開武館敎授拳脚的一個人叫做鬼脚旺，已經不安於心，那時聽到潘球所說的話，他更加不高興，跟住有多少好奇心，想看看鬼脚旺的脚法，究竟是靈活到甚麼程度，但却不便多言，只是默默的思索。

潘球十分老練，懂得黃飛鴻的意思，想了想，低聲說：「黃師傅，我一向喜歡練習武功，贏了抑或輸了，不成問題，只是希望把中國的功夫發揚光大而已，既然鬼脚旺自認天下無敵，只憑一條腿橫掃大江南北，目中無人，如果他跟黃師傅對招，那就可以證實他的脚法是否眞係自古相傳下來的正宗鬼脚，對武林中人來說，那是很有意思的，不知道黃師傅是否肯跟他用友誼的方式過招玩玩呢？」

潘球十分聰明，故此說出「正宗鬼脚」這句話來，他知道黃飛鴻聽了更加不開心。

果然不出所料，黃飛鴻很少這樣快決定的，居然點頭說了一句：「好的，你就替我把陳旺找來吧！」

潘球聽了這句話，非常興奮，險些哈哈大笑。

他的傷勢被黃飛鴻很精心的醫治，搽食兼施，果然生效，不過三天，便即復元，完全沒有痛楚，他認爲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去找陳旺，於是在陳旺跟朱仲衡每日必到飲茶的地方，很大方走上去，坐在兩人旁邊，笑着說：「兩位師傅，潘球得罪了，今天該由我請飲茶。」

既然他這樣客氣，打輸了肯認輸，並不計究前事，兩人也就讓他坐下來，毫不介意的交談，潘球故此說出會得跟兩人算賬，乃係一場誤會，而且嘆息一聲，說：「吳欖核此人確係該死有餘，我收了這樣壞心腹的徒弟，還不知情也是該打。」

他們幾個人飲飲食食，變成朋友一般，那時在茶樓酒館的人看了，也覺得有些驚奇，很快三人就發生友情，到時潘球就聳慂陳旺去見黃飛鴻，說：「照我所知，廣州城內以及城外所有敎頭當中，沒有一個人的拳法門得過黃飛鴻，不過，黃飛鴻並不擅長用脚，假如脚法認眞精湛的人跟黃飛鴻較量，只係友誼性質，那就可以看得出兩位師傅的功力，同時知道究竟用拳打門好，抑或用脚打門更加有利。」

說到這裏，他很誠懇的向陳旺望了一眼，說：「如果陳師傅願意跟黃飛鴻過招，我十分願意引路。」

陳旺欣然點頭，於是飲完茶之後，潘球就帶陳旺以及朱仲衡兩人同到寶芝林醫館，找着黃飛鴻，說出來意。

黃飛鴻說：「既然潘師傅有這個心願，想知道拳頭厲害，抑或一雙脚厲害，我亦很高興奉陪，大家過招玩玩，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希望陳師傅接納。」

陳旺連忙點頭，跟着問他想怎樣過招，黃飛鴻說：「我的演武廳相當闊大，如果我們兩人入內過招，我所有的門窗關掉，不管勝負，玩完之後走出來，以後不再談及此事，只係大家心知肚明，那就不會損害兩人的聲譽，但却可以證明武功，未知陳師傅意下如何呢？」

陳旺喜形於色，說：「我認爲這樣安排，再好也沒有了，當然遵命！」

幾個人談妥之後，便依照黃飛鴻所說的話去做，當時黃飛鴻跟陳旺兩人在演武廳裏面過招，朱仲衡跟潘球兩人在客廳恭候。

差不多二十分鐘之久，然後看見兩個大師傅笑着開門走出來，究竟他們兩人在演武廳裏面怎樣過招呢？正如黃飛鴻所說，他沒有提及半句，陳旺也沒有提及此事，潘球白白的費了一場心血，仍是莫測高深，不過，兩個大師傅都沒有受傷，可能兩人在演武廳過招的時候，曾經有一場十分犀利的搏門，不過彼此功力悉敵，沒有受傷而已。（完）